中文版第六十九期
二〇〇八年冬季刊

黎明 灑遍濃摩師與澳門

RC
文化雜誌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文化雜誌 中文版第六十九期 【二〇〇八年冬季刊】

澳門文化局

ISSN 0872-4407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六十九期　二〇〇八年冬季刊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出版

RC 文化雜誌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目錄

・特輯：竺摩法師與澳門・

中華一代奇僧竺摩大師　陳松青　1

澳岸甘露遍　方外結因緣
——追尋竺摩法師在澳門遺留的蹤跡　盧友中　15

竺摩法師與澳門　何建明　29
——竺摩法師與太虛大師對澳門的影響
——竺摩法師與弘一法師的澳門因緣
——抗戰時期竺摩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竺摩法師與澳門佛學社
——竺摩法師與《無盡燈》雜誌在澳門的創辦

竺摩法師澳門詩鈔　柳蓮輯錄　105
附《覺音詩筒》影件

送竺摩上人歸雁蕩圖（書畫稿本）　檳城三慧講堂提供　151

竺摩法師：留別澳海清遊會諸詩翁畫友（1941年中秋於濠江）

封面引言

今期以“竺摩法師與澳門”作特輯封題，敬邀香港春潮畫會會長黎明大師題寫。黎明大師隨筆寫來一絲不苟，樸實老到甚見功力，書法點劃藏筋包骨，其情性之自然率真深涵於墨跡濃淡枯活間；由此亦可想象這位年方八旬挺身而出重振嶺南派國畫雄風的老藝術家多麼可敬可愛！尤其要讓今期讀者驚喜而感慨的是，這位黎明大師竟然是竺摩法師的同門師兄弟，而且同是早在六七十年前蟄居澳門求師於高劍父門下的“春睡弟子”，亦皆隨緣為流芳嶺外的“清遊會”同仁。今期所輯《送竺摩上人歸雁蕩圖》殿軸之作就是時年十二歲的國安（黎明學名）小弟持贈給竺摩師兄的一幅花卉習作。澳門這個素有“梳打埠”渾名的彈丸之地並非稀缺培育天才藝術家的甘泉沃泥，祇不過這一泓美不勝收的蓮花寶島卻因天適地利風水過旺而終究成為搏客遊勇必爭之地，故昔曾稱“東方蒙地卡羅”今則冠以“東方拉斯維加斯”而蜚聲於斯世，文藝女神卻早已放下琴琶自慚形穢避居陋巷了。

且勿說竺摩法師那幾年於澳門掛單的風雲際會時勢如何造就了一位在中國現代佛教史上繼絕開往其風範幾可與太虛、弘一諸大師齊肩媲美的一代宗師和啟蒙教育家，有心的讀者僅從《送竺摩上人歸雁蕩圖》書畫稿本的眾多名家賦贈中似已可體悟到在那些“烽煙淪劫蒼生苦、霜露橫江行路艱”的歲月裡頭，青年僧人竺摩法師是如何在澳門成長而終於集“佛學大師”和“藝術大師”之聲譽於一身，卻於倉猝間竟然從容地從南國蓮花寶島啟程航向神示的莊嚴願景：“南方世界，汝有千萬可渡之機……”

當年竺摩有〈回澳門感賦〉詩云：“三巴門外路，巍然矗一坊；哪吒甘伏馬，媽祖欲胸藏。閱歷春秋夏，往來工學商；舊遊彈似夢，對此感蒼茫！”— 於此過了大半個世紀之後，吾曹在澳門遙想竺公當年胸懷所繫，祇有慨然太息掩不住追思敬悼之情 —

故人遠辭媽閣去，猶餘遺響空繞樑；
難得香火繼絕世，復悟神示出夢鄉！

《文化雜誌》・第六十九期

致謝提供資料之作者與機構

陳松青
盧友中
何建明
柳　蓮
香港春潮畫會黎明會長
馬來西亞檳城三慧講堂
浙江樂清雁蕩山竺摩法師紀念館

本期封面由馬偉達（Victor Hugo Marreiros）和韋雅思（Gisela Viegas）設計

RC 文化雜誌 是一份研究歷史文化的雜誌，亦為切磋學問的自由論壇。其宗旨是推動東西方文化交往，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及中外文化互補的歷史，藉以促進澳門與海內外的學術交流。

為此，本雜誌刊登任何有關上述主題的文章，祇求學術價值，不拘思想見解；作者文責自負，其理論和觀點並不代表本刊立場。

本雜誌編委會有權不發表與不退回無約投稿。

RC 文化雜誌 是一份季刊，用中文和外文兩種文本出版，根據不同語言讀者的實際情況，在內容上各有所側重。有心的讀者將會注意到這種差別，並領會我們的意圖。謹此，我們向各位讀者、學者和收藏家們推薦，訂閱全套（兩種文本）的《文化雜誌》會有更大的參攷與收藏價值。

梵摩濃師與澳門

黎明

中華一代奇僧竺摩大師

陳松青*

竺摩大師1913年8月出生於中國浙江雁蕩山麓，俗姓陳，名德安，別名“雁蕩山僧”；髫齡剃度於黃塘壽昌寺白雲上人座下，年十六受具足戒於寧波觀宗寺諦閑上人座前，學教於太虛大師門下，卒業於閩南、武昌兩地佛教最高學府。

1937年日軍侵佔中國，大師毅然放棄赴日留學，親赴前線投身抗日救難運動；後輾轉港澳，主辦《覺音》、《無盡燈》雜誌，弘揚佛法，宣傳抗日救亡活動，一紙風行，聲名藉甚；後又南渡檳城，廣建道場，遊化世界各地，弘揚佛法，並領導創建馬來西亞佛教總會，被推擁為主席，並連任多屆；創辦馬來西亞佛學院，榮任院長，講說經論，培植佛教人材，著書立說，提倡人間佛教。大師平時喜愛中華文化，吟詩作畫，多次在世界各地舉辦書畫展，為弘揚佛法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貢獻。

竺摩法師（1939年・澳門）

竺摩大師不僅精通佛法，學識淵博，而且才華橫溢，被稱為詩、書、畫三絕，是繼蘇曼殊．弘一大師之後的中華一代天才高僧，著有《竺摩長老佛學全書》、《篆香室文集》、《篆香室書畫集》、《篆香室詩集》以及諸多弘法著述，廣為流傳。

竺摩大師門下的出家徒弟一百三十三人，在家皈依弟子七萬餘人，遍及世界各地；其中不乏高僧大德、政界高官、工商鉅子、專家學者和藝界名人。

竺摩大師作為揚名全球的一代高僧，是著名的教育家、書畫家、詩人，為弘揚大乘佛教和傳播中華文化貢獻一生。因此在馬來西亞被譽為“大馬漢系佛教之父”，並受封為DMPN高級拿督勳銜。

2002年2月4日大師於檳城圓寂，遺舍利子逾百顆。一代慧星殞落，人天共仰，竺公慧業永垂不朽！

*陳松青，香港九新集團董事長、香港溫州同鄉會副會長，為竺摩法師親侄，捐資參與籌建中國雁蕩山“竺摩法師紀念館”（2007）。

竺摩法師自號“雁蕩山僧”。圖為浙江樂清雁蕩山靈峰風光。

少年披緇　投身空門

竺摩大師於1913年8月13日出生於浙江省樂清市虹橋鎮河深橋村，俗姓陳，名德安。尊人陳永旺，號紅梅居士，母王氏，皆為虔誠佛教徒。大師天資聰穎，生性潔淨，自少喜食素菜，常隨父到本村淨宗寺和附近居士林聽經學佛，幼濡庭訓，為日後獻身佛道之初緣。

1924年，竺摩大師十二歲，隨父到黃塘壽昌寺聽欽漢法師講地藏經，如癡如醉，如沐甘霖。講經法師見其不同凡器，隨勸其父讓他出家，因此遂禮寺中方丈白雲上人祝發，法名默誠，字守志，按傳承法統為臨濟宗四十三世，從此走上獻身佛教的人生道路。其間，其兄不讓出家，多次勸他回家，但他堅如磐石，矢志投身空門堅不動搖。

勤修苦練　勇猛精進

竺摩大師為沙彌時，對日常課誦、佛學經典過目成誦，熟背如流。1925年為師叔芝峰法師護關，芝峰法師教他學習古詩詞和禪宗典籍，為後來學佛著述和詩詞吟唱打下紮實基礎。其間，拜見駐錫溫州城下寮福慶寺閉關的弘一大師，喜獲墨寶，得益匪淺。

1926年竺摩到寧波靜宗寺學習經懺唱唸和佛教儀規一年，後轉入寧波觀宗寺參學。一日，根慧法師草擬法語第三句“一爐縹緲香煙起”，未接下去，時年僅十五的竺摩小沙彌在旁接着說：“百鳥銜花遍界香。”根公喜其聰慧，嘆為奇才；1928年依天臺名宿諦閑上人受具足戒，竺摩轉入弘法研究社，受天臺名家靜權、寶靜二法師經教，勇猛精進，竟

擔任“復講小座”，眾皆以“小法師”稱譽之，在天臺宗佛教界傳為佳話。

負笈閩院　初試啼聲

1930 年竺摩隨芝峰法師進入飲譽國內之佛教最高學府“閩南佛學院”，研究唯識學及諸宗教義，兼習日文。竺摩原具深厚之佛學基礎，又勤奮學習，成績名列前茅，深受太虛大師器重。他曾在課餘寫下一萬五千餘字〈成實論概要〉，並在《現代僧伽》刊物發表論文，初試啼聲，積極鼓吹佛教改革，提倡人生佛教。

1933 年，他於閩南佛學院畢業後，隨太虛大師到潮州教學，不久轉入武昌佛學院為研究員，出任《海潮音》助理編輯，兼任世界佛學苑編譯部編譯員，曾翻譯日本松本三郎的《六祖壇經志學之研究》、《無著的學說》，著述了〈蘇東坡的佛教思想〉、〈唯識學的種子〉、〈論佛教的知難易行〉等佛學論文，相繼在《海潮音》和《現代佛教》雜誌上發表。

竺摩大師從二十一歲開始至以後，可說譽滿僧林四眾共仰。他曾以竺摩、雁蕩山僧、為霖、曇倫、慧森、大厂、慧海、非非、梅林、羼提、貝葉、篆香室主、釋迦罪人等二十多個別號或筆名著述題畫，作品等身。

一幅珍藏的青年竺摩照片
20 世紀 30 年代初負笈閩南佛學院時攝

勇赴國難　投身抗戰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原定赴日本大正大學留學五年的竺摩大師毅然輟斷學業，投身抗日救亡活動，參加“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旋赴武漢，又奉派往隴海鐵路前線擔任救傷工作，出生入死，幾經危難，卻毫不畏懼，勇往直前。

1938年，大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支前活動。在繁忙的工作中，以筆為武器，寫了不少反映戰地救傷和罹難生活的文章，在《大公報》、《宇宙風》、《大風》等報刊發表，因此與《大公報》主編蕭乾、《大風》主編陸丹林、《宇宙風》主編陶亢德以及許地山、葉靈鳳、蕭軍、蕭紅、楊剛、楊慶光等港澳文化界名人結下了深厚的友情。竺摩大師的愛國愛教救世情懷，在佛教界和文化界影響愈來愈大。

講說《維摩》　主編《覺音》

1939年竺摩大師應邀到澳門創辦“佛學研究社”，開講《維摩經》，以明白通俗的語言，把佛教義理與救國救難的客觀要求結合一起，對於喚起人們愛國救難熱情，起着積極作用。其時他主編《覺音》月刊，刊登佛教義理和契應時代要求的佛教文化作品，特別是關注內地抗戰救國活動、積極宣傳和鼓勵以寺僧為代表的佛教界奮起抗日的愛教精神，使《覺音》成為華南地區戰時的重要刊物，得到廣大讀者及海內外名流、高僧大德的交口贊揚和大力支持。著名人士葉恭綽、高劍父為之題寫刊名，弘一大師撰稿題詞；著名抗戰愛國英雄、澳門中華教育會負責人梁彥明撰文〈大哉竺摩大智慧〉，〈動員僧侶別開生面〉，稱贊竺摩大師是佛門中愛國愛教的龍象。大師對繁榮戰時澳門佛教文化、推動海內外佛教文化交流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澳門佛學社成立三週年及義學開辦留影（195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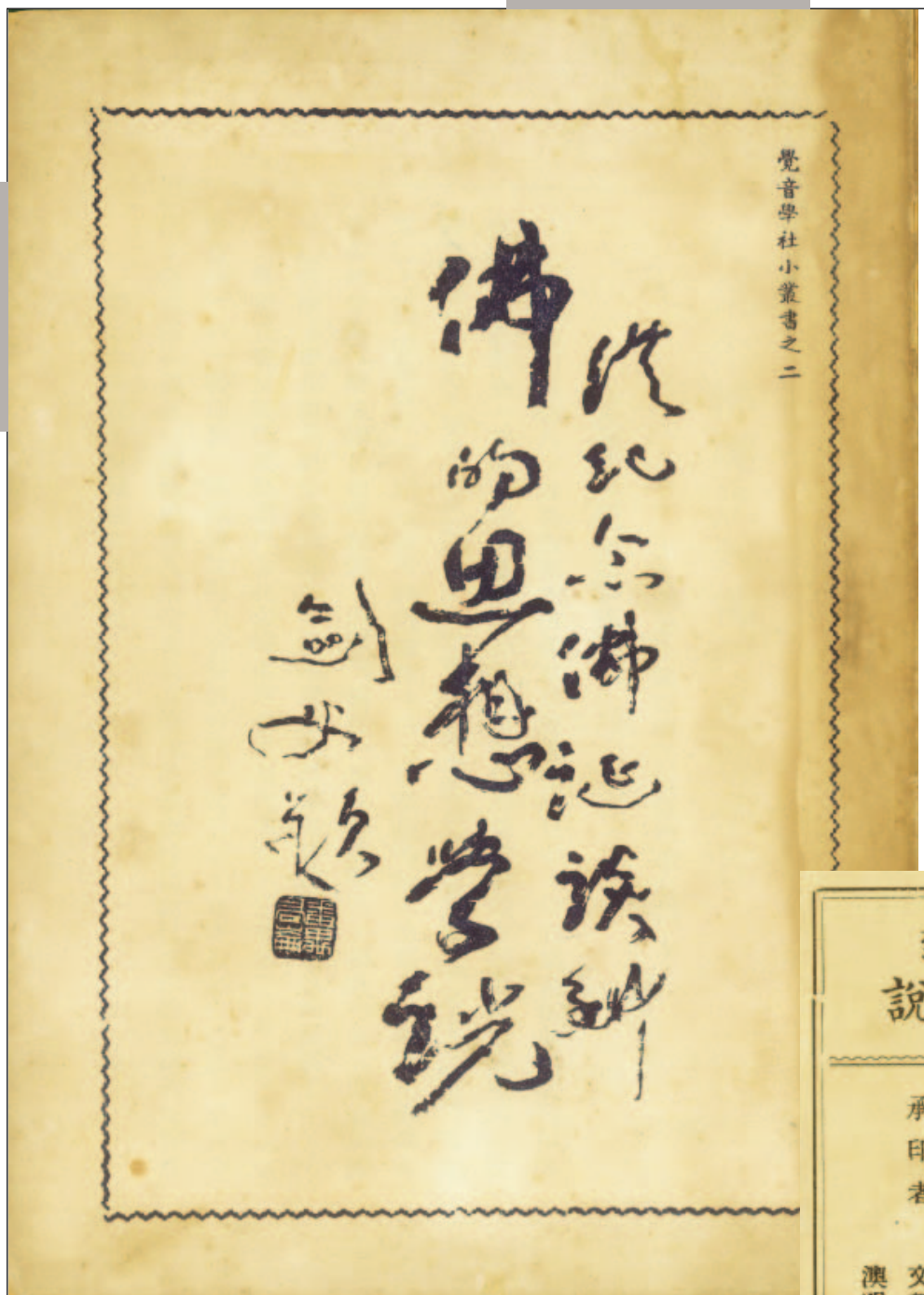
遊藝耽禪　廣結善緣

竺摩大師是一位深諳佛法、精通佛典的高僧，通過講經說法，編輯《覺音》，廣泛地開展海內外佛教文化交流，極大地推動港澳佛教文化的發展。在當時，竺摩大師已成為抗戰期間港澳佛教文化界的著名代表人物，與其交往的社會人士之多和範圍之廣令人欽佩，如包括南來的內地文化界名流葉恭綽、高劍父、許地山、梁彥明、張純初、林子青、江敭、陳靜濤、張聖慧、岑學呂、劉承澤和靄亭、海仁、寶乘、通一、妙音、印順、如幻等法師；來自內地的林語堂、郭沫若、老舍、田漢、柳亞子、夏丏尊、豐子愷、歐陽予倩、李仙根、胡不歸、趙百辛、張雲雷、弘一、太虛、巨贊、芝峰、大醒、葦航、法尊、演培、木魚（……）；還有緬甸的法航、達居及新加坡的陳慧修、李俊彥等等。竺摩大師好與群彥交往，誠如雲中白鶴，天半朱霞，以文會友，水乳交融。嶺南畫壇魁首高劍父曾到澳門功德林拜訪竺摩大師，兩位名人因對佛法的共同信仰和對中華文化的愛好走到一起，相見恨晚：竺摩大師拜高劍父為師學畫，高劍父拜竺摩為師學佛，就這樣遊於藝、耽於禪，兩人時相過從，在僧林藝壇上傳為美談。

北歸受阻　辦刊育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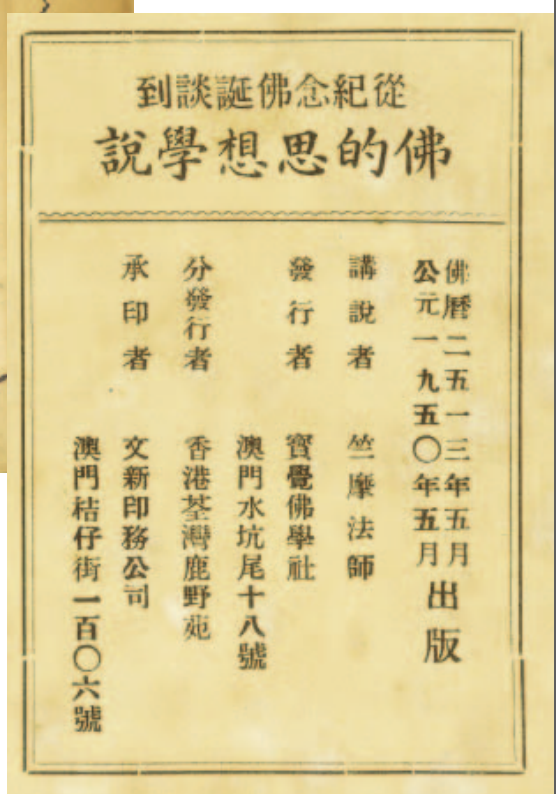
1941 年秋，竺摩應滬上芝峰、大醒二公之約，擬北歸雁蕩。諸藝友促其開一留別畫展，清遊會名士張逸、龍思鶴、葉夏靜等數十人，假澳門媽祖廟為之餞別，名家張谷雛作〈送別竺摩上人歸雁蕩山圖〉，陳寂園作〈媽閣餞僧記〉；竺摩大師也賦詩二律，有“貽我佳篇逾百幅，滿船書畫似襄陽”句，可見盛況。諸友爭相奉和，相繼在報刊發表，幾近百位名士聚會，吟詩作畫，實為澳門文化史上之盛舉，一時轟動港澳。今尚存當時佳作真跡六十餘

澳門佛學社成立三週年及義學開辦留影（1952 年）



幅，珍藏在檳城三慧講堂。葉恭綽曾將〈趙文度送生明師還雪竇圖〉與諸文豪詩翁送師歸雁蕩圖相提並論。當年中秋節後，竺摩大師整裝北歸，先抵香港油麻地碼頭，卻遇日機空襲，回鄉之舉頓成泡影，不得不冒險再回澳門。

1948年他移錫澳門佛學社開壇弘法，先後出版《地藏經講話》、《金剛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著作；1951年在澳門創辦了《無盡燈》佛教文化雜誌，風行港澳和海內



▷ 高劍父為竺摩在澳門寶覺佛學社開講的《從紀念佛誕談到佛的思想學說》一書題耑（原大）。此小冊子內容分為〈怎樣來紀念佛誕〉、〈釋尊的民主思想〉、〈真理的追求和問題的解決〉、〈教育原理及其修證步驟〉、〈聽了佛去要生起作用〉等五小節，條理分明，深入淺出。從右下角的底頁出版資料可知它是1950年5月在澳門印行的，寶覺佛學社則設於澳門水坑尾18號地址。

外，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喜愛。《無盡燈》編務後又隨竺師轉到香港再至檳城，迄今仍是大馬重要佛教文化刊物，影響深遠。竺師在1953年受聘香港棲霞佛學院任副院長兼教務主任，培養了不少海內外高僧大德。

奉安尊宿　弘揚大乘

1954年，竺摩大師赴泰國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入塔大典。曼谷佛教緇素、文化、教育、工商各界代表、新聞記者舉行盛大歡迎宴會。曼谷各報以惹人注目篇幅報導竺摩大師蒞臨龍華盛會的各項活動：4月15日宣講龍華佛教和人間淨土，4月16日宣講太虛大師弘化史蹟，4月17日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入塔典禮，泰國僧王為舍利加點法粉，當晚講《彌勒上生經》，又前後到中華佛學研究社講了三天的《心經》大意，盛極一時。竺摩大師大力宣揚大乘佛教，為佛增光，為國爭光。其間，他在曼谷舉辦了個人書畫展，反映熱烈；所有展品除自留做紀念的幾幅外，其餘很快被購一空。泰國之旅歷時一月，佛國道友殷勤相送，曼谷報章跟蹤報導。他後來把泰國之旅寫成《南遊寄語》一書在1995年出版。

檳城結夙緣　南天育幼苗

1954年5月4日，竺摩大師飛抵檳城，受到全檳佛教四眾代表的盛大歡迎，即受聘為菩提學院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教席。當時竺摩大師是一位名聲顯赫的高僧，講經說法譽滿港澳、名傳神州大地的大法師，來檳城擔任初中教職，面對一群毫無佛學常識的青少年，法緣前定，祇能說是因緣安排。竺摩大師在泰國考察時，深知華人不悉大乘教義，其原因就是缺少華文教育，對此感慨不已。面對馬來西亞難得有佛教華文學院，信眾又神道混雜，深感自己肩負責任重大，他決意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由啟蒙教育做起，盡心培植菩提幼苗。他自編初中佛學課本，使用後效果很好，很快被港澳及東南亞各佛教中學採用，成為各地佛教中學的必備教科書。當年9月他還在檳城舉辦畫展，出版了《竺摩法師書畫集》第一冊，再版《金剛經講話》，所得款項全部捐助菩中科學館和《無盡燈》刊物。

星洲傳佛法　菩提播東南

竺摩大師在檳城安單後，應新加坡佛教界的邀請，為星洲菩提閣主持剪綵開光，並講《菩提漫論》三日。星洲佛教總會及菩提學校舉行隆重歡迎會，星洲靈峰菩提學院和菩提蘭若聘任他為導師，星洲中華佛教會、世界佛教友誼會新加坡分會、星洲英文佛教會等也禮請他為導師。為此他每逢檳城假期就飛星洲講說，頻繁往來十餘年，先後講了《唯識大意》、《普賢十願》、《佛教與現實人生》等，並在星洲電台廣播《菩提與公民》，使一度沉寂冷落的新加坡佛教文化頓時溫熱起來，迅速得到發展。竺摩大師深受星馬信眾敬仰，皈依弟子一時竟達五六千人。

世佛贊大乘　攬勝留詩文

1954年11月26日，竺摩大師代表檳城僧眾赴緬甸出席第三屆世界佛教友誼大會。竺摩大師同各國佛教界人士進行廣泛接觸，對佛教國家的長短得失都做了比較，認為中國的大乘教典保存不失，是東方最高寶庫，值得誇耀於世界佛教，並做了“佛教與和平”的講演。大家對竺師的淵博知識至為驚嘆！

1956年10月，竺摩大師任新加坡佛教代表團團長，赴尼泊爾出席第四屆世界佛教友誼大會；道經仰光，二千多華僑在機場迎接，竺師作了“佛教和平之準備”的演講，闡揚佛教與世界和平的深遠意義。這次竺師赴會西遊，詩興勃發，即以詩記遊，共得詩四十九首，以後整理結集出版了《西遊詩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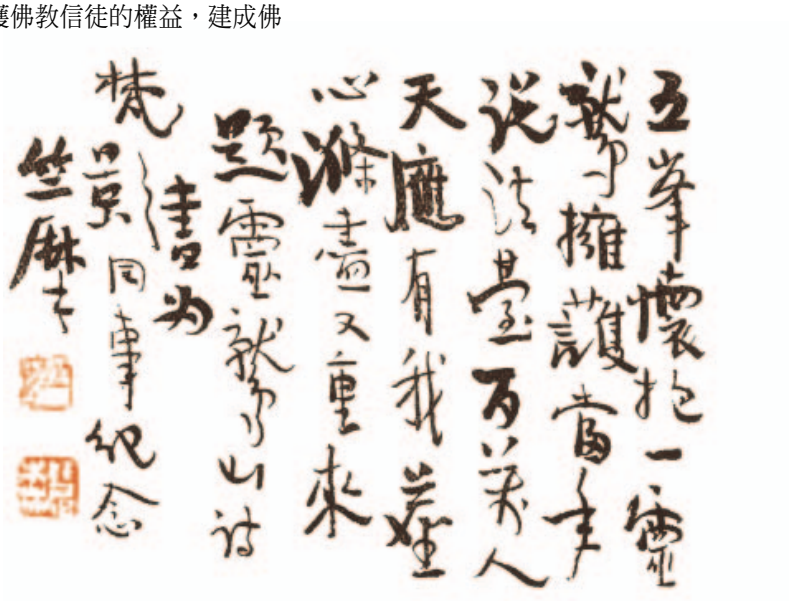
佛法播檀島　互融證儒佛

1957年11月，竺摩大師受美國檀香山華人僑領的邀請，飛檀弘法。夏威夷中華佛教總會及四大僑團聯合在總商會舉行歡迎會，竺摩大師即席作了“佛法為太空時代所需要”的講演，後又在教育聯合會講“從華僑興學談到儒佛的教育”，旋被聘為中華佛教總會導師、檀華寺住持、啟華學校校長。他在檀一年，宣講《華嚴經》中之普賢十大行願；在卡湖電台創設“檀華播音社”，殷切希望在提倡現代新教育和孔教之外，更要提倡佛教教育，以儒佛互融見機施教，致力於宣傳佛教和中華文化；此外還舉辦了個人書畫展，好評如潮。

創建馬佛總　擁戴任主席

1958年竺摩大師返回檳城，進一步發動籌備馬來西亞佛教會，1959年4月19日假檳城極樂寺隆重舉行成立大會。出席會議的各州代表、政府長官、地方縉紳、各佛國駐馬使節和中西來賓逾二千人，首相東姑阿都拉曼親自蒞臨主持剪綵。竺摩大師以建會有功，德高望重，眾望所歸，一致被公推為馬來西亞佛教會首屆主席。

馬佛總在竺摩大師的領導下，成績巨大：先後組織規模宏大的環島弘法團，講經說法，宣揚佛教慈悲無我的文化；建立各州分會，擴大在全國的影響；爭取和維護佛教信徒的權益，建成佛總大廈，開辦佛教義學和贈醫施藥所，培植貧苦失學青年，救濟貧病；致力於與世界各國佛教文化交流，提倡人生佛教，建全發展漢系北傳佛教儀規。竺摩大師功績卓著，連任佛總主席三屆長達十二年。



竺摩法師題靈鷲山詩

建三慧講堂　創立佛學院

竺摩大師在大馬聲譽日隆，皈依弟子日益增多。原駐錫五年的竺園精舍已不足容納弘法的需要，1962年購入原美國領事館舊址大洋樓，改建成“三慧講堂”，開展講經弘法活動，把佛教由膜拜形式轉向

竺摩法師在印度菩提樹下佛成道處留影（《西遊詩草》所附圖版）

講學聞法。竺摩大師親自在講堂講經及開示佛理，同時成立“佛法研修會”、“週日義校”、“人生佛學中心”、“慧堂印經會”和“竺摩法師基金會”。竺摩大師擅長詩文書畫、接引智識分子學佛，因此三慧講堂也成為賢者雅士、文人墨客詠唱聚會之地；此外還辦起圖書館。竺摩大師在此潛心研究佛學、著書立說，孜孜不倦地宣揚佛法，大力傳播中華佛教文化。

竺摩大師一貫主張培養優秀僧伽人材，提倡人間佛教教育。1970年3月，竺摩大師全力奔走，創立了馬來西亞佛學院，親自擬定“慈慧勤舍”四字為院訓，編教材，執教鞭，主講經論，帶頭捐出信徒供養的果儀，又招募資金，為大馬培養了一批批佛教人材，為馬來西亞佛教教育事業的開創和發展貢獻了畢生精力。

弘法為宗　廣闢道場

竺摩大師建成的三慧講堂，成為他長期駐錫說法的場所，不僅為廣大信眾提供聞法共修的道場，也成為與國內外高僧與居士諦結法緣的橋樑。由於竺師聲譽遠揚，各地信眾爭相誠邀，相助興建講堂寺院，廣闢弘法道場，由他擔任寺院住持的有丹絨馬林佛寶林、新加坡佛緣林、吉隆坡寶林法苑、昔加末觀音堂、怡保菩提心、吉打佛法林等。竺摩大師渡化四眾，無法定居於某一處，哪裡遇到重要慶典活動，都要請他親臨主持。他為了培養僧材，弘揚佛法大業，還熱情地支持佛教青年總會開展普法活動。

遊化世界　普施法雨

竺摩大師駐錫檳城四十餘年，日無咎暇，行腳馬來西亞十三州及往來新加坡弘法不輟，又不息地奔走於香港、澳門、泰國、印尼、緬甸、印度、斯里蘭卡和中國大陸，甚至遠赴澳洲、美國、加拿大、日本，不辭勞苦弘揚佛法，傳播中華文化，把菩提種子廣播世界各地。

弘化環宇　桃李滿園

竺摩大師潛心經藏，智慧似海，法音遠播，四眾景仰，前來求法開導的虔誠皈依者逐日增多：1956年他在柔佛昔加末弘法，為鄧觀培剃度出家，法名釋繼聖，字文賢；之後相繼出家之徒弟有澳洲雪梨定慧學舍住持和星洲佛緣林住持的釋繼明法師、馬來西亞佛學院院長釋繼程法師、現任三慧講堂住持釋繼傳法師、美國芝加哥南華埠正覺寺住持釋繼如法師、新加坡釋繼聲法師等一百三十三位；皈依弟子達七萬多人，其中不乏專家文人、教授名醫、政界高官、工商鉅子、藝人明星，如《大華晚報》社長李鶴年、《星洲日報》主筆黃蔭文、馬來西亞大學教授胡博淵、馬來西亞藝術學院院長鄭浩千、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檳城行政議員丁福南醫生、“錫王”張國林等等，分佈世界各地，名聲遠被。

著書立說　千古流傳

竺摩大師文思敏捷、聰穎過人，古今文辭，了然胸次，其文學造詣聞名僧林。他在講經說法之餘，經常執筆為文，闡揚佛法，針砭時事。早時馬來西亞很少有中文佛書，竺摩大師在辦好《無盡燈》之外，致力整理弘法資料，編輯出版書集，其中有《經典講記》十冊、《佛理論述》七冊、《佛學知識》四冊、《藝文書畫》七冊、《文集叢書》四套四十五冊、其它三冊，洋洋灑灑達數十種，其在大馬佛教乃至漢系佛教影響之大，實難以定論評估。竺摩大師不但大大促進了馬來西亞佛教文化的發展，而且開創了著書立說之風氣。

宏揚國粹　詩名遠揚

竺摩大師從二十歲開始寫詩，其詩作深涵禪理，自然敦厚，雋永清新，典雅優美，流露着高逸格調，點化人群，堪稱一絕。

1935年，他寫下一萬七千餘字的〈佛學與詩漫論〉，同時出版了《石火集》（與通一法師合作）、《菊花聯吟》。抗日期間，他以詩歌無情控訴侵略者的凶殘暴行，如“滿地干戈騰物怨，星空炮火動地哀”，何等悲愴憤慨；“尚餘悲憤填中膺，留將身子逐狼豺”，“發大宏願滌腥膻，降伏群魔一指彈”等詩行，充份表達了一介詩僧嫉惡如仇捨生救難的愛國胸襟；而在山居詩中有“平生甘澹泊，是以入禪林。”“最是開懷處，松林坐月明”句，流露了淡泊的生世況味、豁達飄逸的個性與追求崇高境界的品格。他早年在澳門應邀參加清遊會詩社，後來在檳城參加泰馬詩人雅會，前後都在眾多詩友中獨領風騷，深受擁戴。1956年，他赴尼泊爾出席世界佛教會，以詩紀實，出版了《西遊詩章》；而平時以詩會友接引學佛的部分作品則彙集於《篆香室詩集》之中。

書藝奇才　自成一家

竺摩大師的書法造詣很深，篆隸行草無所不精。他融合各家筆法，書寫出不食人間煙火的韻味，脫俗入化，別成一格，形象奇崛，氣象奔放，蒼勁飄逸，豪放端莊，各體參合，字體大小長短呼應生動，偶而摻入一兩個甲骨文，令人回味無窮。張大千、葉公超、梁寒操諸公對竺摩大師的書法曾給予極高評價，認為足以“自成一家”，“不讓板橋專美”，其書法是其藝術天分才華的流露，故稱之為“才子字”。然而他自認平時祇以書法藝術作為弘法媒介用以接引學佛，更顯其之天然瀟灑、自成一絕。

丹青妙筆　神思非凡

竺摩大師的確是一位才藝超絕、覺行圓滿的雅僧，親受嶺南畫派高劍父大師薪傳，對於繪畫十三部門，了於胸次進窺其妙，故其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蟲魚走獸無不精湛，畫裡蘊含忘塵的禪意，把佛家禪意與人間哲理融入畫中，耐人尋味。自1941年開始，他在澳門、香港、泰國、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多次舉行個展，反映熱烈，所得款項都捐獻於發展佛教事業及教育經費之用。

畫是無聲詩，詩是無聲畫。竺摩大師把畫意、書法、詩禪融為一體，以其博學妙文廣交天下時彥俊碩，尤於詩文酬唱、題書作畫獲得"詩、書、畫三絕"的雅譽，揚名海外。竺摩大師喜愛金石藝術創作，刻下了近百方金石作品，反映了高逸的審美意趣，此已成為佛教藝術領域的一項貢獻。

譽滿僧林　榮膺勳銜

竺摩大師一生講經說法，辦學興教，建寺造塔，著書立說，創作弘法，桃李滿天下，足跡遍世界，尤以"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大無畏忘我獻身精神而譽滿僧林。他特別為振興馬來西亞的佛教付出近半個世紀的心力，使大乘佛教在馬來西亞萌芽成長，結出豐碩佛果，被譽為"馬來西亞北傳佛教之父"。有鑒於竺摩大師對馬來西亞佛教的突出功績和卓越貢獻，1998年9月檳州元首向竺摩大師封賜DMPN高級拿督勳銜。這是馬來西亞佛教界首位出家人榮膺政府的最高封賜；尤其是他作為一位華人佛教長老，在異國獲得此項殊榮，也是華人特別是漢傳佛教界的驕傲和光榮。

◁竺摩法師出家十年後首次回家鄉是在1935年；1941年在澳門準備歸雁蕩山卻因日寇空襲而罷；直到1987年這位雁蕩山僧才得以重遊久違了半個世紀的祖國故園。圖為竺公往雁蕩山靈巖寺途中留影。

情繫故土　魂縈雁蕩

竺摩大師行腳天涯，雲遊海外，卻消磨不了他對祖國故園的無限思念。1935年秋他在出家十年後，第一次准假回鄉，先朝禮天臺國清寺和雁蕩山靈巖寺，才回到故鄉虹橋鎮河深橋村與家人團聚，祭拜慈親亡靈，還應邀到樂清居士林講經。他的佛法修養和口才及其優美書法，曾令當時名士張雲雷、胡奉坒嘆絕稱奇。

1941年，竺摩在澳門整裝北上，先抵達香港碼頭時卻受日機空襲，欲歸歸不得，北顧興嘆，準備更加堅決投入抗日救國運動。

1987年，馬來西亞政府首次放寬華人回國探親的限制，竺摩大師就率領“朝禮祖國四大名山佛教旅行團”，回到闊別了半個世紀的祖國大地。他們一行朝拜了峨嵋山，五臺山，九華山，普陀山四大佛教名山，遊覽了廣州、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之後竺公才回到故鄉，與久別重逢的家人團聚。他在雁蕩山靈巖寺、虹橋淨宗寺的短短幾天，前來皈依的弟子竟達七百六十五人。

2001年5月，竺摩大師年事已高，然而思鄉之情日增，遂派遣弟子前往雁蕩故鄉訪問，接受當地政府提議，綢繆興建雁蕩山竺摩書畫院。

一代慧星　殞落南天

2002年2月4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大師在檳城安祥舍報，圓寂於三慧講堂。按照他三年前立下的遺書，喪禮從簡。駐錫世界各地的徒弟、徒孫、曾徒孫和四眾弟子聞訃後，陸續前來瞻仰遺容，祭拜長老。當時在吉隆坡的馬來西亞房產及地方政府部長黃家定和正在美國訪問的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等政府高官和諸多社會賢達，急從各地趕來，對這位享譽佛教界的漢傳高僧、全馬佛教界的精神領袖表達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哀悼。

2月11日，馬來西亞佛教總會、僧伽總會聯合會等佛教界團體、海外佛團以及相關的各社團、學校、政府長官暨國、州議員及大師俗眷，舉行隆重公祭，送殯者五千多人的隊伍長達一公里，行程三公里，山海為之動容，天地為之默禱。大師遺體火化後，得舍利子逾百顆。

南天留慧業　兩岸共懷念

竺摩大師圓寂後，佛教界及相關社會團體以各種形式表示悼念。馬來西亞佛教總會、僧伽總會等佛教團體和香港、臺灣及中國大陸鄉梓團體和政府部門紛紛發來唁電敬輓，深致哀悼。

其中曾任世界佛教僧伽會副會長、香港佛教僧伽會會長超塵長老輓聯云：

德之餘者，集文詩書畫於一身，當今無兩；化所及焉，綜星馬港澳將萬眾，溯古難尋。

臺灣佛光山宗長星雲大師輓聯云：

詩文書畫，教界稱第一；慈悲喜舍，長老最為尊。

竺摩大師故鄉的各界信眾在河深橋淨宗寺設立靈堂，誦經七日，信眾絡繹不絕。

竺摩大師圓寂後四十九天，四眾弟子在馬來西亞佛總大禮堂，舉行了隆重的追思大典。三慧講堂和竺師生前住持的道場進行了各種悼念活動。

為追懷竺摩大師一生的輝煌業績，大陸雁蕩山和臺灣高雄已分別興建竺摩大師紀念館，展出大師生平偉績和大師遺物、著作、書畫和詩文作品，供世人瞻仰。

竺摩大師慧業永垂千秋！

澳岸甘露遍　方外結因緣

追尋竺摩法師在澳門遺留的蹤跡

盧友中*

五年前，為寫竺摩法師傳記，我曾專程赴澳門尋蹤覓迹。2007年杪，我從臺灣考察歸來途經香港，再次前往澳門，尋訪這位當代高僧在這裡遺留的雪泥鴻爪。

竺摩法師自1939年駐錫澳門，直至1954年離開，長達十六個年頭。他曾為佛教文化在澳門的傳播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幸蒙旅居香港的高僧俗家侄兒陳松青先生、澳門學者黃曉峰博士全程陪同，才使我這次濠江之行獲益良多，得以為竺摩法師在澳門的蹤跡補記若干難得的文化史料。

再訪功德林

我們來到位於三巴仔街13號的功德林，看那臺門並不起眼，兩旁金色隸書對聯卻格外引人注目：“加功緊拶一聲佛；立德全提十願王。”進得林內，祇見一座宏大的佛教道場。院內分上下兩層，廊宇迂迴交錯，大殿、法堂十分莊嚴，僧舍、膳堂一應俱全。六十多年前，正是這座澳門歷史上最早的女眾念佛場所，與內地浙江雁蕩山南下的竺摩法師結下了不解因緣。

澳門無量壽功德林，原由廣東香山人氏張玉濤居士於1925年捐居宅為佛寺，經澳門政府批准，永為慈善女眾修行院。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畢業於閩南佛學院的竺摩法師勇赴國難，從武昌前往香港，代表內地佛教界籌措資金以救濟難民。迫於國危情勢，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居士於1939年春，轉擇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辦“佛學研究班”。這個班的學生有照真、覺源、澄真、本真、朗真、續真、法緣、紹賢等十多人，都是東蓮覺苑寶覺佛學社的第一期畢業生。她們隨從導師靄亭法師，來澳門佛教功德林聽講《妙法蓮華經》。靄亭法師叢林出身，經驗豐富，學識淵博，德高望重。靄亭法師講完《妙法蓮華經》後，聽經的學生還要求他繼續講授因明學和唯識學，但他卻預備回青山海雲蘭若靜修，便推薦年輕而富有學養的竺摩法師代其講授。於是，這位太虛大師的高足不負這些學生的期望，為她們講授《三十唯識》、《因明大疏》及《解深密經》。靄亭法師對竺摩法師的講課予以高度評價，說竺摩法師“不唯邃於唯識妙理，而於世諦文字，造詣亦深，且復誨人不倦，教授有方，極得學眾愛戴，故得機教相投，成績昭然。”

澳門功德林，當時由香港東蓮覺苑管理。按林規，每年冬逢彌陀誕有四十九日佛七之舉，林外參與者甚眾。這一年冬天，因靄亭法師退隱青山海雲蘭若休養，恭請竺摩法師昇座宣講。於是，竺摩法師自出家以來，第一次登臺系統地講授《維摩經》。他對這部大乘經典，以明白通俗的語言，逐章、逐節、逐句、逐詞作了講解。他堅持契理契機原則，

*盧友中，浙江省樂清市雁蕩山人氏，20世紀60年代初在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從事教育、新聞和政經工作，著有《雁蕩山僧 — 竺摩法師傳》及編輯竺摩法師《篆香室詩集》出版。

竺摩法師在澳門功德林宣講維摩經課後與學員合影（1939 年 11 月 19 日）

將佛教的義理與近代中國現實的環境，特別是救國救難的客觀要求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努力闡發適應時代需要的佛教革新理論。在講解中，他極力推崇大乘佛教“由出世而入世”的思想，提倡建設“人間佛教”，服務社會，改造現實。這在當時受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蹂躪的中國，喚起人們愛國救難，起到振聾發聵的積極作用。難怪參加聽經的功德林監院了願法師立即著文說：“今幸竺摩法師講《維摩經》於此，以其靈悟之心得 ，釋不可思議之妙諦。文雖深而婉言顯之，義雖奧而譬解彰之，類生公之說法，雨花繽紛，使頑石均點頭，集眾德之精，出群數之首，是誠不可思議解脫者也。”

這次竺摩法師的講經活動非常圓滿。這不僅是對維摩居士大乘精神的大力弘揚，也是以創造性的實踐來學習維摩居士的一次難得的機會。因此，他在講完整部《維摩經》後，感慨萬千，賦詩兩首：

病榻悠然一鑒開，十方淨土湧靈臺。
燈王高座甯容借？香積妙饈本自來。
手擲大千成快事，室包乾象亦佳哉！
更番尚有驚人處，震碎虛空一默雷。

稽首毗耶最上人，原來金粟是前身。
修真已自空三毒，導俗何妨有六親？
深入階層觀社會，廣施慈勇見精神。
蓮華在火誠希罕，千古其誰步後塵！

竺摩法師在功德林佛七宣講《維摩經》，一時引起轟動。靄亭法師曾作這樣的贊歎：“（竺摩）法師說法善巧，真俗圓融，妙契機宜，歎未曾有！”應澳門善眾的要求，講經稿經隨從他聽經的滿慈法師和達居法師認真記錄、整理，略加修改，付梓出版。遠在上

海的芝峰法師寫下了長約三千字的序文，給予充份的肯定和熱情的贊揚。著名學者黎錦熙先生也對竺摩法師的《維摩經》講經稿作了熱情的評介。當時，弘一大師仍在泉州普濟寺閉關，斷絕與外界的一切通訊聯繫。竺摩法師為《維摩經講話》編排付梓，特去信請弘一大師題寫書名。弘一大師即“破例題經簽”，竟然滿足了竺摩法師的請求。與此同時，香港著名人士葉恭綽居士也欣然為這本書題字。在正值抗日戰爭最危急的時期，竺摩法師的《維摩經講話》，於 1940 年 3 月在澳門首次出版，立即在港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功德林，竺摩法師先後開講了《維摩經》、《地藏經》、《解深密經》等佛教經典。除了講經說法之外，他還將原由他主編的《覺音》雜誌從香港遷到林內，並包攬這份港澳佛教文化雜誌的全部編輯、出版和發行工作。他主編《覺音》雜誌，把反映時代最貼近現實生活的內容作為其主要目標，將宣傳和鼓動以寺僧為代表的佛教界奮起抗擊日寇的愛國愛教精神作為主要內容。在竺摩法師的努力下，《覺音》雜誌影響越來越大，享譽海內外，成為與內地的《海潮音》、《獅子吼》和《佛學半月刊》並列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竺摩法師通過編輯、出版《覺音》雜誌，廣泛地開展海內外佛教文化交流，極大地推動了港澳佛教文化的發展。從《覺音》雜誌中可以發現，竺摩法師聯絡交往的在港澳人物，大多都是來自內地著名人士，如葉恭綽、高劍父、許地山、梁彥明、張純初、林子青、張聖慧、陳靜濤、岑學呂、劉承澤、呂碧城和靄亭、海仁、寶乘、滿慈、通一、妙音、如幻等等；還有當時一些從內地到東南亞地區學習和弘法的佛教、文化界人士，如法航、達居、白慧、六融、陳慧修、李俊承等。然而，更多的則是當時內地各處的佛教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其中有郭沫若、林語堂、老舍、田漢、歐陽予倩、豐子愷、李仙根、陳銘樞、周貫仁、胡不歸、趙百辛、張雲雷和弘一、太虛、巨贊、芝峰、大醒、葦舫、法尊、樂觀、演培、曇昕、木魚、亦幻、性仁等等。實際上，竺摩法師當時已成為抗戰期間港澳佛教文化界的著名代表。

記得五年前，我第一次來到功德林拜訪住持德修尼師時，問她知道不知道竺摩法師，她馬上回答：“知道，知道。我還聽過他講經呢！”她說，竺摩法師來功德林講維摩經，祇是廿五、六歲的青年法師，年齡與她差不多，她那時祇能念佛；他的經講得好，聽的人很多。雖然他的口音方言重，有些聽不懂，但他講的意思她都懂。她讓徒弟聞證法師陪我們在林內轉了一圈，看了竺摩法師當年講經的法堂。這一次，我們來到功德林，年逾九旬的德修尼師讓聞證法師推着輪椅來到客廳，很快就想起了我是寫竺摩法師傳記的作者。雖然她的身體大不如前，但精神很好。她說，功德林有觀本法師（即張玉濤居士），有竺摩法師，一直香火很盛，有不少學者、記者來訪問，感到很榮幸。話匣打開，她還說起了自己的身世。她說自己出生在珠海，從小就光頭，讀書時同學們笑她是小尼姑，都不願意與她同桌坐。後來，她真的出家當尼姑了。她來到功德林，這裡的女眾很多，日子過得很稱心，就這樣，一獃就是幾十年。她說，自己老了，但信佛修行的人很多，祇是像竺摩法師這樣會講經的大法師太少了。

觀音堂佳話

竺摩法師在澳門講學弘法和編輯出版《覺音》雜誌，也正值藝術大師高劍父先生等內地文化界人士來澳門避難。高劍父先生是現代嶺南畫派的魁首，也是信奉佛法的虔誠居士。他來澳門後，在普濟禪院妙香堂重開“春睡畫院”，在澳門文化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竺摩法師在澳門宣講佛法，編《覺音》雜誌，不僅是一位弘揚佛法的高僧，而且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因而在佛教文化界影響很大，聲譽日隆。對佛法的共同信仰和對中華佛教文化的共同關心與愛好，使這兩位名人走到了一起，相見恨晚，很快成了摯友。藝術大師與佛學大師“亦師亦友”，便成了觀音堂的一段佳話。

觀音堂又名普濟禪院，坐落於美副將大馬路，是澳門三大古蹟之一。我們來到這座始建於明末的

（上）竺摩法師與澳門佛學社信眾留影（年代未詳）　（下）竺摩法師 1960 年 9 月 19 日在澳門佛學社留影的珍貴照片

觀音堂，祇見這裡廟宇巍峨，建築雄偉，規模宏大，氣勢非凡。在住持機修法師的陪同下，我們參觀了高劍父先生當年辦“春睡畫院”的故址，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在這裡，我彷彿看見了高劍父先生教授生徒誨人不倦的情景，彷彿看見了高劍父大師在居室與竺摩法師研討佛學、切磋技藝的場面……，兩位文化名人在澳門結下的友誼和為佛教文化作出貢獻的情景，像電影的片斷，在我的腦海裡一幕幕地湧現。

竺摩法師與高劍父先生從相見、相識到相知，交往甚密，友誼彌深。高劍父先生積極支持竺摩法師編輯出版《覺音》雜誌，並揮毫為《覺音》雜誌題寫刊名。竺摩法師曾因此賦詩〈謝高劍父先生為題覺音〉，詩云：

> 一代高名老畫師，遊神藝苑寄幽思，
> 遙山近水雲林軸，殘月曉風柳永詞。
> 海北諸家多冷落，嶺南三傑獨嶔崎。
> 拈毫為我才揮手，紙落雲煙龍躍姿。

高劍父先生親自介紹竺摩法師參加澳門清遊會活動，從而使竺摩法師結識了佛門內外諸多的文人名士，並與他們廣泛地開展了佛教文化交流。1940年的一個秋日，高劍父先生與竺摩法師和羅季昭、梁彥明、張純初先生等清遊會諸子，雅集於何斗燦先生的聽松山館。這是何斗燦先生邀約高劍父先生等來聽松山館雅集清談，“並囑約空門友竺摩法師，聯袂入山，共研佛理”。主賓落座滌塵巖下，品茗清談。其間，高劍父、張純初先生都帶來了各自的畫作，讓各位友人觀賞。竺摩法師也出示葉恭綽先生為弘一法師六十大壽紀念活動親筆題寫的“無量壽”三字，並贊之為“勁拔古雅，世所難能”。高劍父先生便憶及弘一法師未披剃出家時，曾一同留學日本，“相得至歡”。他還告訴大家自己與太虛大師也“相友善”。接着，高劍父先生又興致勃勃地向大家介紹了他於1933年夏季開始為期兩年多的南亞和喜馬拉雅山之行，還特別講述了去喜馬拉雅山探險的經過。後來，何斗燦先生特意提到“生平雅慕兩浙天臺、雁蕩山之勝，神為之往”。竺摩法師來自雁蕩山，當即表示願在機緣成熟時，邀約諸子同遊，以盡東道主之誼。這次雅集，正如羅季昭先生所言：“今日之遊，殊覺自得，既得觀高張兩丈之絕妙丹青，高言偉論，竺師之佛法通靈，語多妙諦，又喜主人之款客情殷，賞心樂事，莫有逾於此者！”

竺摩法師應邀參加清遊雅集，多次與高劍父先生交往，彼此關係也愈加密切了。竺摩法師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 一夕，與之聯袂西灣，安步當車，仰觀明月在天，俯視人影在地，回溯平生際遇，言談之間，似不勝唏噓感慨！余乃戲之曰：“世界如舞臺，人生如戲劇，其中離合悲歡之景，喜怒哀樂之情，皆一場幻夢也；公之所感，其猶是乎？況吾人之渺小，似渤海一漚，太倉一粟，如公之‘上馬殺賊，提筆賦詩’，較之橫槊當歌之曹孟德為何如？而今又安在哉！”乃相與大笑；復舉唐人“少孤為客早，多病識君遲”句以贈余，其知可謂深矣！莫逆於心，遂成忘年之交。

竺摩法師頗具藝術天份，不僅擅詩，也喜愛書法。他出家以來，一直注重練字。他把學好書藝也作為權巧渡眾的重要手法。由於不斷練習，久而久之，自成一格，求字者也越來越多。1941年秋的一天，高劍父先生來到功德林拜訪竺摩法師，兩人討論佛法，相談甚歡。高劍父先生看到了竺摩法師室內掛滿應信徒所求而寫的大小條幅，覺得頗有新意。他欣喜地對竺摩法師說：“既能作書，何不學畫？學佛我可奉汝為師，學畫則汝須師我！”第二天，高劍父先生親持狂草一聯贈送給竺摩法師。聯云：“莫問有無語，已空生滅心。”上款題為“竺摩我師博粲”，下款則題署“建國三十年秋，試粥飯僧劍父手製墨”。

就這樣，竺摩法師出於對繪畫藝術的愛好，拜高劍父先生為師，高劍父先生也為有這麼一位佛門

（上）1952 年秋澳門佛學社義校同仁歡送竺摩法師出國紀念照片
（下）1958 年冬澳門佛學社義校同仁歡迎竺公由美弘法回澳紀念照片

高僧作為朋友而感到高興。從此以後，兩人時相過從，遊於藝、耽於禪，成為忘年之交。竺摩法師與高劍父大師這一段亦師亦友互為師弟的交往，在僧林藝壇傳為美談。這一機緣使得竺摩法師日後才藝精進而擅於丹青。

1941 年中秋節後不久，竺摩法師原來計劃北歸雁蕩山，卻因日軍大炮轟擊成為泡影，祇得轉搭小艇，冒險再回澳門。他所居的地方與高劍父先生相近，兩位師友，烽火餘生，日相過從，遊藝耽禪，過着自修清淡的生活。竺摩法師每日臨池不輟，臨摹了大量古代書畫家的畫稿和碑帖，不時跑到鄰近的普濟禪院妙香堂向摯友高劍父大師請教，切磋書畫技藝。高劍父先生也經常來到竺摩法師住地，請教佛教經典中的各種疑難問題，共同探討佛學。

1951 年 7 月，高劍父大師不幸在澳門逝世，竺摩法師不勝悲痛，一連數日為設在普濟禪院的靈堂誦經超渡亡靈；不久又在他剛創辦的《無盡燈》創刊號上，刊登了題為“挽畫哲高劍父居士”的悼文，高度評價了高劍父先生這位“藝壇宗匠、世界名士”的非凡一生。文章回憶了兩人結為師友朝夕過從，往來頻密莫逆於心的不尋常友情。為深切哀悼這位師友，他寫下了如下輓聯：“談禪如友論藝如師，十載喜相逢，僧俗形忘融至理；泰山其頹樹木其稼，一朝驚永訣，冥陽路隔悵浮生！”如今，兩位大師都已往生，而他倆亦師亦友的佳話將永遠在人世間流傳。

竺摩法師為佛學社同道題辭（20 世紀 50 年代）

盤桓佛學社

坐落於巴士度街 4 號的澳門佛學社，是竺摩法師弘法利生的重要場所。2002 年夏，我寫竺摩法師傳記時，將這裡作為一個採訪重點。可是，那時這裡正遇路政拆建，見到的是搭着腳手架的建設工地，我祇能站在街道上觀望，久久地徘徊。據陪同的陳松青先生說，竺摩法師留在這裡有很多書籍、信劄和書畫等法器，可否能找到這些珍貴的遺物呢？所幸我們聯繫到佛學社董事七姑梁千居士，她隨即召集了皈依竺摩法師的弟子王秀容、鄭淑媛、黃桂湘、尹瑞璇等居士。在我們下榻的寰球賓館裡，她們深情地回憶了竺摩法師在佛學社講經、辦義學的往事，緬懷這位長老為澳門佛教事業作出的貢獻。

說起竺摩法師與澳門佛學社的因緣，便追溯到五十多年前創辦的經過。那是 1948 年，竺摩法師因用功過勤，急於求證，竟遭病魔侵擾，身體瘦弱。恰在此時，澳門實業家尹法顯居士創辦“寶覺佛學研究社”，找到竺摩法師畫佛像，即懇求他協助辦社事務。竺摩法師欣然應允，移錫位於水坑尾的佛學社。於是，他與了一、宏經法師一起，皆被聘為導師，開壇說法。竺摩法師在該社“啟建佛七”中主七，先後講了《地藏經》、《金剛經》，聽經的善信也越來越多，法緣日盛。這些講稿經記錄整理，陸續出版了《地藏經講話》、《金剛經講話》等著作。他在佛學社全體社員大會上講說的〈從紀念佛誕談到佛的思想學說〉，由高劍父先生為其題寫書名在澳門出版後，受到港澳廣大善信的歡迎和好評。1950 年，竺摩法師又與陳心彬、陳心潔、梁心華居士等發起在佛學社開辦佛教義學，招收失學兒童三百多名。義學每週加佛學一課，在兒童中灌輸菩提種籽，打下做人的德育基礎。

為了更加有效地宣傳佛法，竺摩法師在講經之餘，於 1951 年 8 月在澳門佛學社創辦《無盡燈》佛教文化雜誌。他以“點着無盡的心燈”為題，在創刊辭中敘說了以維摩居士說的無盡燈法門作為刊物的刊名後指出，佛法救世就需要佛法的慈悲聖水來洗滌權勢餓鬼們無明結習的污穢，來淋滅那貪取無厭的慾焰、鬥爭不息的嗔火；來灌溉清淨的心田，培植般若的靈苗，開出智慧燦爛之花，結成和平莊嚴之果。他自任《無盡燈》雜誌社社長，繼承和發揚四十年代初他主辦《覺音》雜誌時的傳統，積極推動港澳與海內外佛教文化的交流與合作。因此，該刊物創辦伊始，風行港澳和海內外，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和喜愛。

1952 年春，竺摩法師在澳門佛學社講經之餘，舉辦了多次佛學座談會。座談會採取自由談話的方式來問答討論，辯難佛學上的各種問題；所談的都是各人隨意想到就問，有問則答，比較深的問題或亦偶然涉及，而多數屬於普通一般人對於佛法的疑難解答。座談會每逢週三晚上舉行，參加者從第一次三十餘人後來擴大到七十餘人。座談會均由竺摩法師主持，並解答提問，氣氛十分活躍。其內容由陳心彬居士記錄，陸續在《無盡燈》雜誌上發表，引起了遠近許多讀者的良好反應。一位南洋的讀者給竺摩法師寫信說，他那裡一家報紙的佛學副刊〈慈海〉，將佛學座談會上的記錄文字抄錄轉載，博得了許多讀者的歡迎。後來，竺摩法師應廣大讀者的請求，“藉啟智信，略結法緣”，將座談會的記錄整理出來，出版了《佛學問題座談》一書。

在這次訪談中，當我問及竺摩法師留下的遺物時，她們都說房子拆了，不知道東西的去向。倒是梁千居士陪同我們到附近的大昌佛緣木器公司，找到了竺摩法師為澳門佛學社佛堂題寫的一副對聯：“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處；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行。”

時過五年，當我們再次來到澳門佛學社，祇見一座在原址上重建的五層大樓矗立在眼前。時值傍晚，也許是太晚了一些，緊鎖的大鐵門使我們再一次在此久久徘徊。此時，我看到了張貼在大門旁的一張精美的佛學講座海報 —— 題目：地藏法門修行淺述；講者：隆慈法師；主辦：澳門佛學社。

我們在此盤桓多時，緬懷竺摩法師當年在這裡辛勤耕耘、不倦弘法的不尋常功德，默默地祝願澳門佛學社法輪常轉，德澤延綿。

登松山懷古

一館翛然出翠岑，當前大海若披襟。
秋松聽罷懷高士，明月看餘發浩吟。
少坐亭欄恣逸趣，清談壺角見冰心。
相思同有煙霞癖，雁蕩他年好共尋。

這是1940年秋的一天，竺摩法師在聽松山館雅集時吟唱的詩。應聽松山館主人何斗燦先生之邀，他與高劍父、張純初、羅季昭先生等友人圍坐青松樹下，品茗覽景，笑談風月，吟詩酬唱。

聽松山館是何斗燦先生的家館，也是竺摩法師與清遊會等文人雅士經常聚首的地方。聽松山館在哪裡？帶上這個問號，我們徒步登上了松山，尋覓半個世紀前澳門文化名人的芳蹤雅跡。

松山即東望洋山，因遍植松樹而名。松山高不過海拔百米，可在人居密集、塵世喧嘩的澳門都市，卻是個松林茂密、鳥語花香的清幽去處。我們登上山腰公路時，正舉行澳門中學生迎元旦慶回歸的環山賽跑活動，跑步聲、吶喊聲不絕於耳，十分熱鬧。登上山頂，回首南望，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五光十色，燦爛絢麗。飛架海面的澳葡友誼大橋如一條舞動的飄帶，一直延伸到天邊，氣勢宏偉壯觀。

漫步松山，上上下下，我們找不到聽松山館的蹤影，祇是在回來的山腳下看到了一個題有“松山”二字的碑亭。這座亭是1949年春澳門華商總會為紀念澳門總督而建的，亭柱上鐫刻如下聯語：“松風徐送，正蕩胸懷，更看鏡海波光，蓮峰嵐影；山雨欲來，且留腳步，遙聽青洲漁唱，媽閣鐘聲。”仔細一看，楹聯竟是李供林先生撰書。這不是當年經常與竺摩法師聚首的清遊會會員嗎？

抗戰期間澳門的清遊會組織，淵源於20世紀20-30年代廣州文化界名流組織的廣州清遊會。抗日戰爭爆發後，一些會友到澳門避難，於是重新組織了澳門清遊會。該組織的骨幹分子，除了原廣州清遊會成員外，還有一批澳門及其它地區來澳門的文化界人士。竺摩法師於1941年9月發表在桂林《獅子吼》月刊的文章，曾對澳門清遊會作過記敘：

> 粵之有清遊會，猶桂之灕江雅集也。其始組織者如高劍父、陳樹人、張純初、謝英伯、黎澤闓、葉夏聲等，俱為文壇耆宿，法界名流。值粵垣淪陷，徒侶盡散，至年前一部分舊會員，萍蹤偶集香江，又有臨時雅會，未幾又散去；近則復聚於澳海，每於日曜日，必品茗金龍茶樓，或評書鷰畫，或煙雨清遊，沉哀消遣，積慮以抒，亦人生一大快事。其會員有張純初、張谷雛、陳寂園、高劍父、黎廷棨、梁毅三、葉兢生、余達生、梁彥明、王惺岸、周貫明、張正息、何斗燦、賴振東、張白英、關宗漢、黎暢久等，於書畫詩詞金石，皆各有所長。余承高老之介，客冬亦曾加入，且屢赴其會（……）

澳門清遊會一方面承繼了廣州清遊會定期到各地名勝古蹟雅集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在高劍父先生和竺摩法師的影響下，詩詞書畫多以佛教文化為題材。澳門的東望洋山、青洲、西灣，以及菩提園、蓮峰廟、藥山禪院和普濟禪院等佛門勝地，自然常常成為他們雅集遊覽之處。他們一邊遊覽名勝古蹟，一邊吟詩作畫，相互交流心得，頗具雅趣，在當時的澳門文化界和佛教界有很大影響。

1940年農曆八月初八夜，竺摩法師與清遊會成員張純初、黎澤闓、高劍父、錢二南、王惺岸、張白英、賴振東、黎廷棨、黃蘊玉和梁彥明等先生同登西望洋山，大家興致很高，賦詩唱和不絕。其中竺摩法師步梁彥明先生之詩韻，吟唱了“秋多霜露思啼雁，目滿瘡痍感斷雲；如此遊成詩未已，尚餘悲憤填中膺”的詩句，表達了憂國傷時的悲憤情思。

同年晚秋一夕，何斗燦先生再次在聽松山館以茹素邀約竺摩法師聚首。同席的有梁彥明校長、徐偉卿主席，還有羅季昭、岑權波先生，及德國籍凌牧師等。眾友人暢飲高談，極盡賓主之歡。歸後，竺摩法師曾作長達三十八行的俚歌，以記其事。詩句中“我來斜陽掛松楸，反映丹崖翠欲流，山花簇簇迎禪客，歸禽繞屋聲啁啾”，不正是聽松山館周圍的景色嗎？

友會文。談至三時許，主人盛設素食，爲吾輩裹腹。

已而移榻滌塵岩下，是時，清風徐來，松韻茶香，彼此談鋒最勁。席次，竺師出示葉恭綽丈所篆題弘一法師六十『無量壽』三字，勁拔古雅，世所難能。高畫師謂弘一法師，未披剃時，曾與之留學東瀛，相得至歡。又謂與太虛法師相友善，娓娓談廿年前事。竺師至爲首肯。繼謂民廿二年夏，曾作南洋汗漫遊，遍歷諸島國，而西貢，而星嘉坡，而印度，而錫蘭，海外壯遊，越兩載乃歸。並道當年探險世界第一名山喜馬拉雅諸名勝，語極動聽。又云：登山之徒，先到大吉嶺，蓋是地之高，已逾八千五百尺矣，英人闢爲避暑勝地。斯時印度總督，適應亦節駐于此，照例，登山探險，要先得總督允許，乃可成行，經過幾許交涉。並証以印度詩人太戈爾，甘地同攝之影片，並謂吾乃中國書師，深欲登山，一叩其竟，領略我佛世尊聖跡，方荷俞允。啓程之日，又僱同伴十人，沿途，以車以馬，至一萬六千尺以上，乃步行，並自携糧食飲料，帳幕以居，直登至二萬四千尺，狂風時來，積雪盈山，恍如憑虛御風，如入廣寒仙境，人生到此，斯爲大觀矣。高畫師又言，此山逾一萬六千尺以上，已無異木奇花，祇見白雪皚皚，雲旁馬頭生耳。計由山麓以達二萬四千尺高度，共約歷程二十天，描寫諸山名勝，深覺海外名山，峯巒疊巇，其處境之清幽，山勢之奇峭，自與中夏之景不同，恍如別有天地也，高畫師舌燦蓮花，說來至爲動聽。

四時許，諸人互談之下，暢所欲言，何醫師謂：生平雅慕兩浙天台，雁蕩山之勝，神爲之往，竺謂且約我輩，倘凑機緣，同遊此地，彼願爲東道主，吾亦首肯。蓋兩浙乃余舊遊之地，憶民十一二年間，隨杜梅叔丈，宦遊江浙，從政之餘，遍歷浙東浙西諸山名勝，每有登臨，梅丈雅興至濃，佳什之夥，贈我尤多，獨惜邇來，烽烟瀰漫，東奔西走，卷帙之散失，至今不知落在何方耳！談鋒更勁，樂爾忘疲，繼而慢步園中，忽其所之，余終日伏案埋頭，整理課務，紛忙之身，今日之遊，殊覺自得，既得觀高張兩丈之絕妙丹青，高言偉論，竺師之佛法通靈，語多妙諦，又喜主人之款客情殷，賞心樂事，莫有逾於此者！時夕陽在山，人影散亂，我輩暫事休憩後，乃辭主人，聯袂下山，瀕行時，張純丈贈主人以妙畫一幀，雅淡清幽之作，與名山並美矣。與張高兩丈及竺師步行至新花園別時，竺師尤欣欣訂後會期也。（轉載華僑報）

竺摩講述：

維摩經講話

出版預約

維摩經講話，一名「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語體講錄」，爲竺摩法師去冬在澳講述，由達居法師筆記，以淺顯文字，闡揚深奧哲理，內容思想理解，新穎確實，有心研究佛學者，不可不一讀之！且有靈亭芝峯兩老法師撰序，弘一老法師及葉恭綽居士題字，尤增精美，全書都二十餘萬字，用上等白報紙印成十八開本，約有二百頁（四百版）左右，刻正整理付印中，約年內或明春可出書，爲優待覺音讀者，預定港澳每部連郵西紙壹元（港澳定購者不收士担及國幣）。國內每部連郵國幣弐元五角（郵票不收）。出書無多，定購請速！

預定處：澳門功德林覺音社
香港跑馬地東蓮覺苑佛經流通處

◁《覺音》第十八期（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出版）轉載《華僑報》一篇報導清遊會活動的文章

×××因事會往澳門，下旬，我們忽然接到滬江快訊，謂：七月初一起，傭人們通要閉除了，廚房要關門了，衣單錢也要停發了。本舍員生聞此消息，通通焦悶起來，說是無形中的停辦。但我，是曾經滄海的，却別有會心，慄然危懼，想着：「哈哈，這×××未免東施效顰。聲言前往澳門，却暗地裏飛往倫敦，不知何時，學得經濟封鎖的戰畧來？我們和尚，天不怕地不怕最害怕的就是經濟封鎖。果眞實行起來，和尚們無論怎樣刁蠻，都要屈伏的。」傳說的眞僞，還待事實來証明。七月初一，×××回來了，直至今日，中秋快到了，尚不見有事實的表現。細查眞相，始知是傭婦們揑造的謠言，白令我們吃了一場虛驚。唉！金錢的力量眞正偉大。孔方兄，你足以自豪了！

從過去數年的經驗，知道和尚們和現前的中國一樣，若要不受別人的控制和包圍，當要力求自給自足，從事生產，達到經濟上的獨立，方能打破狄人的經濟封鎖。

中秋節前，寫於弘法精舍的芬陀利室。

由清遊會說到聽松山館

羅季昭

高劍父老畫師，不日壯遊海外，昨晨圖，神往者久之，緣高張兩畫師，迺先岳丕彥明詞長之約，往茶居相敘，得晤清遊會諸子。同座有張純初丈，王惶岸，劉燿堃，黃慶昭，勞先鞭，黃偉俠，賴鎭東等，計共十七人，集詩畫，詞人，金石名家於一堂，以友會文，把茗談心，其樂至爲無藝。席次，高劍父丈，出示其近作『墨蘭』畫數幀，雖輕描淡寫，而信筆揮來，都極幽雅，堪稱神逸之品，又有所題字及所寫詩三百首，筆走龍蛇，蒼勁可愛，人謂王摩詰詩中有畫，吾謂高丈之書法，字中有畫也。既而，張純初丈，又出示其近作『十分春色圖』，蓋所以持贈周貫明兄者。圖中集名花十種，如牡丹，春桃，水仙，芍藥之類，着色渲染，運筆至工，純丈以花卉擅長，知名於百越，蓋亦有年矣，覽斯杜清貽丈之友摯，廿載相違，豐儀久切，今茲滬江避地，偶合萍踪，因與互談親故，同感山河色變，人事已非，而純丈年屆古稀，精神不減，當年風雅最足健羨！

十一時許與彥明，先鞭，慶昭諸兄，先行辭別。是日下午二時，又荷何斗燦醫師之約，赴聽松山館清談，並囑約空門友竺摩法師，聯袂入山，共研佛理。屆時竺師至，少談片刻，即取道松山，時陽光隨處，鳥語花香，比到館門，小僮相迓，且云主人以事猶未歸也，然階前黃犬伏，四壁有圖書。是園佔地約畝許，室之四週，佳木葱蘢，異卉奇花，在在增勝，一檯一石之配置，安放均極自然，仰視石壁上刻有『松風水月』四字，秀勁如肖其人，蓋何醫師之所書也。少頃，主人始婦，與竺師晤面，寒暄之後，環遊園中，覺空氣清新，花鳥宜人，每從松林眺望，鏡湖景色，時有三五漁舟，隨波上下，而遠山近水，奔來眼底，大足以滌我塵襟，念我輩蝸務紛忙，偷得浮生半日閒，以領略此山色，遠勝在紅塵十丈中，風塵僕僕耳。主人呼僮烹茗，相酌有頃，遙望高劍父畫師，策扶老，欣然而來，首與竺師合什爲禮，互道寒暄，繼而張純初丈至，於是四人圍座萬松樹下，笑談風月。竺摩上人，原係浙江雁蕩山下生長英物，斯地夙以山明水秀見稱，宜其夙具慧根，早參禪理，今者奉其師太虛法師命，南來講學，暫駐功德林。余因拙庵老友之介，始與結緣，深喜其人，彬彬有禮，冰雪聰明，蓋竺師於詩詞哲理，有獨到處，因與之文字相交，又介之於彥明詞長及高張兩丈，並斗燦先生，從此鏡湖風月，詩酒流連，大足以消除永日，以

清遊會諸子唱酬和答，雅趣橫生。而別具一格的，則是這些名士們的詩詞聯句。1941年2月間，應澳門知用學校校長張瑞權之邀，清遊會諸子覽勝於青洲。這次赴會的有詩人、畫家近二十人，頗極一時之盛。張純初先生即席寫水墨牡丹一幀，張谷雛和馮湘碧先生合繪青洲山水一幀，竺摩法師和鄭哲園、梁彥明先生各作擘窠書法，張掛壁上，以供觀賞。葉兢生、鄭哲園、王惺岸先生等均即席成吟，題於畫幀之上。他們不約而同地以佛教為題材，聯句作詩吟唱。眾友即興聯句，真是妙語聯珠，充溢着僧俗文人雅士的才情意趣。

竺摩法師因其在澳門的特殊地位和影響，除了受邀頻繁參加清遊會的活動之外，還與當地文化界的其它社團成員和自由人士進行了廣泛的交往。他曾與澳門潔社的鄭春霆，澳門雪社的馮印雪、梁臥雪等人相聚，以佛教文化為主要題材，多有詩文唱和。

1941年秋，戰火蔓延，烽煙遍地。竺摩法師打算應在上海的芝峰法師和大醒法師之約，準備回浙江省雁蕩山避兵和休養。對此，眾多友人聞訊後，均感依依不捨。臨行前，竺摩法師在聽松山館舉行“留別畫展”，高劍父先生為畫展撰序，葉恭綽先生致書雅推。清遊會名士張逸、龍思鶴、葉夏聲、鄭哲園、梁彥明、張白英、黎心齋先生等數十人，於中秋節前二夕，假媽閣廟為竺摩法師餞行。名家張谷雛先生作〈送別竺摩上人歸雁蕩圖〉，前來餞行的友人紛紛賦詩，題者甚多。其中有：張谷雛先生〈送竺摩法師歸雁蕩即希吟正〉、羅曉楓先生〈送竺摩法師往雁蕩〉、何斗燦先生〈送竺摩法師往雁蕩山〉、李供林先生〈送竺摩上人歸雁蕩〉、繆君侶先生〈送竺摩大師歸浙再賦七律送別〉、梁毅三先生〈竺摩上人北歸雁蕩賦此贈行〉，等等。

竺摩法師非常感謝澳門清遊會、雪社和潔社的友人們在他即將離別前如此深情地為他餞行。他賦詩〈酬澳海清遊會及潔社諸友〉云：

衲本粥飯庸材，蘇麥不辨，自違難濠江，謬蒙大雅君子，寵錫鴻文，獎勉有加，感胡能已。乃者以疾返鄉，複承張純初、張谷雛、陳寂園、梁彥明、高劍父、梁毅三、黎廷棨、鄭哲園、黎兆錫、王惺岸、李供林、周貫明、鄭春霆、劉耀墀、何仲恭、何斗燦、張瑞權、張白英、黃蘊玉、余達生、賴鎮東、湯卓元、利樹宗、李君達、羅曉楓、楊鐵夫、羅季昭、關公博、馮桂秋、繆君侶、曹菊齋、林葉天等諸公，或設宴媽閣餞別，或以詩文書畫見貺，藉留紀念，盛情尤可銘感，因綴俚句，聊致謝忱。時正中秋前二夕，湘北捷報頻傳也。

兩年聚首情如昨，今夕禪林把別觴。
坐向秋風驚客夢，欲從明月問行藏。
過江名士音塵接，遁跡精藍俗慮忘。
貽我佳篇三十幅，滿船書畫似襄陽。

清遊幾度樂追攀，風雅論文喜往還。
杯茗幸同聯汐社，芒鞋時或踏秋山。
烽煙淪劫蒼生苦，霜露橫江行路艱！
湘捷欣逢添盛餞，臨歧何惜唱陽關。

此次雅會，盛況空前。為此，詩人陳寂園先生作〈媽閣餞僧記〉在報章發表。諸友人對竺摩法師的酬答詩爭相奉和，也紛紛見諸報端，一時轟動了港澳文化界。葉恭綽先生從香港寫信給竺摩法師說：

奉示及諸公詩章，一時盛會，佩羨之至。愚藏有明代趙文度所繪〈送生明法師還雪竇圖〉，附緇白送行詩甚多，最著者為智舷法師及王石谷，可先後輝映。第天啟世局尚安，雪竇請夷，足為幽棲之所，不若今之荊棘載途耳！

葉恭綽先生曾任清末民初政府高官，抗日戰爭期間拒受為職，客居香港。他學識高明，在港澳名望很高。竺摩法師初來港澳時，曾幾次在香

◁《覺音》第廿八期（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轉載清遊會在青洲雅集的報導

（此段接上文廿九版）

仁，昔活人所應有耶？印兄的熱情及其宏偉之願力與志操，殊令人可佩仰。照明師是藏苑學僧，青年有爲，精舍之內，藏有佛典世典極豐富，眞一良好難得之佛教學府。

我回國後，細觀了佛內部情形，詳察外界對我教我徒之態度，只有悲惱，只有痛心，別無他話可說。欲佛教興，佛徒好，非得大師門下之青年僧，——我們——從自身自心澈底革命，及一心一德服從大師堅苦耐勞向前努力苦幹不爲功矣。現在有一極不良的現象，就是我們不能團結，有兩個青年學僧在一齊，就要發生互相排擠，互相是非之幼稚病，這豈能不令人痛心嗎？……

清游會侶攬勝青洲

紅

濠江清游會同人：每日曜日恒一聚首江樓，揮塵談玄，咳唾珠玉，足資藝事之助。老會友黎澤園既移家曲江，書疏間至。張白英則杜門養病，足音杳然。而高劍父亦時渡海至赤柱小留，遂不恒至，其恒至者，惟張純初周貫明及黎氏哲嗣廷棨等數君子耳。西粵陳寂園時同客澳岸，小住青洲，與會中諸子論詩煮茗，晤言遂多。去冬周貫明張純初張谷雛黎廷棨王惺岸鄭哲園諸氏聯袂訪寂爰，各得佳章而返。哲園云：「時聞天語肝如掬，日送潮音耳欲提」。廷棨句云：「樓榭日月橫今古，鷗鷺風情湛海天」。又云：「書城客子尊丘壑，澤國詩心半水雲」。谷雛句云：「黛映波連併寂喧，山依樓宇水開軒，煩君管領青洲勝，著句安排本厭煩」。純初則填水龍吟一闋，其傷語云：「烟霏倏變朝暮，羨詞人嘯歌花塢，相逢一笑」。又云：「待春江月夜光浮，翠杓更尋幽去」。陳氏亦賦六逸一時過，青山生好容之句以酬。此去冬事也。暨今春二月間，知用校長張瑞權復折柬邀清游會諸子，重爲攬勝青洲之舉，是日至者，詩人有鄭哲園，葉競生，周貫明，何斗燦，竺摩，王惺岸，賴振東，黎廷棨，梁彥明，關宗漢，王蘊玉；畫家有張純初，張谷雛，馮湘碧，陳叔平，鄭駿裳，沈仲强等，頗極一時之盛。純初即席寫水墨牡丹一幀。谷雛湘碧合作青洲山水一幀。臥雪校長及竺摩上人，哲園居士各作擘窠書，張之壁上，以供觀賞。競生哲園惺岸均即席成吟，題詠畫幀之上。葉句云：「僧俗襟期詩共老，山川濃淡畫傳神」。鄭氏句云：「四百八寺有斯境，三十六宮無此春」。王氏句云：「羣賢豈讓西園集，勝會還先洛水嬉」。其餘亦各繼作，谷雛句云：「向午山分寒霽色，隔林人語早花齊」。純初句云：「倦客登臨傷世變！閒鷗來去笑人忙」。貫明句云：「遠峰經雨出，孤艇破煙歸」。竺摩句云：「座上春風吹野興，如潮詩思湧銀濤」。斗燦句云：「山雨未來雲欲散，詩僧卻被主人留」。振東詩云：「羣山抹雨青留袖，一水浮春淨上眉」。廷棨句云：「欲逗好春相見，桃花淒斷江亭」。好語如珠，錄之腕疲，名篇勝地，相得益彰矣！（轉載探海燈）

靈應寺訪弘一法師

月笙自南安寄

當代高僧弘一法師即名士李叔同，天才橫溢，博學深思，壯年曾任大學教授，漫畫大家豐子愷等，其及門高足也。先生思想轉變，躍入沙門，動機關鍵，固自有其前因。客夏說法永春桃源殿，靜修普濟寺中，上月初旬南來，避暑於吾邑玳瑁山靈

港大學圖書館與他相遇。他曾說過：“閱報紙者，皆非高僧。”可見他思想拘謹。但這次為竺摩法師餞行，卻另眼相看，且將趙文度〈送生明法師還雪竇圖〉與諸友人送〈竺摩法師歸雁蕩圖〉相提併論，稱之為“先後輝映”，足見他是多麼看重竺摩法師。

由於竺摩法師在澳門弘法的影響越來越大，當地和來澳避難隱居以及其他海內外有識之士，都樂意以各種形式與竺摩法師交往。如來自廣東南海的龍思鶴先生是一位著名詩人，曾在孫中山先生麾下任粵軍秘書長，抗日時期曾任國民黨第七戰區參議，後到澳門避難。這位聲名顯赫的人物，從何斗燦先生處得悉竺摩法師是太虛法師的高徒後，曾兩次專程來到功德林拜訪；不巧竺摩法師外出而未遇，龍思鶴先生遺憾之餘，寫了一首〈訪竺摩不遇〉：

兩訪功德林，僧閑院落深。
未諳龍象力，曾讀海潮音。
懷素書非障，維摩病不禁。
宦遊十年事，浪跡鏡湖潯。

詩中流露了龍老先生對竺摩法師的仰慕之情。後來，在何斗燦先生的幫助下，龍思鶴先生與竺摩法師終於在聽松山館會面，彼此一見如故，相見恨晚。何斗燦先生在席間有詩以記其事：

坐對松高百丈餘，偶來野鶴伴幽居。
香花案上先供佛，明月窗前好讀書。
綠竹朱欄風淡蕩，青娑皂帽態紆徐。
放懷多在煙波裡，擾擾黃塵我自如。

竺摩法師也賦〈晤龍思鶴先生於聽松山館，主人斗燦醫師有詩記事，即步原韻為贈〉一首。詩云：

呼鶴聽松興有餘，性情恬淡合幽居。
耽尋好句還耽酒，愛種名花亦愛書。
采藥應曾思劉阮？交朋泰半屬庾徐。
深談不覺青林晚，雲影在天月自如。

這次登松山，雖然找不到聽松山館，我並未失望，反而甚感欣慰，這裡畢竟留下了竺摩法師與眾多文化名人雅集的足跡。而在我的腦海裡，仍湧現着半個世紀前文人雅士們為澳門文化寫下的一幅幅鮮活的畫卷。

從松山下來，我們按澳門青年學者陳繼春博士提供的線索，來到士多紐拜斯馬路雅廉訪附近，終於找到了竺摩法師題寫“譚端記電業工程”招牌的地方。店主人熱情地介紹說，這是她公公從前向竺摩法師要來的墨寶。她說：“公公是個美術教師，與大法師關係很好。自竺摩法師題寫招牌後，幾十年來生意都很好，祇是近年來電器行業變化很快，有點淡下來。”在那裡拍照留念時，我想可能正如陳繼春博士說的，這可能是目前在全澳唯一找得到的竺摩法師親筆題寫的招牌字了。

在黃曉峰博士帶我們去有當地“文化沙龍”美稱的龍華茶樓的路上，他指着一處老式的樓房說，這裡原是中共一大代表棲梧老人住過的地方。呵，他不就是包惠僧先生嗎？據我所知，他在上世紀40年代旅居澳門，與竺摩法師亦有過交往，還贈過竺摩法師兩首詩呢！

“澳岸甘露遍”，“方外結因緣”。這是當年李俠林先生在〈送竺摩上人歸雁蕩〉一詩中的詩句。確實，竺摩法師在澳門廣結法緣，普施法雨，其弘法蹤跡永遠值得人們懷念。

稿成擬寄《文化雜誌》之時，浮想聯翩，意猶未盡，隨賦〈登澳門松山感懷奉呈黃曉峰博士郢政〉，以寄遠懷同遊澳門松山之情思 ——

蒼松茂密鳥啾啾，浩渺鏡海眼底收。
浪拍長橋連碧宇，雲飛廣廈矗芳洲。
禪堂劍父傳佳話，佛社竺摩展壯猷。
更喜騷人碑上句，生花妙筆寫春秋。

（初稿寫於2008年春節）

竺摩法師與澳門

何建明*

竺摩法師與太虛大師對澳門的影響－竺摩法師與弘一法師的澳門因緣－抗戰時期竺摩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竺摩法師與澳門佛學社－竺摩法師與《無盡燈》雜誌在澳門的創辦

竺摩法師與太虛大師對澳門的影響

竺摩法師與太虛大師的因緣

太虛大師是一位在近代中國佛教界深受尊敬的高僧大德。他是近代中國佛教界高舉革新大旗的著名佛教領袖，為近代中國佛教從傳統形態走向現代形態，作出了其他人無法替代的歷史性貢獻。由於他的佛教革新思想和革新活動富有時代氣息，因而太虛大師得到了廣大有知識文化的青年寺僧和在家居士的熱烈擁護。太虛大師還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佛教文化教育家和宣傳理論家，他所創辦的著名的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等，以及後來由他主持或受其影響的全國各地許多佛教文化教育機構，為中國現代佛教文化的振興和發展，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僧俗人材。他所創辦和主編的《海潮音》月刊等許多現代佛教文化報刊，對於現代中國佛教的教制、教理、教產的革新和佛教文化的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1)竺摩法師與太虛大師的因緣，最早可以追溯到太虛大師的弟子芝峰法師那裡。正是通過芝峰法師，竺摩法師得以到閩南佛學院親近太虛大師，後來有幸成為太虛大師的得意弟子之一。

芝峰法師與竺摩法師同為浙江溫州人，1901年出生，十四歲於本鄉護國寺剃度出家，1917年於寧波觀宗寺受具足戒，後留諦閑主持的觀宗寺“觀宗研究社”就學；1920年畢業後回溫州任頭陀寺侍者，後陞任衣缽、知客師。他好學精進，接受新知，嚮往太虛大師領導的佛教革新運動。1923年，太虛大師在武漢弘法期間，指導漢口佛教正信會開辦佛學講習所，兼收在家佛學愛好者和出家青年學僧。芝峰聞訊後報名到漢口佛教講習所學習。芝峰法師來武漢後，得知太虛大師已在武昌開辦新式武昌佛學院，因此他在講習所學習不久，就轉入武昌佛學院，插入武昌佛學院第一屆的二年級入讀，與法尊法師等同學。芝峰法師天資聰穎，刻苦好學，能言善辯，詩文俱佳，頗得太虛大師肯定。後來，太虛大師到廬山參加第一屆世界佛教會議及到泰州光孝寺講經，皆邀芝峰隨侍，並作文字記錄，深得太虛大師賞識。後來，太虛大師的不少演講整理稿，都是出自於他的手筆。武院畢業後，芝峰法師回溫州弘法，繼承太虛大師精神，在當地辦僧伽教育，大力培養青年僧材，頗有成績。1927年，應太虛大師之召，芝峰法師到廈門南普陀寺協助大醒法師整理院務，負責教務工作。由於大醒和芝峰的共同努力，閩南佛學院在海內外聲譽日著，成為繼武昌佛學院之後，太虛大師領導的佛教革新運動的另一個著名的大本營。特別是1928年大醒法師和芝峰

*何建明，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

太虛大師肖像

（檳城三慧講堂提供）

法師在閩院創辦現代僧伽社、出版《現代僧伽》雜誌後，《現代僧伽》及其後來改名的《現代佛教》雜誌，成為當時痛陳佛教積弊和流弊，宣導革新適應時代的重要陣地，在海內外具有重要影響。(2)正是這位太虛佛教革新運動的驍將芝峰法師，引導竺摩法師走上了太虛大師領導的佛教革新之路。

芝峰法師與竺摩法師的師父白雲上人是同門師兄弟。1925年，芝峰法師從武昌佛學院畢業後來到溫州永嘉的普覺寺閉關修行，竺摩法師就在這個時候，受白雲上人的委派任師叔芝峰法師的護關侍者。由於竺摩年少穎悟，叔侄二人相交莫逆。芝峰法師給竺摩教讀古文詩詞、始終心要及永嘉證道歌等，使竺摩大受教益。諦閑長老開辦的寧波觀宗寺"觀宗弘法研究社"是當時江浙地區最有名的弘教道場和教育機構。1927年，年僅十五歲的竺摩被白雲上人送至觀宗寺參學，親侍觀宗寺根慧方丈，頗受器重。次年，適諦閑長老七旬大壽在觀宗寺開壇傳戒，竺摩也因緣受具，後轉入弘法社聽經，先後接受諦閑法門兩將 —— 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傳授天臺教觀。在弘法學社，他就表現了過人的聰明才智，因"習複講小座"突出而獲"小法師"雅號。但是，這個時期的竺摩，祇是一位充滿舊叢林思想的年輕學僧，對於當時影響甚巨的太虛大師領導的佛教革新運動及追隨太虛大師弘揚現代佛教革新思想的新僧，雖耳有所聞，但並沒有親身體會，何況與太虛大師主持的閩南佛學院如同水火的觀宗寺弘法學社，在管理學僧方面格外嚴格。

但是，正如閩院的不少學僧來自觀宗寺弘法學社一樣，這一命運也在三年後突然降臨到竺摩身上。1930年夏，太虛大師主持的廈門閩南佛學院放暑假，教務主任芝峰法師赴蘇州定光寺講經後途經四明，特至觀宗寺看望諦老，恰遇小師侄竺摩於觀宗寺弘法社就讀。此時的芝峰法師雖然對諦閑長老和觀宗寺弘法學社有尊敬之情，但他更傾心於太虛大師的新僧教育理念，走佛教傳統的革新之路。因此，他勸竺摩離開弘法學社，到閩南佛學院就讀，以親近太虛大師。正如竺摩法師後來所說：

> 因諦老過去在溫州首剎頭陀寺講經，他曾代座；可是他是武昌佛學院出身，現在廈門辦新學院，又辦《現代僧伽》，主張改革佛教，作風已有不同，見面寒暄一番出來，就叫我向主講寶公法師告假，從此我就離開觀宗學社轉到閩院去了。(3)

這就是他所謂的"由舊叢林到新學院"。這一轉變，不僅是學習場所的改變，更是他弘法願心的改變。由是，竺摩隨芝峰法師來到閩南佛學院，與心道、燈霞、東初、印順、智嚴、大訥、靜嚴、德潛、普欽、又信等人同學。(4)後來這批學僧成為太虛大師門弟子中弘法海內外的法門龍象。

竺摩入閩南佛學院後，學業大長，多次投稿於《現代僧伽》雜誌，融入新僧行列。1932年春，閩院院長太虛大師回院講學，曾舉行甲乙兩班同學會試，放榜時，竺摩名列第一。太虛大師在閩講演〈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後建設〉，各位同學隨堂筆記，竺摩所記之講演錄入選為正式稿，太虛大師極為欣賞，並讓事務主任大醒法師和教務主任芝峰法師轉來親筆訓勉之言：

> 守志思法筆雅，為少年之秀，若能習禪，廣培福壽，則前途不可限量。(5)

是年冬，竺摩從閩南佛學院畢業。竺摩因受太虛大師器重，受命隨侍大師赴廣東潮汕講演做記錄。這次太虛大師南國之行，始於1932年農曆十二月九日，十七日結束。竺摩回閩院後撰有〈太虛大師潮汕弘法一週記〉，並發表於《海潮音》雜誌第十四卷第一號上。在文章的開頭，竺摩法師對太虛大師此行感激地說：

> 大矣哉！太虛大師也！學窮三藏，名滿四洲，而德高道重，尤為聞者心歸，見者膜拜。大師悲願心切，年來弘法利生，應赴法會，或未稍輟，讀其〈終南遊〉"去秋西入蜀，今秋西入秦，

入蜀曾踐峨眉雪，入秦欲搴終南雲。”── 可以推想一般矣。

特因大師赴潮汕前，曾經在廈訂定在南普陀、廈大等處講學日期，故時間短促，雖經潮汕各界人士之殷勤懇留，而弘化一週即返廈。但在一週中備受潮汕各界人士之熱烈歡迎的盛況，禿筆一枝，實難以形容，若非大師智慧福德，焉克臻此！而勝會難逢，良緣不易，予既隨大師得以參預如此殊勝莊嚴之法會，故慶倖之餘，歸而濡筆誌其梗概。(6)

隨侍太虛大師回廈門閩南佛學院後不久，太虛大師命芝峰法師到武漢的武昌佛學院任主講，並主編《海潮音》雜誌，兼任世界佛學苑編譯處主任。竺摩法師亦隨行赴武院任芝峰之助理，兼任武昌佛學院研究員暨世界佛學苑圖書館編譯員。在此期間，他先後有譯作日人松本文三郎的〈六祖壇經書誌學的研究〉(刊於《現代佛教》)(7)、日人井上秀天的〈蘇東坡的佛教思想〉、宇井百壽的〈無著的學說〉(刊於《海潮音》)(8)等作品，還在武昌佛學院講演“唯識學上之種子義”(9)。這是竺摩法師從事學術研究與弘法工作的第一個重要時期。應該說，自從進入閩南佛學院學習以後，在太虛大師和芝峰法師等的指導下，竺摩學業精進，開始在《海潮音》等刊物上發表佛教研究論文，此後他不斷有著譯作品在《海潮音》等較有影響的佛教文化刊物上發表，成為當時頗有影響的一位青年僧伽人材。(10)

1934年，芝峰法師辭去在武昌佛學院和《海潮音》的任職，到寧波白湖金僊寺辦白湖講舍，竺摩法師一同前往協理教務工作。他還利用這次機會回鄉省親。與親人一別十年，也是在這一年，白雲上人邀請太虛大師到寧波靜宗寺講演《金剛經》，講到半部，因事不得不提前離開赴滬，特請式昌法師和竺摩法師代講圓滿。這也是竺摩法師第一次受太虛大師之託代為講經。

也是在1934年的夏天，太虛大師應源龍長老的邀請，在寧波的阿育王寺宣講《藥師佛本願經》，竭力發揮佛法對現實社會人生的積極指導意義。太虛大師特別叮囑竺摩法師筆受講義。竺摩法師曾“以力難勝任卻之”，太虛大師沒有答應，仍由竺摩法師筆錄整理，這就是後來收入《太虛大師全書》的《藥師本願經講記》。竺摩法師專門為此《講記》的出版撰寫了校後記，並記述當時的情形。他說：

大師得無礙辯，妙義重重，瀉如懸河，黽勉作記，掛一漏萬，深自畏懼！既付佛局印成，復經余重校一過，更正不少。間有數處字句存疑者，恐係謄者之誤。因大師飛錫他處，不便諮詢，然亦無關大體也。本經註疏，自唐迄清，不下十數家，或存或亡，鮮人顧問。今年佛局何子培氏，曾集各家註疏要義，作成旁解；今復得大師闡其精微，妙義翻新；一可讀誦，一可參閱，堪稱雙璧！吾知是二書行世，藥師法門必家喻戶曉，由衰替轉趨弘盛焉！── 竺摩，廿三年中秋日，校後跋於慈谿金僊寺白湖講舍。(11)

由於有了上次隨侍太虛大師赴潮汕弘法的良好印象，1936年11月，太虛大師應邀赴香港弘法，特飛函寧波，再次命竺摩法師隨侍為記錄。太虛大師此次香港之行，受到閩南和粵港澳地區佛門內外善信及有識之士的熱烈歡迎。竺摩法師也因此結識粵港澳佛教善信及有識之士。(12)

正是這次隨侍太虛大師，竺摩得以與悅西、通一、雲海和法舫諸同學，在太虛大師座下重受菩薩戒，成為太虛大師的戒弟子。(13)這次隨侍太虛大師兩個月，並在粵港地區弘法，還受大師之命在上海佛學會獨立講演佛法，對於竺摩法師來說，無疑是一次既親近太虛大師，又廣結善緣、鍛煉弘法能力的重要機緣，並為他後來到港澳及東南亞地區弘揚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戰時期竺摩法師弘法
港澳善信與太虛大師的支持

竺摩法師雖然在抗日戰爭前曾兩次隨侍太虛大師來粵港澳弘法，並與粵港澳地區的佛教善信結下

了難得的因緣，但是，他抗戰後真正到南粵弘法，以至於成為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在港澳地區乃至東南亞地區傳播與弘揚的主要法將之一，卻是他始料所未及的。

1937年春，竺摩法師從寧波白湖講舍移錫四明延慶寺，補習英文，準備秋後赴日本留學。可是，他並沒有等來他所期待的赴日留學的夢想，卻遇上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七．七"蘆溝橋事變。他不得不全部放棄留日的夢想，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笳、化莊等，積極參加了白湖地區慈北抗戰後援會的宣傳工作。不久，由於全國許多沒有設防的城市都遭到日本侵略者的嚴重威嚇，人們隨時都有可能遭受飛機的轟炸，竺摩法師就與暮笳和化莊等一起放下一切，離開浙江來到武漢，準備參加當時已經轉移到武漢的僧侶救護隊。當他們三人行步到江西南昌時，正趕上敵機來襲警報，慌亂之中誤入機場，險些喪命。後來他們總算輾轉到達武漢，找到了僧侶救護隊隊長宏明法師，被聘為救護隊幹事，並遇到老同學萬弟法師。萬弟法師正擔任救護隊分隊長。他們隨後開赴隴海鐵路前線救護傷兵，結果被逃難的傷兵和難民衝散，萬弟法師去了西安，竺摩法師剛好碰到民族大學的宣傳隊，便加入其中。後來，他又歷盡千辛到了鄭州，從鄭州乘火車回到武漢，見到了武昌佛學院的老同學葦舫等法師，這時已經是抗戰的第二年了。

在武漢，竺摩法師寄住在武昌佛學院。當時，武漢三鎮岌岌可危，顯然也不是久留之地。然而，全國的危急形勢，使竺摩法師產生強烈的救國救教情懷：

> 近來更因高唱東亞和平，高唱親善提攜的鄰邦，暴露其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引用其慘無人道的掠奪手腕，強佔我領土，殘殺我同胞，種種刺激如短刀般刺入我的腦袋，我的心在跳躍，我的血在沸騰，熱烈的感情壓制我的一切，於是我就想在中國為和平奮鬥而抗戰的時期中，去過一種比較有意義的生活，與大乘佛教的精神既不相背，同時亦盡個人救國比較切於實際的一份天職。就在這個前提下，我和老同學們去參加過民大受訓，為時雖暫，而對於學校的教育方法，集體組織等等，亦不無小小的認識和心得，同時經歷了種種的艱險和危難，血的經驗與教訓，在個人的生命史上的確也是有錢買不到的一頁。(14)

他贊賞西安的民族大學，"是在全國一致團結堅決持久抗戰的情勢下，以一個簇新的姿態出現在學校"。他認為，民族大學之所以能夠在抗戰時期表現出新姿態，就因為他們具有良好的組織教育和自我教育。他特別強調，中國之所以會遭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因為我們積弱難返，不能自我檢討、自強不息。而佛教的教育，可以說就是完全的自我教育。大乘佛教的自我教育，就是通過集體生活，遵守律儀，克服一切不良惡習，積極投身於救國救教的行列。他說：

> 自我教育，重在提高自我人格，畢竟是一種有價值的教育；尤其在這國難危急，生死存亡之秋，本"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大家應該自動地實行自我教育，來檢點自我，改正自我，克服自我一切不良的惡習，覺醒起來，為捍護國土完整，為保障人民生命，乃至為爭取世界和平，我們大家應該在自我教育的原則下，來"各盡所能"地共同負起救國救民的天職。而我們佛教徒，對這種天職，更是義不容辭。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假若國家亡了，佛教落於非人軍閥之手，縱令不亡，也等於名存實亡了。尤其在這大時代轉變的大潮流中，我們每個佛教徒，應要把自我訓練好，把自我教育好，以備隨時可以應付時代洪潮，隨機可以奮發圖強。能夠做到這樣，抗戰的前途一定光明，無疑的佛教的復興自然也會跟踵民族復興的轉機而強盛起來。(15)

竺摩法師提倡自我教育以促進救亡圖存，更是直接針對佛教界、特別是僧眾界的現狀而發的。他覺得，自我教育本是佛教教育的主體，可是多少年來，我們的佛教內部喪失了這種遵守律儀、集體生

太虛大師所題《華南覺音》創刊號（1938 年 9 月）刊名

葉恭綽所題《覺音》第十五期（1940 年 7 月）刊名

高劍父所題《覺音》第二十三期（1941 年 4 月）刊名

活的自我教育方式，“現在的一般叢林裡還保守着誦戒傳戒的儀式，但這祇是儀式而已，起不了實際的作用，所以真正的佛徒，應該把過去自我教育的精神恢復起來”。(16)

他贊賞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先生在當時痛斥中國社會流行的“膨脹病”，特別是“中產階級的一些幹部人員，不明廉恥，無責任心”的現象， 認為：

> 現在要剷除這種積弊，彌補這種缺陷，就非加緊來實施自我教育不可！唯有自我教育，才能挽救這種危機；唯有自我教育，才能健全幹部人員；亦唯有自我教育，中國為人類和平而奮鬥，為民族生存而抗戰的前途，才有保障；因為自我教育，完全是一種個人反省，或民族反省的覺悟的教育喲！(17)

他進而針對佛教界內部的廣大僧眾的現狀，認為中國佛教界祇有恢復佛教的教育和律儀，加強自我教育，才能真正復興中國的佛教。他大聲疾呼：

> 至於我們佛教徒，目前患的不但是膨脹病，簡直遍身都是病了；所以更應本着佛陀的教育和律儀，來實行自我教育，來管理自我，來修正自我，使每分子都強健起來，整個佛教的前途才有光明的一日！(18)

很顯然，竺摩法師非常自覺地將救國與救教有機地統一起來。推行佛教的自我教育，不僅有利於提高國民的素質和愛國熱情與責任感，也有利於繼承和發揚佛教的優良傳統，使廣大佛教徒真正自覺地投身到救亡圖存的歷史洪流之中。

在武昌佛學院停留期間，竺摩法師接到了正受太虛大師之委託主持重慶漢藏教理院工作的同門師友法尊法師和法舫法師從重慶寄來的聘書，邀請他到漢藏教理院任教。畢竟當時時局緊張，他決定與慧雲法師(即後來的林子青居士)搭粵漢火車南下廣州。可是，一到廣州，又遇上敵機不時的轟炸，他們急趨香港。到達香港的次日，廣州淪陷，哀鴻遍野，香港緇素大德筏可、海仁、靄亭、劉德譜、陳靜濤、王學仁等，在菩提場發起成立佛教救濟難民會，竺摩法師應邀參加了救濟難民會，並與墨禪法師、葦庵法師一起被推選為委員並駐會辦事，還負責將戰地情形寫稿投入《大公報》和《宇宙風月刊》。因為這一機緣，他得以結交當時一些香港文藝界的名流，如蕭乾、陶亢德、葉靈鳳、許地山、周揚、蕭軍、蕭紅和田間等，並時相唱和。

竺摩法師到香港不久，便積極投身於抗日戰爭宣傳的行列。他雖然有幸逃離了淪陷區，然而，他並沒有忘記弘揚人間佛教的歷史責任。此正如他自己所說：

> 無情的戰火，隨着暴虐的魔軍彌漫了大江南北，不但無辜的平民受其摧殘，即無辜的教育文化機關亦被毀滅殆盡了！就是我們佛教徒與佛教育的文化學院，受其屠殺蹂躪和毀滅，亦未能例外，揚州的□祿寺，杭州的淨慈寺等等，好多僧眾被槍決了。上海的龍華，廈門的閩南，鎮江的竹林、焦山等等的寺院和佛教文化機關亦被炸壞了；就是內地未毀壞的佛學院，也因戰時的影響，停閉的停閉，離散的離散，剩下來的已寥寥無幾。我們是佛教徒，和平的真理叫我們與世無爭，但既被惡魔侵擾，我們忍無可忍，亦非起來與之抗爭不可；所以在今日的我們，除在前線赴湯蹈火救護眾生或犧牲殺賊的外，在後方的亦須秉着智慧的利劍用真理來擊傷敵人的精神，這就在文字的宣傳了。(19)

當聽到華南佛教界將要出版《華南覺音》的消息時，竺摩法師格外興奮，感覺這是佛教界“一線的曙光”，佛教界應當利用這個良好的陣地，大力開展救國救教的思想宣傳。他自覺弘揚太虛大師“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現實”的人間佛教思想，呼籲“今日的佛徒，應學小乘的利己道德作根本，更學大乘的精神為方便，尤其是專注這種精神的伸展，使之深入社會”(20)。他覺得

佛教對於現實社會的意義，一方面應當改變過去的那種宣傳方法，即偏重於契理而不注重契機的方法，脫離了現實的社會關懷，將佛教神秘化了，人們對佛教有“虛無渺茫”之感，使佛教變得老年化，缺乏青年活潑的氣象；另一方面，應當繼承太虛大師弘揚佛陀拯世救民的精神，使佛教深入到人群中去，建設青年的佛教，所以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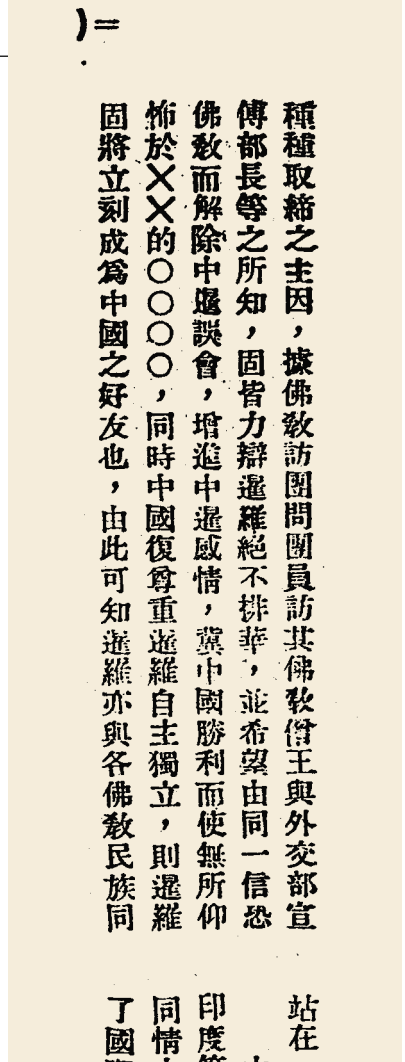
> 釋迦牟尼佛生長於當時的印度，因看不慣印度四姓階級的森嚴，人民的不自由與不平等，想剷除這階級森嚴的壁壘，想把處於不得自由平等、飽受壓迫和痛苦的人民解救出來，乃毅然犧牲王位，去從刻苦做起，結果掘發了自由平等的學說，拔濟眾生於水深火熱，這種精神是何等的偉大啊 ！我們生在今世而學佛，應該學佛的這種精神，才有價值！可是一檢過去中國佛教徒的行動，大都關起大門自顧自，沒有將這種精神傳運到門外去 ，使社會人士有認識的機會，於是便和佛教發生一層隔膜：如果不打破隔膜，一般社會就永遠與佛教徒脫了節，便見不到佛教的真精神與真面目了。所以現在學了佛的人，不論男的或女的，懂得了這種情形，不要跟着老人家們固步自封，應該自己設法深入人群中去表現學佛的精神！
>
> 復興民族的生命線，繫於青年人；復興佛教的生命線，繫於青年僧；今日的民族青年，也應起來建設青年的佛教！(21)

《華南覺音》原是香港佛教界在港創辦的一家佛教文化刊物，後改名為《覺音》，在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有很大的影響，實際上也是港澳佛教文化界最具影響力的刊物。該刊第七期編輯出版了太虛大師五十紀念專刊，特別邀請竺摩法師主持。這一方面可以看出港澳佛教界和文化界對太虛大師之尊崇及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在港澳地區具有相當的影響，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港澳的佛教界和文化界比較認同竺摩法師為最能代表當時太虛大師在港澳弘法的主將。

正是在這期《太虛大師五秩紀念專刊》中，竺摩法師發表了〈太虛大師的融貫思想〉一文，強調太虛大師是繼法顯、玄奘之後中國佛教史上開闢新局面的偉大人物。他說：

> 研究西洋哲學史的人說，西洋出了亞力斯多德和康得，使哲學史上增加不少的光彩。我們現在研究中國佛教史也可以這樣說，中國出了法顯玄奘兩公，使佛教史上塗着不可磨滅的光輝；而近今出了太虛大師，又使佛教史上開闢了新局面。這是就歷史的偉大性說，大師在近今佛教建設及宣化的豐功偉績，是不讓顯奘兩公專美於前；而就教理方面的精深圓解，則自盛唐以後，又堪與永明藕益兩大師比擬有裕了。蓋中國佛教在盛唐之世，十宗競彩，自武宗破法，經五季之亂，獅弦絕響，圓音久寂，唯有宋永明大師出，融澈

▷太虛大師於《覺音》第十五期（1940年7月7日出版）發表的〈佛教與國際反侵略〉全文


種種取締之主因，據佛教訪問團團員訪其佛教僧王與外交部宣傳部長等之所知，固皆力辯邏羅絕不排華，並希望由同一信恐佛教而解除中邏誤會，增進中邏感情，冀中國勝利而使無所仰怖於××的○○○○，同時中國復尊重邏羅自主獨立，則邏羅固將立刻成為中國之好友也，由此可知邏羅亦與各佛教民族同站在一個反侵略陣線上。

中國——包括蒙藏及南洋華僑——朝鮮越南緬甸錫蘭邏羅印度等佛教國際——只除日本——已由佛教訪問團，結識一致同情中國抵抗○○○○，的反侵略陣線上，因此佛教國際遂成了國際反侵略中廣大堅強的一環。

佛教與國際反侵畧

太虛

佛教的版圖比古來已少得多了，印度雖爲佛教發源地，而且曾盛行過一千多載，但近千餘年來，由衰落而滅亡，僅存混合在婆羅門頹化的印度教，純粹佛教只有孟加拉省毗連緬甸的一角，而所餘古佛蹟殘存遺址，近年雖漸有錫緬華藏僧所建的佛寺，畧具重興趨勢，猶說不上是佛教徒的國家，唯印度教徒以佛教爲印度之一部份，對於佛教已不歧視，印度教徒佔印度人數五分之四，由此我們中國的佛教也可由印度教而聯合印度五分之四的人民了。

此外如阿富汗，馬來亞，英荷屬東印度以及我國的新疆等，以前都是佛教的區域，但現今此各地的土著早被改奉回教了，惟馬來亞數百萬的華僑，信佛居十之五六，所以近來已有僧尼大小寺庵五六百所，加以錫蘭緬甸暹羅人在馬來亞之佛教，其勢亦幾與土人的回教相埒，但仍不能算爲佛教區。

所以眞正可列爲佛教區的，則有中國及所屬蒙藏與日本，朝鮮，安南，尼泊爾，暹羅，緬甸，錫蘭，尤以錫蘭緬甸暹羅爲純粹且普遍的佛教國家。

佛教訪問團這次出去訪問的，便是緬甸錫蘭暹羅和印度，但經過馬來亞和越南，也順便訪問了一番。

日本的日蓮宗訓練了數十個僧徒，穿着南方佛教(緬暹錫)的「貨布僧嚴」，能說英語，或緬甸語，錫蘭語，印度語，暹羅語，散布仰光，加爾各答，哥倫布等處，七七以來，作「中國已赤化或耶教化，佛教已被滅。日本爲保護佛教及東方文化，向中國作神聖的戰爭，所以凡信佛的國民都應與日本站在一條戰線上以對付中國，並且中國是不消三月半年便可被日本征服的」宣傳。起初緬錫暹都有一部分佛教徒受他麻醉，但印度人在太戈爾，尼赫魯等領導下，開頭就認清××的××，提倡抵制日貨，捐助中國以醫藥等而同情中國了。緬錫亦因中國的英勇抗戰而認識××征服中國的不可能了。

佛教訪問團訪問到的，爲緬甸，印度，錫蘭，馬來亞，越南，而暹羅亦曾有團員訪及，所到各處，都將「××誣中國已無佛教」的惡宣傳粉碎了，並且以本團能出爲國際宣傳的事實，証明了中國的佛教，近年有更加發達興盛的趨勢。又爲緬印錫諸佛教領袖反復講明了中國佛教的歷史，與緬錫暹等基本相同，並有緬錫暹佛教所沒有的大乘部分，引起其對于中國佛教研究的興趣及非常的好感。由此連類而及，說明××純是違反佛教的侵畧性，與中國純爲求國家民族自主獨立及人類正義和平之抵抗侵畧的反侵畧性，爲國家民族自主獨立而抵抗侵畧，乃南洋各佛教民族及印度民族的共同要求，中國的抗戰，不啻是爲各佛教民族的共同要求而抗戰，設非中國抗戰勝利，則各佛教民族皆將受××侵畧而無獨立自主之日！所以中國勝利即無異各佛教民族的共同勝利，因此喚起了佛教國際共同的反侵畧熱情，無不希望中國的早獲勝利，緬印錫越等咸以未能有何幫助中國的實力爲憾事，爭以言論鼓吹及精神祈禱，以求中國抵抗侵畧的速獲成功。

暹羅對於華緬的表面動作及一年來外間種種排斥中國的誤傳，其實暹羅畏懼××而不得不示與親近，因之取締華僑在暹羅國內××行動，蓋皆出於不得已之趨勢，其爲統制貿易商業及使「暹羅華僑」變成暹羅國國民，以自增強其國勢，乃爲對於

各宗，慧解獨具；而明季藕益大師承其遺緒，思想圓融，亦能高出於時；及今太虛大師應運而生，力唱八宗平等之說，引經據典，論理透闢，於前人尤覺過之而無不及。(22)

他認為，太虛大師的融貫思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宗乘的融貫，即重在教理的融貫；其二是文系的融貫，即根據教史的發展將世界各種語文的佛教融貫一起而建立所謂世界的佛教體系。太虛大師對佛法的分宗立派有自己的認識，無論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還是密乘佛教，也無論是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還是天臺宗、禪宗、淨土宗、密宗、律宗，都是可以融貫的。他以法性宗慧宗攝三論、法相唯識宗攝唯識、以真如淨德宗攝禪、臺、嚴、淨、密，並將律宗攝入法相唯識和真如淨德二宗。竺摩認為，這樣的歸攝，雖然此前窺基大師曾略示其義，但是“沒有像大師這樣用以判一切教，攝一切法。因大師認為在整個佛教的根源中，其所以有種種宗派的支流，皆是‘古德以自悟之心得，教化適應時機而建立’。大師抓住了這個核心，所以他能捭闔宇宙，獨步乾坤，把全部佛法，一肩承擔，‘不為專承一派的徒裔’，像智能狹小的人那樣局於一隅，固步自封，不能窺徹整個佛法”(23)。他還指出：

雖然，各宗的殊勝和平等，這種說法在古德的著疏中也不是完全沒有的，不過那祇是東鱗西爪，吉光片羽，像大師這種用科學的方法來分析和綜合，熔冶於一爐，在中國不能不說是空前的了。但大師雖然圓解八宗，可是在弘揚上卻推許慈恩所宗的唯識學，這也就是所謂“教化適應時機而建立”的意味。(24)

竺摩法師特別推崇太虛大師文系融貫思想所追求的世界佛教體系的建立，認為這是太虛大師推動佛教國際化的一個重要的貢獻。因為，近代以來的科學化時代，佛教如果沒有世界性的理論，卻因各民族各宗派不同文字語言的隔膜和偏執，反而會阻礙佛教的發展。因此，太虛大師認為，佛教的各派如果不謀求融會貫通，就無法使無國際性的佛教變成適應時代需要的國際性的佛教，何況各派各文系的佛教都各有所長，正可以相互取長補短，以促進世界佛教的建立。竺摩法師認為：

欲融貫各文系的佛教使之成為世界佛教，不特在文字典籍上需要交換，在思想上也非要溝通不可了。為了這種世界佛教理想的實現，大師在十年前就派學僧赴康藏留學；後來，又有錫蘭、暹邏、日本等留學團的出國。在今日，“世界佛教”已組成一種雛型，相信在時代潮流的趨勢上，在文化思想的激進中，這種理想將來是不難實現的。(25)

不僅如此，竺摩法師還高度評價太虛大師敏銳地注意到歐美文系佛教的發展。太虛大師為了促進佛教的世界化或世界佛教的建立，曾於 1928-1929 年赴歐美各地遊歷弘化，與歐美各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界進行對話和交流，並應邀在各地進行演講，主張新的佛學，應當是科學的佛學、實證的佛學、人生的佛學和世界的佛學。正如竺摩法師所說：

大師想把全部佛法在現實世界中活用起來，所以懷抱這種絕大的宏願，不但把各宗各派的佛學融會成整個的佛學，並曾努力將中國的學說和西洋新舊的學說拉到佛學上來而建立其世界新佛學的王國。看他在世之時，對古今中外的各種新舊學說，莫不網羅評述，綽有裕餘，就可知道他老人家深長雄厚的悲願和魄力了。(26)

從以上竺摩法師在港澳所闡揚的太虛大師的融貫思想來看，他是深深地理解和把握了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特質及其偉大弘願的。這不僅是太虛大師為之奮鬥的弘願，也是他的門弟竺摩法師為之奮鬥的弘願。其時，竺摩法師來到了港澳地區，正是為實現這一弘願獲得了一個難得的發揮平臺。

《覺音》雜誌出版了十一期後，從第十二期起港澳佛教同仁公推竺摩法師主持編輯和出版事務，並得到了太虛大師和海內外同門師友的大力支持與幫助。從此，竺摩法師就開始了他數十年在港澳地區弘揚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歷程。

由於竺摩法師此前在粵港地區有一定的影響，加上他受太虛大師之影響，並在武昌佛學院、寧波白湖講舍等處有一定的教學經驗，東蓮覺苑的林楞真苑長和該苑主講靄亭法師堅邀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辦佛學研究班。因此，從第十三期起，竺摩法師將《覺音》編輯部遷至澳門的無量壽功德林內，繼續得到以太虛大師為代表的內地佛教僧俗學人的大力支持。每一期都有太虛大師的文章和報導太虛大師近況的專文：

第十三期有太虛大師的〈國際事變調整與人類心理改造〉和葦舫法師所寫的〈太虛佛教團訪甘地記〉；

第十四期有太虛大師的〈己卯日記〉和快訊〈介紹太虛由越飛滇〉；

第十五期有太虛大師〈再告日本佛教徒〉、〈佛教與國際反侵略〉、〈答陳真如先生〉及照真的〈介紹太虛《護國言論集》〉、陳銘樞的〈呈虛大師〉、葦舫的〈記虛大師與尼赫魯氏談話〉、胡不歸的〈僧侶救護隊歡迎虛公大會〉等；

第十六期有太虛大師的〈精誠團結與佛教之調整〉、〈己卯日記〉等；

第十七期有太虛大師的〈由青年路向問到佛教革新〉及楊立的〈縉雲山漫話〉；

第十八期有太虛大師的〈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和李仙根的詩〈為太虛大師題潮音草舍詩存〉及太虛大師和詩〈次題潮音草舍詩存韻答李仙根參政〉；

第十九期有太虛大師的〈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續）和重慶漢藏教理院的惟賢法師發揚太虛人間佛教思想的〈佛法與人生〉；

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紀念弘一法師六十壽辰專號有太虛大師恭賀弘一法師華誕的祝詞；

第二十二期有太虛大師的〈習禪心要〉；

第二十三期有太虛大師詩四首〈朱子英委員以詩來才五日已逝世和韻挽之〉〈題李協和所藏王茂京富春畫卷〉〈次李協和韻題一禪廬山畫冊〉和朱子英生前遺作〈贈太虛大師〉；

第二十四、二十五期合刊有弘揚太虛大師“業力”觀的力生〈行為的價值與生命〉和反映太虛大師始終關照的等慈等法師所著〈由留學暹羅到回國經過〉；

第二十六期有太虛大師〈閱竟無居士雜刊近作〉；

第二十七、二十八期合刊有太虛大師的〈抗戰四年來之佛教〉；

第二十九期有太虛大師的周貫仁的〈太虛大師十五年來關於唯生論的提示〉

第三十期至三十二期合刊有周貫仁居士的〈太虛大師十五年來關於唯生論的提示〉（續）和介紹太虛大師關心港澳佛教女眾　江之萍〈一個與佛學婦女有關的問題〉等。

由於每一期《覺音》都有太虛大師的大作，可以想見竺摩法師當年與太虛大師之間一定有不少的通訊聯絡。遺憾的是，我們今天祇能找到極為有限的幾封當年太虛大師給澳門功德林《覺音》編輯部竺摩法師的書信。1940 年 10 月 18 日，太虛大師在給澳門竺摩法師的信中說：

> 來信並各詩，均閱悉，殊為喜慰！此時出版刊物，港澳為易，但郵遞甚難，故《潮音》不擬遷移，祇得在後方勉延殘喘。余暫住縉雲，藉應時變。弘師六秩徵文啟事，已付登，勿念。如晤劍老，便為致意！華院希力促芝峰代主，汝亦參加！自由史觀甚簡，寶乘法師如能闡發其義以譯之，甚所盼望。昔亢虎欲譯於美而未果，今寶乘欲譯於英，則甚善，望促成之！(27)

從這封信的內容來看，太虛大師對於當時正值抗戰時期佛教刊物出版郵遞之困難是很關心的，並希望竺摩法師協助芝峰法師主持華南佛學院的工作。他還希望竺摩法師給寶乘法師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促成太虛所著《自由史觀》的英譯工作。

己卯日記

太虛

廿四　昆明近年佛教衰亂，在淨土宗與新流行西藏密宗之互相歧視，兩宗信徒時有向余申訴者。余告淨土宗徒曰：佛法廣大，淨宗與密宗各適一類機宜：篤修淨宗者，應以律儀範身，教理啓心，勿執淨宗爲獨勝，爲唯一，而輕蔑，而排斥其餘法門；亦勿因非獨勝、非唯一而移易其信願，決志勤行，隨喜一切世出世間之福智善根，以廣得生淨土資糧。告西藏信徒曰：西藏元明間佛法衰亂，不亞此時漢地之禪淨，而得以復興且保持隆盛迄今者，仗宗克巴之改建，西藏各派之佛法皆以密宗爲質，而宗克巴派之特長，在依律儀分七衆以區別密宗之混融，及依教理分三士以階漸密宗之躐等。餘派亦藉以觀摩激勵，並振墜緒，非是則西藏佛教早淪尼泊爾之末運，尚有今日之興盛乎？晚唐以來，漢地佛法以禪淨爲質，今末流之弊，亦因混融躐等而致，救而起之，補而充之，當師宗克巴之意而善學之，勿應囫圇移殖，尤勿宜煽宗克巴所革之弊！

十三　中國佛教之自主自發方面，吾意東漢以至隋唐，道安前爲西域灌輸中土承接之時代，道安起爲中國進求西竺應付之時代，從道安爲始，即奠中國佛法之基。中國佛法者何？淨台禪賢是也；皆以苦行（戒）禪誦（定）爲本，宣化敷講爲末，與之相對者則爲朝廷貴顯之傳學，自成學宗，亦以資發苦行禪誦者之進益。貴顯之傳學，首推維什之創興三論（或四論）宗系，引其前者有毘曇，附其後者有成實。次爲流支勒那之地論與眞諦之攝論俱舍，大成於玄奘之唯識，而義淨之律，不空之密，亦爲傳入顯學之殿，然晚唐之後，不唯毘曇（或俱舍）成實性（三論）相（唯識）衰歇，且律行南洋密盛西藏而華夏均若亡者，則因中國不能爲整個外學承守而次第收吸消化爲淨台蟬賢之中國佛法也。道安重蟬教而崇兜率，沿至慧遠，遂萌淨土宗，亦因時尚以念佛觀三昧爲最高蟬行也。承習苦行蟬誦，至慧文吸四論精髓爲空假中三觀之蟬，傳至慧思智顗成歸崇法華（涅槃佛性諸家異說，尚不成宗，可附歸天台，猶地論攝論，可附歸唯識。）之天台教觀，吸涅槃佛性，三論中道，天台一心，楞伽宗通之精髓。至弘忍惠能，蔚爲蟬宗，承上蟬風吸收地論攝論以及唯識律密之精髓。由杜順始崇華嚴，傳智儼法藏，至澄觀成華嚴教觀。茲後解則天華，行則蟬淨，即台賢止觀亦不復行，以或專蟬（空）或專淨（假）或通蟬淨（中）已能握得止觀之宗要，斯所以著宗鏡錄之永明大師，以有蟬有淨土，猶如帶角虎耶？

在澳門的佛教文化界人士當中，有的人來澳門避難前就與太虛大師有過交往，關係融洽。像高劍父先生，早在民國初期，就與太虛大師相友善，來澳門後，高劍父先生也時常在與清遊會諸子雅集之時談起往事，以增進大家對於遠在西南的太虛大師的惦記和關心。[28]太虛大師雖身在數千里之外的大西南，仍然非常關心港澳地區的老友。在上述所引的兩封信中，就明確提到他在澳門的舊友高劍父先生和夏生先生，並要竺摩法師“便為致意”或“順為致候”。

1939 年，太虛大師應廣州六榕寺鐵禪長老的邀請來廣州講經弘法。他此前與鐵禪長老交往並不多，沒有特別的私人關係，然而，鐵禪長老非常欣賞太虛大師的佛教革新思想，特邀請太虛大師來廣州弘法。正如太虛大師所說：“初雖識而不稔，但二十五年則受邀住六榕寺兼旬，以詩贈答，並手繪一畫相貽，厚意殷虔。猶憶偕遊蘿岡官橋探梅，次其韻云：‘超山十里冷香寬，雪裡春光二月寒，今日蘿岡冬未盡，繁枝已向隴頭看。新桃源裡老僧家，待得花開似絳霞，更願湖邊建蘭若，白沙堤上會無遮。’”正是在這次來廣州的弘法過程中，當年曾與易哭庵同遊雙溪寺的金芝軒先生，聽說太虛大師來廣州並下榻於六榕寺，特從澳門來訪。於是，他們與鐵禪長老等再登白雲山訪雙溪故蹟。民初邀請太虛大師主持白雲山雙溪寺的蟠溪和尚往生已久，寺宇殘存無幾，他們不勝唏噓！下山在能仁寺歇息，太虛大師還與澳門來的金芝軒先生以詩唱和，太虛大師詩云：

別白雲山廿四年，萬峰重見接青天；
依稀跡認雙溪舊，變幻多端古剎前！
俗化混言歸大道，靈源孰悟到真禪？
能仁共向深稽首，待看當空月朗然。[29]

竺摩法師來澳門主編《覺音》雜誌後，太虛大師還在《覺音》雜誌上發表與友人的唱和詩。李仙根曾任國民政府參議，信奉佛教，曾到澳門旅居，與太虛大師相友善。他善詩文，多以佛教文化為題材，著有《潮音草舍詩存》等。他曾請太虛大師為其詩集題字，並在太虛大師題字後作〈為太虛大師題《潮音草舍詩存》〉，詩曰：

尋常祇道是詩僧，絕世肝腸得未曾。
杖策遠征行踽踽，墨痕和淚夢騰騰。
深知謾誕無真諦，轉信空虛亦小乘。
今我與師俱有託，可應一水辨緇澠。

太虛大師看到李仙根的感謝詩後，亦賦詩以答：

偶把閒名掛向僧，披袈持缽亦聊曾。
廿年漫喜潮音續，四海深驚殺氣騰。
諸法本空皆佛法，大乘無在寄人乘。
能嚴地獄成天國，眾水何妨會一澠。[30]

李仙根是與澳門僅一關之隔的廣東中山人，其弟李供林也曾任職民國政府機構，擅長詩詞，廣州淪陷後奉母居澳門，是澳門抗戰期間清遊會的主要成員之一，其詩作亦好以佛教為主題，在當時的澳門佛教文化界頗有名望。因此，《覺音》雜誌發表太虛大師與李仙根之唱和詩文，不僅是澳門佛教文化界關注太虛大師的表現，也以此表明太虛大師與嶺南佛教文化界有着密切的友好關係，而竺摩大師無疑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太虛大師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的交流，實際上極大地促進了太虛大師所宣導的人間佛教思想在港澳地區的傳播。

太虛大師對澳門佛教的關心和指導

太虛大師對澳門的佛教文化發展非常關心，特別是他的高足竺摩法師到澳門無量壽功德林主持編輯和出版《覺音》雜誌以後，一方面通過竺摩法師給他寄來《覺音》雜誌，瞭解澳門地區的佛教文化狀況，另一方面通過與竺摩法師的通訊聯絡，適時提供一些可供參考的指導性意見，從而幫助澳門佛教文化界適應當時以內地為中心的中國佛教文化革新的步伐。

1941年5月2日，太虛大師在給竺摩法師的一封來信中說：

> 來書宛敘《覺音》及詩訊，誠慰！《覺音》經汝編後，較有活潑生氣，盼努力使成青年刊物，為宣傳華南佛教之生力軍；唯迄今祇見到十八期耳！弘師傳達室聞，冀不實。余頃病臂麻，返縉雲。爾（後）應少講寫而多習禪，或習拳，詩勿時作。夏生先生，為吾卅年前舊友，時在念中，順為致候。諸學生願行堅甚好，能服訓則非闡提而為善信，可為慰之！(31)

太虛大師的這封信透露了竺摩法師編輯的《覺音》月刊，是每一期都要寄給太虛大師的，太虛大師對於竺摩法師編輯和出版《覺音》雜誌的工作給予了充份的肯定，稱贊“較有活潑生氣”，並“盼努力使成青年刊物，為宣傳華南佛教之生力軍”，說明太虛大師仍然是一如既往地把培養青年佛教文化人材作為革新和發展中國現代佛教的重要任務，也說明太虛大師對《覺音》雜誌寄予極大的希望，就是不能把《覺音》局限於澳門或是港澳地區，而是要把眼光放在整個華南地區，從而使港澳地區的佛教文化成為整個華南地區佛教文化乃至整個中國佛教文化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將港澳地區的佛教文化獨立於整個中國佛教文化之外。太虛大師的上述思想，實際上與竺摩法師主持編輯和出版《覺音》雜誌的意圖是完全一致的。

在抗戰期間，澳門的《覺音》雜誌能夠與重慶由太虛大師主持的《海潮音》雜誌、桂林由巨贊法師和道階法師主持的《獅子吼》雜誌及上海的《佛學半月刊》雜誌等並稱為當時中國佛教界的四大刊物，與太虛大師對於澳門佛教文化界的關心和指導，是有重要關係的。

太虛大師對澳門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還直接表現在他的佛學思想在當時澳門佛教文化界的影響。〈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是太虛大師闡明自己佛法觀念的一篇重要文章，是太虛大師於1940年8月在重慶北碚漢藏教理院暑期訓練班上所作的一次講演，全文發表在1940年10月出版的《海潮音》雜誌第21卷第10期上，竺摩法師敏銳地認識到這篇講演在近代佛教革新思想中的重要意義，因而幾乎同時將它發表在1940年11月8日出版的澳門《覺音》雜誌上。竺摩法師在該期《覺音》的編後語中，對於他編輯發表太虛大師此篇重要文稿的思路作了明確的表白：

> 太虛大師在今日的中國佛教界，已被公認為劃時代的人物，因此，我們對他的中心思想和整個論理，實有認識瞭解的必要。過去，他散在各種報章雜誌上的言論，要重新去翻閱，那是很費時的，也許為了這個要求，大師最近在漢院講了〈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和〈我的改進佛教運動略史〉二文，把過去的思想言論加以檢討和綜合，給人一個明晰的觀念。遠承記錄者把稿航來，當陸續發表，以饗我讀者。(32)

竺摩法師的上述言論，毋須我再作進一步的解釋。需要說明的是，這段編後語，實際上是要向讀者表明一個編輯出版《覺音》月刊的基本宗旨，那就是繼承和發揚光大以太虛大師為主要代表所開創的近代以來中國佛教的革新傳統。《覺音》月刊之所以每期都登載太虛大師的文章，報導太虛大師的活動資訊，其目的就在於此。也就是說，以《覺音》月刊為標誌的抗戰期間的澳門佛教文化，是以內地太虛大師等革新派的佛教文化思想為旗幟的；抗戰期間的澳門佛教文化，是與內地太虛大師所領導的佛教文化聯為一體的。

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對於澳門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還突出地表現在1940年代初在澳門無量壽功德林的佛學講習班上所發生的關於古代佛教典籍中是否具有輕視女性的言論，或是如何理解古代佛教典籍中所表現出來的輕視女性的討論中，太虛大師應當時澳門佛教文化界的邀請所表明的觀點。當時竺摩法師將澳門佛教文化界的觀點和他自己的解釋，分別函寄給弘一法師和太虛大師這兩位當時中國佛教界的領袖人物。太虛大師在第一次回函中說：

（……）以深密佛告善現，因論生論，展轉談及不為女人說過五六語等律文。佛於聲聞乘專為比丘，初步即超慾界，故經律呵厭女，令女自厭，其處非一；大乘則勝鬘月上等全異此。深密之告善，現乃以其深解空義，絕不須牽及此問題。我對女佛徒，祇勸在家學勝鬘等，不令依聲聞律出家，亦因不契時機，於法於人兩無益也。婦女應多學佛，但切勿出家為尼。(33)

太虛大師在上述回函中，明確地將大乘經律與小乘經律區分開來，認為輕視婦女祇是小乘經律中有的，大乘經律中則沒有。他還以現今時機不適宜女性出家，便勸女性最好做在家的學佛居士。

澳門佛教界接到太虛大師此函後，認為太虛大師對大小乘經律的區分，完全同於陳寅恪先生的觀點，而他所謂現今女性不適合出家學佛的觀點，也不過是印光法師所大力提倡的，但是，此種觀點，顯然會引起現今已經出家的那些真誠學佛婦女的反感。這種解釋是不能夠令人滿意的。因為，佛法向來主張有情無情，一律平等，男女更應該是平等的；況且，在現今男女平權的時代，男子能做到的，女子也能做到。此正如江之萍女士所說：

在這函中說明小乘經律中呵厭女性，完全是一種為聲聞比丘的離慾方便；在勝鬘經，月上經等大乘聖典中，都是贊揚學佛婦女，提高女權，並沒有絲毫 輕賤女性，這與陳教授所引的那部大方等大雲經中佛說天女“舍是天形，即以女身當王國土，得轉輪聖王所統領處四分之一”的教義，性質都是相等的。至 於大師勸今日學佛的婦女，應多學勝鬘等在家菩薩，不必出家為尼，這亦是就今日佛教內部的環境與機宜而說的，不但他這樣提倡，就是素來不問教事祇顧念佛的印光大師亦如是提倡。在印老的文鈔中，好多處都說到今日學佛的婦女 ，祇宜在家學佛，不宜出家學佛。話雖如此說，但那少數已經真為佛教而出家 的尼眾，驟聆此語，或者會起反感。

由於包括出家尼眾在內的學佛女眾不滿意於太虛大師第一次來信的答覆，這些澳門佛學研究班的學生們，便以竺摩法師學生的名義單獨給太虛大師寫了一封信，表示他們對《解深密經疏》中的“女性根性劣鈍”及“不可對女性說法過五六語”等解釋，覺得不是平等的對待，而且也不合乎邏輯。她們在給太虛大師的信中說道：

（……）現在看了大師的信，重要點好像在勸女性“切勿出家為尼”，難道女性出了家就於佛教有礙嗎？難道一個有着相當的學問，相當的年齡，對佛理有着相當的認識和信仰的女性，她出了家，就不能持戒，不能宏法利生行菩薩道嗎？如果是能的話，而且在事實上也是的確可能的，那末大師叫現在學佛的婦女“切勿出家為尼”，這話是怎樣講呢？倘若說這話的意思，是因目前佛教內部的教制不良，環境不良，容易被薰染，被同化；或如來函所指的“不契時機於法於人兩無益也”，這是我們相信的，但不宜祇勸婦女“切勿出家為尼”，應該也一樣地勸男眾“切勿出家為僧”，因為教內制度不良，環境不良， 今日出家的僧尼，是受着同樣的命運，如何偏勸尼眾不必出家，而把“於法於人兩無益也”的罪過都歸在尼眾的身上呢？男眾出了家的，沒有具足道德學問 ，還不是同樣的祇是污辱佛教嗎？大師！我們年紀輕，見識少，沒有參訪過各方名山大川的高僧，但在廣東這地方，一般應赴的僧眾，我們也見慣了，想多找幾個吃素的也是很難，何況其他？至於外省的出家僧人，我們雖然沒有去見過，但我們也見慣很多來廣東化緣的，他們向社會走投無路，往往轉向無力的尼眾，索取財物，這又是甚麼情形呢？大師！我們說這些話都是事實，不是想挖苦人家，我們祇是想來

作家書簡

豐子愷先生函

竺摩法師：

惠書讀悉。愷比來教務畫務俱忙，屬費維摩居士示疾圖，頗難落筆。濁世茫茫，危機遍地，舉目盡是修羅，何處尚存淨土？師能於海之一隅，廣佈大覺之音，誠為希有！匆頌

撰安！

豐子愷七月一日

大醒上人函

竺摩賢弟！

多年不見，忽接來書，喜甚！你說「曾有書數通由靜安寺轉達」，大概那些書信都在你的老叔書案抽屜中睡覺了。

覺音近兩期，均讀過，內容精警。在今日之下，能於國土的一角產出這樣的弘法刊物，實為希有，不勝讚歎之至！

你望我為覺音寫稿，不但評論寫不出，就連一通書札也不知從何說起。原因是在近三年以來，本來沒有思想的一個腦子被炸的音聲聾了，而衰弱的心臟更為着驚許多不斷的殺人消息，弄得益加衰弱。所以我自己感覺得我已成為一個行尸了。在年前還做了約摸兩個月的文抄公，去歲到今年，簡直與一管筆絕了緣。

你說「我公與芝叔等既為佛教革命老前導，如今亦不肯寫作，放棄一切，則後輩之熱力，恐亦難持久也」。在你的老叔，要相當負担這個責任。在我，是不敢當。賢弟！這樣吧：如其為覺音一字不寫，照你的說法好像是有罪過的，可是已成為行尸的人，說的話一定與宣傳新佛教思想不能相應的。

子青告訴你，我近來正開始寫作姚廣孝評傳。不錯，我確有這個計劃，因為身邊無多參攷書，原想去金山度夏，多找些材料動手的，但是夏天能否到鎮江去還難決定？姚廣孝是一個好人，當今的青年僧，尤其是發心從事佛教社會運動的一部份，活躍僧衆，不可不認識姚孝廣——道衍禪師——這個人。

你的文章與詩，都很好了，還希望你時時刻刻的加工鍛鍊！以及寫字，亦復如是。你為東苑學生講解的那些經論，不妨把每一種都寫成語體的講錄，也是佛教中需要的貢獻。在未老而先腐的我，却時常祝望你的竿進！

再談吧，就此祝你口筆雙健！

大醒合十。廿九年夏曆五月初九日

楊慶光先生函

竺摩兄：

前書所談佛理，弟亦深具同感，兄能於佛界中露出超人骨格，實所罕見，望今後時與較進步之佛理，俾開弟之心門，對於妙玄之哲理有所領悟，則感激不既矣！……弟極喜與兄通信，并盼藉此得些佛理。今有所問，祈於閒時答我！

黑格爾說：『那些對於整個社會無益，反而是一種拖累的殘廢人（如麻瘋，狂人等），應該用一點點毒素給他們，毫無痛苦的吃了。這樣，倒可以省却他更多的受罪。』

我不明白，死，恐怖的死，是人人所駭怕的，但死本身就有一種『需要特殊了解』的好處，那便是，它是病痛的終局。人們對於生在世界上所遭遇的苦毒的解救方法，照理來說，人應當勇往求生，向前奮鬥才合道理。但這種死的看法，亦不會錯的，只是一種消極的看法。有許多我所痛絕深惡的牧師向死人祝福時都是這樣說法。

但死既是離開罪的好法門，那為什麼要再超度既死的身體？基督教希望離開人罪，再上天堂，佛徒則希冀上西天，死後的精神教訓對於「死者」有何好處呢？對於「生人」又有什麼說法？

弟慶光上

想去，想不出不許女性出家的理由來！況且佛理是絕對平等的真理，處處說普度眾生，處處說慈悲博愛，有情無情尚且等觀，怎麼祇許男子出家，而不許女子出家呢？照歷史上因襲的傳說，說當時佛的姨母大愛道出家，佛即老淚橫流，大概是說我教准許女眾出家，正法要減少五百年（？），真不懂這是甚麼意思？若說女人出家會污辱佛教，那麼男眾出家還不是一樣會污辱佛教嗎？蓋污辱不污辱，祇可在發心志願的堅固正當與否來斷定，豈可在男女形相上來判別？無疑的，說這話，我想多少也受一點社會"重男輕女"的因襲的傳統的觀念所致？至於佛在小乘律中呵厭女性，令小乘比丘 一出家即超"慾界"，反過來說，應該也同樣地來呵厭男性才對，因為同是一具父母所生的藏垢納污的遺體呀！況佛在世時，也有許多比丘尼修行得果，正可用事實來證明女性出家並不示弱於男性，何況二十世紀的今日，男子幹得來的事，女子也可以幹得的，那末男子可以出家，女子就不可以出家的道理更難成立了（……）(34)

江之萍女士認為，太虛大師祇是"勸示"婦女祇宜在家學佛，並非像功德林學佛班的學員們所認為的那樣"不許"女子出家。

但是，功德林學佛班的學員們從佛法平等和近代以來的社會發展趨勢，去說明學佛的男女也應當平等，的確也是對當時佛門內的一些男女不平等現象的一種揭露和批評，這無疑也將促使太虛大師必須更明確地闡述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引導澳門和內地的學佛女性契理契機地看待這個問題。因此，太虛大師接到澳門功德林學佛女眾的質詢函後，又很快回了一封解釋信。太虛大師說：

（……）來信是完全不信，而祇憑我見爭端。要知如轉變的空性是平等的，轉變業果行相齊是平等的，業報的當相，人是人，畜是畜，男是男，女是女，凡是凡，聖是聖，如何妄執平等！此可妄執平等，惡染也不用除，善淨也不應修，還要甚麼佛法？佛制不平等的尼戒卻是改革業報使能平等的方便，尼便是從受佛制不平等的尼戒而成的。爾等空慕平等（……）又如何能從佛的不平等方便以達到業報轉勝的真平等呢？佛說女子為尼減損佛教是這世界共業報中的真確事實，就現存世界的佛教現狀：西藏緬甸錫蘭暹羅無尼，佛教較純盛，漢地有尼佛教衰亂，廣東多尼佛教尤頹敗。在家信女多菩薩，尼最勝不過自了果。爾等如有菩薩心，如尊信佛語，如護惜佛教，應學在家菩薩。(35)

很顯然，太虛大師的這一封答覆信，着眼於如何正確理解佛法中關於"平等"的深意，告訴人們佛法中的所謂平等，並非"業報的當相"也是平等的，否則，何有男女聖凡之區分呢？佛法所謂的平等，是從轉變的空性而言的，人人都能修煉成佛，並非人人為成佛而修煉的途徑都是一樣的。不同的人，應有不同的學佛方式，祇要契理契機，終將都可以成佛菩薩。況且，從國內外女性學佛的方式和結果而言，事實已經說明了女子在家學佛的效果，比出家學佛要好得多，因此，他勸女子應在家學佛，原因就在這裡。

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太虛大師對於女子學佛問題的解釋，主要着眼於是否契理契機，反對僅從成佛的可能性上來強調學佛方式的平等。這種闡釋，可以說既有佛典的依據，又有現實的基礎。他不像弘一法師祇着眼於對古代佛教典籍的契理契機的闡釋。因此，太虛大師的闡釋與弘一法師的闡釋，應該說各有側重，又相得益彰。他們作為當時中國佛教文化復興運動的主要人物，積極關心和指導澳門佛教文化界的學術討論，對於澳門乃至整個粵港澳和海內外中華佛教文化的發展，無疑都將產生積極而重大的影響。

竺摩法師與弘一法師的澳門因緣

弘一法師與澳門的佛教因緣

弘一法師是現代中國的著名高僧，在海內外文化界和佛教界都有很大的影響。在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於特殊因緣，弘一法師與澳門佛教之間發生了一段頗為引人注目的交往，以至於後來的一些論著認為他可能到過澳門弘法和宣傳抗戰救國思想。(36)

其實，弘一法師並沒有到過澳門，祇是由於在澳門出版的《覺音》月刊上經常報導弘一法師的最新消息、編輯出版紀念弘一法師六十大壽的《覺音》月刊專號，頗為海內外關心弘一法師命運的人們所矚目，以至於誤以為他到過澳門。但是，這也並不意味着弘一法師在現代澳門佛教文化史上可有可無。事實上，弘一法師在現代澳門與中國內地的佛教文化關係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正是有了這一段重要的因緣，才使得在當時並不顯眼的澳門佛教文化界受到海內外許多愛國愛教的佛教徒和社會有識之士的關注。

弘一法師與澳門佛教文化界所發生的這一段重要因緣，起因於竺摩法師。竺摩法師俗姓陳，名德安，十二歲時棄俗披緇，得法名默誠。十三歲那年（1925），到溫州普覺寺為師叔芝峰法師護關。當時，弘一法師正住錫城下寮 —— 福慶寺閉關，竺摩遂由師祖萬定和尚攜同拜見弘一法師，伏地不起。這是竺摩法師第一次拜見弘一法師，深得弘一法師憐愛，並承弘一法師書贈墨寶“息惡行慈”一幅。從此，竺摩法師亦以弘一法師為師，時相請教，關係融洽。竺摩法師來澳門後，對弘一法師仍非常關心，利用其所主編的澳門《覺音》月刊，時常報導弘一法師的消息，使港澳和海內外仰慕和關心弘一法師的教內外人士能夠及時地瞭解弘一法師的動向。

1939年9月20日，弘一法師六十初度，亦正值中國抗日戰爭中期，弘一法師接受了弟子豐子愷、廣洽和郁智朗等人的恭賀後，“擬自是日始，掩關習靜，謝絕通信”。(37)正是由於弘一法師斷絕與外界的一切通信聯絡，港澳和海外的許多關心弘一法師近況的教內外人士，都迫切希望瞭解弘一法師的真實情況。竺摩法師在澳門接手主編《覺音》月刊後，利用該刊特別公開登載弘一法師閉關靜修等消息。有一則消息稱：

> 弘一律師自去夏入泉州蓬壺山居後，謝絕一切，專編律典，除老同事夏丏尊先生之來信稍一看閱外，其他至親如豐子愷先生之信件，亦不接受。

這則消息還就澳門佛教界、特別是澳門無量壽功德林和《覺音》雜誌社正在積極籌備的弘一法師六十華誕紀念活動的有關情況，向各界讀者發佈徵集書畫作品的通知。該消息說：

> 近以律師六十高壽，當地緇素人士，特發起籌印佛像畫集，重行影印律師手書之金剛經等為師祝福。並以弘師在泉十載，應各方請求，手書大小楷篆盈聯屏幅匾額，為數不下數千，特發起徵集，假承天寺開弘一法師書翰展覽會，將收入一半捐充前方將士慰勞金，一半捐助印經費云。(38)

弘一法師雖然因在泉州普濟寺閉關靜修從而竭力與外界斷絕通信和往來，對於身處澳門的竺摩法師的請求卻很例外。1939年冬竺摩法師在澳門功德林講《維摩詰經》圓滿，準備將講稿編排付梓，特去信請弘一法師題寫書名。弘一法師“破例題經簽”(39)，由此可見弘一法師對僑居澳門的竺摩法師及其所代表的澳門和海外佛教文化界的特別關心愛護。

但是，就在《覺音》第十三期出版後不久，一位香港的佛門中人來澳小住，看到弘一法師為竺摩法師的《維摩經講話》一書的題簽後，頗為感歎：“此

字可貴，蓋此公已不食人間煙火矣!”竺摩法師聽後非常震驚，因為他與弘一法師及其隨侍弟子和友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並沒有得到任何有關弘一法師去逝的消息。非常關心弘一法師命運的竺摩法師，便向這位友人詢問是如何得到了這一消息的。香港友人“謂得之葉恭綽居士語東苑云云”。竺摩法師“震驚莫名，因為葉恭卓居士非等閒之輩，與海內外許多高僧大德都有密切的交往，出於他之口的消息，難免讓人信以為真。不過，竺摩法師考慮到當時兵荒馬亂，難免產生各種差錯，因而將信將疑，終莫由決。但是，他也不能太大意，總得有個確切的消息為宜，也好向關心弘一法師命運的《覺音》雜誌的讀者有個交待。於是，他緊急馳書泉州，詢問曾經親侍弘一法師之側的曇昕法師。曇昕法師很快就先後寄來兩封回信，第一封來信說：

> 弘公掩方便關於普濟山中，謝絕見客，以及通訊，專心編纂律典，精神甚佳，頗有山居終老之意。且現正為豐子愷居士題《護生畫集》，不日寄滬付梓。前江蘇淪陷區某日報誤刊新聞，謊謬無稽，切不可信，祈法師即為闢謠更正。(40)

另一封來信則告知竺摩法師：“弘公前曾為師破例題經簽，亦可以信矣！”(41) 不僅如此，曇昕法師在給竺摩法師寄來回信的同時，也附寄了一首弘一法師最近專為明末著名思想家李卓吾(贄)先生所題寫的“像贊”云：

> 由儒入佛，悟徹禪機，清源毓秀，千古崔巍。(42)

曇昕法師之所以附寄此一“象贊”，正如他自己所說，不過是“急為披露以告由景仰愛慕而關懷弘公之起居無恙者”(43)。

為了表示對弘一法師的關懷和愛護，竺摩法師特遵照曇昕法師的囑託，在《覺音》雜誌上專門登載有關弘一法師的最近消息，以“弘一律師無恙!”為醒目的標題，詳細介紹了海內外一些報刊和關心弘一法師命運的友好人士，對於弘一法師近況誤傳之經過，並直接引用曇昕法師來函中的話，以曇昕的名義加以發表。同時還專門刊登了弘一法師最近寫作的〈李卓吾先生象贊〉，從而更正海內外對弘一法師在泉州普濟寺掩方便關的誤解。

此後，竺摩法師又多次在《覺音》月刊上載文介紹弘一律師的近蹤。在《覺音》“弘一法師六秩紀念專刊” —— 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上，竺摩還登載了多條有關弘一法師的最新消息：

> 弘一律師近蹤：弘一律師年前息影泉州蓬壺山居，謝絕一切，專編律典情形，已迭誌本刊。近據友人來書，謂已遷居該處附近之靈應寺，依舊杜門謝客，從事律部編著，所有酬酢，皆已決絕，即編者為出專刊，曾去數函，亦蒙原璧封存。聞其編著之《南山律苑叢書》，已由哈同園主羅迦凌氏，負責全部影印，因戰時無法出版。近著《在家血覽》一書，已寄交上海，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云。(44)

利用《覺音》在海內外的廣泛影響，告知世人弘一法師的最新消息，糾正人們以訛傳訛，“以息群疑”。出於對弘一法師的關心和愛護，竺摩法師甚至利用《覺音》雜誌在海內外和教內外的影響，在《覺音》雜誌上為他人登載諸如福建漳州劉綿松居士寄來的“徵求弘一法師傳記材料啟事”等消息。(45) 所有這些，都體現了在澳門的竺摩法師十分關心遠在內地的著名高僧弘一法師。

在編輯出版《覺音》弘一法師紀念專刊十年後，竺摩法師多次應邀在港澳地區講演《地藏經》。他後來在整理編輯《地藏經概說》之後，特別加上一個附錄：

> 釋弘一自在家時，即信仰地藏菩薩。於十六年〔1927年〕丁卯，在杭州鄉間小寺居住，室中供養地藏菩薩像，並常至心持誦聖號。有日晨起，開房門至客堂，見諸物狼藉遍地，問諸同住僧眾？答云：是夜有強盜多人入寺，執刀杖威迫僧眾，劫去銀洋物件甚多。曾欲入弘一房，以刀

弘一法師肖像

（檳城三慧講堂提供）

杖擊門，經歷多時終不得入云云。而弘一是夜惟聞樓上有人往來說話音聲，以為寺中僧眾，毫不介意，終夜安眠，未受驚怖，亦無損失，人咸謂為地藏菩薩之靈感也。 —— 按地藏靈感近聞錄中，載釋亡言記四則，此為其一。亡言即弘一律師之別名。律師無妄語，此事當可信。(46)

竺摩法師通過在澳門編輯和出版的《覺音》雜誌，向海內外關心弘一法師命運的佛教善信、寺院僧眾和社會有識之士，及時報導有關弘一法師的最新消息。這對於溝通內地與海外、特別是澳門地區的佛教界和文化界之間的友好聯繫，增進內地與澳門等海外地區的佛教文化交流，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在抗戰時期是其它媒體或文化傳播途徑所不可替代的。

《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的編輯出版

1939年是弘一法師六十壽誕，不少海內外佛門內外仰慕弘一法師的人士，以各種方式向他表示祝福。上海《佛學半月刊》等雜誌還特別編輯弘一法師六十壽誕紀念專號以示慶賀，在澳門的竺摩法師也利用在海內外具有一定影響的《覺音》雜誌，積極籌備弘一法師六十大壽的慶祝活動，以表達海外佛門弟子和廣大善信及社會有識之士對弘一法師的深切關愛與良好祝願。竺摩法師在1940年9月出版的《覺音》第十七期上特別刊登了由他親手擬定的〈"弘一法師六秩紀念特輯"徵稿啟事〉。該〈啟事〉說：

弘一老人，壽登花甲，在俗為藝術名家，在僧為律宗柱石，碩學懿行，足資矜式，高軌幽致，尤堪惕勵！本刊擬於二十期出紀念特輯，藉伸傾葵之情。內外緇素高人，遠近名流學者，如蒙惠賜詩文，發揚潛德，廣利群品，不勝馨香禱祝候之至！(47)

到了《覺音》第十八期於同年11月出版時，繼續登載〈"弘一法師六秩特刊"徵稿啟〉，並就所徵紀念詩文的範圍作了一個指定，以便海內外緇素能從各個不同側面來撰稿。徵文題目主要有：弘一法師之生平及思想、弘一法師與僧伽地位、弘一法師在中國藝術界之地位、弘一法師言行之特點、弘一法師之學律精神、弘一法師之書法、弘一法師怎樣由藝術轉到宗教、弘一法師的宗教與藝術、我所認識的弘一法師、弘一法師的清淡生涯。(48) 這十個方面實際上涵括了弘一法師生平與思想的幾乎所有內容。

為了籌集海內外緇素為紀念弘一法師六十大壽所撰寫的各種詩文，竺摩法師積極向海內外佛教人士和各方關心佛教文化及弘一法師的友人發去徵集函，並利用在海內外頗有影響的《海潮音》雜誌等發佈徵文消息。太虛法師在1940年10月18日給竺摩的回信中，特別告知竺摩法師委託他在《海潮音》上刊載的"弘師六秩徵文啟事，已付登，勿念。"(49)《海潮音》雜誌也刊登了一則將於《覺音》編輯出版弘一法師六秩紀念特輯的廣告，云：

弘一法師，在俗為藝術名家，今者全國藝術界明星如豐子愷先生等，皆出其門下。出家後，為一律宗柱石，碩學懿行，足資矜式；高軌幽致，尤堪惕勵。今者適逢法師六十大壽，澳門覺音社擬於第二十期，出版紀念特輯，藉伸表揚，內外緇素，高人學者，如有此類詩文，請寄澳門三巴仔功德林覺音社竺摩法師收。(50)

此外，竺摩法師還通過與當時在海內外影響很大的桂林《獅子吼》雜誌編輯同仁的友好交流關係，特在《獅子吼》雜誌第一卷第二期上發佈消息："慶祝弘一法師六十大壽"。這篇"消息"說：

弘一法師，在俗為藝術名家，豐子愷、夏丏尊、曹聚仁、傅彬然等皆出其門下。出家後，高軌逸情，尤堪矜式。今適逢法師六十大壽，澳門《覺音》雜誌擬於第二十期出版紀念特輯，藉伸表揚。海內緇素，如有此類詩文，請寄澳門三巴仔功德林《覺音》社竺摩法師收。(51)

刊登在《海潮音》和《獅子吼》雜誌上的徵文廣告顯然出自竺摩法師之手。竺摩在澳門《覺音》雜誌編輯出版“紀念弘一法師六十大壽”特刊的舉動，受到廣大《覺音》雜誌的讀者和佛教內外熱愛弘一法師的人們熱烈歡迎與大力支持。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受太虛大師之委派正赴南亞學習佛教的留學僧白慧、達居等，接到竺摩法師從澳門輾轉寄來的邀請信後，非常高興，盛贊出版弘一法師紀念專號的重要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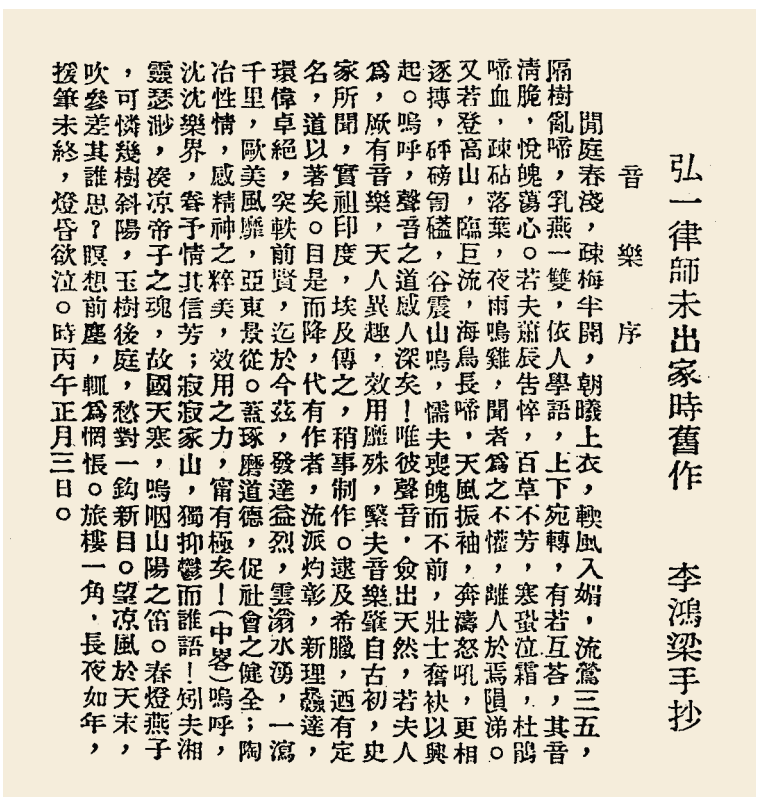
> 我們到了仰光，就接着您從昆明轉到您的航信，和第十七期《覺音》，知道《覺音》又要出專號。南洋苦熱，用不上一點鐘的腦子就要稍息，不然就會弄出病來。（……）弘一律師是當代律宗的泰斗，《覺音》出專號是千該萬該的。我倆雖然在閩院時曾親近過幾天，可惜對律學沒有甚麼研究，弘一老人的編著也看得很少，反正對弘老有深刻認識的前輩多得很，所以我們就索性不寫了。(52)

遠在江浙的竺摩法師在閩南佛學院時期的同門亦幻法師曾親近弘一法師多年，保存有許多有關弘一法師的相片及其它重要資料。他也專門來信，對竺摩法師編輯出版“紀念弘一法師六十大壽”專號表示大力支持：

> 弘一律師六秩聖誕，《覺音》出紀念刊慶祝，我很欣悅。回憶十年前他和我同住白湖鄰室而居的時候，朝夕親近他的豐態威儀，起居笑貌，身教所被，使我平生受用無盡。於學問，於佛教，於應人接物，體解自然界幽美韻諧，偉嶽裔皇之時，感境懷人，法恩深浩，永以未忘。我很想寫一篇“弘一律師在白湖”作為紀念。惟歷艱經險，心緒杭隍不寧，且事延十載，日記散失，恐怕斷片的回憶，喚不回來當時的情緒，奈何？(53)

《覺音》雜誌自創刊以來，祇在1939年初夏出版過第七期《覺音》“紀念太虛大師五秩紀念專號”。為太虛大師和弘一法師這樣的高僧大德編輯此種紀念專刊，目的當然是弘揚大德的崇高精神，激勵人們以大德為榜樣。正如竺摩法師所言：“這意思告訴我們，凡是一個學行高遠的佛教大德，都值得我們用文字來表揚他。”(54) 除此之外，編輯出版紀念弘一法師六十壽誕專號，還有更深層的意義。

眾所周知，弘一法師與太虛大師在近代中國佛教復興運動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發揮着不同的作用。相比較而言，太虛大師是一個思想家、宣傳家、革新家和領導者的角色，而弘一法師是一個弘揚者和修行者的角色。弘一法師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魅力和影響力，就在於他不像太虛大師自小就出家



弘一律師未出家時舊作　李鴻梁手抄

音樂序

閒庭春淺，疎梅半開，朝曦上衣，輭風入媚，流鶯三五，隔樹亂啼，乳燕一雙，依人學語，上下宛轉，有若互答，其音清脆，悅魄蕩心。若夫蕭辰告悴，百草不芳，寒蛩泣霜，杜鵑啼血，疎砧落葉，夜雨鳴雞，聞者爲之不懌，離人於焉隕涕。又若登高山，臨巨流，海鳥長啼，天風振袖，奔濤怒吼，更相逐搏，砰磅訇磕，谷震山鳴，懦夫喪魄而不前，壯士奮袂以興起。嗚呼，聲音之道感人深矣！唯彼聲音，僉出天然，若夫人爲，厥有音樂，天人異趣，效用應殊，繄夫音樂肇自古初，史家所聞，實祖印度，埃及傳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臘，迺有定名，道以著矣。目是而降，代有作者，流派灼彰，新理蠡達，環偉卓絕，突軼前賢，迄於今茲，發達益烈，雲溆水湧，一瀉千里，歐美風靡，亞東景從。蓋琢磨道德，促社會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甯有極矣！（中略）嗚呼，沈沈樂界，眷予情其信芳；寂寂家山，獨抑鬱而誰語！矧夫湘靈瑟瑟，湊涼帝子之魂，故國天寒，嗚咽山陽之笛。春燈燕子，可憐幾樹斜陽，玉樹後庭，愁對一鈎新月。望涼風於天末，吹參差其誰思？瞑想前塵，輒爲惘悵。旅樓一角，長夜如年，援筆未終，燈昏欲泣。時丙午正月三日。

《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所載李叔同舊作〈音樂序〉抄稿

《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所載葉恭綽題辭

為僧，而是直到三十九歲功成名就時才出家，並且做了一個以弘揚戒律為本懷的苦行僧。這樣一個經歷本身，在當時的社會就是極具吸引力的了。因此，竺摩法師之所以要為弘一法師編輯出版這個紀念專號，就因為弘一法師的出家經歷，太具有社會教育意義了，對於佛教在智識分子中的傳播，意義尤為重大，正如竺摩法師自己所說：

> （……）本刊偶然想到出專刊紀念弘一法師是一種因緣，就是弘一法師自己本身的變化，由浪漫到嚴肅，由崎嶇到平易，由平易中又有精練，也無不是因緣，而且是不可思議的因緣！
>
> 這因緣，真是不可思議：曾經“走馬章臺，厮磨金粉”（姜丹書語），忽而變為“苦行頭陀，律己精嚴”（陸丹林語）；曾經扮演哀豔絕世的茶花女，描寫富於藝術的裸體畫，忽而“一肩敝席，草已稀疏”（夏丏尊語）；“曾一度學過外交”（釋亦幻文），想為國一逞才能，忽而投向佛前“眼觀鼻，鼻觀心”（釋文濤語）；曾經提攜日姬，情同鼓瑟，忽而“飄然老去一孤僧”（岑學呂語）；晚晴老人，為甚麼要這樣呢？不為一代藝人，卻來雲水逃禪，是消極嗎？是厭世嗎？不是的，他的心太高超了，他的情緒太藝術化了，所以會表現出超越常人的行動。（……）他的期望仍在救世，所以他的心情卻是熱烈的，他雖然常在寂寞中，孜孜矻矻地在從事振興中國的律部，“他的精神卻震撼着每一個文化的角落”（釋巨贊語）。(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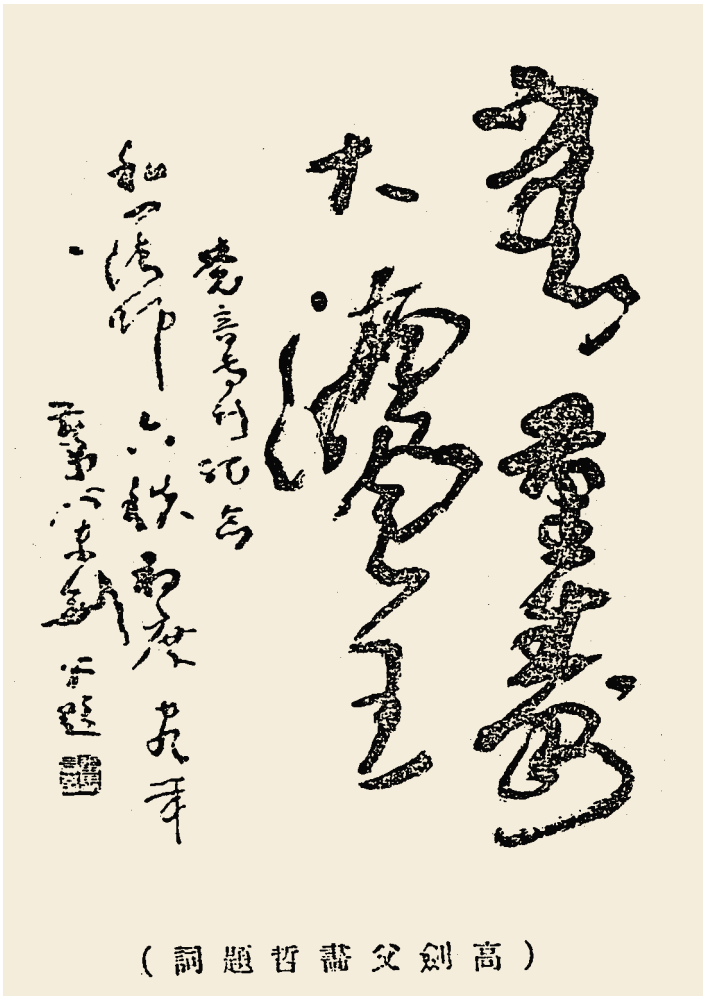
透過他的切身體會，竺摩對弘一法師的贊賞，更真切，更動人。他深受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之影響，從大乘菩薩行者的角度來看待弘一法師。他不覺得弘一法師出家就是逃禪避世，也不認為弘一法師守戒弘律就是為了自我解脫。相反，他覺得：

> “他的人格感化力極偉大，凡與他接觸過的或聽聞過的人”（高文顯文），都會在腦中留着深刻不磨的印象，這在編者自己就可以實驗到。編者自民國十三年的春天在永嘉初初和他見了一面，那清癯慈和的瘦影始終浮現在我微弱底心靈。無怪乎受了他的感化的人，曾對他發出“安得千古不壞身，永住世間剎塵劫”（豐子愷語）的呼聲！(56)

對於當時的中國佛教界來說，太虛大師的大聲疾呼、大刀闊斧式的革新、整頓，固然重要，弘一

法師式的悄然履行、復興古制也同樣重要。竺摩法師和許多新一代佛教革新和復興運動者們深切地認識到這一點。正如竺摩法師評價弘一法師時所說：

> 他自從拋棄了藝術生涯轉到佛教的集團裡，就研究佛教的律學，專門從事學術的工作，好像對現代佛教的大勢以及僧伽制度的整頓，是漠不關心，其實不然，律制是佛教原始的比丘僧制，在中國自從馬祖興叢林百丈立清規的制度施設，迄今變相的因襲的流傳，律風早已掃地，所以他的研討律學，不無提倡恢復佛制的意味。在民國十六年春，杭州政局初變，青年大唱“滅佛”之議，為了他的一封信感動，“遂寢其事”（姜丹書文）。又提供整頓僧制的意見，願推出太虛法師與弘傘法師為整理委員，這又可見他對振興教制的關心，和他所推重的人物。但他自己卻祇願做修養工夫，這大概是他認為振興今日中國的佛教，是需要各從所好，各盡其能，從多方面着手進行而分工合作的吧？
>
> 編者常以為振興今日中國的佛教，有兩種人物是同樣的需要：即需要學菩薩僧的精神以深入社會，塗肝腦而斬荊棘；也需要學比丘僧的精神以律己精嚴，敦品節以風末俗。無前者無以革除佛教的積弊，沖破佛教與社會群眾的隔膜；無後者無以梵行高超，冰清玉潔，使人如見寒潭，照自形穢（郭沫若語）。因此，師友中常有把今後的佛教徒應分為純社會運動與純佛學研究的兩群子來奮鬥（釋為力語）的。這理論確已把握着今日振興佛教的核心。而且這兩者，是如春蘭秋菊，各有其美，亦如夏日之可畏，和冬日之可愛，有其同樣的需要。我愛敬弘一法師，即愛敬他如冬日之慈和，和秋菊之幽香！



（高劍父書哲題詞）

《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所載高劍父題辭

策劃和編輯紀念弘一法師六十壽辰專刊，竺摩法師雖然在《海潮音》、《獅子吼》和《覺音》等雜誌上提早登出了約稿廣告，並分別給海內外友人寄出了大量約稿信件，但是，畢竟當時正處於抗日戰爭的危難之時，不用說寄稿、編稿如何艱難，就是身處戰亂中的各地作者，能夠安下心來寫上一篇紀念文章，又談何容易！

芝峰法師、大醒法師和豐子愷先生，都是與弘一法師有特殊因緣的高僧大德，正如竺摩法師所說：

《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所載弘一法師像贊（豐子愷撰贊辭、竺摩手書）

芝峰法師的〈與弘師十年神交〉，大醒法師的〈論弘一法師的書法〉等文，都是答應了編者寫的。但盼望到今日 —— 元旦，無情的綠衣使者，仍未為我遞到消息。由傅然彬轉請豐子愷居士寫的〈弘一法師的生平與思想〉，也未見寄到。戰時的交通阻難，好像是特別來對付編輯先生的！(57)

戰爭的影響和交通的阻隔，使本應該在弘一法師六十誕辰的 1940 年出版《覺音》紀念專刊，不得不推延至第二年。這種無奈，使竺摩法師深感歉疚。不過，竺摩法師是一個樂觀的人，在向讀者表示歉意的同時，他還是很慶倖能夠最終編輯出一期完整的弘一法師紀念專刊來：

因待候遠方的稿子，又把這期出版的時間延長，祇好出合刊了。好在弘翁最近給編者的長聯上自署“年六十一”，好，就讓我們來祝他的“六旬晉一”吧！不過，延了期，勞讀者們在盼望，或來函詢問，在這大年初一開始，不妨先向各位來表示一番歉意吧。(58)

雖然在約稿、傳稿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一些特約的稿件沒有能夠及時到達澳門，但是，竺摩法師仍然非常重視編輯這一期的紀念專刊。在選擇弘一法師生平傳記文學時，他覺得曹聚仁、袁希濂等名人雖然都已寫過，但是，他還是選刊了姜丹書所寫的〈弘一律師小傳〉，“取其文詞清麗，情景逼真”。在排印快完成時，又接到胡宅梵居士寄來的〈弘一法師童年行述〉一文，因剛好可以補弘一法師傳記中童年生活事蹟的闕如，“急附於後”。後來，這篇文章成為瞭解弘一法師童年生活的最重要的資料，被廣泛徵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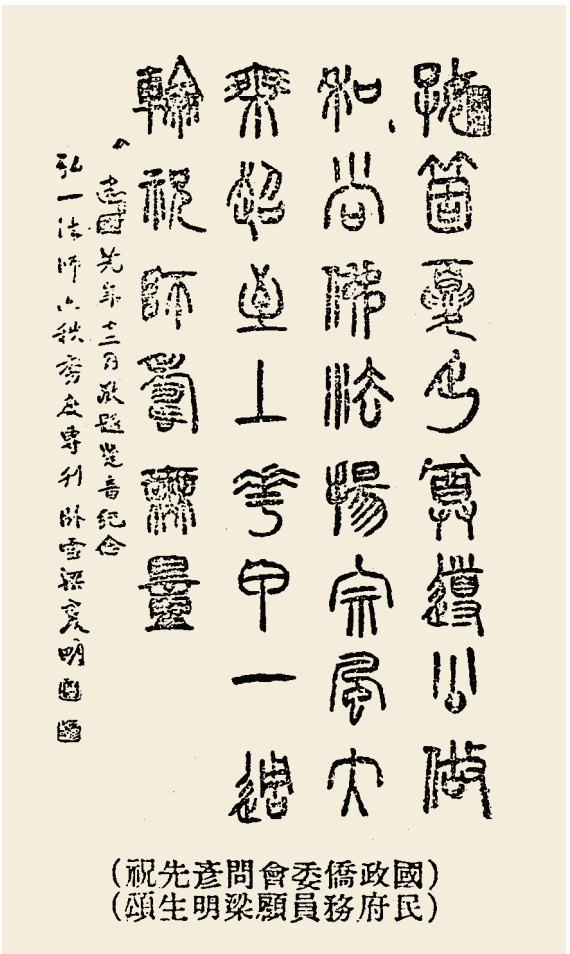
竺摩法師在編輯專刊的文稿過程中，深深地感到“各篇文章，各自有其特性”，堅信讀者“讀了這些文字，對於弘翁的人生哲學，道德修養，處世態度等，都有個明晰的概念，能引為自己的借鏡”，從而“得到無限的受用”。這也正是他在〈編完的話〉中談及編輯此刊的真正目的。

經過半年多的積極籌備，竺摩法師主編的《覺音》雜誌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作為紀念弘一法師誕辰六十週年專號，於1941年2月20日正式向海內外出版發行了。林子青先生在〈弘一法師年譜〉中，襲用僧睿〈弘一法師傳略〉所謂“己卯秋，為師六秩大壽，（……）諸弟子為印《金剛經》及《九華垂跡圖贊》，《覺音》與《佛學半月刊》出專刊慶祝”等言，以為澳門《覺音》月刊出版《弘一法師六秩紀念專刊》祝賀，就在弘一法師六十初度的1939年，即己卯年[59]，顯然是不對的。

在《覺音》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的紀念弘一法師誕辰六十週年的特輯上，主要刊登了以下紀念性文章：夏丏尊〈弘一法師之出家〉和〈懷晚晴老人〉，高文顯〈弘一法師之生平〉和〈我崇拜中的弘一法師〉，巨贊〈是天人師得無量壽〉，陳祥耀〈息影閩南的弘一法師〉，達居〈弘一律師的修養與感化〉，頑石〈為紀念弘一律師而寫〉，亦幻〈弘一法師在白湖〉，僧殘〈亦為紀念弘一法師而寫〉，李芳遠〈送別晚晴老人〉，胡宅梵〈弘一法師童年行述〉和竺摩〈借花獻佛〉、〈弘一律師的先師〉和〈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編完的話〉等。[60]除此而外，同刊還發表了柳亞子、高劍父、釋太虛、梁彥明、葉恭綽、陳靜濤、鄧爾雅、岑學呂、陸丹林等海內外名流的“祝辭”，以及江謙、黃寄慈、江守權、陳存廣、費慧茂、余了翁和曾璧奎等海內外名流的“祝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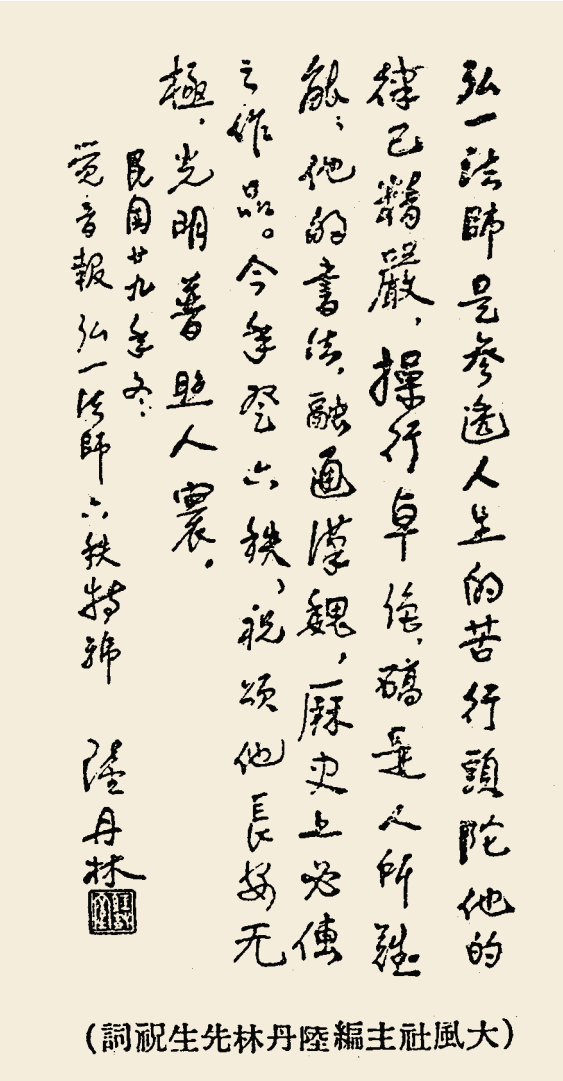
嶺南著名學人、佛教居士葉恭綽專為《覺音》出版弘一法師六十壽紀念專號題祝辭“無量壽”。[61]著名辛亥革命家、佛教居士、嶺南畫派的盟主高劍父看到葉恭綽老的題辭後，覺得有必要在“無量壽”後加上“大法王”，於是有祝壽詞云：“無量壽，大法王”。[62]香港大風社主編、著名革命家、學人陸丹林題辭曰：

> 弘一法師是參透人生的苦行頭陀，他的律己精嚴，操行卓絕，確是人所難能。他的書法，融通漢魏，歷史上必傳之作品。今年登六秩，祝頌他長安無極，光明普照人寰。[63]



《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所載梁彥明題辭

太虛大師專為竺摩法師編輯紀念弘一法師紀念專號題辭：“聖教照心，佛律嚴身，內外清淨，菩提之因。”並附言曰：“十九年在泉州小雪峰度歲，曾拈此偈，贈弘一律師。今值六旬誕辰，書以為祝。太虛，廿九、十、十二。”[64]弘一法師摯友柳亞子也題祝辭云：“君禮釋迦佛，我拜馬克思。大雄大無畏，救世心無歧。閉關謝塵事，我意嫌消極。願持鐵禪杖，打殺賣國賊。”[65]柳先生還在詩尾附識曰：“弘一法師為余二十年前舊交，即扮茶花女，現身說法之李惜霜也，南社文美會都有因緣。嗣聞君披剃大慈山，遠跑音輒。頃復聽其閉關閩海，爰書此勖之。”[66]其他各位祝壽題辭，書體各異，盡顯本色，不僅是為弘一法師六十大壽題詞，更是為弘一法



《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所載陸丹林題辭

師六十大壽獻上了一場豐盛的當代書法精品特展。

在《覺音》紀念弘一法師六十壽辰專號中，大多數紀念性文章都是通過一個親聞目睹的動人事例，着眼於弘揚弘一法師的偉大人格與梵修苦行。如亦幻法師在文中最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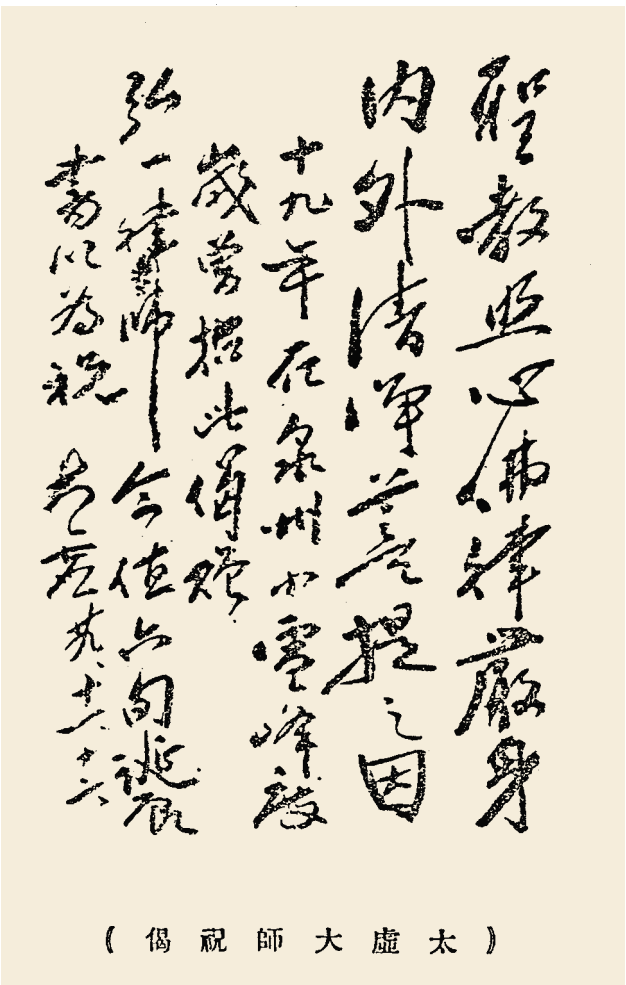
> 總之，我們從弘師本身看起來，他那時的生活是樸素閒靜地講律、著作、寫經，幽逸得無半點煙火氣。倘使從白湖的天然美景看起來，真是杜工部詩上的“天光直與水相連”中間站着一位清瞿瘦長的梵行高僧，芒鞋藜杖。遠岸幾個僧服少年，景仰彌堅。(67)

《覺音》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紀念弘一法師六十大壽專號所載詩文的作者，大都是海外內和教內外的名流高士，加之大多數紀念回憶文章都是作者親歷見聞的，因而在當時海內外和教內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些詩文不僅具有較高的紀念意義，也具有較大的史料價值。像夏丏尊的〈弘一法師之出家〉和〈懷晚晴老人〉、陳祥耀的〈弘一法師在閩南〉、釋亦幻的〈弘一法師在白湖〉、李芳遠的〈送別晚清老人〉等文，後來都被選入1942年出版的在社會上有重大反響的《弘一法師永懷錄》一書中。上述數篇加上高文顯的〈弘一法師的生平〉和柳亞子、江謙等的“祝詩”，後來又被選入1993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弘一法師全集》的附錄卷之中。

對弘一法師佛教革新思想的闡揚

弘一法師雖然沒有像太虛大師那樣積極宣導佛教革新運動，但是，他是非常認同和讚成太虛大師的佛教革新運動和革新思想的。1927年2月，時北伐初告完成，政局未穩，一些激進青年“唱滅佛之議，且有驅僧之說”，時在閉關中的弘一法師不惜出關護法，特函告友人“余為護持三寶，定明日出關”，並囑咐照所擬名單，先後約請來寺會談，名單中不乏反佛之激烈者。在他的竭力勸導下，滅佛驅僧之議遂寢。(68)不久，他又專門致書在浙江省當局任要職的舊師蔡元培、舊友經亨頤、馬寅初、朱少卿等，提出具體的整頓佛教意見，並推薦太虛、弘傘二師為委員，推動整頓工作。(69)

1929年10月，弘一法師來廈門南普陀，應邀為太虛大師主持的閩南佛學院同學撰“悲智”訓語，並手書以贈。當時的閩南佛學院是公認的受太虛影響的革命青年僧人之大本營，在江浙一帶深受諦閑、圓瑛乃至印光等長老派的抨擊和反對。弘一法師不僅為閩南佛學院同學題撰訓語，還為太虛大師所寫的〈三寶歌〉作曲，成就了近代以來最有意義的〈三



《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所載太虛大師題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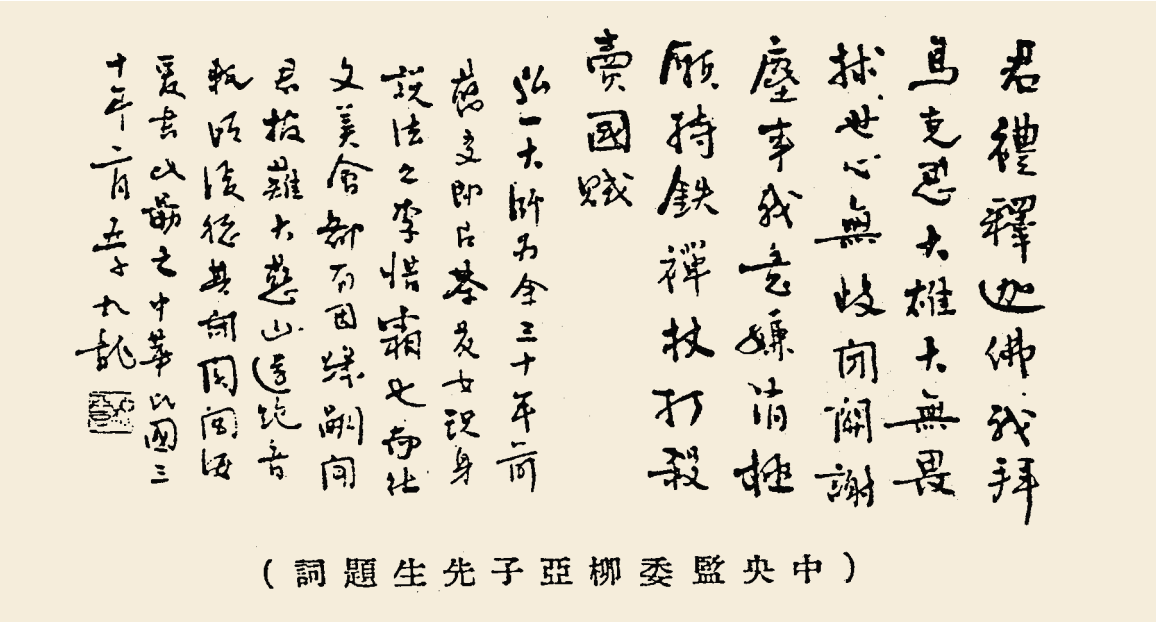
寶歌〉詞曲的完美結合。不久，太虛大師應邀為閩南佛學院學僧講《瑜伽真實義品》，“弘一法師逐日無間，親臨聽講。”(70) 是年冬，太虛到泉州小雪峰度歲，一向不喜交遊的弘一法師專程陪同一起度歲，同行的還有轉逢、芝峰和蘇慧純居士等。(71) 1932年12月2日值太虛大師主持常惺法師接任南普陀寺住持典禮儀式，弘一法師特前往參加賀喜，與太虛再次相聚，並與太虛大師、常惺法師等一起合影留念。(72)太虛大師在典禮儀式的演講中，特別稱贊“弘一律師在中國僧伽中可說是持戒第一。其道德與品格為全國無論識者和不識者一致的欽仰，為現代中國僧伽之模範者，這是我們表示不勝歡迎的”。(73)

太虛大師與弘一法師雖然相處的機會不多，但兩人相知甚深。太虛大師於1937年漢藏教理院的一次演講中，在談到法相唯識學時，專門提到“弘一法師前在廈門曾對我說：他所以不喜歡研究法相唯識，因為研究的結果仍不過明人法二空”。(74) 太虛大師對弘一法師一直給予極高的評價。他特別贊揚宋代圓照律師，認為圓照的律宗“與南山道宣律師稍異，而是宗天臺教義，又以淨土為歸的。所以律宗從此便與臺淨相倚了，故為臺淨之巨擘。而民國以來的弘一法師，可為其嗣音。”(75)

按一般人的眼光，弘一法師既然崇仰印光法師，與江浙佛教界有極好的關係，為甚麼會有佛教革新思想？這要從弘一法師出身及學習、出家的時代說起。《覺音》“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高文顯〈弘一法師的生平〉一文，就明確地闡明弘一法師出家前後革命思潮與運動的影響及其獻身革命和教育革新事業的影響。而弘一法師之所以出家後以弘揚律宗為己任，也是有感於中國僧界長期以來因為不守清規戒律而遭世人詬病之故。(76)

也正是因為弘一法師認同太虛大師的佛教革新思想與運動，他雖然實際並不直接領導佛教界的革新運動，但是深受革命青年僧人的愛戴。正如畢業於閩南佛學院的釋文濤所言：

> 我常常確實這麼地想，而且也曾對旁人說：“自從李叔同先生，脫了西裝，穿上袈裟，改名為弘一之後，知識界和藝術界如失了一枝柱石，而佛教裡卻豎起了一座大光明幢；同時使許許多多的自命為新學的，改好了對佛教、對僧界一向輕視的心裡！”
>
> 我們的太虛大師有着無量數的崇拜信徒，我相信我們的弘一律師也有着無量數的崇拜信徒；我即是無量數中的崇拜太虛大師，而又崇拜弘一律師的信徒之一個。許多人都這麼說：“太虛大師，和弘一律師，的



《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所載柳亞子題辭

確是當代的爍破群昏、智光照耀的日月！”我平常也用日月來比方二位大師。(77)

正是因為以上這些因素，竺摩法師在編輯《覺音》“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除了紀念弘一法師，頌揚他的高僧品格，也想借此機會弘揚佛教革新思想，推動中國佛教“救國救教”之革新運動的開展。因此，竺摩法師原本想在紀念專刊上“寫篇回憶的文字，來紀念筆者與弘一法師一些‘淡如水’的交情，自從接到頑石比丘的文裡說：‘因他的師傅不學，所以他也燒了戒疤了’，我便想憑我所知的弘一律師，要找出他的老師來，給頑石比丘看看！而把回憶的文字暫時擱下來，讓弘一律師那清瘦挺秀的藝術化的瘦影，永遠地保存在我的回憶裡。”(78)

竺摩法師這樣說，並不是要給頑石比丘抬杠、反對頑石比丘的觀點。他在文中和在編後語中之所以一再提及頑石比丘和僧殘的討論“燒戒疤”的大作，無非是要弘揚佛教的革新思想，重整佛教的優良傳統。在這期為弘一法師的祝壽專刊中，竺摩特別安排發表了兩篇特殊的紀念文章，一篇是頑石比丘的〈為紀念弘一律師而寫〉，另一篇則是僧殘的〈亦為紀念弘一律師而寫〉。這兩篇文章之所以比較特別，是因為作者不同於其他人以回憶與弘一法師之因緣為主題，而是以討論中國傳統佛教的“燒戒巴”為主題，明確地以法供養弘一法師六十壽辰。

頑石比丘沒有親近過弘一法師，但是他親近過弘一法師的師弟也是弘一法師的知交弘傘法師一年時間，因此，他仰慕弘一法師，要以法供養弘一法師，也因為這個緣故。頑石比丘自述是曾求法南康海濱金剛園，在那裡寫過〈燒疤辟略〉一文，曾郵寄給廈門南普陀寺印行。他寫這篇紀念文章時，已經回湖南兩個多月了，覺得從“燒戒疤”一事就足見中國佛教的許多叢林並不是依教奉行的，這也是中國佛教衰落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他讚成李澄剛等學者的觀點，對流行的一些佛教習慣進行歷史的考辨，弄清其真偽。他覺得中國佛教長期流行的“燒戒巴”就是一種典型的危害甚大的偽佛制。(79)

僧殘是頑石比丘反對“燒戒疤”的回應者和支持者，他是讀了頑石之文後有感而發，撰文表示極力的支持並願以此討論來供養弘一法師六十大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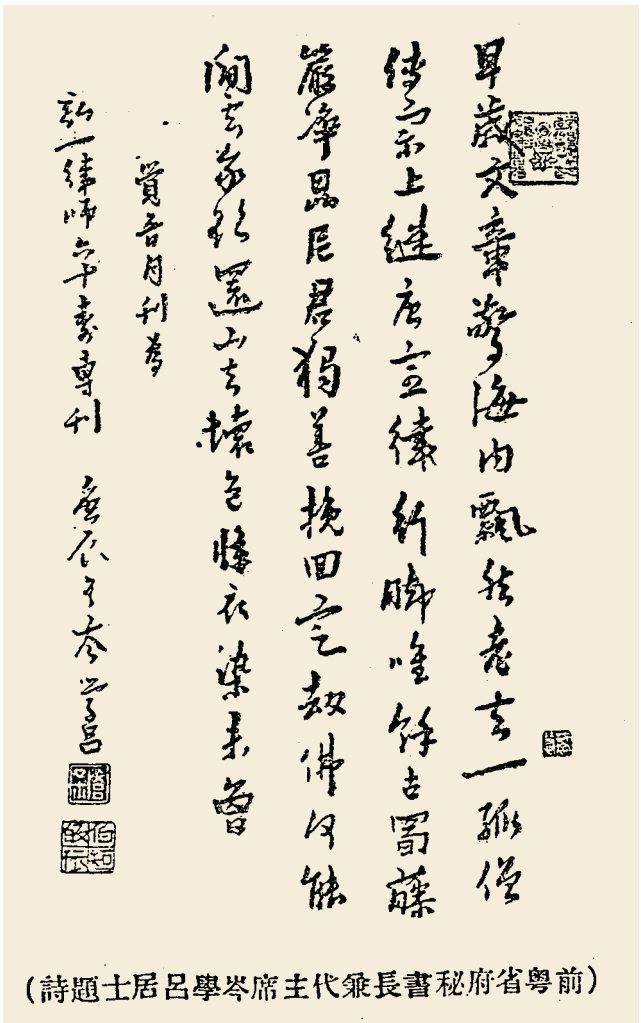
吾人今闡燃頂之謬，非同強詞奪理，別具肝腸，實感學佛修善，首重心地光明，形式糜羈，皆其末諦。況燃頂燒疤，事極慘酷，於情理亦殊不合。蓋人當少年發育時期，腦門忽遭此嚴重摧殘，損害神經，實畢生致命之打擊。余十歲無知，即受頑僧強制，硬對頂門燒成十二大疤，至今神經受傷，障礙用功研讀，實為被害犧牲者之一！（……）況維摩華嚴等諸大乘經，皆言諸供養中法供為最，即修學佛法，宣揚佛法，即契佛心，為真供養，身供身施皆在其次，何捨本而逐末？若謂身出家而心不出家，強以燒疤標記以糜羈之，鄙陋之見，徒令人發噱而已！故余今讀頑石比丘之文，亦為點頭，且重有感觸，特乘紀念弘公律師之便，寫奉《覺音》為告來哲，並質諸公律師，未審能作何種棒喝，為我下一轉語？！(80)

其實，竺摩法師在紀念弘一法師六秩專刊中特別刊載頑石比丘和僧殘一唱一和的文章，極力地抨擊中國傳統佛教中的“燒戒疤”之陋習，何嘗不反映了竺摩法師本人的支持與贊賞的立場？正如竺摩法師在編後語中所說：

就是頑石比丘與僧殘法師的兩篇，也是標明“為紀念弘公而寫的”；他們乘這紀念因緣，把鋼筆尖瞄準了一位律師，射出一個關於教制改良的問題，那已涉及理論上的探討了。各位讀者看了如有不同的感想，不妨根據聖言學理來辯論，切忌用流俗知見，亂散讕言，以免中傷他人。(81)

其實，竺摩法師向頑石比丘和僧殘“叫板”，並不是真要批評弘一法師出家時的師傅，而是要闡明真正影響弘一法師或對弘一法師產生重要影響的，不是別人，而是明清之際的藕益大師。(82)藕益大師原是一個誹佛謗佛的儒家學者，後來讀了〈《日知錄》序〉和《竹窗隨筆》，大受感動，誓不謗佛，把以前辟佛謗佛的文字付之一炬。但是，他從儒入佛，並不是完全認同現實中流行的佛教形式，他更是有感於現行的佛教形式的衰敗而生起批判、革新之念。因此，他在〈八不道人自傳〉中說道：“古者有儒有禪有律有教，道人既蹴然不敢；今亦有儒有禪有律有教，道人亦艴然不屑：故名八不也。”這種標榜顯然有承古革今之志，正如竺摩法師所說：

（……）出家後看到了佛教的內部一班“老疲參”與“哩啦腔”的腐化情形，他怪起來了，── 其



《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所載岑學呂題辭

實是一點也不怪，一面自己以身作則，操行堅貞，一面又發表了許多改革積弊，建設佛教的新理論。他的著述共有四拾多種，二百多卷，祇要是看過他那部數拾厚冊的靈峰宗論，就可以知道他曾對惡劣環境作殊死戰，是佛教革命的先導，也是唐代以後道德學問俱臻到最高峰的一位善知識。(83)

我們如果從竺摩法師贊賞藕益大師的話，來反觀上述頑石比丘和僧殘對中國僧界“燒戒疤”的批評，不難想見他的思想，實際上是讚同頑石比丘和僧殘的，但他並不讚成頑石比丘和僧殘所採取的方式。況且，竺摩法師對藕益大師的介紹與贊賞，是為了說明以藕益大師為“先師”和榜樣的弘一法師的高德懿行，是想從明清之際的佛教說到當時中國佛教。所以他說：

（……）我們現在把中國佛教的現狀，去和明季衰頹的情形來對照一番，那麼就知說藕益大師怪，其實是一點也沒有怪，他的作風，祇是要轉移當時佛教的風氣，和表露佛教的真面目而已。況他雖然是退休了那種偽戒，他仍是做一個自己如法修持的佛教徒。他奉蓮池大師為“先師”，自稱是蓮池的私淑弟子。今弘一律師奉藕益大師為“先師”，無疑的，他是藕益大師的私淑弟子了。他也應該已於佛前自行退戒而重新受戒了（據他的神交芝峰法師說，他確曾做過這番工作，是否待考。）那麼，受戒的如法和不如法，又豈頭頂的幾個香疤所能輕重？然而藕益大師是大聲呼疾，不可一世，為甚麼弘一大師不步他的芳踵，而無聲無臭地孑然獨行呢？如果頑石比丘這樣問我，我可以答道：這正是弘一法師的好處！不論老派新派，新僧舊僧，（……）聽到他的名字，肅然起敬，見到他的風儀，歡喜贊歎，不然，頑石比丘那樣，雖滿腹經綸，曾榮為錫蘭留學團長，但要大聲呼疾，要發表“燒疤闢略”，回到中國不但沒有人慷慨供養，連適宜修學著述的地方到現在還沒有找到，更談不上人家來歡迎你赴宴了。但弘師所以如此，我想應是他出家動機與常人不同，他是“參透人生，飄然出世”，那末他縱使發現到佛教中應改革的弊端，他決不大聲呼疾，他或者祇有感慨，祇有緘默，祇有藏拙，祇有“慚愧”（見兩法師），祇有用自己堅苦卓絕的行動來爭取別人的同情，來暗示着感化的警覺！(84)

很顯然，在竺摩法師的心目中，自覺繼承藕益大師的弘一法師，並不是對藕益亦步亦趨的。在捍衛佛法的立場上，弘一法師採取以身作則，感化眾生（僧）的方式，而不是像藕益大師那樣“退了那種偽戒”的怪誕作法。這也正是他之所以讚成頑石比丘對“燒戒疤”的批評而不造成頑石比丘所主張的方式的重要因素，所以他說：

近年來，弘一法師專在從事編著南山律學叢書，他雖編律持律，他自己並沒有稱律師，稱法師，稱大師，或稱禪師，那都是別人在多事！藕益大師曾說：“方受戒，志為律師矣；方聽經，志為法師矣；記參禪，志為宗師矣。不為律師、法師、宗師，無所用其受戒，聽教，參禪也！猶應院不為賜施，無用經懺；俗儒不為作官，無用舉業；娼優隸卒不為利，無用眩色俳演，承迎趨走也。雖然，以世虛圖利，事雖卑無大過也。讀書規富貴，得罪宣尼矣；佛法博法名，玷污正教矣！”好了，這算是紀念弘一法師，也算是就教頑石比丘，想我友頑石比丘看到，必為我遠發一噱吧？(85)

至此，我們不難發現，竺摩法師贊賞弘一法師的佛教革新精神，更多的是贊賞弘一法師能夠針對“應革的弊端”，“用自己堅苦卓絕的行動來爭取別人的同情”，採取比較溫和的方式來影響僧界和佛教界及社會。

弘一法師與港澳佛學論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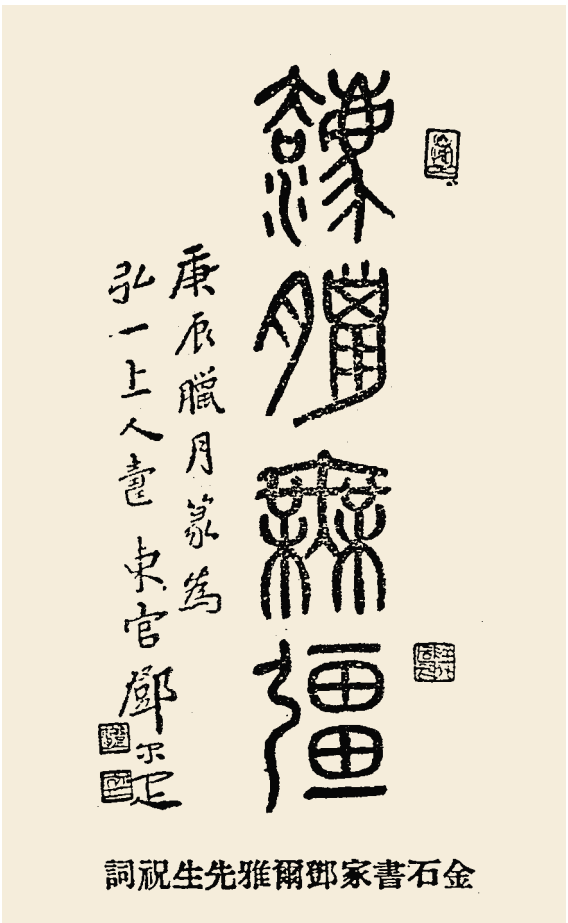
1941 年澳門佛教文化界掀起了一場關於大小乘經典中是否有輕視女性的言論的討論，弘一法師對

這場佛學女性觀念的討論，給予了積極的關心與指導。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竺摩法師在澳門功德林“佛學研究班”講授《解深密經》時，班上的女性學員們對《經》中“女性暗弱，是故律明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犯波逸提”的話表示不理解，認為這分明不是歧視女性嗎?可是佛法是面對所有人的，並非男女有別，這又如何解釋呢?

與此同時，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在香港大學任客座教授時，用英文作了一次公開演講，題目是“武則天與佛教”。(86)陳寅恪先生當時在國內外具有崇高的學術聲望，他來港大講演和授課，對於香港學術文化界來說自然是件大事，因而《大風》月刊第九十七期專門發表了署名譚凱光的〈史學權威陳寅恪〉一文，盛贊陳寅恪的史學成就，認為陳寅恪所建立的學術權威，已經取代了多年來胡適的權威地位。譚文中還特別引用了陳寅恪先生與其英文講演內容完全相同的〈武曌與佛教〉一文，以說明陳寅恪先生如何精明於史學。陳寅恪先生在該文中提到：

> 考佛原始教義本亦輕賤女身，女大愛道比丘尼經下列舉女人之八十四態，即其例。後來演變漸易初旨，末流至於大乘急進派之經典，其中乃有以女身受託為轉輪聖王成佛教義，此誠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也。

在澳門佛教功德林學佛的江之萍女居士看到譚文所引陳氏觀點後，頗覺陳寅恪先生之論，“未免有些過當了”(87)，於是就此問題請教竺摩法師。竺摩法師作為當時澳門佛教文化界的主要代表，對於古代佛教典藉中是否有輕視女性問題的言論，或是如何理解其中所出現的輕視女性的論述，不能不表明自己的觀點：大小乘教法同為佛說，但從歷史的角度觀察，佛教在印度原有三個時期，即小乘佛教期、大乘佛教期和密乘佛教期，南傳佛教國便有所謂“大乘非佛說”，陳寅恪教授認為大乘經典如《大雲經》“以女身受託為轉輪聖王”的教義為“非常異義可怪”，大概是受了“大乘非佛說”的影響。(88)



《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所載鄧爾疋題辭

竺摩法師還專門去函請教遠在閩南的弘一法師。當時，弘一法師已六十二歲高齡，“見客寫字，至為繁忙”(89)，而且身體欠佳(90)。然而，弘一法師仍愉快地接受了竺摩法師的請求，親自覆了一封長信給竺摩法師。弘一法師在給竺摩法師的回函中，較詳細地說明了佛教經律之間以及大小乘經典之間關於女性問題觀點之歧異的原因，並指明了如何正確看等歷史上不同時期佛教女性觀念歧異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弘一法師在信中說，就律而言，在有智男子前，女性過五六語說：不犯。不在有智男子前，若女請問者，應答應說：不犯。真諦三藏的三種解釋中第三解認為“女性暗弱，是故律云云”，此與律文不同，是戒緣起因與女身語說法發生嫌疑而制，因

而沒有說“暗弱”兩字。他強調指出：“說法貴觀機，不可拘泥。為女眾說法時可以不用第三解，於前二解中，擇其契機者用之可耳。”(91) 關於佛教大小乘經典中是否有輕視女性的言說，弘一法師在覆信中認為：

> 大小乘佛典中，雖有似輕女性之說，此乃佛指其時印度之女性而言，現代之女眾不應於此解懷。（……）又佛之所以出此語者，實於大慈悲心，以誡誨勖勵，冀其改過遷善，決無絲毫輕賤之心也。(92)

進而他又指出：

> 大小乘佛典中，記述女人之勝行聖跡甚多，如證初二三四果，發無上道心，乃至華弄女成佛，華嚴善財所參善知識中亦有示現女身者，惟冀仁者暇對，遍採《大藏經》中此等事蹟，匯輯一編，以被當代上流女眾之機，則閱者必生大歡喜，欣欣向榮，寧復輕生疑謗乎？佛典中常有互相歧異之處，人每疑其佛意，何以自相矛盾？寧知此乃各被一機，不須會合，無足疑也。(93)

弘一法師關於佛教女眾的觀念多有論述，他還曾多次為閩南地區的佛教女眾研修團體演講，闡揚佛教的女性觀念。1933年底，弘一法師到月臺隨喜佛七法會，受邀為泉州梵行清女講習會擬定規則，並撰有〈梵行清信女研習會規則並序〉。在該文中，他從佛教釋迦牟尼佛制定的八敬法出發，對閩南佛教女眾的現況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 南閩無比丘尼，常人謂為憾事。寧知是固非佛意也。律謂女人出家，佛本不許。以若度者，正當減半。其後便自剃髮，阿難尊者三請。佛依“八敬法”，乃許出家。像季以還，尼行“八敬法”者殆所罕聞。乖違律制，摧壞大法。南閩無比丘尼，非憾事也。(94)

在當時的閩南和臺灣地區，較普遍存在着齋堂和齋姑的現象。這些齋姑，都是一些過着極簡樸、素食和清修生活的女眾，她們帶髮修行，堅守貞節、素樸和清靜，通常較流行的佛教尼眾更具清修特色，不同於佛教尼眾的明顯標誌，就是她們是蓄髮的。她們的來源，或者是守貞女，或者是守節女，或獨自清修，或結伴清修，也有師徒制，通常由家庭出資供養，也有自養。她們不屬於佛教或道教，但對佛教或道教、儒家的慈悲倫理有所信仰。因此，弘一法師說：

> 南閩女眾習佛法者，恆受三歸五戒，為清信女。亦有並斷正淫者，別居精舍，有如僧寺，俗云菜堂，稱女眾曰菜姑。其貞節苦行，精勤課誦，視比丘尼殆有過之。報缺陷者，佛法大綱罕能洞解，文字智識猶有未足義耳。(95)

從以上可以看到，弘一法師的佛教女眾觀念，主要還是以佛制“八敬法”為中心的。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他主張佛門的男女不平等，祇是主張應當正確認識佛制，正確對待佛制，既不能一味地否定佛制，也要因應時代的變化，從時代性來理解和對待女眾問題。

弘一法師雖然沒有親自到澳門參加這場佛學討論，但是，從這封內容翔實、觀點鮮明、說理透徹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是非常關心這場討論的。正如江之萍女居士所說，弘一法師的這封覆信，“對於前函問詞，就可說完全解答了。”(96) 弘一法師的這封回信，實際上為澳門佛教文化界的這場討論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它既標誌着四十年代初澳門佛教文化界關於佛學女性問題的討論圓滿結束，也標誌着民國初年以來佛教革新理論中的女性觀念正走向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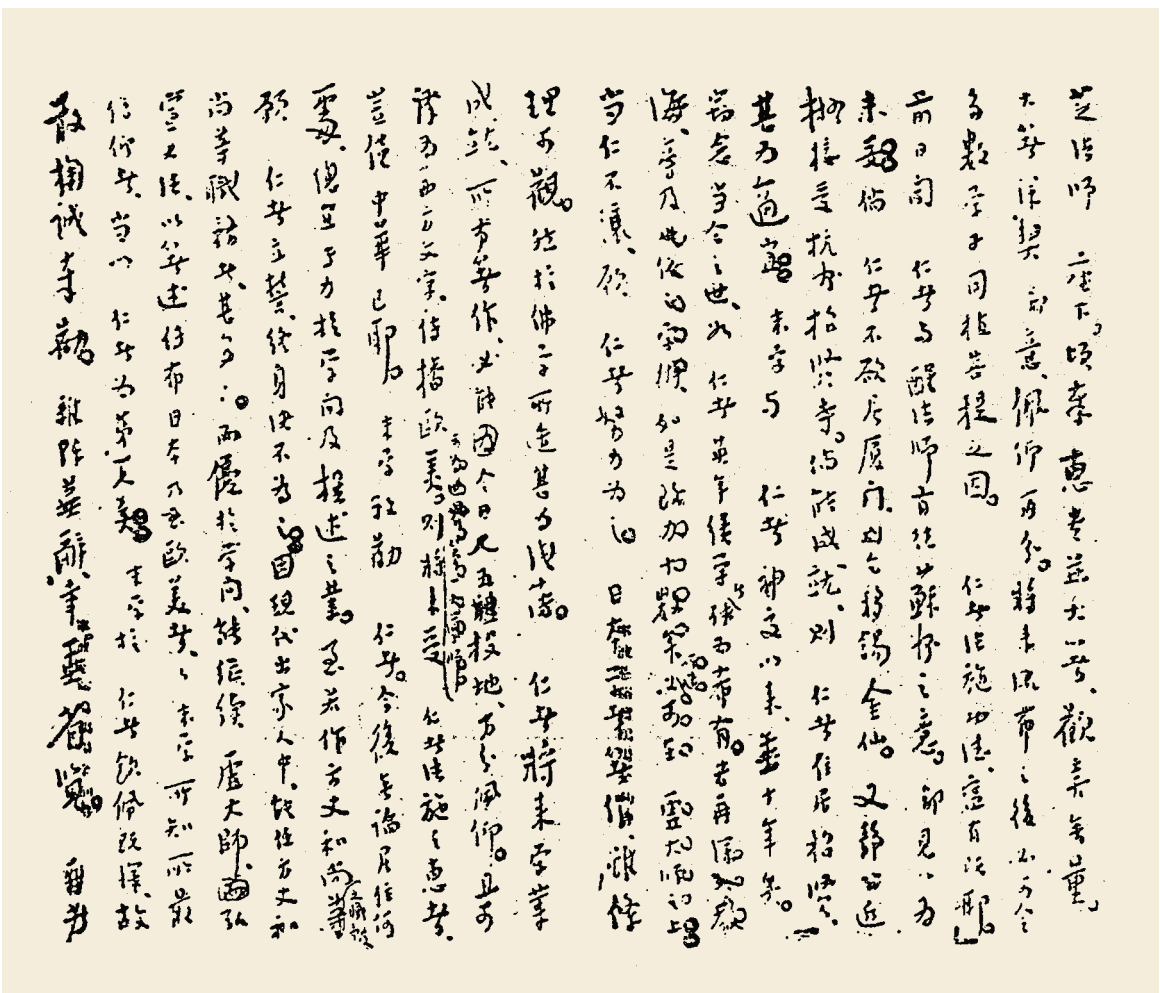
結　語

弘一法師是近代中國佛門中在文化藝術界有很大影響的一代傑出高僧，詩、書、畫、文及佛學修

養，都是佛教界和文化界不可多得的。在弘一法師之後，雖然也產生過多位多才多藝、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但是，竺摩法師無疑是其中最傑出的人物之一。正如近人梁永康所說：

> 竺公深入藏經，智慧如海，又好與諸群彥交往，為雲中白鶴，天半朱霞，水乳交融，以文會友，故其說法講經，深富文藝氣息與幽默風格，此則曾讀其所著地藏、維摩解與篆香室集者，無不知之，其町畦獨闢，別饒蹊徑，固與時師異，而其感人肺腑也則深。昔如來說法恆順眾生，如竺公者固看透其中三昧者矣。曩者弘一法師雄文而以詩書畫為接眾之方便法，今能繼其緒者，捨竺公其誰歟？由是可知其饒益眾生，尤具龍象之大力焉。(97)

竺摩法師對弘一法師一直充滿崇敬和仰慕之情。他來到澳門弘法後，始終以弘一法師為榜樣，並多次得到弘一法師的指導。抗戰時期編輯出版《覺音》雜誌“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是他崇敬和弘揚弘一法師之精神的集中體現，既展現了弘一法師佛心梵行的偉大品質及其在海內外的重要影響，也展現了竺摩法師在抗戰時期的港澳地區弘揚弘一法師精神風範的良苦用心，為抗戰時期港澳地區的廣大佛教善信和炎黃子孫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民族精神財富，更展現了竺摩法師本人救國救教的偉大品質。



《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所載〈弘一法師致芝峰法師手書〉

抗戰時期竺摩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人間佛教無疑是民初太虛大師提出佛教革命三大主張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主流趨勢。在1934年初出版的《海潮音》“人間佛教專號”上，太虛大師就著文明確地指出：“人間佛教的意思，是表明並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裡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98)這說明人間佛教的核心是以佛教來改良社會、改善世界，從而使人類進步。抗日戰爭爆發後，太虛大師不僅率先向日本佛教徒發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呼聲，還積極組織南亞抗戰宣傳團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爭取中國抗戰的國際支持，並領導和發動了全國性的愛國愛教、抗戰救國的佛教新運動，充份展示了現代人間佛教的契理契機精神。抗戰時期身處港澳的竺摩法師，在太虛大師的影響與支持下，也自覺發揮人間佛教的契理契機精神，大力鼓動港澳地區和海內外的佛教徒積極支持抗戰，在抗戰救國中實現佛教的復興。

人間佛教與抗戰救國

竺摩法師1938年從內地來港澳，最初是代表佛教界在港澳地區籌措資金以救濟難民，後因港澳地區佛教善信的多方懇求，加之內地和港澳形勢惡化，不得不滯留於澳門，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講經和辦佛刊等弘法事業上面。但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烽火使他的思鄉之情總是難以抑制，他在澳門曾題寫了一張扇面云：“江山好，宿雨帶朝暉。白水輕舟何處泊？光風霽月我思歸，花鳥正依依。”(99)他把這首〈望江南〉的思鄉曲刊登在《覺音》雜誌上，同時還刊登了署名“平風”的另外兩首〈懷江南〉詩：

江南三月正宜人，綠水青山一色新；
舊地何時重眺賞？隋堤楊柳白門春。
夢中鄉國繁華影，胡馬縱橫更不堪！
萬里江山何所似？春來幾度憶江南。(100)

這實際上反映了竺摩法師當時的心聲。對故鄉的深切思念，更激發了他的愛國情懷，使他更直接地感受到反抗法西斯主義是時代的最強音。

竺摩法師剛來港澳不久，就有戰區的友人為宣傳抗戰救國、促進大眾認識民族解放的真理，專門編輯了《血花壁報》，經常寫信向竺摩法師索要香港的一些畫報作充實的材料。有一次，竺摩法師看到《天下畫報》登載了一條消息，標題是“瘋狂的轟炸下：蘭州唐代名剎普照寺被毀記”，該記載云：蘭州的普照寺原名大佛寺，始建於唐代，四壁丹青絕妙，並有明版藏經一部藏於藏經閣；方丈悟明閉讀藏經有年，德高望重，名聞遐邇。可是，某日日本帝國主義的戰機突然肆虐，向寺院投下炸彈，經毀僧亡。竺摩法師讀後極為震驚：

> 讀了這段記載，對日本這種毫無理性的野蠻行為，誰不痛心？又在藏經閣全部被毀的那張圖像的說明中尚有“悟明方丈及全寺僧眾亦於此殉難”。日本自發動侵略戰爭以來，炸佛寺、毀佛像、屠殺非戰鬥員，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已是有目共見、有耳共聞，所以我現在感到要寫的，不是他們的殘忍行為，而是他們信仰佛教卻又侮辱佛教的一種恥辱！(101)

在竺摩看來，日本是一個佛教國家，可是正是這個佛教影響的國家利用佛教發動了軍國主義戰爭，侵略別國和其它民族。實際上，日本佛教經過改革後已經背離了釋迦牟尼佛熱愛和平的宗旨：

> 日本的佛教，自經真宗教徒的改造，在佛教的本質上，已起了種種的變相，而失其真義。所

竺摩法師肖像

（檳城三慧講堂提供）

以我們可以說：日本佛教的復興與弘盛，其功固由真宗教徒，而其因變相失卻真義，真宗教徒，亦何能卸其咎？近年來他們更因囿於國家觀念，想把佛教去迎合政府，不惜用種種方法來歪曲佛理，如最有名的佛教學者高楠氏，在他寫〈佛教的和平主義〉一文中，居然也為侵略者張目，來歪曲了佛教的和平真理，況乎智識見地在其下者。至於戰士背護身符，飛機師帶佛像，妄冀神佛來為虎作倀，來保障他們的殺人行為，更可見他們的信神信佛，全是一種愚民政策，離開佛教的真意和本旨更遠了。我常想，無論何種宗教，其親善的動機和立教的精神，大多是善良純正給予人類利益的，及其為人利用失去本真面目，那就應該用另一種眼光去看待才對。所以，如果日本的佛教現在也走上這種蹊徑，我們倒很希望他在明治初期的毀佛排釋的風潮中隨之絕滅，以免今日背教違理，偽似亂真，委屈了釋迦牟尼，使教徒們蒙上了許多恥辱！(102)

後來，竺摩法師接手主持編輯和出版《覺音》雜誌，把反映抗戰新時代的最貼近現實生活的內容作為其主要目標。當時的中國和世界各族人民，正處在反對德、意、日法西斯主義最迫切、最緊張的時代，而對於炎黃子孫來說，眼前面臨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團結一致，抗擊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對中國人民的猖狂進攻，實現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和平。因此，竺摩法師主編《覺音》雜誌，很明確地把宣傳和鼓動以寺僧為代表的佛教界奮起抗擊日寇的愛國愛教精神作為主要內容。這也是《覺音》雜誌遷來澳門後所表現出來的最鮮明的特色。

《覺音》雜誌從第十三期起由竺摩法師一人獨立在澳門編輯出版和發行，就在這一期的《覺音》封面上，明確地印着“牟尼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仲尼先生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已表明竺摩法師主持《覺音》所標榜的愛國愛教、救世救民的鮮明立場。在這一期的《覺音》上，刊登了太虛法師的〈國際事變調整與人類心理改造〉、葦舫的〈太虛佛教團訪甘地記〉、子禪的〈聽孫院長演講後的感想〉等宣傳抗戰救國思想的文章。此外，還在“本社”編寫的“威音消息”欄目中，報導了太虛法師組織的赴南亞宣傳抗戰的佛教國際訪問團的最新動態，以及重慶慈雲寺組織僧侶救護隊參加抗戰的有關情況。這些內容所反映的，都是當時中國佛教界抗戰愛國最前沿的真情實景。

在緊接着的《覺音》第十四期上，不僅刊登有香港寶乘法師的〈今後的佛法〉、桂林巨贊法師的〈宗教與民族性〉、重慶太虛法師的〈己卯日記〉和上海為力（芝峰）的〈“我們的責任是在改造世界”〉等宣傳愛國愛教的作品外，還特別刊登了重慶《商務日報》記者楊慧貞撰寫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專門報導重慶獅子山慈雲寺僧侶救護隊的事蹟。竺摩法師非常欣賞巨贊法師關於以宗教激發民族性的思想，高度評價巨贊法師在〈宗教與民族性〉一文中所闡述的“用宗教本具的凝固民族的力量，以加強全民眾的民族自信力”的觀點。

在《覺音》第十五期上，一共刊載了十四篇主要文章，其中報導和宣傳內地寺僧界支持和參加抗戰救國的文章佔絕大多數，其中主要有太虛法師的〈再告日本三千佛教徒〉和〈佛教與國際反侵略〉、悲智的〈佛教戒殺之真義〉、方曲的〈太虛法師與佛教訪問團〉、巨贊的〈奔走呼號一整年〉、葦舫的〈記虛大師與尼赫魯氏談話〉、胡不歸的〈僧侶救護隊歡迎虛公大會〉等文。在此後《覺音》的各期中，竺摩法師都盡可能多地安排報導和宣傳內地寺僧抗戰救國的文稿。

連載於《覺音》第十五、十六期上巨贊法師介紹南嶽佛教徒抗戰救護隊事蹟的〈奔走呼號一整年〉，全面介紹了巨贊法師等所領導的南嶽佛教青年寺僧所組織的佛教僧青年救國團，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的英勇事蹟，竺摩法師對於南嶽青年寺僧的愛國愛教行動非常欽佩，並在〈編後雜話〉中說：

巨贊法師的〈奔走呼號一整年〉，報告他過去一年中和一班僧青年在後方做宣傳救傷工作的經過。戰事發生以來，我佛徒為“慈悲救世”的職責所驅使，雖組織過許多救傷的團體，而當以這個佛青工作團較活潑生動，能代表此時期中一部分前進的佛教青年的思想。(103)

不僅如此，竺摩法師還專門發表文章，就抗戰期間愛國愛教的佛教徒、尤其是出家寺僧應當積極投身抗戰救國的“僧救”事業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所謂佛教，就是佛化的教育，這種佛化的教育，一方面應當是慈悲和平、菩薩低眉的感化教育，另一方面則是大雄無畏、金剛怒目的威猛教育。由於佛教的根本宗旨在於和平，因而，佛陀關於慈悲的教義，得到不遺餘力的提倡和發揚，而大雄威猛的硬性教育，金剛降魔的鬥爭主義，往往成為慈悲教義的附庸。這實際上是一種嚴重的偏差，毫無疑問地需要更正過來，尤其是在這樣的抗戰救亡的時代，廣大佛教徒、特別是寺僧們，應當發揚佛化教育的大雄威猛、金剛怒目的精神來。

他還說，值得欣喜的是，自從抗戰以來，在平日毫無生氣、枯禪如冰的僧侶當中，也因為戰火的影響而引發出如火如荼的熱情，佛化教育的金剛怒目的精神，似乎復活了起來。當淞滬抗日戰爭激烈展開時，上海的僧侶救護隊出現在槍林彈雨之中，奮不顧身地搶救了許多受難的同胞，“博得全滬報紙，競稱英勇，添上佛教史料中光榮的幾行。”

隨後，在西安、四川、湖南和廣東等地的抗戰救國運動中，相繼湧現了不少的佛教僧俗救護隊和救濟會等組織。這些佛門救國組織，雖然因為環境、經費或其它原因，其存在的時間長短不一，但是，“卻振起了不少佛徒的勇猛精神，把向來那暮氣沉沉的、怯弱畏縮的現象，都衝破了，漸見消失了”。

在佛門、尤其是寺僧走出廟門，參加抗戰救亡的隊伍中，不僅有直接到前方參加救護工作的，還有不少像湖南佛教青年工作團那樣在後方作宣傳救濟事業的。他們與普通的社會各種救亡團體相聯絡，盡自己作為國家公民的一份責任和義務。特別是巨贊法師所領導的湖南佛教青年工作團，“曾驅策着一群前進的僧青年，和許多救亡工作者一起，深入各種市鎮與鄉村的階層，一面作真理正義的宣傳，一面也作救傷慈濟的工作，活潑生動的姿態，給予群眾以良好印象。”

在湖南佛教青年工作團趨於停頓之後，位於重慶嘉陵江畔、獅子山頭的慈雲寺僧侶救護隊又活躍起來了。他認為：

> 這可說是各處僧救護隊中的生力軍，也可說是上海僧救隊的精神復活了。最近該隊曾奮發佛教無畏犧牲的精神，為搶救難胞，在飛機轟炸之下，視若無睹，博得廣大群眾的稱道，也博得佛教領袖們的獎許。同時，蔣總裁六月十七日在中央紀念週上講話，也贊揚到該隊工作的精神。這在該隊，固足引以自榮，但我們希望該隊的，仍須充足實力，鞏固陣容，積極地開展這種救濟的事業！並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將這種組織擴展到全國，使全國的僧青年，都有參加工作的機會，為民族，為佛教，為群眾，策發他們那潛在着的偉力，集中他們那勇猛的精神！(104)

從以上的敘述裡我們不難看到，竺摩法師對於在國難危急之時寺僧們走出廟門、積極投身救苦救難的“僧救”活動，是給予了充份肯定和高度評價的。在他看來，寺僧和廣大的佛教徒，在國家面臨危急和外強入侵之時，理所應當挺身而出，發揚光大佛陀教義中的大雄無畏、救苦救難精神。祇有這樣，才不愧成為一個真正的佛教徒；也祇有這樣，才能夠真正喚醒沉睡中的廣大寺僧。因此，他自覺地將愛國救難與愛教興教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正是這種愛國愛教、救世救民的精神，構成了竺摩法師克服重重困難，努力編輯和出版《覺音》雜誌的崇高信念和無窮動力。

正是有了這種無窮的動力，才使得竺摩法師在編輯《覺音》雜誌時，克服各種困難，搜集大量的報導和宣傳內地佛教界抗戰救國事蹟的文稿，並及時刊登出來，以激發海內外和佛門內外的炎黃子孫和廣大愛好和平的讀者們的愛國救世精神。

在《覺音》第十八期上發表了大醒法師撰寫的〈禿禪老僧與松風和尚並記〉一文，追思歷史上兩位殉教先烈的業績，以激勵當今的佛教徒愛國愛教的精神。竺摩法師在編後語中說：

> 時間是最無情的，許多歷史上壯烈的偉舉，一霎時便給它閃過去，成了陳跡，甚至默默無聞了。大醒法師寫的兩位殉教先烈的偉跡，真使人讀了悲從中來，無限慘淒！龔定庵詩云“但開風氣不為師”，像這兩位先烈“流血開風氣”，吾人今日應像醒公所說來協力搜集史料，塑像立碑，時時追念他們才是。(105)

正是出於上述這一思想，竺摩法師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了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稿。

釋妙理是湖南衡陽人，北平宏慈佛學院畢業，抗戰後積極參加南嶽佛教青年團，在岳陽被敵軍逮捕，在威逼利誘、嚴刑拷打之下均不屈服，最後英勇就義，年僅二十九歲。1940年9月14日，著名的桂林《掃蕩報》發表當時中央通訊社專文，高度評價釋妙理的愛國英雄主義精神。《覺音》雜誌1940年11月出版的第十八期上專門發表了天軍的〈釋妙理從容就義〉一文，該文在結語中評論說：

> 憶我中華民族，垂有四千年的文化道德、歷史聖訓，其偉大處，誠有為其他民族所不能及的，而由於古聖先賢死難死節所造成的民族正氣、高尚人格，尤覺難能可貴！今釋妙理為一介佛徒，叨沐先賢遺訓，又能於佛學涵養中得到受用，看得破，放得下，從容慷慨，至死不屈，可謂人中丈夫！其身雖死，其事情，其精神，足可留為後死者的榜樣！(106)

上述這段話實際上也是竺摩法師對佛門英傑釋妙理的一種評價。我之所以這麼說，可以從竺摩法師在給周貫仁居士來信表彰另一位救世佛門英雄釋慧敏的按語中窺見一斑。

慧敏法師是竺摩法師早先在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抗戰期間到重慶後，由於周貫仁居士之介紹，自願脫去袈裟，踴躍報名參加了佛教居士界愛國人士組成的戰時服務團受訓，並參加救援工作，後因病早逝。周貫仁居士每每想起這些，都感到“雲天翹企，曷勝愴然”。竺摩法師深知慧敏法師的英雄事蹟，老早就寫信給周貫仁居士，請周居士寫一篇介紹慧敏法師事蹟的稿子。他在終於讀到周居士的來信後，非常感動，將信全文刊登在《覺音》雜誌上，並特意加上按語：

> 周居士曾主編《正信週刊》，近執教漢藏院。書中所言及之慧敏法師，為居士之好友，亦為編者之好友，昔年同學鷺島，其文字思想，教師許為另出一格。不幸今日大心初發，遽遭殞折。魔焰熾盛無已，喪我不少英材，於此尤有深慨！然慧師雖死，精神固存，深望我有志青年，繼續奮起！(107)

這篇按語，述說了竺摩法師與佛門愛國愛教英才慧敏法師的同學之誼，表達了他對慧敏法師英才早逝的痛惜之情，更激勵着千百萬愛國愛教的佛門青年繼承英雄遺志，積極推動抗戰救亡運動和佛教革新事業的發展。

《維摩詰經》與人間佛教

竺摩法師在澳門所闡揚的人間佛教思想，除了上述已經提及的抗戰愛國思想以外，還突出地表現於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授課時對《維摩詰經》等佛教典籍的重新闡釋。

最初於1940年3月在澳門出版的《維摩詰經講話》，亦名“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講話”，是1939年冬季竺摩法師應澳門佛教功德林的邀請為學員們所作的一次講座。1939年春季，香港東蓮覺苑畢業的學佛諸生，隨從他們的老師、從內地來港澳弘法的著名高僧靄亭禪師，來澳門佛教功德林聽講《法華經》。靄亭老禪師講畢《法華經》，聽經的港

澳學佛諸生還要求他繼續講授因明學和唯識學。靄亭年老體衰，難以繼續勝任，便推薦當時正在香港弘法利生的竺摩法師代其講授。澳門佛教功德林於是邀請竺摩法師來澳門講經弘法，這便是竺摩法師最初來澳門講經弘法的緣由。竺摩法師曾有自述：

> 一九三九年（民廿八），應東蓮覺苑林楞真苑長及主講靄亭法師之邀，赴澳門功德林辦佛學研究班，有學生釋照真、黃本真、釋性真、林朗真、釋覺源、釋了願等十餘人，皆是東苑第一屆畢業生。靄老因要退隱青山海雲蘭若，要我出來再為他們研講唯識，乃講《解深密經》及《因明大疏》，講解之餘，並主編《覺音雜誌》，結識了港澳許多的文化人。(108)

竺摩法師先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因明學和法相唯識學，由於其“誨人不倦，教授有方，極得學眾愛戴，故得機教相投，成績昭著”。講課結束後，由於學員反映強烈，加之功德林每年冬季有四十九日佛七之舉，仰慕佛法的林外善信都踴躍參加，竺摩法師又應邀昇座講解《維摩詰經》。講經非常成功，正如靄亭老禪師所說，竺摩“法師說法善巧，真俗圓融，妙契機宜，歎未曾有！”(109)

當時，隨竺摩法師聽講《維摩詰經》並擔任翻譯的，是滿慈法師和達居法師。據滿慈法師說：

> 竺師講此經時，係參考《維摩詰經義記》、“無我疏”、“折衷疏”、“肇注”、太虛大師的《維摩經釋》、華嚴大學的講義而講的；我因擔任翻譯，當時祇能記其大意，多半是下座後追憶而成的，難免沒有漏失。(110)

其實，竺摩法師起先並無意要出版甚麼講經稿，但是隨從他聽經的滿慈法師和達居法師每次都很認真地做了記錄，並在課後進行了整理。竺摩法師在談到出版《維摩詰經講話》的機緣時說：

> 在我開講的時候，並沒有想到要出講錄，祇不過是臨時參考十數種註釋，隨緣講講罷了。誰知講到今天，記錄者始終把稿記下來整理出來，沒有間斷過一日，同時又聞有人發心出些印費。有了這種機緣，祇好在匆忙中略加修改，任它付梓了，橫豎在這裡沒有特別深妙的哲理發揮，祇不過是求其能通俗普結善緣罷了。(111)

出版前，《覺音》雜誌還專門刊登了〈維摩詰經講話〉“出版預約”：

> 維摩經講話，一名“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語體講錄”，為竺摩法師去冬在澳講述，由

由竺摩法師設計和題寫的《覺音》第十期刊頭

達居法師筆記，以淺顯文字，闡揚深奧哲理，內容思想理解，新穎確實，有心研究佛學者，不可不一讀之。且有靄亭、芝峰兩老法師撰序，弘一老法師及葉恭綽居士題字，尤增精美。(112)

由此可見，此次出版是非常鄭重的。因為，弘一、靄亭和芝峰三位老法師以及葉恭綽居士，都是當時在海內外頗富盛名的高僧大德，加之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最危急的時期，弘一法師已經閉關謝絕一切外界交往，而芝峰法師遠在內地的上海。因此，毫不誇張地說，1940年3月《維摩經講話》在澳門的首次出版，是內地和港澳地區的高僧大德和廣大善信共襄中華佛教文化之盛舉的一個集中體現。

晚清佛教式微，信奉佛法的人雖然並沒有比以前減少，反因社會艱困而增多，但是，佛法義理非常衰頹，以至於信佛者絕大多數雖然口裡在念佛，實際上並不知道佛與民間神祇乃至佛教與其它宗教和教理之間有甚麼區別，因此，在近代佛教復興運動當中，太虛、印光、諦閑、圓瑛、來果和虛雲等佛門高僧，都非常強調念佛必須聞經或聽經，聽經也必須唸佛，這也就是為甚麼近代中國佛教復興運動當中那麼盛行淨土念佛和講經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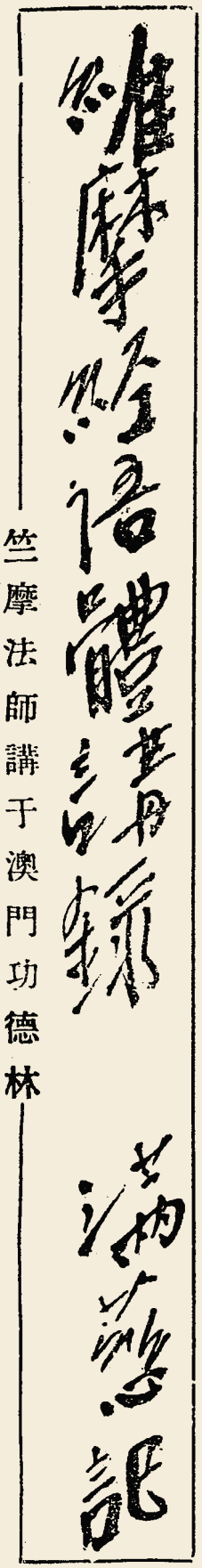
竺摩法師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講習班授課時，特別強調學佛者必須念佛與聞經相結合。他說，有些人以為念佛可以不必聽經，聽經不須念佛，兩者可以分開，其實，這是很錯誤的。因為，講經與念佛，關係十分的密切，“講經是瞭解真理，猶之乎路徑，念佛是行持，猶之乎實踐，試問理論能夠離開實踐，實踐能夠離開理論嗎？”況且，講經是求慧，念佛是求福，學佛人的最高目的是成佛，成佛要福足慧足才可以。不僅如此，慧有大乘慧與小乘慧之分，福有有為福與無為福之別，學佛要成無上正果，不能因為口裡在念佛、做了一點善事，就計較所得功德之多少。由此，竺摩法師認為：

要求正覺地位，對於修行佈施等善事，須要做到三輪體空，不着跡痕才對，就是念佛的道理，也是一樣，須要心境觀空，隨順真理，如法而念，不落執障，方是真實用功，真實得到受用；不然就很容易走錯了路頭。這種大乘空慧的求得，又完全要從研經解理入手，現在這部維摩經的中心思想，就是要闡明這種空慧之理；這也可見講經修持的關係之重要了。(113)

竺摩法師開始想在這次澳門冬季“佛七”念佛期中講解《觀無量壽經》，祇是後來他感到，所謂念佛追求的淨土，都是唯心淨土，而闡述唯心淨土學理最精到的，還是《維摩詰經》。不僅如此，維摩詰居士本身就是修持淨土行的模範。因此，他在佛教功德林開講前，臨時改變原來的設想，講授《維摩詰經》。他說，《維摩詰經．佛國品》中所謂“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一語，非常直截了當地闡揚了唯心淨土的思想。他還指出：

（……）寶積獻蓋，佛以威神心力，把諸蓋變為淨土，駭煞了舍利佛等一班小乘人；同時舍利弗見此土穢濁生疑，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使令舍利弗發出敬歎，謂為“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土嚴淨悉現”，此皆闡明唯心淨土之理。因舍利弗煩惱染汙未盡，心不清淨，所以見到國土污穢，佛心淨如琉璃，穢污之相了不可得，污土當體就是淨土，再也不必迷頭認影，心外取法，執污土以外另外有個淨土可尋了。但是同是這個娑婆國土，而見有淨穢不同，這也足以闡明本經談淨土唯心所現之理的扼要和透闢。(114)

其實，在近代中國佛門，淨土念佛者多執着於心外淨土，這是他們出於世俗生死關懷的目的所決定的。然而，虛雲法師和圓瑛法師等近代佛門高僧，都是強調念佛淨土，即是唯心淨土，心淨即佛土淨。這也是對於宋明以後中國禪、淨佛教影響極大的永明延壽所極力標榜的思想。(115)竺摩法師強調念佛淨土即是唯心淨土，正是繼承和弘揚的這一思想傳統。事實上，在竺摩法師看來，這一淨土念佛思想，不僅僅是對永明延壽以來中國淨土思想的



◁ 在《覺音》雜誌連載的《維摩經語體講錄》標題

繼承，也是對原始佛教教義的繼承。確認念佛唯心淨土觀念，實際上就是要破除現實生活中人們對心外淨土的錯誤追求，確立在現世中而不是在現世之外實現人生超越的人間佛教觀念。

人間佛教與終極關懷

芝峰法師在上海給竺摩法師《維摩經講話》作序時說，《維摩詰經》所表達的，是大乘佛教的思想。這種思想，不是證悟我空以求得個人的解脫，離開這世間而入於出世的涅槃，而是把握着世間和出世間"一如"的真理，對於現實世間人生的起滅作如幻觀。這種大乘佛教思想，充滿了樂觀的氣象，一掃小乘出世偏枯的沉悶，開闢了入世的大道，融洽了現實的人生，作為向上的指路碑。因此，"大乘思想，是活潑潑地開拓了人生另一個樂土，但這樂土，並不是避開這現實的世間，就在這現實世間而建立了一個樂土。這就是形成現代佛教徒'人間淨土'的運動思想的淵源。"(116)

著名學者黎錦熙先生則認為，《維摩詰經》闡明了"創造的淨土"思想。他說：

> 唯有此經所說的淨土佛國，專從"本因"上着眼，所以是自力創造的；並且隨時隨地都可以創造，不靠"接引"，不在"西方"。一個人覺悟了，淨土便在他的眼前。（……）所以新生活，新社會，即刻便要創造，不一定等到種種條件的完成；當處便可構成，不一定遠到鄉村去組織 —— 這是依世法舉的例 —— 不要選擇，不要等候，隨時隨地用自力創造的，便是真淨土。(117)

因此，竺摩法師強調指出：

> （……）凡是佛所說的經法，都是上和三世諸佛所說的真理相契冥合，同時又下契一切眾生的根性利鈍程度淺深。這契理契機的兩條原理，實是講解佛學者的重心所在；可惜現在中國講佛經的人，對於契理或者做到，契機總是疏忽。（……）所以我要希望現在的佛教學者，在注重契理之餘，尤須注重契機，庶幾不偏失了佛說契經的原義。(118)

由此可見，竺摩法師強調《維摩詰經》的中心思想就是念佛唯心淨土，既是自覺地適應了當時"重興'本師釋尊之遺教'"的佛教新潮流(119)，也是積極面向現世社會與人生需要的一種契理契機的歷史調適。

竺摩法師作為近代中國佛教革新運動的積極推動者，他不僅重視理論和思想上的建設，而且也非常重視把這種理論與思想付諸修行與實踐。所以，他闡揚《維摩詰經》的佛法精神，並非祇是為了開掘其中的唯心淨土思想，更重要的是弘揚維摩詰大居士修淨土行的實踐精神。他說：

> 佛教的修行可以說有山林修和住世修兩種。但中國的修行人，一向都

> 是歡喜跑進深山林谷中去修的。這種山林修，於個人未嘗不是好的，不過有點不合今日的時宜潮流。因為今日的社會人士，對於我們的山林修，認為是厭世的，對於我們不作利世的事業，便罵我們是分利。本來佛教的對象是度一切眾生，離開了眾生則無生可度，既無生可度，又何貴乎有佛教？六祖說得好：“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這就是教我們認識佛法是不能離開世間社會的真理。所以山林修固然也重要，但我們為了免去社會人士的譏謗招罪，同時也要提倡合乎時宜的住世修。我們根據佛教真理，知道學佛本不妨礙做事的，能夠真修行者，不一定要跑進山林或禪堂念佛才是修行，就是行住坐臥，行走十字街頭，乃至一切時一切處，無不是他真正修行的道場。這樣說來，維摩居士，可真是合理想的住世修的模範者了。（……）這種出淤泥而不染，入世俗而化他的和光同塵的菩薩精神，確實是值〔得〕學佛者做法的。(120)

芝峰法師也說，人間淨土運動的中心人物，必須具有“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眾生，終不厭倦”，“入生死而無所畏，於諸榮辱心無憂喜”的修養；同時還必須具有“在諸禪定，如地獄想，於生死中，如圓觀想”的真實功夫。而《維摩詰經》始終烘托出維摩詰大居士“那種大乘思想兼實行者的唯一模範人物”。他認為，如果按照大小乘佛教思想的立場來觀察他，他真是“行於非道，通達佛道”的菩薩。(121)這也就是說，竺摩法師積極闡揚《維摩詰經》所體現的維摩詰大居士的住世修實踐精神，實際上就是要闡揚適應現時代發展要求的人間佛教思想。這種人間佛教思想，就是要求打破過去那種避世逃禪、冥心枯寂、完全不問世事的出世主義傳統禁錮，將佛法修行與現世生活結合起來，使佛法的真諦在現實生活中得到充份體現，從而使人間的生活慧足福足。

竺摩法師很注重闡發佛教的不可思議哲學，並認為《維摩詰經》在這方面有其獨特的貢獻。他說，佛教一向是被學者們看作是不可思議哲學。其實談到不可思議，不僅一般的形而上的哲學是如此，即便是形而下的科學以及種種學科或學說的事理，又何嘗不是如此？孔子說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是說明我們生活日用的事物，都是不可思議的。老子也說：“道可道，非常道。”又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這證明了世間的道理，也是不可捉摸，落於不可思議。不僅如此，被稱為最明確的西方哲學，對於宇宙本體的終極問題，就落於不可思議，因為西方科學分析宇宙問題，總是有限度的。建立在超世智慧中的佛法，當然是不可思議的。小乘人修世間禪，其思想已超過覺觀尋思的擬議，而沉浸在無尋無伺的不可思議狀態中；至於他們修出世間禪的所修所證之法，更不是世俗學者所能理解的了。而大乘人所證悟的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的自覺聖智的境界，不僅世俗凡夫難以測知，就是小乘人也祇能望其項背。他認為，大乘佛教的這一不可思議哲學，在《維摩詰經》中有着充份的體現。如佛國品中佛以腳指按地，頓變五濁為琉璃；不思議品中，菩薩用手斷取世界；觀眾生品中，天身轉女成男等等。(122)

黎錦熙先生在竺摩法師的基礎上，對於佛教的不可思議哲學進行了進一步的闡發。《維摩詰經》所闡述的不可思議哲學，除了竺摩法師上述所闡發的之外，他覺得還有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這種“不可思議”，“處處是可以實驗的，因為不可以思議，是不可思量、不可擬議，非但語言文字不可用，並且連‘觀念’都不能有，所以除開實驗，除開親證，再也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證明”。他特別指出，《維摩詰經》所說的都是假象，即所謂真不二法門，我們祇能親身驗證，但不可“有所住而生其心”。不可思議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即知識論上的，所謂“似而未是”，就是用推理和科學實驗所得出的結果，總是有限度的，“總不外一個‘不可思議’”；第二層次，即認識第八識的體相，所謂“是而未真”，這是經過西方近代哲學家柏格森所謂直覺主義的方法，也就是“止觀雙修”的方法而認識到“這

本刊常年社董：

何昌淑居士　明一法師　鄭淨寧居士
法仁法師　李金榮居士　黃鳳翎居士
陳本珠居士　寶乘法師　林證明居士
盧蓮慧居士　高杏莊居士　劉承澤居士
陳靜濤居士　慈航法師　何昌貴居士
靄亭法師　晃修師　張致誠居士
了幻和尚　胡心慧居士　梁心照居士
太虛大師　盧妙毓居士　梁慧眞居士
王學仁居士　洪雪堂居士　妙吉祥居士
王學智居士　達岸和尚　朗西師
茂峯法師　茂蕊和尚　林照幻居士
關心蓮居士　伍心定居士　蔡慧誠居士
慈祥法師　葦菴法師　惟苗師
清涼法師　楊心禪居士　了定師（梁慈勗居士紹尊師）
郭心戒居士　了如法師
了性師　演培法師
韋圓英居士　攝提居士

本刊編輯兼發行人：竺摩
本刊社址：澳門三巴仔功德林內
本刊代銷處：澳門錦章小小中山三書局
本刊代印者：澳門新馬路文新印務公司

捐欵鳴謝

茲承本社社董：何昌貴居士，何昌淑居士，靄亭法師，寶乘法師，王學智居士，王學仁居士，林證明居士，明一法師，慈祥法師，茂蕊法師，了性師，了定師，攝提主人各捐港幣拾元。社董黃鳳翎居士捐港幣叁拾元。社董梁慈勗居士，了性師共捐港幣肆元。太虛大師護國言論集捐港幣捌元。沈養知居士捐港幣伍元。茂蕊法師捐港幣叁元。妙理師捐港幣弍元。賴慧勤居士，聖智居士各捐港幣壹元。漢院同學共捐國幣弍拾元零四角，四五寸伸港幣玖元壹角捌分。（此項補登第十二期）

特此

鳴謝

覺音社謹啓

本刊賬項報告

第十三期

收捐欵　港幣柒拾弍元
收移交欵　港幣陸拾元零肆分
付郵費　港幣拾伍元
付徵求費　港幣捌元
付文具雜項　港幣壹元叁角
付補十期電版　港幣叁元
付印費　毫銀弍拾伍元陸角
付製版　毫銀柒毫叁分
付包皮紙　毫銀伍元
付刻木印　毫銀伍毫伍分
付加色及工力　毫銀柒角

（以上毫銀五柱三四五算伸港幣弍拾捌元）

第十四期

收捐欵　港幣壹百拾弍元
付郵費　港幣拾柒元
付稿紙　港幣弍元
付雜項　港幣叁元
付印費　毫銀叁拾捌元四角
付加色　毫銀捌角

（以上毫銀二柱二八六算伸港幣叁拾元零七角八分）

以上二期共收港洋弍百肆拾肆元零肆分
共支港洋壹百零捌元捌分正
除付外尚存港洋壹百叁拾伍元九角六分正

覺音社發行部啓

從《覺音》第十四期封底所載資訊可悉該刊編務及出版概況

個事物具有一種超越的普遍的不可思議性”；第三層次，是親證不變隨緣的真如，就是打破知識論的局限使認識的見分與相分不相分別，能所二相都泯絕，心、色二法合而為一，這樣“智慧”上的不可思議，就是“宇宙”“本體”的不可思議，這也就是宇宙萬有及智慧的實性，這種不可思議，是“真不可思議”，也就是大乘佛教的不可思議，《維摩詰經》所闡述的不可思議哲學正是如此。(123)

從以上對《維摩詰經》不可思議哲學思想的闡發中不難發現，大乘佛教的不可思議哲學，實際上是佛教在認識論（區別於局限知性範疇的西方知識論）上對人類文明的一個重大貢獻。當代美國著名物理學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博士，曾明確地肯定了以佛教為代表的這種東方神秘主義思想，因其與現代物理學的觀念相通所具有的現代意義。(124)不過，竺摩法師在闡揚《維摩詰經》的不可思議哲學時，也有將該經中闡述各種神通的話語絕對化的傾向，這當然與其對於佛教的絕對信仰態度是密切相關的。兩相比較而言，作為語言學家的黎錦熙先生的態度就要合理得多。

宗教的根本問題，不是認識論上的問題，而是存在論上的問題，也就是終極關懷問題，這是宗教之所以能夠贏得廣大信眾的根本原因。竺摩法師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授《維摩詰經》的義理，最終就是要闡發該經所反映的大乘佛教的終極關懷思想，也就是生死“解脫”問題。他指出，解脫有離繫與自在二義，離繫就是離除種種煩惱的繫縛，繫縛既除，就自由自在了。但是，煩惱的繫縛，有各種不同的說法，相宗說有煩惱障、所知障，性宗說煩惱有見思、塵沙

本刊重要啓事

本刊創刊於國難期中，雖在紙價飛漲，物力艱鉅之環境中，仍能刊行不輟，此純由各方師友熱忱愛護所致。茲為充實內容以廣法化起見，從本期起特聘
竺摩法師為主編，
妙音法師為發行主任，
滿慈法師仍負編輯之責。今後凡關於投稿及捐欵索閱等事，請向編輯部發行部分別接洽為荷！

覺音社謹啓 二月十九日

竺摩啓事

竺摩以體弱力微，一向濫預緇流，不敢問事。近行腳港澳間，多蒙師友愛護，黽勉有所講解，正時虞隕越！今又承諸同志聘為本刊主編，實無兼顧之力；第念國難教難，雙重威逼，維護文字，發揚正義，亦為凡人應盡之天職，故不揣譾陋，毅然以赴。惟願各方大德師友，鑒察微誠，時加指教，以匡不逮，幷錫 鴻文，藉張法眼，則慧澤均霑，豈僅有光篇幅而已。（賜稿逕寄香港新界青山覺音社。如有私人函件，仍請寄澳門功德林為荷）。

◁《覺音》第十二期（1940年2月）所刊啟事

和無明三惑；二乘人祇斷除煩惱障或見思惑而得到解脫，但是所知障未斷，塵沙、無明二惑未破，都不能算是究竟徹底的解脫。菩薩雖然比二乘人進步，但所知掃而未淨，無明破而未盡，也非究竟徹底的解脫。祇有佛二障永離，三惑全空，大光明和大自在，顯現在當前的靈境中，才是究竟徹底的解脫。《維摩詰經》所闡明的“解脫”，正是由菩薩到佛地的不可思議的徹底自由的解脫。

竺摩法師還指出，天臺宗究極的佛果，有法身、般若和解脫的三德，《維摩詰經》的解脫，就是屬於斷捨清淨的解脫德。在《仁王護國經》等經典中，解脫有三種：其一是空解脫，是了達諸法本空，而不着於空；其二是無願解脫，了知諸法幻有，而無所願求；其三是無相解脫，了知諸法無相，而入於中道。佛教的解脫道，以智為體，智即是門，以一切智為門，則由三解脫的智門，入於三性的法境。這就是窺基法師用唯識論來闡釋解脫道。唯識學家雖然將諸法區分為徧執計性、依他起性和圓成實性，但實際上總是着眼於依他起性，以此劃分染淨因果的界線。其實，由於染淨因果諸法同是一個依他起性，由於六、七兩識迷昧真理，由這心識所變現的依正色心諸法，都成為徧計執性，落於染汙。如果六、七兩識由於聽經聞法的多聞薰習，了知依他幻有的諸法空無實質，不於其上妄計分別，遠離執障，那麼依他幻有的諸法捨染清淨，圓成實的真性也就當體顯現了。所以，在修行三解脫門時，應用空智空去虛妄無體的徧計執性，用無願智不於依他幻有的三界色心諸法上有所貪求，用無相智冥契真如無相而無不相的圓成實性，這樣，由三種智門，入於三性妙境，實是解脫的最高境界。《維摩詰經》所闡發的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都沒有超越這個最高的妙境。(125)

竺摩法師的上述思想，後來為黎錦熙先生用現代語言進行了更明確的闡釋。黎先生認為，在世間法中說解脫，是相對的解脫，即使是人類社會的風俗制度上所有種種束縛完全解放了，也還不是絕對的解脫。但是，絕對的解脫也不是出世的，因為出世的解脫執着於解脫相。維摩詰大居士何嘗出世？他便是絕對的解脫。因此，我們可以將解脫劃分為三層：其一是世法的解脫，就是隨順時機，解放人類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的束縛，這一層與佛法無關；其二是自心解脫，就是消除束縛內心的貪、嗔、癡、惡見等根本煩惱，以達到性靈的自由；其三是絕對解脫，就是除了用自己的智慧照察了悟獲得解脫，還要經過修持，使太深的習氣也得到消除，甚至連“解脫相”都解脫了。黎先生說，到了這個地步，“就和維摩詰一般，他的宇宙觀、人生觀，是已經徹底的。他知道世界無盡，眾生無盡，他的悲願亦無盡，所以認定‘不斷的改造社會’，是入世後唯一的事業，便隨時隨處指導救助，示行方便，有時同一般勞動家度其平淡勞碌的生活，有時也和種種階級的社會委蛇周旋，卻是他另有一種意義與精神在他‘常惺惺’的意識內，所以看來一切都沒有解脫，卻一切都是絕對的解脫 —— 不染一塵，亦不捨一切。這就叫做‘不可思議解脫’。”(126)

很顯然，黎錦熙先生所謂的“絕對的解脫”，也就是竺摩法師所說的解脫的最高境界，或是徹底自由的解脫。因此，以維摩詰居士為代表的佛教徒所追求的佛教終極關懷，就是追求和實現這種徹底自由的最高解脫境界。這種解脫境界，不是超脫現世生活而尋求出世超越，而就是在現實生活當中實現創造性的實踐。這種創造性的實踐，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又是十分現實的。因此，正如竺摩法師所言 ——

> （維摩居士）實在是佛教界的一大豪傑，也是佛教革新運動的鼻祖。他的思想與行動，都突破了當時印度佛教界的藩籬，不但建立了人間佛教的新理論，而且以出世而入世的大乘精神，不避譏嫌，不畏艱辛，深入各種社會的階層，以身作則，犧牲布教。這種精神，真是千古不朽。(127)

對於整部《維摩詰經》的講解，竺摩法師始終堅持契理契機原則，將佛教的義理與近代中國現實的環境、特別是救國救教的客觀要求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努力闡發適應時代需要的佛教革新理論。他自己則謙虛地說：

因這經中有許多精警的文句，頗能切中時弊，因之望文生義，發抒感想，往往東拉西扯，離題萬丈，抑不住自己的熱情，是個人最大的缺點，祇有愧對佛陀而已！”(128)

這次講經活動非常圓滿，對於竺摩法師個人來說，這不僅是對維摩居士大乘精神的大力弘揚，也是以創造性的實踐來學習維摩居士的一次難得的機會。因此，講畢《維摩詰經》後，有感賦詩兩首：

病榻悠然一鑒開（定水湛然），
十方淨土湧靈臺（唯心所現）；
燈王高座寧容借（法爾具足）？
香積妙餐本自來（法味天然）；
手擲大千成快事（快人快事），
室包乾象亦佳哉（大小無礙）！
更番尚有驚人處（少見多怪），
震碎虛空一默雷（淵默雷聲）。
稽首毗耶最上人，原來金粟是前身。
修真已自空三毒，道俗何妨有六親。
深入階層觀社會，廣施慈勇見精神。
蓮華在火誠稀有，千古其誰步後塵！
〔附跋〕二十八年冬講本經圓滿，得二偈頌維摩居士，藉志景仰。(129)

今幸竺法師講維摩經於此，以其靈悟之心得，釋不可思議之妙諦，文雖深而婉言顯之，義雖奧而譬解彰之，類生公之說法，雨花繽紛，使頑石均點頭，愚蒙盡啟。余側身聽次，雖未盡會玄機，然亦略明奧旨，覺是經之窮微盡化，權實並運，集眾德之精，出群數之首，是誠不可思議解脫者也。夫維摩居士，眾中之尊，處瓊瑤華麗之家室，如清虛寂滅之道場，矢志救世，拔濟群黎，慈悲垂念，照徹圜中！奈何眾生業重，苦海波深，致婆心自咎，引以為疾，借題發揮，廣揚妙義，藉以開示其所未逮也，則其濟扶愚惑之苦衷，昭昭然豈不如日月之照朗，天地之覆載乎！至若借燈王之高座，餐香積之佳餚，運大千於掌握，群聖莫覺，包乾象於丈室，萬類涵容，妙用無礙，孰逾於此？且也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淵默雷聲，更深玄絕。噫嘻！神域廣矣，聖智微矣，設非金粟前身，曷堪臻於斯極？更況大心煥發，奮不惜身，竟以無相空三害之全真，混入流俗污濁之娑婆社會，精修六度，苦其心而勞其骨，廣運四攝，和其光而同其塵，無非欲使生靈種其美因，屏其惡念，泛慈航，達彼岸，然後了其宏願，誠燦蓮花於火坑，耀靈光於黑宙，睥睨三界，俯仰乾坤，吾微斯人，其誰與歸！？(130)

由此可以想見竺摩法師當時的心情是何等的熱烈！竺摩法師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解《維摩詰經》，吸引了抗戰時期許多從內地、香港來澳門避難的和澳門本地的佛教善信及愛好者。因為，《維摩詰經》是中國流傳最廣的佛經之一，在民間喜愛此經、熟讀此經的佛教善信和愛好者很多，了願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深感：“佛道玄妙，佛法無邊，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余慕之，好之，旦夕孜孜研摩經典；時憾要薄智暗，未盡了然！”因此，聽說竺摩法師來澳門佛教功德林講解此經，非常興奮，一直堅持聽完竺摩法師的全部講解。他在聽完竺摩法師的講演後，專門寫文予以表彰，文曰：

竺摩法師在講解《維摩詰經》的同時，據滿慈法師幫助所作的筆錄，親自整理定稿，相繼發表在《覺音》雜誌上。其新穎的講解與闡釋，通過《覺音》雜誌傳播到海內外。《維摩經講話》在海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些讀者和當時的聆聽者紛紛要求單獨出版全部講稿。於是，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幫助下，竺摩法師的《維摩經講話》正式出版流通，向海內外發行。

竺摩法師的《維摩經講話》出版後，在澳門和香港等海外地區進一步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張振球居士有讀後詩云：

毗耶勝會應前與，濁世興悲再現身。
佛國還從塵種建，高原豈是淨蓮因？
龍吟東海波濤壯，獅吼南天寶座新。
大法問誰重導演？天花不著落斯人。(131)

張雲雷居士看到竺摩法師贈送給他的《維摩經講話》後亦賦詩云：

遠賜維摩經一編，論宗論教意綿綿。
十方國土驚玄妙，金口宏揚語萬千。
此身入世火栽蓮，萬惡驅人更可憐！
離垢能修清淨紆，聲聲佛號護心田。
居士維摩是我宗，愧其德行步高蹤；
大千世界悲同劫，長夜漫漫一杵鐘。(132)

竺摩法師在閩南佛學院讀書時的代理院長大醒法師看到《覺音》上連續登載的竺摩法師《維摩經語體講錄》後，非常贊賞，特別來信鼓勵竺摩法師將其它講錄也同樣整理出來發表。大醒法師在信中說：“你為東苑學生講解的那些經論，不妨把每一種都寫成語體的講錄，也是佛教中需要的貢獻。”(133)

對《維摩詰經》的講授及其整理出來的語體講稿在澳門的及時出版，與其在澳門編輯出版的《覺音》雜誌一起，奠定了竺摩法師在抗日戰爭時期澳門佛教文化界的領導地位。這不僅豐富和發展了抗戰期間澳門的佛教文化，而且擴大了澳門與海內外的佛教文化聯繫與交流，在澳門佛教文化史上和澳門與內地的佛教文化關係史上，都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竺摩法師與澳門佛學社

澳門佛學社是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澳門地區最有影響的現代佛教文化與弘法機構。因為被譽為當時“港澳弘法第一人”的竺摩法師，不僅是澳門佛學社的創辦人之一，也是該社的常駐導師，並在該社創辦了整個50年代港澳地區唯一的一份影響海內外的佛教文化刊物 —— 《無盡燈》雜誌，還在該社開創了“佛學問題座談”的現代弘法方法。所有這些，都使得澳門佛學社在20世紀50年代不僅是澳門地區最有影響的佛教文化與弘法機構，也是當時整個港澳地區乃至海外最重要的佛教文化與弘法機構之一。

澳門佛學社的創辦

1942-1947年，竺摩法師的大部分時間是在疾病中度過的。1947年3月17日，現代人間佛教運動的旗手太虛大師在上海玉佛寺病逝，這是辛亥革命之後中國佛教革新與復興運動最重大的損失。太虛大師逝世的消息傳到港澳時，正受病魔折磨的竺摩法師悲傷不已，痛失依怙，也感傷病弱之軀不能奮起推展大師的人間佛教事業。好在他病中“因從佛法中獲得修持之體驗，以及事實之印證，信心堅固，用功甚勤”(134)，為日後繼續推展港澳和海外的人間佛教事業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礎。

澳門佛學社籌辦於1948年。當時竺摩法師正在香港東普陀寺養病，他的身體基本恢復。有一天，他正在東普陀寺的佛堂靜坐，有一位多年不見來自澳門的朋友尹法顯居士專程來找他，希望他回澳門弘法。尹法顯居士對他說：“不見你好久，原來你在此靜修，欽佩欽佩！你鍋裡吃剩的鹹菜已發黴生毛了！現在我們擬辦澳門佛學社，請你出去畫佛弘法，機緣到了，你不可推辭，令人失望！”(135)由於身體已近康復，靜修多年的竺摩法師也想盡早回到弘法利生的菩薩行上來。他於是花了一段時間將尹居士為澳門佛學社交待的所需佛像畫好後，便決定移居澳門，參加澳門佛學社的創辦工作。

竺摩法師並沒有參與澳門佛學社的前期籌辦工作，但他為澳門佛學社的創辦作出了重要貢獻。澳門佛學社所供奉的佛像都是他親筆所畫，體現了他

此前在澳門從高劍父學畫所得來的嶺南畫派風格，給澳門佛學社的創辦作出了特殊而又重要的貢獻。來澳門後不久，澳門佛學社籌備處已經正式開展工作，他與了一法師和弘經法師被聘為佛學社導師。實際上，由於了一和弘經兩位法師經常不在澳門，來佛學社次數很少，而祇有竺摩法師常駐佛學社，他就成了澳門佛學社的真正導師，正如他自己所說，當時“往來信徒問法，皆由我照顧”。(136)

1949年夏秋之交，澳門佛學社正式推選社長主持佛學社事務，尹法顯居士當選，竺摩法師、了一法師和弘經法師等出家眾，都被聘任為佛社導師。佛學社於當年的九月十九日即觀音菩薩聖誕日舉行正式開幕儀式，原打算邀請正在香港弘法的太虛大師門下的大弟子法舫法師來澳主持，但因法舫法師在香港弘法活動一時難以脫身，佛學社開幕典禮還是照樣舉行。當時澳門佛學社開辦了系列講經弘法活動，常駐佛學社的竺摩法師成為佛學社的主要弘法講經者，相繼演講了《地藏經》、《金剛經》等，並在澳門出版了講義。實際上，1949年後在澳門佛學社的講經弘法活動，是竺摩法師繼抗日戰爭期間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之後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講經弘法時期。

竺摩法師曾專門提到他於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澳門弘法的情況：

> 四九（三八）年春，弘、了二師相繼來社講經。夏秋之交，我講《地藏經》，並再版此經的講話。時選尹居士出任社長，出家眾都任導師。
>
> 五〇（卅九）年，在社宣講《金剛經》，並出版講義；並過港與陳靜老及林苑長相見，晤叙甚喜，並承關懷，至為可感。靜老並命我住東普陀月餘，再回澳門，與社友陳心彬、陳心潔等發起辦佛教義學，招來學生三百多人，加佛學科，藉向兒童播種，影響良好。
>
> 五一年（四〇）八月，義學加班，我除往來港澳講說外，又創辦《無盡燈》雜誌，宣揚佛法，風行港澳，遍及海外多地，頗受讀者歡迎。
>
> 五二（四一）年冬，大埔墟攝是精舍明老請敏智法師辦正心佛學院，我與禪定和尚、陳靜老等受邀出度演講。為尼眾學院，提倡尼眾教

1951年正心學院開學師生留影（前排左三為竺摩法師）

育。予亦曾請明老及金山和尚蒞澳社開示佛法。(137)

以上提到的佛教義學，是指1950年澳門佛學社開辦的佛教平民義學，主要是一種普通教育學校，但與其它普通教育機構不同的是，它加開了佛學科目。正如《年譜》所說：“回澳社與陳心彬、陳心潔、梁心華等發起在設辦佛教義學，招生三百餘名，以陳為校長，加佛學一課，灌輸兒童菩提種籽，打下做人的德育基礎。”(138)

據現存澳門佛學社二樓的澳門佛學社平民義學當年的舊照片顯示，第一屆澳門佛學社義學生畢業於1959年7月，教師四人，學生共八人，其中男生三人。第二屆澳門佛學社義學生畢業於1960年6月，有學生十一人，其中男生三人。第四屆畢業於1963年3月，學生六人。從第五屆到第七屆均未見照片資料。第八屆畢業於1967年，學生十一人。第九屆畢業於1968年，學生七人。第十屆畢業於1969年，學生八人。第十一屆畢業於1970年7月，學生八人。據現任澳門佛學社董事七姑梁千說(139)，澳門佛學社義學停辦於1970年代，停辦的主要原因是招不到學生，估計與1970年代以後澳門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澳門教育的發展有直接關係。澳門佛學社義學可能就祇辦了十一屆。澳門佛學社義學雖然祇是小學，但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堅持為平民辦學二十年，確實也幫助澳門社會和澳門政府多少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其社會貢獻是毫無疑問的。

竺摩法師對澳門佛學社傾注了大量心血，實際上成為澳門佛學社的精神導師。他在1949年澳門佛學社的負責人換界的社員大會上發表主題演講，開宗明義指出：

> 修學佛法，弘揚佛法，傳持佛法，這是四眾佛弟子所共同負的責任。本來沒有甚麼區別的，不過為求其便利而專其職責，故須分工合作。佛陀在各種經律中亦有說到：出家二眾佛教徒要負主持佛法的責任；護持佛法的責任則由在家二眾佛教徒來荷擔。原因在於出家無累，易於專精，堪能傳持佛法的命脈；而在家有家庭妻子以及種種社會事務的拖纏，往往分身不暇，未能專志修學佛法，故不便主持佛法，而祇是處在護法的地位。又出家清修，為避世譏嫌，社會上有許多事情都不方便去做，所以有許多佛法與普通社會發生密切關係的事情，都應由居家佛徒去盡力，因此居家佛徒為使佛法向一般社會發展，亦應處在護法的地位，才可以得到種種做事上的便利。這樣看來，出家佛教徒主持佛法的責任固然重要，居家佛教徒護持佛法的責任亦一樣的重要，因佛說法的中心對象是社會人類，離開了社會人類便不需要佛法，所以須要把佛法向社會人群中盡量地宣傳，從現實社會各個領域上盡力去推廣發展，方能見得佛法的好處和佛的精神之偉大；而這使命的主流的發動力固在出家的僧眾，但推波助瀾的推動力則全在居家之信眾 ，沒有居家信眾的努力，佛法決難深入民間，普遍社會。由此可見居家信眾對於護持佛法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所以說修習佛法，弘揚佛法，傳持佛法是四眾佛弟子共同的責任！現在我們這個佛學社，就是我們四眾佛子共同弘揚佛法的道場。因為舊社友的散漫，新社友的激增，在大眾共同的 要求之下，人事方面需要調整，故現在要來開一次重新選舉職員的大會。 希望被選的社友，要各盡其力，各出其能，為這個社忠實地服務，也就是為弘揚佛法為利濟眾生而服務，大家要“當仁不讓，見義勇為”，各就自己的崗位，努力盡自己一分子的力量，來推動本社社務之發展！(140)

這實際上是表明，澳門佛學社不是念佛道場或禪修道場，或演教道場，而是一個“弘揚佛法為利濟眾生而服務”的人間佛教道場，其目標就是要鼓動全體社員和參加佛學社活動的人士，積極向社會推廣佛法的救世精神。由此，他向佛學社全體社員、特別是佛學社負責人(社友)提出四點要求：一是要公而忘私，二是要和諧合作，三是要捨己從眾，四是要化小為大。這四點，實際上成為後來澳門佛學社職員的工作目標和行為規範。

法舫法師弘法澳門佛學社

就在竺摩法師於澳門佛學社宣講《地藏經》期間，太虛大師門下四大弟子之一的法舫法師自南洋來港澳弘法，竺摩法師以同門師友之誼，特別邀請法舫法師來澳門佛學社主持觀音菩薩聖誕日及該社的開幕典禮。法舫法師因當時在香港的講演活動還沒有結束，過了一段時間才來澳門。演講於1949年9月在澳門佛學社舉行，講題是“佛教的真理及其認識”，後來經過竺摩法師的整理，以“佛教的真理與救世的方法”為名，發表在《無盡燈》第一卷第二期上。

竺摩法師在正心學院演講（1951年），旁坐者為吳蘊希居士和敏智法師。

在這次演講中，法舫法師大力弘揚佛教的非神論和人間佛教思想。他首先指出，釋迦牟尼佛出家在菩提樹下悟道，就是從根本上拋棄了印度過去所流行的梵天神信仰。他說：

> （佛陀）悟個甚麼呢？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和盤托出。從前的印度人，皆認為自己為梵天的天神所造，人生的苦樂亦操之於天神，以天神為萬能。其代表天神的為火，故拜火祭火，即等於祭梵天拜梵天；且其以供品火燒後，火神即將之帶到梵天，即得好處。今日我在印度，仍見有此類事火外道。印度後期佛教的密宗，亦有事火的儀式，皆由此種事火外道的作法演進過來。當時悉達多認為苦樂之理，甚為微妙，並不簡單，若是梵天神造，應有問題：苦從何來？如何而來？樂由何生？如何而生？思之重思之，功力所至，豁然自悟，知宇宙人生，皆因緣起，皆從緣生，非梵天生，亦非自然生。（……）所謂梵天創神等的一切迷信，皆可不攻自破。學佛者知乎此，則其所發生的信仰，才算是智信，才算是正信。(141)

很顯然，法舫法師沿用太虛大師宣揚人間佛教的一貫作法，立足於釋迦牟尼佛因反梵天神信仰而悟道創教的一事因緣，強調佛教的基礎是緣起論，而不是梵天神造論，摒棄一切梵天創神的迷信，強調佛教的信仰是智信，即自證自悟“因緣生法”的信仰。這既是全部佛教的基礎，也是太虛大師提倡人間佛教的基礎。(142)

佛陀創立智信之佛教的另一個重要基礎，就是一切眾生的平等觀，此正如法舫法師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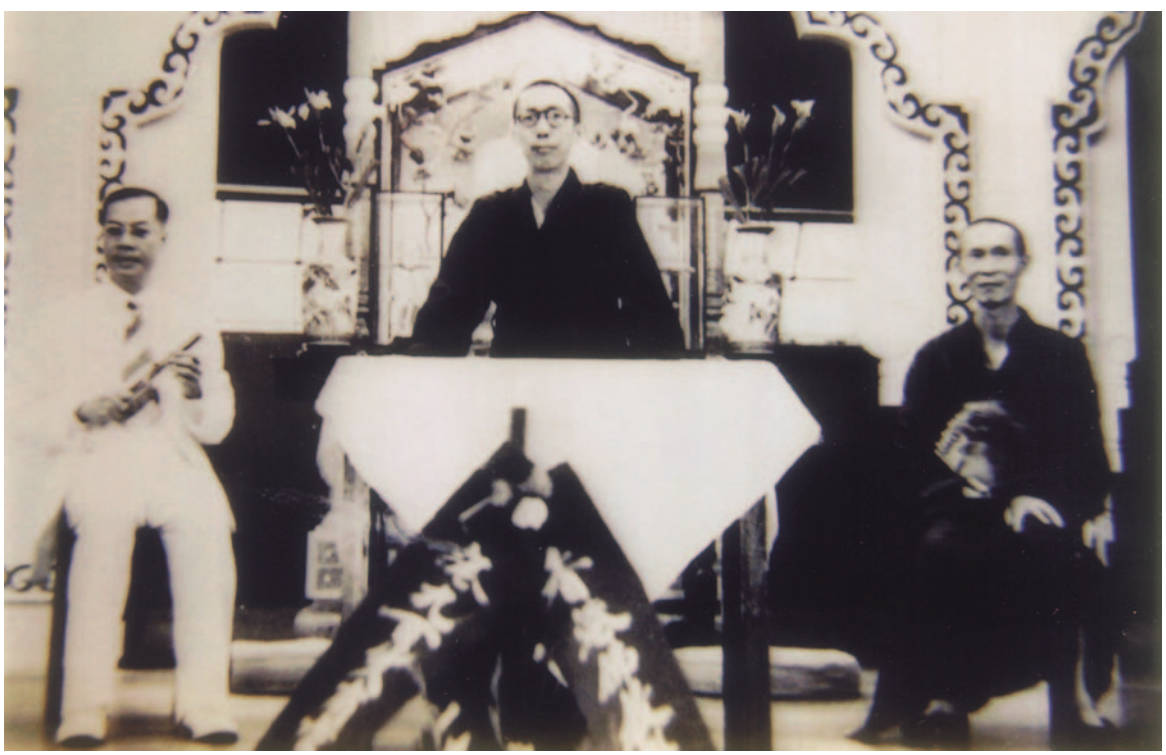
> “因緣生法”，是佛第一點悟到的道理。其所悟到第二點的道理，即是“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成佛。”從這理中，見得一切眾生，自人類以至低等動物，本性平等，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打破了一切“以一梵天造萬物”、“以上帝造萬物”的宗教的不平等因。

法舫法師認為，這佛陀的“因緣生法”觀和“眾生平等”觀，構成了佛教之區別於其它宗教的核心。佛陀的救世觀念，也便是從這兩個核心觀念出發的。他說：

> 釋迦牟尼佛的救世精神，是基於這緣生平等的真理上的。由於悟知萬法既緣生，又平等，而眾生皆不知這緣生與平等，故佛本慈悲，發出積極救世普度眾生的精神。同時，佛第三點所悟到的道理，亦即由於這緣生平等之理，見到他的救世救人的方法。(143)

這裡須注意的一點是，佛陀創立的人間佛教，不是專門針對人類而言的，而是針對一切眾生或有情類而言的。照法舫法師的說法，佛陀所強調的一切眾生平等的觀念，正是佛陀救世救人的人間佛教思想的基礎。也就是說，佛教的人間佛教思想，並不是祇針對人間而言，而是針對整個世間而言，祇不過，世界的不平等或種種違背佛法的亂象，大都與人性的因素有重要關聯，而不是梵天和神造成的。因此，人間佛教的重點在於勸導人，善化人，智化人，而不是要人去求神拜鬼。

法舫法師在演講中，特別就佛陀救人救世的方法作了闡發。他立足於佛教的“因緣生法”觀和“眾生平等”觀，認為佛教救世救人的方法，主要有兩



1952 年 5 月 12 日竺摩法師於香港佛教聯合會第六屆理事就職典禮上致辭（竺摩時任弘法主任，印順法師任理事長）

個，一是“由眾緣生無我打破私慾”，另一個是“由緣生無常而了脫生死”。

在法舫法師看來，佛陀之所以指示“打破私我”的救世救人的方法，是因為印度地處熱帶，物產豐富，生活優裕，人們重於五慾的享受，從而導致社會種種混亂不安的問題發生。而佛陀教化世人應當認清，追求五慾的享受，是由於我執造成的。佛陀要世人明白“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的道理，從緣生虛幻不實中，打破我執，掃除私慾，走向正常的生活，即“適合乎理性的中道正當的生活”。與此同時，人們除了私慾造成社會的種種不安之問題，還有自身生老病死的困苦。法舫法師指出：

> 佛教人的方法，不但由緣生而知無我，更由緣生而知無常。因諸法既屬緣生，則大至整個世界，小至一花一木，無不是因緣所生，緣生性空，本無實體，便知是無常。既無常不實，何必貪著，不但我執之根本可破，亦能破除生死的威脅。世人執我，無畏老死，皆因昧於諸法緣生無常的人生真理；若知此真理，則於生老病死，可以處之泰然，還有甚麼貪生怕死的畏懼？同時亦由於了知無常，知道這人生是虛幻不實，才會追求真理，發心修行，了生脫死，以達到真我自由的解脫。（……）佛之所以救世度人，就是本着這緣生無性而有種種妙用的真理方針，也是佛教的根本教義。(144)

很顯然，法舫法師並沒有大談甚麼“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之類的詞語，而是從佛法的根本義理來闡釋人生的真理，甚至將佛法“緣生無常”的根本教義，就看作是佛陀“救世救人”的“人生真理”。也就是說，在法舫法師這裡，佛教的根本教義就是談人生之真理的，佛法就是人生的教法，佛陀的教化，就是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這種在今天看起來並無驚人之語的觀點，其實最直接地表達了太虛大師所宣導的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思想，而這一思想並不是太虛大師或後來哪一位法師或導師或大師的獨創，而根本上就是佛陀的原始基本教法，是佛陀創教之始就非常明確地闡發的救世救人之真理。

法舫法師此次到澳門佛學社的演講，在澳門現代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自1947年太虛大師去世之後，法舫法師被公認為是太虛大師人間佛教事業的主要繼承人和領導人之一。而竺摩法師此時盛邀法舫法師專程赴澳門弘法，實際上是繼竺摩法師之後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傳統在澳門的一次重要推展，他使太虛大師所開創的現代人間佛教思想傳統在澳門更進一步深入人心。1951年10月，法舫法師在錫蘭大學授課中突發腦溢血不治而逝。消息傳到港澳地區，佛教界一片惋惜與哀痛之聲，港澳佛教界還專門舉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動，時在港澳的印順、道安、竺摩等和陳靜濤、王學仁等出家、在家教界長老大德，都參加了悼念活動，並先後發表了重要演講。道安法師高度評價法舫法師是與大醒法師、印順法師和法尊法師並列的“虛門四傑”，並認為“能夠有虛大師那樣眼光，並具有作事能力的人，無疑的，法舫法師是今後為佛教工作的理想人物。”(145)

竺摩法師也在這次悼念儀式上發表演講，特別提到1949年法舫法師應邀來澳門佛學社演講的重要意義，並舉例說：

> 記得法師生前曾和我到過澳門弘法。澳門有位徐先生，曾任上海中國郵政局長，英文甚好，但與佛法一向不發生興趣，他和我說原因是看到和尚們裝模作樣的樣子就討厭，不敢接近。他的夫人皈信三寶已久，二三十年來用種種法子勸他信佛皈依，他終是不肯，但因法師能操流利之英語，和他談談佛學，又教他讀英文的佛典，比較讀中國線裝的佛經來得容易明瞭，由此與佛法發生好感，由信佛而學佛，現在每天還誦一卷心經，可說是舫法師度了他。(146)

從這裡不難想見，澳門佛學社由於有了竺摩法師的實際指導，並邀請法舫法師等人間佛教運動的領導人來社弘法，極大地提昇了澳門佛學社在澳門文化知識精英中的社會地位，擴大了澳門佛學社的弘法活動在社會上的重要影響。

澳門佛學社與澳門文化界

竺摩法師作為澳門佛學社的常駐導師，除了自己講經弘法、邀請法舫法師等太虛大師的門弟子和高僧大德來澳門弘法，還像抗戰時期那樣，與當時的澳門文化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從而也推動了澳門佛學社對文化界和知識精英的吸引與影響。

竺摩法師與當時澳門佛教文化界和知識界的交往，多體現在他們之間的詩詞唱和之中。當時澳門文化界的名人黎澤闓、郭振嘉、陳心彬、黃秋聲、陳省堂、梅翁等，經常與竺摩法師相唱和，大大提昇了澳門佛學社在知識文化界中的影響力，使澳門佛學社實際成為當時澳門文化的一個中心。

當時的澳門報章對澳門佛學社的活動都有報導，後來創辦的《無盡燈》雜誌也報導了當時澳門文化知識界人士與澳門佛學社竺摩法師之間經常詩詞唱和的作品。黎澤闓是抗日戰爭時期澳門清遊會的主要人物，與竺摩法師早有交誼與詩詞唱和，竺摩法師十年後再來澳門主持弘法，他時常來澳門佛學社參加活動，並與竺摩法師時有唱和，如有詩云：

吾懷竺上人，駐錫鏡湖濱，
萬法探無盡，三生臥有因。
心燈明似月，手筆著皆春。
況占雲泉勝，塵中自不塵。
佛不立文字，胡將文字傳？
大乘能守一，小偈每談千。
誦或詩無句，臨常畫巨然。
松山幽寂處，隨在得參禪。(147)

梅翁和陳省堂也是當時經常參加澳門佛學社竺摩法師弘法活動的文化名人，與竺摩法師常有詩和之作。如梅翁有詩云：

阿師江上一舟回，又見雲房麗日開。
世事何須問我佛，中原風雨有餘哀。
此日相看兩鬢絲，歸來行腳感遲遲。
可憐半載滄桑幻，我在愁城獨賦詩。
饑荒同感客中央，瘦了詩魂瘦了禪。
塵世誰如彌勒佛，終年不食腹便便。
枝頭日日百花紅，春在人間困擾中。
我欲與君逃世外，結廬長住萬山叢。(148)

竺摩法師在澳門佛學社講授三皈紀念照片（1954）

這些詩和之作，除了記載竺摩法師與當時澳門文化界人士學佛聽經、參禪的心靈感悟，也不乏對竺摩法師弘法港澳兩地間的送迎詩作。1951年秋，竺摩法師應邀赴港弘法，省堂有詩為之送行，表達對竺摩法師依依不捨的留戀之情，盼望竺公早日回澳弘法：

親侍經筵未半年，笛聲帆影悵風前。
嗟余多恨偏傷別，對客無言幾悟禪。
世路不堪勞腳踏，佛天惟有仗心箋。
應憐日日江頭望，記取香江載月還。(149)

1951年底，竺摩法師再赴香港弘法，至1952年元日仍未回澳門佛學社，佛學社友和澳門文化界都急切盼望竺公早日歸來，主持弘法事務。陳省堂有詩云：

高人妙法總堪思，爆竹聲中歲又移。
眩目春儀偏擾擾，同心舊約已遲遲。
寒山飛錫歸何日，青鳥銜書杜有期。
幾許似吾同引領，文殊到否師曾知？(150)

當澳門佛學社同仁和澳門文化界所盼望的竺摩法師於1952年仲春回澳後，他們的喜悅之情難以言表，正如陳省堂在賀詩中所言：

一尺道高一丈魔，而今於此見維摩。
謗來佞口何須辯，理在人心不可亂。
攻玉那嫌山有石，歸航卻喜海無波。
回看舊日經壇處，花雨依然滿地多。(151)

從抗戰時期竺摩法師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演《維摩詰經》，並出版《維摩詰經講話》，到40年代末期竺摩法師重新在澳門佛學社開講《地藏經》和《金剛經》，竺摩法師弘法護教、愛國愛教的精神和實際行動，深深地感染了澳門的佛教界和文化界。雖然，他因弘法利生事業而需要經常來往於港澳之間，但對於澳門的佛教界和文化界來說，竺摩法師的弘法大本營應當是在澳門，而非在香港。對於一個出家人來說，竺摩法師並沒有把自己定位在香港還是澳門，但是，他深知抗戰時期的那段澳門弘法的經歷，使他對澳門有着更深切的熱愛，而澳門佛教界和文化界也都將竺摩法師看作是澳門的佛教領袖和文化名宿，這也正體現了竺摩法師與澳門佛教界和文化界之間甚深的因緣。

開創現代“佛學問題座談”

1950年代伊始，正是新中國成立的初期，許多內地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來到港澳，港澳實際成為當時華南佛教信眾的集中區。此時竺摩法師積極重新投入港澳佛教弘法事業，因創辦《無盡燈》雜誌和主持澳門佛學社，實際上成為當時港澳地區最活躍、最有影響力的弘法主將。他經常來往於港澳之間，除了主持《無盡燈》、擔任澳門佛學社導師和澳門佛教義學主講，還應邀到港澳各佛教文化機構特別是各佛學院講演、座談。在主持和參與這些弘法活動的過程中，竺摩法師從未忘卻繼承太虛大師的遺志，發揚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1952年，他在港澳地區首開“佛學座談會”的弘法方式，從1952年3月19日晚始，每週三在澳門佛學社舉行佛學座談會，由竺摩法師任主座，佛學社會員自願參加，採取自由談話的方式來問答、討論和辯難佛學上的各種問題。後來，這種座談會又曾在澳門佛學社義學舉行過。由於自由參加、自由討論，參加者非常踴躍，雖然當時竺摩法師因事務繁忙，經常在港澳間奔走，祇進行了三五次就中斷了，但這幾次的佛學座談會在港澳產生了很大影響。因為，這種佛學座談不僅討論形式自由，可涉及佛學的所有問題，而且竺摩法師始終堅持從現代人生和佛法真相來解答，着力闡揚“佛法在人間”的思想。(152) 這種弘法形式和弘法主旨，顯然是自覺發揮了太虛大師所宣導的人間佛教思想傳統。1960年，香港妙法精舍的洗塵法師還專程邀請竺摩法師赴港舉行佛學座談會，介紹竺摩法師所開創的佛學座談弘法方式的

1954年春開学后本棲雲佛学院学僧合照、
3静边清若 2××悟×云大 3×怀竺明青
3行 法安尹如行××峰×妙云行×忠公祥松

竺摩法師與棲霞佛學院學僧合影（1954）

經驗。(153) 由此可見他在1950年代初的澳門佛學社開創此種現代佛教弘法方式——佛學問題座談的重要影響。

一、“佛學問題座談”的特點

1950年代初期澳門佛學社的佛學問題座談，是竺摩法師在澳門弘法的一個重要形式，也是現代中國佛教弘法利生的一種重要方式。不過，正如竺摩法師1953年出版《佛學問題座談》一書時所說的那樣，“佛學問題座談”的弘法方式，並不是一開始就很自覺地提出的。從1948年起，竺摩法師重新開始因抗日戰爭中斷的澳門弘法活動，在澳門佛學社擔任常駐導師，先後開講《地藏菩薩本願經》和《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當時，他在澳門佛學社講演佛經之餘，佛學社友經常相聚，逐漸在一起討論起佛學問題來了。也就是這樣，從1952年3月19日晚始，每週三晚上舉行一次自由參加的佛學問題座談會，由各位參加者自由提問和討論，竺摩法師擔任答辯導師。

竺摩法師與棲霞佛學院五比丘合影

澳門佛學社舉辦的佛學問題座談，其主要特點可以歸結為：組織形式完全是自由的，參加者也完全是自願的，討論也是完全自由的，提問者可以涉及佛學相關的任何問題，且任何來參加者都可以就所提問題進行答辯和討論。這種形式，真可以說是不拘一格，完全是一種現代自由學術的佛學沙龍。

這種座談會，“所談的都是各人隨意想到就問，有問則答，比較深的問題或亦偶然涉及，而多數屬於普通一般人對於佛法的疑難解答。”(154) 這種自由討論佛法的形式，較之清代和近代佛學講座或講經，不僅形式上自由得多，而且也容易調動參加者的積極性，使他們能夠積極地參加提問和討論，這樣就會對佛教中的問題形成更深刻的印象。竺摩法師在首次佛學問題座談會上說：

今天來開佛學座談會，是想採取自由談話的方式來問答、討論、辯難佛學上的各種問題。平常登座講經，外表雖甚莊嚴，而方式較為刻板，聽者每感不易領會，聽之即忘；若用座談會的方式來談論一個問題，經過大家反複申論，留入腦中的印象會比較深一點，不會很快的就忘記。(155)

在第二次佛學問題座談時，參加過第一次座談的人都贊賞這種佛學座談的形式，認為“座談會的方式，沒有講經那樣嚴格，可以自由說話，隨意發問，所以比較來得生動，有興趣。”(156)

竺摩法師嘗試的這種佛學問題座談形式，雖然是近代中國佛教界開座講經和新式佛學院教學所沒有的，但是也並非完全古無依憑。正如竺摩法師自己所指出，這種佛學問題座談的形式，在佛陀弘化時期就普遍存在，當時佛陀在印度說法，“都是用自由問難辯論的方式說出來的”，像常見的《楞嚴經》、《維摩詰經》、《金剛經》等，都是當年由須菩提、阿難、舍利弗等對佛法有所疑難，請佛陀加以解釋、申辯而得來的，當時佛陀和各位尊者，一問一答，或反問，或反難，對這些問答進行記錄和整理，便有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楞嚴經》、《維摩詰經》、《金剛經》等種種經典。在佛陀時期的佛學問題討論中，也有用一條論題格式經過大家討論整理成篇，而成為後來的佛法經典的，如《楞嚴經》，就是二十多個聖者對甚麼是“圓通”的論題發表意見，從而形成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圓通章》。《維摩詰經》中的〈入不二法門品〉，就是當時幾十個菩薩在一起圍繞着“怎樣是不二法門？”“怎樣才能入不二法門？”這兩個論題進行辯論各抒高見而形成的。

竺摩法師還指出，在中國古代，佛教界也有“主講”和“都講”的說法制度，其中“都講”就是在講經過程中對“主講”問難的人。這種形式在古代書中多有記載。他贊賞古代的“主講”與“都講”之間的互動、辯難，“議論風生，神出鬼沒，亦頗堪玩味”，祇是晚近以來的叢林寺院，雖有“主講”與“都講”之名，實失卻原始意義。因此，按竺摩法師自己所說，他似乎不過是在澳門佛學社重新恢復了古代的這種弘法形式而已。竺摩法師所舉行的佛學問題座談，雖然也是在他主持佛學講經之後進行的，但並沒有像古代那樣設一“都講”的角色，如果說有，那確是所有參加座談的人都是“都講”。這樣理解澳門佛學社的“佛學問題座談”還不妥當，因為在佛學問題座談當中，竺摩法師也不是“主講”，而同樣是“都講”，可以這麼說，這種佛學問題座談，由於採用的討論完全是自由的形式，因此，每個人都可能是“主講”，也都是“都講”。

從以上的論述可見，竺摩法師在澳門佛學社所開展的這種佛學問題座談的弘法形式，對於佛陀在印度弘法時期的自由討論形式來說，是自覺的繼承和發揚光大，而對於中國佛教的傳統弘法講經形式來說是全新的，實具開創現代中國佛學教育與弘法新形式之功。

二、“佛學問題座談”的經過

竺摩法師在澳門佛學社的“佛學問題座談”前後進行了五次，前三次留下了記錄，後兩次沒有留下記錄。正如他自己所說：“當時講者身負法務，往來港澳之間，不長住澳門，所以座談會祇開了三五次就中斷了；而後來兩次的稿子，因未暇整理，不久也在行腳中散佚，這是可惜的！”(157)留下記錄的這三次座談的具體經過如下：

第一次佛學問題座談是在1952年3月19日晚，地點是澳門佛學社，由竺摩法師任“主座”，陳心彬居士作記錄，出席者港澳男女居士三十多人。竺摩法師首先介紹開啟“佛學問題座談”的意義，明確指出不是由他一個人主講的“講經會”，而是由大家共同參與的“座談會”。由於事先沒有主題的準備，完全採用自由參與、自由討論的形式，因此這首次的佛學問題座談從提問者提出的諸如三乘佛教及大小乘佛教如何區別的這樣一些基本問題的討論開始。由於這是第一次佛學座談會，大家還不太適應，與其說是討論，不如說是答疑，即基本上是來參加的各位居士護法提出佛學上不清楚的疑點，由竺摩法師應答。

第二次佛學問題座談是在同年的3月22日晚，地點仍是澳門佛學社，主講還是竺摩法師，記錄也是陳心彬居士，參加人數明顯多於第一次，達六十多人，正如竺摩法師在此次活動的開場白中所說：“即席人數比前一次更多，更踴躍，可見各位對於開座談會，比聽講經更感興趣。”從參加者的名單中可以看出，第一次參加的人，這次基本上都來了。

而參加過第一次座談的人普通反映這種自由說話、隨意發問的方式生動有趣。(158) 這次座談會較前次有較大改進的是，第一次基本上是大家提問，竺摩法師一人回答；而這一次許多人有了第一次的經驗，大家不僅踴躍提問，而且也有不少人參加應答，真正進入到討論狀態，而不是像第一次座談會那樣祇是竺摩法師一人應答。從這次參加者所提出的問題來看，也明顯地較第一次要深入得多。第一次主要是佛學上的一些基礎知識問題，而這次座談會上，佛教歷史、佛學儀軌和佛學與現代科學等等成為主要討論的問題。

第三次佛學問題座談會是在同年的9月19日晚，地點改在澳門佛學社義學，竺摩法師由第一次的“主座”，經過第二次改為“主講”，到這次改為“主席”。這種變化，其實反映了各次座談對主要人物的不同角色的定位。第一次座談會從竺摩法師的開場白中不難想見，是期待佛學問題座談會，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家自由討論會，“主座”祇是說明竺摩法師是主要座談人，並非主講人或主持人或應答人。第二次佛學座談會顯然是試圖汲取第一次的經驗，因為第一次座談會其實就是大家提問，竺摩法師應答，竺摩法師實際成為主講人，因此，在第二次座談時改為“主講”。可事實正好相反，第二次座談會非常成功，變成一次真正意義的座談會，也就是座談會開啟之初所期待的自由討論會。這樣，佛學座談會的主要負責人，不如冠名為“主席”。主席就是主持人的意思，任何座談會都得要有主席，因此，到第三次時，竺摩法師的角色定位，既不是單純的“主座”，也不是“主講”，而成為“主席”。可以這麼說，有了前兩次的經驗和影響，第三次佛學問題座談會就會成功得多。實際情形也是如此。這第三次佛學座談會參加者增至七十多人，可見佛學座談會影響越來越大，吸引了更多的人參加。另外，參加座談會的人，前兩次除了竺摩法師外都是居士，這次增加了釋覺源法師。

當然，最能反映第三次佛學問題座談會效果的，不僅是參加者積極參加了自由討論，更重要的是討論的佛學問題越來越學術化，連向來國際學術界爭論不休的佛教紀年問題，代表佛學思辨水準的因明學問題，都成為討論的熱點。

三、“佛學問題座談”的影響

澳門佛學社的“佛學問題座談”的三次記錄稿，都分別刊登在當時澳門出版的《無盡燈》雜誌上。因此，當時的佛學問題座談會不僅在參加者中產生很大的影響，就是在《無盡燈》的讀者群中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正如竺摩法師後來在《無盡燈》中所說：“本刊第三期發表‘佛學座談會’第一會後，引起遠近讀者不少興趣，來函同意此種研究宣傳之方式者多起。”(159)亦有讀者居士來信贊揚佛學問題座談：

> 內容豐富，理論精闢，尤以貴社之佛學座談會，獨樹一幟，為港澳佛教團體倡；而法師答釋精詳周到，令人讀之頗感興奮！若非博學智深，不克負此重任。如此研究佛學，認識特別深刻，獲益最大。（……）法師所答各題，旁徵博引，理由充足，無任欽佩！(160)

當然，最有意義的，還不是得到讀者多少的贊譽，而是讀者看到澳門佛學社的佛學問題座談會討論的問題後，來信就其中的一些討論提出商榷意見，從而使澳門佛學社的佛學問題座談從單純的定時定點的佛學活動，擴展到社會，乃至從澳門影響至海內外。

謝家寶居士在來信中就特別提到三個問題：

一是，《法華經》中明明以羊車喻小乘，以鹿車喻中乘，以牛車喻大乘，而以大白牛車喻一佛乘，即喻會三乘歸一乘的意思，而法師在座談會以大白牛車喻大乘菩薩，何所據？

二是，《金剛經》中有“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兩句，顯慈法師在《金剛經真義疏》中謂大乘為別教機（即佛法乘），最上乘為圓教機（即佛乘），法師在座談會中說最上乘即菩薩乘，究竟大乘與最上乘有何區別？

三是，關於野狐化人聽說公案的故事，《大乘起信論述記》記載的與座談會上所說的不一致，即前者是說野狐不知錯在何處，聽百丈禪師開示“不

竺摩、錢穆、王道留影（1954 年・澳門）

竺摩法師與錢穆教授（1965 年・檳城）留影及題辭

昧因果”始心悟脫罪；而法師謂野狐心已明白，教百丈下轉語，然後脫野狐身，且轉語為“還落因果”，而不是“不昧因果”究竟是怎麼回事？

竺摩法師專門在《無盡燈》中回覆了謝家寶居士的疑問：

其一，按《法華經》的經文理解，以三車譬喻三乘，而大白牛車不過是牛車的擴充其量，以譬喻大乘增上至極之義。至於三乘與大乘或一乘不同的問題，歷來都有爭議，不好說哪家完全正確。

其二，大乘與最上乘都可從菩薩乘上立言，大乘是菩薩所修的因行，而最上乘是菩薩所具的果德，“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兩者不能截為二物”。另一方面，大乘、一乘、一佛乘和最上乘雖在因果行上、大小量上各就其重點而別立多名，若以理融會之，仍為一物而自多方面看法不同。因此，《瑜伽師地論》等所謂上乘即指聲聞緣覺乘，菩薩居其上，故有無上乘即菩薩乘或大乘。不過，菩薩是自因言，無上乘或最上乘是自果言，同是一法，因果有連貫性，決不會將它們截然分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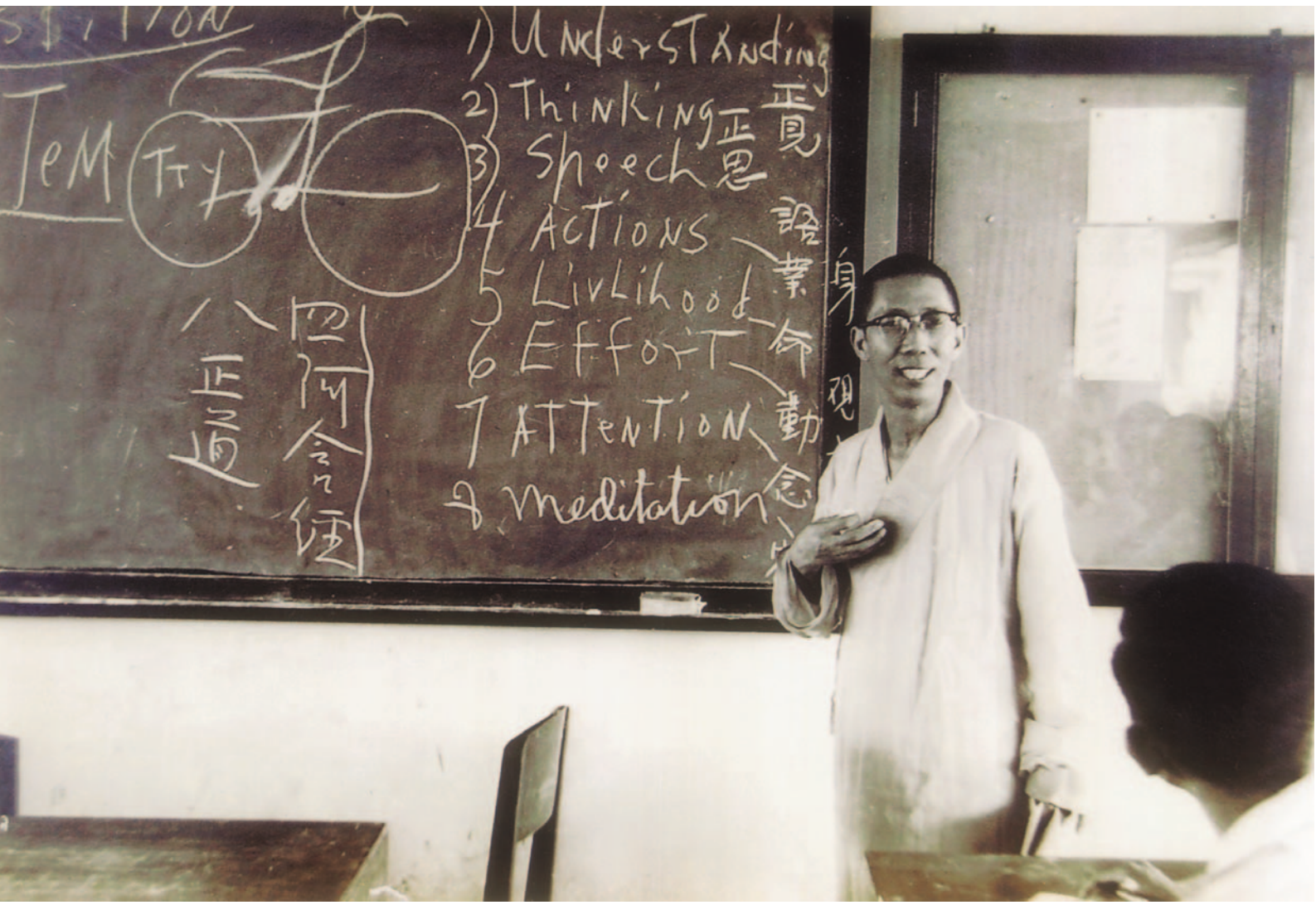
其三，野狐禪一事，“意在學佛者須‘發菩提心，深信因果’，此理既明，亦算了事。”其實，關於野狐禪的記載，《五燈會元》及《四家玄錄》等許多佛教典籍中都有，與《大乘起信論述記》所言，大旨相同，祇有詳略不同。他特別指出：

> 況野狐僧既為“化人”，問題更大。蓋其既能變化自在，又自知其說錯法得罪，指定和尚為其下一轉語，則絕不能說其完全不知錯處！故鄙意以為野狐之所作，或亦大權示現，其亦開曉禪病者之忽略因果耶？如是則言其事前未知固合理，即言其已知又何妨呢！(161)

此外，讀者余無我在第三次佛學問題座談會記錄後，也來信就“極樂世界”的問題，從現代科學的角度提出討論，指出一部分學佛的人，一方面贊歎佛法的玄妙，一方面又懷疑佛說的無稽。其實，佛經上的宇宙觀，對於這個離開我們祇區區十萬億佛土的西方極樂世界，不過是一個很短很短的距離，所以特勸我們專心去修行。佛經上所說的，在我們凡人眼光中很難想象，如果不是在今日科學發展有各種望遠鏡、放大鏡的幫助，誰也無法證明佛經上的準確性。按照現代天文學的發現，距離地球很遠的星星，每一粒都是一個太陽，每一星座，還有許多環繞着它的行星，每一行星，都可成為一個世界。我們的太陽不過是太倉一粟，就是佛經上所說的娑婆世界。在這個銀河系外，還有無數的星系，這正是佛經上所說的“三千大千世界”。他甚至說：

> 真理即真理，事實即事實，在於今日科學日益昌明的時代當中，一切古昔的神學、玄學、陰陽家、道家，對於渺茫無涯的宇宙的學說，都在萬能的科學相對照之下，而一一現出其虛妄的面目來，唯有佛經所說的種種，即因科學發達而愈證明其準確。此無他，蓋因佛已得無上正遍覺知，其智境非如吾人零碎不確之知解所測量，故起疑惑，為修行之障，良可哀也。宇宙之大，固非渺小之人類所能測量，即眼前之事物，又何獨不然？試觀一滴水內，有無量之微生物，光學上之紫外線，皆非人類目力所及，在某限度外震動之聲音亦非人類聽覺所及，但由科學之方法，皆一一證明其存在，足知佛經上所說的一切不能見不能聞之事物，皆有其存在之價值，甚至可由科學之繼續發達，而將來均一一予以實現於我們的肉眼前，那時的娑婆世界，或值此而成為普遍佛化的樂土！人類不再對於佛說存有懷疑，於是實現了人間淨土！(162)

因此，余無我居士認為，我們雖然不能指望用科學的方法使我們的肉體也往生西方，但是至少可以證明，在娑婆世界以外，的的確確存在着其它的國土，而這個十全十美的極樂世界，也就不難想象了！我們修淨土的人，最主要的是要有一個“信”字，如果連那個終極追求的目的地 —— 極樂世界都不相信，那還學甚麼佛呢？余無我居士也因此不滿意於竺摩法師在座談會中一味強調“唯心淨土，自性彌陀”的說法。(163)



1956 年竺摩法師開講《四阿舍經．八正道》時之學者風神

余無我居士用科學來闡釋佛學，是近代以來佛教界比較流行的作法，也是近代以來太虛大師呼籲佛教科學化的一種表現，雖然難免有牽強附會的地方，但畢竟體現了佛教對現代科學成果的積極調適。因此，竺摩法師在看了余無我居士的來信後，1953年5月14日深夜在澳門佛學社義學完成了回應稿。

竺摩法師在回應稿中指出：“能以現代科學之說來證明極樂世界，於淨土宗義多所張揚，亦可謂拋磚引玉。”不過，他本人並沒有否定離此十萬億佛土外確有極樂世界存在，並多次引《阿彌陀經》來說明極樂世界為修淨土者趨向的目標。他還指出：

> 再以理答，故出“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之教義，使行者不因事忘理，從心外取法，即可納事於理，融境於心，此與淨土宗名著 —— 藕益大師的《彌陀要解》中思想亦不相違。且示以不拋棄現實世界，而另覓他方國土，或即從此現實中來爭取清淨佛土，亦不失為迎合時潮的一種權宜作用。(164)

竺摩法師雖然贊賞余無我居士從現代科學來說明極樂世界的存在，但是，他仍然批評余無我居士過於強調“心外取法，而另求此十萬億佛土外的西方極樂世界”的作法：

> 此“心外取法”，豈是佛法正義？亦豈是淨土正宗？《觀經》謂“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華嚴》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深密》謂“諸法眾緣生，唯識現”，《楞伽經》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佛法對心外取法，斥為外道，意即在此；且與居士自引蓮池大師“夫即心即境，終無心外之境；即境即心，亦無境外之心”之語亦相違。觀居士之文，亦知深識佛法，而有“心外取法”之語，恐亦一時權宜，或與我用“象徵”二字犯了類似的毛病？(165)

從上述這段回應文中可以看出，竺摩法師雖然贊賞余無我居士以科學來說明佛法，推展佛教的現代合理性，但是，他仍然堅守佛教的根本立場，反對一味地將佛法科學化，乃至發生顯違佛教根本教義的作法。因此，他才明確地指出，“心外取法”而追求一個外在的極樂世界，祇不過是權宜之法，是在科學時代宣揚佛法的一種方便，並不能否定佛法“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根本義理。

以上兩例說明，澳門佛學社的“佛學問題座談”，其影響不僅僅表現在參加者那裡，實際上通過媒介的傳播，而影響到社會，在港澳及海外的佛教界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954年竺摩法師到馬來西亞弘法後，經常舉行“佛學問題座談”，在教界和社會產生了良好的反響。1960年，已經身在東南亞弘法的竺摩法師，應香港妙法精舍洗塵長老的邀請，專程來香港為雲門學園的全體師生暢談“座談佛學的方法問題”，系統地闡述了他關於用現代“座談會”的形式弘揚佛法的經驗與感想。因此，竺摩法師在澳門佛學社所開創的“佛學問題座談”，不僅僅是已經發生過的時間、地點和人物的事件，也表現在事件過後所引起的社會討論及其社會反響。通過這種向社會延伸的佛學討論，不僅使原有的“佛學問題座談”的影響超越了時空的局限，更使佛法的正信觀念進一步深入到港澳及海內外的社會之中。

竺摩法師與《無盡燈》雜誌在澳門的創辦

在澳門現代佛教文化史上，《無盡燈》雜誌的創辦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無盡燈》雜誌不僅延續了抗戰時期澳門出版的《覺音》雜誌的現代人間佛教特色，而且成為1950年代港澳地區唯一的一份集學術性、思想性和社會性於一體的佛教文化雜誌。正是《無盡燈》雜誌，使當時港澳地區的佛教界和文

《無書燈》創刊號及第 100 期封面（檳城三慧講堂提供）

化界之間有了一個契合時代需要的交流平臺，並使港澳地區的佛教文化界與海內外的佛教文化界之間能夠交換資訊，相互激勵，有效地促進了民初以來的中國佛教革新運動的持續開展，為 20 世紀下半葉以來港澳及海內外的中國佛教文化的復興與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無盡燈》雜誌的創辦及其宗旨

1951年是港澳佛教文化界非常重要的一個年份。正是在這一年，不僅澳門佛教義學因影響良好而擴班，而且在港澳佛教界的大力支持下，竺摩法師親手創辦了《無盡燈》雜誌。這是繼抗日戰爭時期編輯出版的《覺音》雜誌之後在港澳地區最有影響、並風行海內外的一份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它與澳門佛學社一起，成為1950年代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在港澳的大本營。

太虛大師創辦的《海潮音》雜誌到1951年已滿三十週年，竺摩法師在港澳為這份領導中國佛教革新運動近三十年的主導刊物專門撰文表示紀念。在〈海潮音卅歲感言〉一文中，竺摩法師深感振興佛教、宣傳佛法，離不開創辦雜誌的文字宣傳，通過雜誌的文字宣傳，可以使宣傳的力量深入到普遍的民間，吸引知識份子對佛法的興趣，解除人們對佛法的各種誤會，闡揚大乘佛法的救世救民之偉大真理。在這方面，太虛大師是先覺者，且是佛教界注意文字宣傳的開拓者。他創辦於1920年的《海潮音》雜誌，像“人海中的潮音”，三十年來，一直是中國佛教界革新運動最重要的理論和宣傳陣地，在海內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影響，成為中國近代佛教革新運動和人間佛教運動不斷向前推進的重要標誌。由於它的影響，全國各地又編輯出版大批的佛教思想的理論與宣傳刊物，如廈門的《現代佛教》、北平的《佛教評論》、南京的《內學》、上海的《中國佛學》、天津的《佛教月報》以及抗戰時期出版的桂林的《獅子吼》、澳門的《覺音》、香港的《人海燈》等等。但是，正如竺摩法師所言：

> 這許多刊物中或因經濟，或因環境的各種關係，時斷時續難以持久，唯有在新佛教中資格最老的刊物 —— 海潮音出至今日已滿三十年，依然繼承不斷地出版着。其間因經濟的缺少，及編輯環境的不適 —— 尤其是在八年抗戰的時期中，經過種種苦難的掙扎，而克服種種的困難，始能在其他佛教刊物皆已沉寂斷絕的今日，唯有它 —— 海潮音為魯殿靈光，巍然獨存，依然無恙，這是一件極不容易的大事！(166)

可以說，在近代如此複雜多變、經濟與政治因素交互影響的情況下，能夠堅持出版數十年的刊物是非常少的，祇有屈指可數的《東方雜誌》《教育雜誌》等，而《海潮音》祇是一份佛教刊物，且是一份宣揚佛教革新思想的新佛教刊物，它能夠生存三十年，已經是奇跡了，靠的是太虛大師人間佛教革新思想的精神支撐、靠的是太虛大師和許許多多太虛大師的門人弟子及追隨者們克服重重困難，苦心孤詣，辛苦經營。竺摩法師高度評價《海潮音》在太虛大師弘揚人間佛教思想中的特殊重要意義：

> 尤其是太虛大師，一生佛教事業建設的精神，大多寄託在海潮音中，所以大師現今雖已逝世，而其不死的精神，仍然長寄在海潮音中，所以凡是參加建設新佛教的信徒，今日每一翻開海潮音，便如看見大師為佛教為眾生的精神，仍在一頁一頁中活躍着。因此，海潮音的持續及其前途的發揚光大，實為今日一切佛教信徒所應注意的。這不特是紀念大師的精神永遠不滅，同時也是使新佛教的慧命永遠長存！(167)

很顯然，竺摩法師紀念《海潮音》出版發行三十年，實是紀念太虛大師創辦《海潮音》雜誌的歷史功績，闡揚太虛大師佛教革新理論與思想的重要歷史意義以及《海潮音》雜誌對於宣揚和推展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特殊重要意義。所以他呼籲：“凡是佛教徒，應該毫無異義地對於這佛教唯一的刊物，大家要應該設法共同來維持愛護，使它的生命永遠延長，如人海中的一座燈塔，放射着破除黑暗的光芒！”(168)

有感於創辦雜誌對宣揚佛教革新思想的重要意義，由於港澳地區曾有過影響的佛教刊物《覺音》和《人海燈》相繼停辦多年，在太虛大師創辦和發行《海潮音》雜誌之精神的激勵之下，竺摩法師受廣大港澳佛教信眾的大力支持與幫助，於1951年決定創辦一份佛教文化刊物，以推動人間佛教在港澳和海外的進一步傳播。1951年8月12日，即佛歡喜日，竺摩法師在澳門佛學社編輯出版了《無盡燈》的第一期，即創刊號，正如他自己在該創刊號中所說：

> 那時抗戰八年雖然勝利，而一切佛教的大小雜誌，都已在戰爭浩劫中被砲火燬滅，使佛教又回到文化的沙漠。我常這樣想，在這個時候能辦出一個佛教雜誌來開發佛教的源泉，可能會在文化沙漠中有浮現綠洲的希望。(169)

竺摩法師正懷有這種期望時，無意中發現在自己收藏的舊書堆裡有一份1939年當時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研討班上的講稿《維摩詰經講話》，拿起這本已越十年的講稿，他感慨萬千，更驚奇地發現上面有這樣的話：

> 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170)

從《維摩詰經》的上述這段話裡，竺摩法師受到很大的觸動，他覺得：

> 這是闡明了“無盡燈”的名義，是由一個人發菩提心，點着一盞心燈，復由一盞心燈燃起多盞心燈，燈燈相映，光光無盡。如果把這盞燈拿來作佛刊的刊名，倒是非常有意思，且意義深長，含有鼓勵性的作用。(171)

由是，竺摩法師將自己的想法與澳門佛學社的同仁進行了交流，希望能辦一個名字就叫《無盡燈》的佛教文化刊物，以“弘揚佛教文化”。

結果，澳門佛學社的同仁們都很高興，並表示讚同，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動議，不如趁熱打鐵，馬上就動手將刊物辦起來。於是，當場就擬定了辦刊事項，推舉竺摩法師為社長，兼負責籌款和發行之事務；當時中國青年党要員、來澳門避兵而時常來佛學社聽經學佛的林心曙居士，被推舉負責編輯工作；佛學社骨幹陳心彬居士擔任助校。陳為詩人，並從嶺南宿學商衍鎏太史遊。其他的發行員等，也都相繼推出。此後，竺摩法師相繼發函給港澳地區的僧俗界師友，請予以幫助並賜稿。《無盡燈》雜誌居然就在兩個月後出版了創刊號。正如竺摩法師自己所說：

> 在沉寂已久的港澳佛教出版界，燈刊應運而出，來了一個小突破，掀起一陣熱浪，再鼓勵以文字宣揚佛法的空氣，大家都有點喜形於色的樣子。(172)

中國佛教以禪為特色(173)，也就是說，是提倡不立文字的。但是，實際上，歷史上流傳了許多佛教的經典和文獻，而唐宋以後中國禪宗的文獻更不少。這就是說，佛法的流播，是離不開文字的，沒有了文字的傳播，人們如何瞭解佛法的真義？竺摩法師在《無盡燈》雜誌創刊號的發刊詞中明確地說：

> 佛法是從佛的實證經驗中產生出來的一種學問，其最高的原理，是唯親歷其境者的“現量智”始能照徹，沒有到達這種現量智境的人，是無法臆測得到的。在這點上，所以說佛法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但如果完全不靠文字，則雖有佛法之高深與淵博，又怎能瞭解？因此，佛法是性超文字而不離文字，離了文字的佛法便無從證悟的佛法，所以佛陀的三藏十二部聖典，禪門的一千七百則公案，都離不了文字；即三般若中最高理境的“實相般若”，也是由“文字般若”起了“觀照般若”的功用而達到的。可知佛法在在需要文字，所以不立文字而當注意者，是叫人不要死在文字語句的葛藤之下，執藥成病，迷指失月，若能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則說文字固屬多事，即說“不立文字”亦是多事了。(174)

因此，辦佛教雜誌，就是用文字來宣揚佛法的真諦。更何況現代社會流行報刊雜誌的文字宣傳。他認為，為弘揚佛教之真理，表現佛陀的精神，文字刊物大量地產生，實為“現代時勢和現代思潮所必需”。竺摩法師特別指出創辦《無盡燈》雜誌的指導思想或辦刊宗旨：

> 或曰：世變日急，人心惶惶，生活之安定和生命之隨時堪危，自顧不暇，尚有何種閒心情來研究佛學？則辦刊物亦大非其時。此語驟然聽來，似有幾分理由，若加以細味，便深知其非！須知佛法之在世，原為救世，若不能救世，又何貴乎有佛法？所以世界愈亂，愈需要佛法，人心愈危，佛法愈需要。在此，我們已於佛法有信解的佛弟子，感於世界的惡濁，人心底危殆，學說知見的猖狂，需要佛法救濟之逼切，不光是口頭講講佛法，筆尖寫寫佛法就算了事，應該要發大誓願，為弘揚佛法的真理而犧牲，為爭取信佛的大眾而盡力。本社現在出版刊物，且取名為“無盡燈”，就是存着這種願望。(175)

竺摩法師創辦《無盡燈》雜誌，不是專為發表佛經講章而來的，而是為宣揚佛法的拯世救民精神而來的；也不僅僅是為了宣揚佛教的救世精神而來的，更是動員港澳乃至海內外的佛教信徒和炎黃子孫積極投身於拯世救民之運動而來的。因此，對於港澳地區的佛教界和海內外的信教群眾而言，在當時沉悶的氣氛裡，《無盡燈》雜誌以佛教的積極救世精神來號召，無異於點亮了一盞心靈的光明燈。

《無盡燈》雜誌的特色

《無盡燈》雜誌創刊之初，就發表了〈徵稿簡約〉，明確了來稿的要求：一是研究佛學有心得的著述；二是修養佛法有經驗的寫作；三是通俗佛學的理論文字；四是佛法與各種學說配合的著作；五是建設佛教新理論的文章；六是佛教歷史及佛教掌故的敘說；七是介紹各地佛教情形的通訊與特寫；八是其他有關佛教的文藝小說書畫戲劇詩歌語錄及小品等文字。(176) 這裡的第四和第五兩個方面，都是明顯地延續了太虛大師佛教革新精神傳統的。也就是說，竺摩法師在澳門創辦《無盡燈》雜誌，不是一般的宣教刊物，而是一個佛教現代化的探索性刊物。這裡所說的佛教現代化的探索，既是指佛教的通俗化宣傳，也是指契理契機的佛教新理論的建設。而這個契理契機的佛教新理論的建設，不是單純地着眼於佛教與一般社會生活的調適，同時還着眼於佛法與社會上各種學說的對話與融合。這正是太虛大師所宣導的現代人間佛教的特色。

竺摩法師在澳門創辦《無盡燈》雜誌，不僅僅是要宣揚佛教的積極救世精神，而更是要把佛教的這種積極的救世精神應用於實際的社會生活與實踐之中。在竺摩法師看來，無盡燈本身就是一種佛教的修行法門，是一種向魔法作不懈之鬥爭、激發人們前進之動力的現世法門。而這一法門對於當時的港澳同胞來講，尤其值得珍視。他說：

> “無盡燈”，是修學佛法的一種法門。佛教人修行的法門很多，略之有戒定慧三無漏學，廣之有六度萬行，或八萬四千法門；“無盡燈”乃其之一種。“無盡燈”的意思，是以一人之法，輾轉開導百千萬人而無盡，如以一燈而燃多燈，燈燈無盡，光光不絕。《維摩經菩薩品》云：“於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這就是無盡燈的出處。我們現在就採取這意思，來出版這個刊物。(177)

竺摩法師認為，維摩詰居士說這個“無盡燈”的法門，正是因為當時有一班惡魔經常來打擾一個修道者，使修道者不能夠正常地依法修行。維摩詰居士就向惡魔們說法，告誡他們不要沉溺於世間虛偽的五慾之樂，要他們向佛法中追求禪定自在的法悅。惡魔們聽信了維摩詰居士的話，終於歸化了佛門。於是，維摩詰居士又傳播這“無盡燈”法門給這些歸化了的惡魔們，要他們將這個法音帶到魔宮裡去，“點着百千萬億的無盡心燈，使一切的魔子魔孫們都在這無上醍醐的法藥中來找尋生活，不再戀着那為一切罪惡的淵藪的世間慾樂”。(178) 當然，這裡的所謂惡魔，祇是人的七情六慾的代名詞，修道者受惡魔的侵擾，實際上祇是受自己七情六慾的侵擾，維摩詰居士向惡魔傳授這“無盡心燈”，實際上是他勸說修道者應當明瞭世間五慾之樂不僅是虛偽的，更是惡魔。讓惡魔歸化，其實就是使七情六慾不再生起，而一心追求禪定自在。

20 世紀前期的中國社會，一直未能擺脫戰爭的威脅，人民總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在佛教看來，社會的災難，都是世間的物慾橫流所致。正如竺摩法師在創辦《無盡燈》雜誌時所說：

> 現在，為一切罪惡淵藪的世間物慾籠罩了全世界的人類，大多數人都在這物慾障蔽中埋沒了自己的靈明覺性，熄滅了那靈明四徹的無盡心燈，因此造成了這個世上你爭我奪的局面，導演出一般人民在饑寒線上流離失所的悲劇。在這裡面我們望不到光，找不到熱，祇有黑暗，沒有光明，祇有殘酷，沒有同情。“一將功成萬骨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利令智昏的權勢餓鬼們，正伸着巨靈的魔掌，想摑殺全人類的生命，想摧殘世界上的道德文明，甚至想毀滅了這個地球以期填平他們那貪取無厭的慾壑！(179)

既然物慾造成了社會的種種災難，人類要擺脫災難，就必須克服物慾。可是，世俗社會的人，總是有物慾的，克服物慾並非那麼容易。佛教強調佛法的救世，就是幫助人們克服物慾的傷害，使人們充滿着佛陀的慈悲與仁愛。竺摩法師認為，這正是《無盡燈》雜誌所要完成的使命。他說：

> 在這裡，我們才覺得佛法救世的需要！即需要佛法的慈悲聖水來洗滌權勢餓鬼們那無明結習的污穢，來淋滅那貪取無厭的慾焰、鬥爭不息的瞠火，來灌溉清淨的心田，培植般若的靈苗，開出智能燦爛之花，結成和平莊嚴之果！朝着這目標，抱着這信念，我們來努力，來爭取，努力把佛陀 救世的教義傳播於每個人的心識中，爭取一切大眾來投向佛陀的慈悲和愛的懷抱裡來，使菩提之心，遍發處處，長明之燈，點點無盡，“冥者皆明，明終不滅”，便是這個刊物文字般若的心燈，點着百千萬億讀者們的心燈 ，心心相應，燈燈無盡，成為智慧底大火炬，灼破宇宙之大黑暗！(180)

不難看出，竺摩法師創辦《無盡燈》雜誌，正值國民黨軍隊退守臺灣實行白色恐怖、中共發動抗美援朝戰爭、美國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國際國內形勢都非常緊張。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深感佛法救世精神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需要將這種佛法救世精神宣揚出來，照亮人們的心靈。因此，他創辦《無盡燈》雜誌，具有非常強烈的佛法現世化情懷，這正是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適應時代的自覺表達。

竺摩法師創辦《無盡燈》雜誌，雖然有明確的目標和辦刊宗旨，但是，要真正使《無盡燈》充份發揮它對人間佛教思想的宣導作用，必須從雜誌編輯的文章內容入手，保證刊物在通俗化地適應社會大眾需要的同時，也要有相當高的佛學品質。竺摩法師在這一點上是有相當的歷史自覺。正如他自己後來所說：

> 一個雜誌辦得好不好，有無價值，最重要的是看它內容的文章有無份量？立論是否正確、站立得住？外型的美觀與否，編排是否整齊，那些都是次要的問題？

以上這些都是他從一開始都考慮到的，當然這些寶貴的辦刊經驗，肯定得益於他早年在澳門成功接辦《覺音》雜誌。社會上的刊物有多種多樣，即使是佛教方面的刊物，也是各種各樣的，有純理論性的，也有純哲學性的，還有純通俗性的或純宗教性的。竺摩法師對《無盡燈》的定位是雅俗共賞：

> 至於燈刊初辦的宗旨，選刊文章的性質，約有三方面的決定：一是選刊比較有學術價值的論著，即有關經律論三藏的作品。二是多刊通俗佛學的文章，要三根普被，攝機比較廣泛，因為在目下的地區和環境，不但寫專著的人不多，能讀專著的人亦很少。三是要刊登一些有文學價值的傳記、遊記，含有佛教意義詩詞，短篇文藝，書畫圖片，以及佛學與文學的小品。要這樣做法，莫非想戒定慧三學同研，上中下三根普利；因為在目前的環境中，不論國之內外，人之中英，能讀佛學論著，尤其是長篇論著，分期刊載的，看的人還是不多的。不過，長篇論著還是需要的，每期能登二三篇即好。但如好文章多登更好，自然不在此限。(181)

很顯然，竺摩法師除了強調《無盡燈》的辦刊宗旨是宣揚佛陀的救世精神 —— 即人間佛教，更着力於如何使文章的性質做到使更多的人能夠接受，而不是祇滿足於知識精英階層，或祇是滿足於一般社會民眾。他充份考慮了辦刊的社會環境，從實際的社會環境出發來決定選刊文章的性質。從《無盡燈》後來發表文章的實際情況來說，確實照顧到了理論性與通俗性、學術性與文藝性的結合。這無疑是《無盡燈》雜誌之所以自創辦後就在港澳乃至海外就比較風行的重要原因。如果比照一下現在海內外佛教界所編輯出版的各種佛教雜誌，不難發現《無盡

燈》雜誌和竺摩法師在抗戰時期所編輯出版的《覺音》雜誌一樣，仍然不失為近百年來中國佛教文化刊物中的典範之作。

就在《無盡燈》雜誌的創刊號上，刊登了竺摩法師自己的三篇文章，即〈點着無盡的心燈〉、〈由學佛的職責講到自我教育〉和〈一個大學教授眼中的佛教〉。〈點着無盡的心燈〉是他為《無盡燈》雜誌所寫的發刊詞，〈由學佛的職責講到自我教育〉是他此前在澳門佛學社的一次全體社員大會上的演講辭。

早在抗戰初期避難於武昌佛學院時，竺摩法師就有感於當時時危勢艱，就提出發揚佛教的自我教育精神，積極承擔起救亡圖存之使命的主張。他認為，改過自新，舍惡遷善，自勉自奮、自強不息，提高自我人格，增強社會責任感，就是佛法自我教育的根本要求。如今，他針對港澳佛教界、特別是澳門佛學社的實際情況，鼓勵大家要精誠團結、大力弘揚人間佛法：

> 因佛說法的中心對象是社會人類，離開了社會人類便不需要佛法，所以須要把佛法向社會人群中盡量地宣傳，從現實社會各個領域上盡力去推廣發展，方能見得佛法的好處和佛的精神之偉大；而這使命的主流的發動力固在出家的僧眾，但推波助瀾的推動力則全在居家之信眾，沒有居家信眾的努力，佛法決難深入民間，普遍社會。由此可見居家信 眾對於護持佛法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所以說修習佛法，弘揚佛法，傳持佛法是四眾佛弟子共同的責任！(182)

由是，竺摩法師提出，祇有以“公而忘私”“和諧合聚”“舍己從眾”“化小為大”為基本行為準則，每個人就會信心內充，自有水到渠成之妙：

> 為甚學佛必要這樣呢？因佛的教義是最注重“自力更生”，若自己做不好，佛都沒辦法救你！所以“自我教育”的原理，在佛教裡面是發揮到非常透徹。佛叫弟子有過必改，而改過的方法是必要犯者自己“發露、懺悔”。這發露和懺悔用現代新名詞來說，就是“自我檢討”，“自我批評”，也即是“自我教育”。所以我現在提出上面的幾點意思來說，也就是希望自己能教育自己，同時亦希望大家都能自己來教育自己。因為現在在名義上，各位曾請我為導師，而各位中不少是名教中人的老前輩，不少受過社會高等教育的，或做教授的，我自己慚愧得很，道德學問都沒有，教學的經驗又缺乏，連自己都教育不了自己，哪裡還有資格教育人？所以現在說了這些話，其意思不外乎要各位由聽經聞法獲得佛法的好處之後，來個自我教育，各人各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來弘揚佛法，為自利利人救己救人而努力！(183)

很顯然，竺摩法師創辦《無盡燈》雜誌，就是要繼承和發揚太虛大師所開創的現代人間佛教精神傳統，就是要使更多的人學佛，使學佛的人能夠進行自我教育，通過自我教育，增強自己的社會責任感與歷史責任感，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實現自利利人、救己救人的目的。

《無盡燈》雜誌的影響

經過數月緊張的籌辦，《無盡燈》雜誌於 1951 年 8 月 17 日正式創刊出版。竺摩法師任社長，林心曙任編輯，陳聖覺、劉聖嚴任發行，陳心彬、李聖壽和樊心毅任校對，編輯與出版處就是位於澳門水坑尾 18 號二樓的澳門佛學社，由澳門火船頭街中華印務負責。林心曙在其所寫的〈編後小記〉中說：

> 本來這個刊物的主編，是大家推定竺摩法師來擔任的，因為法師以前在港澳辦過《覺音》雜誌，專向知識界來宣傳佛學，頗著成績；因此，許多同道 — 尤其是準沙彌，劉聖嚴，陳寬巧，李聖壽諸居士，極力慫恿法師，要他再搞一個雜誌，宣揚佛法，同時亦想他來當主編。而法師以事忙體弱，精神不夠，強把這職務推給我。我自己離開了學校生活，把精神全放在社會事業上，

> 對於寫作的學問，已很荒疏。現在在澳，很想利用這個閒暇的機會來研究佛學，所以法師既有此雅意，我也祇好採取幫忙弘揚佛法的態度，來一個濫竽充數，還希望大家多多指教！(184)

竺摩法師雖然沒有擔任具體的編輯之務，但實際上辦刊的指導思想與稿約主要還是由竺摩法師來做的。正如林心曙在上述同一文中所言：“這期在匆促中集稿，僅(竺摩)法師以通信方式約了幾個故舊師友來寫幾篇，未及公開徵求文稿。”而上文提到的《無盡燈》雜誌的〈徵稿簡約〉，顯然充份體現了竺摩法師旨意。因此，竺摩法師雖然因體弱與弘法事務的繁忙而未能擔當《無盡燈》雜誌的編輯與出版的某些具體事務，但是，他無疑是《無盡燈》雜誌的靈魂。也正因為如此，《無盡燈》雜誌能夠延續《覺音》之風格，成為當時港澳和海內外的一份有重要影響的佛教文化刊物。他後來在寫作回憶錄時也寫道：

> 五一年八月，義學加班，我除往來港澳講說外，又創辦《無盡燈》雜誌，宣揚佛法，風行港澳，遍及海外多地，頗受讀者歡迎。(185)

因為竺摩法師在港澳及海內外的重要影響，《無盡燈》雜誌的創辦，在港澳及海內外的佛教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迴響。創刊號上的文章，除了竺摩法師分別署名竺摩、羼提、釋慧森的五篇，還有印順、演培、諦明、法舫、曇缽、湯瑛等人寫來的稿子。來自於南京棲霞山寺、接替若舜老和尚主持青山鹿野苑的明常老法師，也寄來了《無盡燈》雜誌創刊的頌辭：

> 茫茫苦海，芸芸眾生，無明暗覆，長劫沉淪！今有法門，名無盡燈，智光遍照，法界蒙薰。哀我佛門，暮氣沉沉，教育不昌，宗風不振！今誕此刊，輪大法輪，燈相無盡，正法長存！(186)

《無盡燈》雜誌創刊號上的這個作者陣容，對於一個祇有二十五頁的佛刊來說，可以稱得上是當時港澳和海外佛教文化界罕見的強大。這顯然充份展現了竺摩法師創辦《無盡燈》雜誌的良苦用心。雖然，《無盡燈》雜誌在澳門祇出版了創刊號，因竺摩法師弘法重心轉移到香港，因此從第二期起移到香港來編輯出版，但仍然得到澳門佛教界的大力支持，並成為港澳佛教界共同的最重要的佛教文化陣地。遷港後的《無盡燈》雜誌仍然保持在澳門創刊時的辦刊宗旨與特色，內容更加充實。1954年竺摩法師到南洋弘法，將《無盡燈》雜誌委託給超塵法師接辦，竺摩法師任社長一職，仍然不改初衷。竺摩法師還多次從南洋寫信給超塵法師，一方面勉勵超塵法師繼續辦好《無盡燈》雜誌，另一方面告誡超塵法師要始終保持弘揚太虛大師的佛教革新精神與人間佛教的思想宗旨。(187) 1957年超塵法師到越南弘法，《無盡燈》雜誌遷到竺摩法師所在馬來西亞檳城繼續編輯出版，從此成為馬來西亞乃至整個東南亞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

三十多年後，馬來西亞佛教總會的黃蔭文先生在慶賀《無盡燈》雜誌遷來馬來西亞檳城出版一百期的感言中，仍對竺摩法師在澳門創刊號發表的〈點着無盡的心燈〉和〈由學佛的職責講到自我教育〉兩文極其稱道：

> 這樣的句語，這樣的誓言，這樣的犧牲，這樣的努力，這樣的願望，及今讀來，實在值得任何正信佛徒回味與比照當前的情勢，而切望竺師本身固應不稍退轉，此地的我們也應共同奮起直追!不過大家又應該怎樣開頭呢?(188)

不過，《無盡燈》雜誌在港澳及海外的巨大影響力，除了竺摩法師在文章的性質和類型上盡力作到雅俗共賞外，更主要的，可能還是其堅持一貫地對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思想的弘揚。

《無盡燈》雜誌創辦初期在港澳地區的編輯出版，就非常重視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傳統的繼承和弘揚。就在《無盡燈》雜誌的創刊號上，發表了竺

摩法師的〈一個大學教授眼中的佛教〉和林心曙譯作〈佛教是合乎科學推理的宗教〉等文章。竺摩法師〈一個大學教授眼中的佛教〉一文，是針對當時一位大學教授覺得佛教“既消極厭世，又迷信自私，而且還虛無寂滅，甚麼都沒有”的認識，力陳大乘菩薩道精神。他首先說明，在佛教的小乘羅漢中，“多少帶有避鬧趨靜的消極氣味”，但那也是應付現實的一種方式，是為救度現實作的預備工作，譬如小乘羅漢舍利佛、阿難、目蓮等，也都是教化世人的。“至於大乘佛教的代表人是菩薩，菩薩不是指泥塑木雕的偶像，是指覺己利世、捨己為人的正覺者，其心腸是救苦救難的，其精神是由出世而入世的，在佛法中說做菩薩的標準，是‘自未度而先度人’，所以在菩薩的人生觀中，是祇覺得一般熱烈的氣象，無所畏懼的精神，找不到半點感傷厭世逃避現實的消極氣味，而佛教真正的精神，也就寄託在菩薩們的身上”。在該文中，竺摩法師還一一辯駁了佛教是迷信的、自私的等觀念。(189)而發表〈佛教是合乎科學推理的宗教〉一文，是很明確地調適當時流行的科學化思潮，回擊視佛教為迷信的種種偏執。

1951年10月在錫蘭大學任教的法舫法師突發腦溢血去世，港澳佛教界舉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動，竺摩法師不僅積極參加了港澳佛教界悼念法舫法師的重要活動，還及時利用《無盡燈》雜誌開闢專欄發表多篇文章悼念這位人間佛教運動的重要領導人。既有港澳地區佛教界悼念法舫法師的紀念文章，也有太虛大師門人會覺法師在廈門佛學演講《彌勒上生經》以“回向法舫法師再來人間弘法”等外地的一些紀念法舫法師的文章。他特別詳細地刊登了港澳地區佛教界印順、道安、陳靜濤、王學仁、明常等高僧大德紀念法舫法師的悼念文章。這些悼念文章，都高度評價了太虛大師的佛教改革運動和人間佛教思想，贊揚了法舫法師對太虛大師人間佛教的繼承與發揚，實際上大力弘揚了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如印順法師在紀念文章中就說：

> 太虛大師的門下，人人都想學大師，但我覺得，大師的偉行壯志，面面充實，是很不容易學的。我們雖也算跟着大師修學的，然自己所學的，都不過一分，或似是而非的。法舫法師，無論是在思想上，作風上，可算是學習大師，學得最多一些的人。
>
> 學習太虛大師的人，少有能學習得像大師一樣的，但真肯學大師的，有一點卻都是相同的。大師以佛教是整個的，不過為了適應各時地的根機，所以佛法才有所謂大小顯密等的差別。真正說起來，佛法是不能分割的。如法舫法師，法尊法師等，都是站在佛法上來修學的，大家都想盡可能的多學一點，都不能硬性的說他們是某一宗的學者。有時碰到人問我：“你是學那一宗的？”我每感到無言以對。因為自己確實是說不出自己究竟是學甚麼的。我覺得一切佛法，若大若小，若顯若密，若中國，若西藏，若日本，以及其它各地方的佛教，都是應該修學的。(190)

對於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傳統的繼承與弘揚，始終是《無盡燈》雜誌的主旨和鮮明特色。《無盡燈》雜誌的編輯出版，因為竺摩法師弘法場所的變化，而發生了多次的改變。1952年《無盡燈》編輯出版轉移到香港；1956年又轉移到馬來西亞的檳城，1959年由新成立的馬來西亞佛教總會接辦。但是，無論編輯出版之地轉移到哪裡，也無論是由誰來實際主持編輯出版工作，始終不變，仍然是其弘揚人間佛教傳統的宗旨。正如黃蔭文先生在紀念《無盡燈》雜誌由馬來西亞佛教總會接辦後一百期的紀念文中所說：

> 就燈刊說，從馬佛總接辦後第一期的文章裡，提及與服膺近代高師太虛大師的卓見及其力倡的“人生佛教”的，就有好幾篇。竺摩法師是太虛大師高足之一，早為人所共知，數十年來散見的論文不少宣揚人生佛教的思想，他出版各書中有《佛教與人生的關係》一本，印順法師在那書前頭，還有這樣的幾句贊語：“依人生正行趣入佛乘，為虛公大師人生佛教之精義，本書可謂善述師志者矣。”

法師之服膺人生佛教，本文已無須多說。金明法師在他那篇文章裡，他就兩度引述太虛大師“佛法是超出世間而適應世間”的啟示。伯圓法師，淨沂法師，海外孤僧幾位的文章，對大師思想的啟導都有類似的景仰。就連我這在二十五年前的初入佛門的凡夫俗予，在其中一篇文章裡，也對大師的志能及精神，深表崇敬。二十多年來，燈刊間續發表不少許多大德有關“人生佛教”的文章。一九七三年馬佛青總會在馬佛總大廈舉行第一次全國佛青訓練營時，我首次演講人生佛教概要，連同後來，從多方角度寫過同類的文章，也多登過於燈刊。八年前在導師竺公上人指點下，我們組織的“人生佛學中心”，已把三十年前曾在上海出版的太虛大師講著的《佛教》單行本，易名為“人生佛教真義”，出版兩次了。新近繼程法師撰寫《教導論》還連續登載幾期。由此種種，我覺得二十五年來的燈刊，對於“超出世間而適應世間的”佛教真義，應該是契理亦契機的。這是第二點，應是本邦佛教界可以共同致力的標幟。(191)

《無盡燈》雜誌在1950年代的港澳地區，是一個深受佛教界和文化界歡迎的刊物，發表了大量在港的太虛大師門人的文章，成為當時港澳地區以弘揚人間佛教為旗幟的重要佛法陣地。1956年《無盡燈》遷往馬來西亞檳城後，特別是1959年成為馬來西亞佛教總會的機關刊物後，《無盡燈》成為馬來西亞佛教界最有影響力的佛教文化雜誌。因此，從《無盡燈》雜誌的創辦和搬遷來看，《無盡燈》雜誌實際上成為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在港澳地區和馬來西亞得到廣泛而直接傳播的重要途徑。

【註】

（1）關於太虛大師在現代中國佛教文化史上的貢獻，我曾在有關的論著中作過一些考察，可參看如下拙撰：〈民初佛教革新運動述論〉，《近代史研究》，北京，1992年第4期。〈從祇洹精舍到武昌佛學院〉，《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佛法觀念的近代調適》，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

（2）有關芝峰法師的生平情況，可參見于凌波編撰《現代佛教人物辭典》(上)，頁704-707。佛光文化出版，2004年。

（3）竺摩：《篆香畫室文集．行腳過千秋》，馬來西亞三慧講堂印經會2003年版，頁5。

（4）請參見釋繼程整理之〈竺摩法師簡譜（上）〉，載《篆香畫室文集．般若心經講要》，馬來西亞三慧講堂印經會2003年版，頁123。

（5）請參見竺摩：《篆香畫室文集．行腳過千秋》，頁6。釋繼程整理之〈竺摩法師簡譜（上）〉，載《篆香畫室文集．般若心經講要》，頁124。

（6）守志：〈太虛大師潮汕弘法一周記〉，載《海潮音》第十四卷第一號，頁73。1933年元月。

（7）署名“守志試譯”，見《現代佛教》，第五卷第八期，頁35。1933年。《竺摩法師簡譜（上）》謂為“《六祖壇經書志學之研究》一書”，實為一文。

（8）〈蘇東坡的佛教思想〉一文署名“曇倫譯”，載《海潮音》第十四卷第三號，頁287。《無著的學說》一文，亦署名“曇倫譯”，並說明為“武昌佛學院編譯員成績”。載《海潮音》第十四卷第五號，頁545。

（9）刊於《海潮音》第十五卷第七期，署名“雨雲”，1934年7月。《竺摩法師簡譜（上）》謂為《唯識學上的種子義》。

（10）以上有關竺摩法師生平情況，主要根據陳慧劍先生編著《當代佛門人物》，臺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4年，頁55-59。

（11）竺摩：〈藥師本願經講記校後跋〉，載《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九編《文叢》/〈序跋．外序〉。

（12）釋繼程整理之〈竺摩法師簡譜（上）〉，載《篆香畫室文集．般若心經講要》，第126-127頁。

（13）竺摩：《篆香畫室文集．行腳過千秋》，頁7。

（14）（15）（16）（17）（18）竺摩：〈自我教育與佛教〉，載《篆香畫室文集．佛教時事感言》，頁64-65；頁69-70；頁69；頁70；頁71。

（19）（20）（21）竺摩：〈華南覺音的希望〉，載《篆香畫室文集．佛教時事感言》，頁144；頁146；頁146-147。

（22）（23）（24）（25）（26）竺摩：〈太虛大師的融貫思想〉，載《篆香畫室文集．佛教教育與文化》，該文亦發表於《海潮音》第二十卷第二期。1939年2月，頁122；頁123；頁124；頁125；頁126。

（27）印順等編：《太虛大師全書》，第51冊，臺灣，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印行，頁88。

（28）羅季昭：〈由清遊會說到聽松山館〉，《覺音》，第18期，1940年11月，頁28-29。

（29）太虛：〈憶白雲山蟠溪〉，載《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九編文叢“隨筆”/“人物誌憶”。

（30）（31）《覺音》，第18期，1940年11月，頁30；頁88-89。

（32）編者（竺摩）：〈編後雜話〉，《覺音》，澳門，第18期，1940年11月，頁33。

（33）（34）（35）轉引自江之萍：〈一個與學佛婦女有關的問題〉，《覺音》，第30-32期合刊，頁32；頁32-33；頁33-34。

（36）李惜珍〈李鵬翥《澳門古今》序言〉。澳門星光出版社，1986年，頁218。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417。

(37) 林子青《弘一法師年譜》，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頁276。
(38)〈威音消息〉，《覺音》，第13期，1940年4月，頁16。
(39)(40)(41)參見〈弘一律師無恙〉，《覺音》，第15期，1940年7月，頁34。
(42) 弘一：〈李卓吾先生象贊〉。《覺音》，第15期，1940年7月，頁5。
(43) 曇昕：〈弘一律師無恙〉，《覺音》，第15期，頁34。1940年7月。
(44) 載《覺音》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頁22。
(45)〈徵求弘一法師傳記材料啟事〉，《覺音》，第29期，頁34。1941年8月。
(46) 竺摩：〈地藏經概說〉，載《篆香畫室文集》，三慧講堂印經會出版，2003年。頁131。
(47)〈"弘一法師六秩紀念特輯"徵稿啟事〉，《覺音》，第17期，頁34。1940年9月。
(48)〈"弘一法師六秩特刊"徵稿啟〉，《覺音》，第18期，頁21。1940年11月。
(49)〈與竺摩書〉《太虛大師全書》，第51冊，頁88。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印行。
(50)〈澳門覺音社出版弘一法師六秩紀念特輯〉，《海潮音》，第21卷第11號，頁527-528。1940年11月。
(51)〈慶祝弘一法師六十大壽〉，《獅子吼》，第一卷第二期，頁29。1941年1月。
(52) 白慧、達居：〈我們到了仰光〉，載《覺音》第十九期，頁24。1940年12月18日。
(53) 為力（如幻）：〈遙寄一封信〉，載《覺音》第十九期，頁23-24。
(54)(55)(56)編者〈"借花獻佛"〉，載《覺音》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頁2；頁2；頁2-3。
(57)(58) 編者：〈編完的話〉，載《覺音》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頁44。
(59) 林子青：《弘一法師年譜》，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頁276。
(60) 見《覺音》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目錄。1941年2月20日。
(61)(62)(63)(64)(65) 見《覺音》，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頁2；頁3；頁10；頁17；頁20。
(66) 見《弘一大師全集》(十)附錄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32。
(67) 亦幻：〈弘一法師在白湖〉，載《覺音》，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頁10-15。
(68) 薑丹書：〈弘一律師小傳〉，載《覺音》，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頁6-7。亦可參見林子青編著：〈弘一法師年譜〉，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頁162。
(69) 弘一：〈致蔡孑民經子淵馬彝初朱少卿等書〉，載《弘一法師李叔同書信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頁27-28。
(70) 據時為太虛大師講演之記錄的閩院學僧默如法師記載〈七十自述〉，香港《內明》雜誌，第41期，1975年。轉引自林子青編著：〈弘一法師年譜〉，頁178（注20）。
(71) 太虛：〈太虛自傳〉，載《太虛大師全書》，精裝本第二十九冊，頁307。
(72) 參見林子青編著《弘一法師年譜》，頁196、頁200。
(73) 太雷：〈常惺法師任南普陀寺住持〉，《現代佛教》第五卷第八期，頁31-33。1933年3月。
(74)(75)《太虛大師全書》精裝本第一冊，頁420；頁739-740。
(76) 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載《覺音》，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頁6。
(77) 文濤：〈我崇拜中的弘一律師〉，載《覺音》，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頁15-16。
(78) 竺摩：〈弘一律師的"先師"〉，載《覺音》，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頁3。
(79) 頑石比丘：〈為紀念弘一律師而寫〉，載《覺音》，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頁28-29。
(80) 僧殘的：〈亦為紀念弘一律師而寫〉，載《覺音》，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頁30。
(84) 編者：〈編完的話〉，載《覺音》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頁44。
(82)(82)(84)(85)竺摩：〈弘一律師的"先師"〉，載《覺音》，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頁31；頁31；頁32；頁32。
(86) 蔣天樞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27。
(87)(88)江之萍：〈一個與學佛婦女有關的問題〉，《覺音》，第30-32期合刊，頁31。1941年10月。
(89) 林子青：《弘一法師年譜》，頁293。
(90) 次年（1942年）9月，弘一法師即圓寂。
(91)(92)(93)〈致竺摩法師書〉，《弘一法師 —— 李叔同書信集》，頁71；頁71-72。
(94)(95) 轉引自林子青編著《弘一法師年譜》，頁214。
(96) 江之萍：〈一個與學佛婦女有關的問題〉，《覺音》，第30-32期合刊，頁34。
(97) 梁永康：〈篆香畫室文集序〉，載《篆香畫室文集．金剛經講話》，頁1-2。
(98) 太虛：〈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載《海潮音》第十五卷第一號（1934年1月），頁11。
(99) 僑僧：（竺摩）〈望江南〉，《覺音》，第十五期，頁19。
(100) 平風：〈懷江南〉，《覺音》，第十五期，頁19。
(101)(102)竺摩：〈為普照寺僧及藏經殉難志哀〉，載《篆香畫室文集．佛教時事感言》，頁43；頁43-44。
(103)〈編後雜話〉，《覺音》，第十六期，1940年8月，頁34。
(104) 竺摩：〈僧救事業的回顧和展望〉，《覺音》，第十六期，頁2。
(105) 竺摩：〈編後雜話〉，《覺音》，第十八期，頁33。
(106) 天軍：〈釋妙理從容就義〉，《覺音》，第十八期，頁3-4。
(107)〈周貫仁居士函〉，《覺音》，第十七期，頁30-31、頁33。
(108) 竺摩：《行腳過千山》，頁11。
(109) 靄亭：〈維摩詰經講話序文二〉，竺摩著《維摩經講話》，香港無盡燈雜誌社1955年，頁8。
(110)(111)滿慈記：〈維摩法語體講錄〉，《覺音》，第十一期，香港青山覺音社，1939年冬，頁5；頁610-611。
(112)〈《維摩經講話》出版預約〉，《覺音》，第十八期，1940年4月，頁29。
(113)(114)滿慈記：〈維摩經語體講錄〉，《覺音》，第十一期，頁3-4；頁4。
(115) 參見何建明：〈論永明延壽對近代禪佛教的影響〉，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中國教會大學研究中心編《鶯花無際楚江頭 —— 章開元先生七十華誕學術紀念文集》，武漢出版社，1996年，頁444-459。
(116) 芝峰：〈維摩經講話序〉，竺摩《維摩經講話》，頁3-5。

(117) 黎錦熙：〈維摩經講話序文〉，竺摩《維摩經講話》，頁10-11。
(118) 滿慈記：〈維摩經語體講錄〉，《覺音》，第十四期，頁14。
(119) 參見何建明：《佛法觀念的近代調適》，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31。
(120) 滿慈記：〈維摩經語體講錄〉，《覺音》，第十一期，頁4-5。
(121) 芝峰：〈維摩經講話序〉，竺摩《維摩經講話》，頁5。
(122) 滿慈記：〈維摩經語體講錄〉，《覺音》，第十四期，頁13-14。
(123) 黎錦熙：〈維摩經講話序文〉，竺摩《維摩經講話》，頁10-15。
(124) 參見卡普拉著、朱潤生譯《物理學之"道" —— 近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北京出版社1998年。
(125) 參見竺摩法師：〈維摩詰語體講錄〉，《覺音》，第十四期，頁14。
(126) 黎錦熙：〈維摩經講話序文〉，竺摩《維摩經講話》，頁15-17。
(127)(128)(129)竺摩：《維摩經講話》，頁611；頁611；頁611-612。
(130) 了願：〈聽講維摩經記〉，載《覺音》第十二期，頁16。1940年2月，香港。
(131) 張振球：〈讀竺摩法師維摩經講錄後〉，《覺音》，第二十九期，頁29。
(132) 張雲雷：〈竺摩法師惠賜維摩經講義感詠志謝〉，《覺音》，第三十至三十二期合刊，頁67。
(133)〈大醒上人函〉，載《覺音》第十六期，頁30。
(134)(138) 竺摩法師編述、弟子繼程整理《竺摩法師簡譜初稿》，http://www.mybuddhist.com/NewsEvents/FaHaiYunJi/MainFrame-FaHaiYunJi.htm。
(135)(136)(137) 竺摩《行腳過千山》，馬來西亞檳城三慧講堂印經會2003年版，頁17；頁17；頁17-18。
(139) 2006年2月26日下午何建明對澳門佛學社諸董事的訪談記錄。參加訪談的除了梁千居士外，澳門佛學社的大多數董事（包括竺摩法師1976年在澳門佛學社的皈依弟子心進、心珍和心淑）都到場，竺摩法師的侄子陳松青先生、竺摩法師在馬來西來的皈依弟子、馬來西亞中央藝術研究院院長鄭浩千博士和作者本人參加訪談。
(140) 竺摩：〈由學佛的職責講到自我教育 —— 在佛學社社員大會席上講演〉，載《無盡燈》第一期，頁2。1950年8月澳門出版。
(141) 竺摩記錄：〈法舫法師未發表的遺稿 —— 在澳門佛學社歡迎會講：佛教的真理與救世的方法〉，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二期，頁3-4。1951年12月15日澳門出版。
(142) 1980年代以來，一些教界中的法師長老，以"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增一阿含經》卷二六《等見品》)一句作為人間佛教最重要的經證，實在是太過於執着於文字而失去了對佛陀人間佛教之根基的深切理解。
(143)(144) 竺摩記錄〈法舫法師未發表的遺稿 —— 在澳門佛學社歡迎會講：佛教的真理與救世的方法〉，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二期，頁4；頁4-5。
(145) 道安：〈道安法師講演詞〉，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二期，頁10。
(146) 竺摩：〈竺摩法師演講詞〉，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二期，頁11-12。
(147) 黎澤闓：〈贈竺摩上人二首〉，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三期，頁25。
(148) 梅翁：〈佛社贈竺摩上人〉，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三期，頁25。
(149) 梅翁：〈辛卯秋竺師離社返港詩以餞之〉，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三期，頁25。
(150) 梅翁：〈壬辰元旦寄竺師青山〉，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三期，頁25。
(151) 梅翁：〈壬辰仲春竺師還澳喜吟〉，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三期，頁25。
(152) 詳見竺摩：《篆香畫室文集．佛學問題座談》，頁1。馬來西亞檳城三慧講堂印經會2003年。
(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 詳見竺摩《佛學問題座談》，頁64-79；頁1；頁3；頁20；頁1；頁20；頁48；頁48；頁52。
(162)(163) 余無我：〈極樂世界與現代科學〉，附載竺摩《佛學問題座談》，頁58；頁57。
(164) 竺摩：〈對極樂淨土有無的說明（略答余無我居士）〉，載竺摩《佛學問題座談》，頁62。
(165) 竺摩《佛學問題座談》，頁62-63。
(166)(167)(168) 竺摩：〈海潮音卅歲感言〉，載《篆香畫室文集．佛教時事感言》，馬來西亞檳城三慧講堂印經會2003年版，頁154；頁155；頁155。
(169) 竺摩：〈我與無盡燈〉，載《無盡燈》第100期，頁1。1983年馬來西亞檳城出版。
(170) 參見竺摩：《篆香畫室文集．維摩詰經講話》，頁157-158。2003年馬來西亞檳城三慧講堂印經會出版。
(171)(172) 竺摩：〈我與無盡燈〉，載《無盡燈》第100期，頁1。
(173) 太虛大師就認為，中國佛學的特質在於禪。見《太虛大師全書》第一編／佛法總學／源流／《中國佛學》。
(174)(175) 竺摩：〈點着無盡的心燈〉，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一期(創刊號)，頁1。1951年8月17日，澳門佛學社出版。
(176)(177)(178)(179)〈徵稿簡約〉，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一期（創刊號），頁25。
(180) 竺摩：〈點着無盡的心燈〉，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一期(創刊號)，頁1。
(181) 竺摩：〈我與無盡燈〉，載《無盡燈》第100期，頁3。
(182) 竺摩：〈由學佛的職責講到自我教育〉，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一期（創刊號），頁2。
(183) 竺摩：〈由學佛的職責講到自我教育，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一期（創刊號），頁3。
(184) 編者：〈編後小記〉，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一期(創刊號)，頁23。
(185) 竺摩：《行腳過千秋》，頁18。馬來西亞檳城三慧講堂印經會2003年版。
(186) 明常：〈頌《無盡燈》出世〉，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一期（創刊號），頁19。
(187) 竺摩：〈檳城來鴻 —— 與本刊編者論社事及其他〉，載《無盡燈》第三卷第四期（1954年7月1日），頁31-33。〈南溟來鴻 —— 本刊社長與編者書〉，載《無盡燈》第四卷第一期（1954年9月1日），頁27。
(188) 心觀黃蔭文：〈馬佛總的誕生與無盡燈的面市〉，載《無盡燈》第100期，頁3-4。1983年夏季，檳城出版。
(189) 竺摩：〈一個大學教授眼中的佛教〉，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一期（創刊號），頁14-16。
(190)〈印順法師演講詞〉，載《無盡燈》第一卷第二期，頁12。1951年12月15日澳門出版。
(191) 心觀黃蔭文：〈馬佛總的誕生與無盡燈的面市〉，載《無盡燈》第100期，頁5-6。

【編者謹啟：本刊上期頁122載鄭哲園詩〈孔教中學展覽籌款賑災〉中應刪去"原註：園有葡詩人賈梅士銅象"句，借此補正。】

柳蓮輯錄

頌虛大師

形如彌勒氣如虹，傾倒當今一代雄。
妙舌燦花談眾學，新思契理會諸宗。
行囊欲括輕歐亞，悲願無窮充海空。
偉業今隨年壽永，聊憑文字頌豐功。

敬悼常惺法師（兩首）

遙聞法範捐龍象，獨坐西樓悲不禁！
春色繞愁多繚亂，關山觸劫入陰沉。
救亡僧界餘新議，懺悔文章添告箴。
太上忘情賢哲死，落花無語淚涔涔。

曾記白湖共泛舟，碧波萬頃綠油油。
浮生聚散塵中夢，世事榮枯水上漚。
妒法公呵波鞞夜，清談我憶許文休。
如今何處重求教？海上春來鳥自啾！

惺公圓寂，春閘曾悼成二律。秋過澳門海濱，偶見大木為風吹折，入夜竟夢見之，乃復紀以詩。

昨日秋風老樹摧，搆思為夢見師來。
雄姿勞瘁竟消瘦，薄衲依稀認淡灰；
語默聲沉神欲往，人天路絕力難回。
楓林落月清如許，忽動殘鐘失所哀。

敬和聖慧居士近作原韻

一

兵戈驅我去，飄作嶺南僧。
禪意三冬雪，詩腸二月冰。
沙蟲傷李白，鸞鶴愧孫登。
一宿曹谿夢，至今悟未能！

二

枝頭何處訪時賢？煙水南詢又一年。
學淺自難期後効，病多祇配懺前愆。
閉門聊閱群賢集，開眼欣添織錦篇。
別有一般言外趣，黎耶識海湧思泉！

三

十畝農林一角湖，聊伽居士赤雙趺；
不須觀見如來相，已是天然隱逸圖。

四

域中歲老雪消去，正是春來海外時；
且喜寒梅遲未放，天涯待我有新知。

讀太虛大師〈精誠團結與佛教之調整〉後，熱血奔騰，不能自已。依陳銘樞將軍贈大師韻，漫成一律。

抗建無分僧俗殊，相將微命効馳驅。
欲全巢卵宜團結，豈狃華夷自闊迂？
百世偽真明道釋，千年背向誤韓朱！
今看讜論解民瘼，一吼當令萬象蘇。

滄海居士惠詩依韻酬之

綠楊深處共安禪，曾記白湖一段緣？
烽火無端驚巨寇，腥風不覺遍中天。
一肩風雨愁腸斷，萬里雲山行腳連。
長憶北征生死地，衲衣濺血痕猶鮮！

瘦梅先生航函附詩見懷依韻酬之

襄江闊別似飄雲，烽火連年蜀粵分。
太楮忽從天上落，新詩貽我語情殷。

漫言後果與前因，人我難忘為有身。
蠻觸紛爭徒擾擾，行看東海又揚塵。

西灣曉步

日日江頭破曉行，天風吹我一身輕；
渾忘世務煙波外，碧水禪心一樣清。

奉答梁彥明校長

偶作香江十日遊，歸來得簡韻偏悠。
欲和秋興杜陵意，難瀉騷情賈傅憂！
俠骨原超人異轍，詩懷合與佛同流。
摩挲寸楮添新感，八表悽迷亂未收。

自題篆香室

十年楚尾又吳頭，萬里打包汗漫遊。
誰識禪懷同槁木，自憐身世若浮漚！
濫僧今寄篆香室，愛月曾居近水樓。
吟罷低徊渾欲定，秋風瑟瑟夜悠悠。

謝高劍父先生為題《覺音》

一代高名老畫師，遊神藝苑寄幽思。
遙山近水雲林軸，殘月曉風柳永詞。
海北諸家多冷落，嶺南三傑獨嶔崎。
拈毫為我才揮手，紙落雲煙龍躍姿。

靜濤居士書告李參政仙根見許余詩“無蔬笋氣，有悲憫懷，明末十今，堪以比擬”，作此寄之。

既耽禪悅又耽吟，豈是多生結習深？
律禁歌絃誠益訓，經多韻頌亦良箴。
抒情媿我輸三絕，
（魏受禪碑：王郎文，梁鵠書，鍾繇鐫字，世稱三絕。我雖三能，惜無一就。）
論雅勞公比十今。
（今壁、今無、今嚴、今辯、今攝、今釋即澹歸等十詩僧。）
一水淄澠信不辨，九天咳唾落清音。

次彥明先生登西望洋山韻

興來安步當車乘，雅集西山鸞鶴朋。
策杖尋幽花共老，聯吟得句月初昇。
秋多霜露思啼雁，目滿瘡痍感斷箏！
如此遊成詩未已，尚餘悲憤填中膺。

斗燦先生招遊聽松山館，賦此奉贈兼簡同遊高劍父、張純初、羅季昭諸老

一館侈然出翠岑，當前大海若披襟。
秋松聽罷懷高士，明月看餘發浩吟。
少坐亭欄恣逸趣，清談壺角見冰心。
相思同有煙霞癖，雁蕩他年好共尋。

送達居、白慧兩法師之錫蘭兼簡法舫上人

烽火彌天日，忍憐去國情！
一機穿鳥道，
（三師皆由蜀乘飛機飛滇轉道仰光）
萬類悟蠅營。
正義雙肩重，塵緣一念輕。
蜀行剛仔息，又喜作長征。

久聞楞伽島，南傳宗小乘，
素緇成一片，政教迄相仍。
但操菩莎業，何妨羅漢僧；
融通無異味，寧復辨淄澠？

答寶法師見問

因緣如是信然難，秋夜孤吟到瘦寒；
（郊之詩寒，島之詩瘦，其亦為食苦所致乎？）
肯渡濠江留一宿，
（“一宿兩餐”，亦“孤寒”本色！）
洗塵必請佛緣餐。

祝君努力快加餐，亂並缽盂到處難。
（昔順治皇贊僧詩有云“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君餐”；今人亦有將下句改為“馬屁不拍到處難”，見其寄慨之深。）
留得青山堪寄傲，未應辛苦歎孤寒。

聽松館主以茹素見邀，同席者有梁校長彥明、徐主席偉卿、羅公季昭、岑君權波及凌牧師等，暢飲高談，極盡賓主之歡。歸作俚歌紀之。

颯颯西風搖落時，故交星散有新知。
登臨各有林泉趣，韻事流風匪所思。
主人有酒歡今夕，云是素筵為我設。
我來斜陽掛松楸，反映丹崖翠欲流，
山花簇簇迎禪客，歸禽繞屋聲啁啾。
會有牧師德國籍，娓娓清談布胸臆，
自言旅粵已六年，文字中西富翻譯；
詢我中華佛教制，教制廢弛我語塞，
舊制不良新制難，付與秋風長嘆息！
忽聞門外車笛聲，傳來校長偕主席。
主人殷勤出款接，觥籌交錯情彌適！
主席詼諧易解頤，語到災黎亦悲凄。
校長豪吟詩百篇，庾清鮑逸步青蓮。
諸公社會大忙人，忙裡偷閑似羨僧；
殊知僧亦閑不得，聖地荒蕪待耕耘。
况當雲月罹浩劫，山魈海寇何時滅？
發大宏願滌腥羶，降伏群魔一指禪！
人生百歲駒過隙，何如吟嘯在山巔？
飯罷歸來大地黑，禪房高處且安眠。

晤龍思鶴先生於聽松山館，主人斗燦醫師間有詩紀事，即步原韻為贈。

呼鶴聽松興有餘，性情恬澹合幽居。
耽尋好句還耽酒，愛種名花亦愛書。
採藥應曾思劉阮？交朋泰半屬庾徐。
深談不覺青林晚，雲影在天月自如。

曉楓居士薄宦情精醫理書此奉貽

不為冠蓋累，抱樸自年年。
松筠期皓首，醉臥有青氈；

觀世如觀弈，論醫似論禪，
江濠同寄旅，把晤亦前緣。

講維摩經圓滿偶成二偈

病榻悠悠一鑑開，十方淨土湧靈臺；
燈王高座寧容借？香積妙餐本自來。
手擲大千成快事，室包乾象亦佳哉！
更番尚有驚人處，震碎虛空一默雷。

稽首毘耶最上人，原來金粟是前身。
求真已自空三毒，導俗何妨示六親。
深入階層觀社會，廣施慈勇見精神。
蓮華在火誠稀有，千古其誰步後塵？

次韻戲答彥明先生

絕學無為少小聞，行藏隨遇笑難云。
禪心長印千潭月，芒履曾跧萬巘雲。
觀我鼠肝常坦坦，擋他螳臂亦勤勤。
眼前魔焰熾如許，禿筆庶能掃濁氛！

次純初老畫師見贈韻還以為贈

閑來物外聽疏鐘，詩興濃歟畫興濃？
韻律群星推北斗，丹青一脈接南宗。
截流我欲尊王象，健步人猶歎老龍！
曾寫百花濺淚卷，看來筆筆含兵鋒。

讀劍父畫師登喜馬拉雅山諸作寫奉二絕

漫天冰雪作孤征，一騎曾過舍衛城；
探得靈山真佛蹟，堪誇濁世不虛生。

前塵縹渺已如煙，山水猶留翰墨緣；
三絕豈惟跨二鄭，曾為劍俠且談禪。

書奉劍父大師

楓壑雙飛冷，秋聲旅夢驚；
穿雲度危棧，雲外復千程！

哲園居士以詩見贈次韻奉酬

解經今喜見維摩，妙義無邊胸可羅。
（居士曾閱大藏。）
倚馬有文皆錦繡，挑燈無病不吟哦。
遽憐狂寇難逃網，轉恐蒼生易入魔！
大地沉沉寧獨醒？未曾醉酒醉雲蘿。

贈神眼雕刻家余達生畫師

雕雲鏤月樣翻新，肉眼疑同天眼真。
筆到毫端能現剎，技窮芥子可通神。
鐫舟肯讓專前美？縮地真堪步後塵。
（指所雕江山無限圖。）
剩水殘山俱入化，裁為妙品自成春。

別張公雲雷，倏又六載。嘗讀蘇曼殊集，見有送公句云：“范滂有母終須養，張儉飄零豈是歸？萬里征途愁入夢，天南分手淚沾衣！”輒興遐思。頃忽得公以詩見懷，依韻奉和，兼簡胡公天僕郢政。

曾為鼎革育群才，晚歲歸田蓮社開；
世界微塵憎愛絕，一花自在一如來。

大乘絕學痛陵夷，猶待維摩無礙詞；
十載鄉邦宣佛化，度人差擬掬多師。

居夷怕對月徘徊，鄉思無端泉湧來；
欲寄數行相問訊，頻傳烽火入溫臺。

高佬靜濤居士率領南華體育會足球隊遠征南洋喜成俚句送之

陳公七尺氣昂藏，袖領群英向大荒；
振翮圖南九萬里，扶搖佇見發威光。

藝譽南華早聞名，輕裝短甲又南征；
男兒欲作屠鯨手，破浪乘風壯此行。

詩人陳青洲以《枕秋閣雜稿》見寄並有詩相贈依韻奉答

湖白洲青翠撲天，幽人詠句入詩禪；
滄浪見地東坡筆，一卷枕秋不讓先。

黎兆錫先生邀清遊會侶覽勝氹仔菩提園，二張即席作圖，哲園、廷棨、陳寂、鎮東諸公皆有題詩，余亦得俚句。

菩提有約喜同遊，一徑深通禪意幽。
叢竹霑衣飛翠沫，雜花生樹豁吟眸。
野飧近市來兼味，高閣臨流滌旅愁。
好景憑君描入畫，江樓日色薄歸舟。

春莫日送竟公北發

江海慣為客，避兵卻遇公。
簿書何袞袞？
（簡齋詩“宮裡簿書無日了”，又“是非袞袞書生老”。公精法治故云。）
賦驪太匆匆！
百粵文風盛，無題詩句工。
清遊何日再？春雨正濛濛。

酬澳海清遊會及潔社諸友（有序）

衲本粥飯庸材，蔴麥不辨，自違難濠江，謬蒙大雅君子寵錫　鴻文，獎勉有加，感胡能已？迺者以疾返鄉，復承張純初、張谷雛、陳寂園、梁彥明、高劍父、梁毅三、黎廷棨、鄭哲園、黎兆錫、王惺岸、李供林、周貫明、鄭春霆、劉耀墀、何仲恭、何斗燦、張瑞權、張白英、黃蘊玉、余達生、賴鎮東、湯卓元、利樹宗、李君達、羅曉楓、楊鐵夫、羅季昭、關公博、馮桂秋、繆君侶、曹菊齋、林葉天等諸公，或設宴媽閣餞別，或以詩文書畫見貺，藉留紀念，盛情尤可銘感。因綴俚句聊致謝忱，時正中秋前二夕，湖北捷報頻傳也。

兩年聚首情如昨，今夕禪林把別觴。
坐向秋風驚客夢，欲從明月問行藏。
過江名士音塵接，遁跡精藍俗慮忘。
貽我佳篇三十幅，滿船書畫似襄陽。

清遊幾度樂追攀，風雅論文喜往還。
盃茗幸同聯汐社，芒鞋時或踏秋山。
烽煙淪劫蒼生苦，霜露橫江行路難！
湘捷欣逢添盛餞，臨岐何惜唱陽關。

壽劉耀墀先生五十

德業仁風信可傳，十年樹木已森然。
懸弧況在中秋後，菊樣清高月樣圓。

壽李君達醫師五十

濠江小隱一壺仙，海屋籌添知命年。
同祝期頤增上壽，歲寒松柏節彌堅。

書偈酬佛瑩醫師雅意

唐太宗問許敬宗曰：“朕觀群臣之中惟卿最賢，今有議其非者，何也？”對曰：“春雨如膏，行人惡其泥濘，農夫喜其潤澤；秋月如鏡，佳人喜其玩賞，盜賊惡其光輝。夫天地之大，猶有憾焉！況臣無肥羊美酒以調眾口。且是非之不可聽，聽之之不可說。君聽臣受誅，父聽子受戮，夫婦聽之則離，兄弟聽之則別，戚友聽之則絕，鄉鄰聽之則疏。人生七尺軀，謹防三寸舌，

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佛瑩醫師以同情余過去之境遇，來書抄示上文。捧讀一過，覺其理之透闢，言之見諦，不勝贊喜。因書兩偈，以酬雅意。蓋師以大學生出家，志願不群，落落寡合，且心直口快，每招譏嫌，於世事實具同感故也。偈云：

巫師囊有阿伽陀，能癒眾生病疾多。
曾飲曹谿一勺水，是非愛憎笑呵呵。

未能猿鶴化沙蟲，世論咻咻感慨同。
忍辱修真明訓在，相期唯有學癡聾。

郭炎方家以詩見貽依韻奉和

聚散人生信有因，茫茫雲水一閑身。
詩來禪外寧僧俗，理得天心孰怨親？
絕學式微嗟劫日，眾生剛愎枉征塵。
形枯卻是病摩詰，無數天花不着春。

答憶梅居士將入山

紅樓夢醒話逃禪，掃地焚香可共天。
止酒淵明今有社，賞音子期在無絃。
拈花一笑追前會，明月三生證宿緣。
擊缽聯吟遊物外，朝於湄水夕山巔。

自題歐陽子秋夜讀書圖

秋聲遙和讀書聲，此夕襟懷別有情。
意會形忘神自適，一輪相對快平生。

秋雲掩護讀書堂，古樹盤根老□霜。
偶賦秋聲數百字，教人千載憶歐陽。

讀省堂、梅翁及黎公澤闓惠贈諸作感酬一律

名字位中一佛徒，枉勞翰墨說工夫。
萍漂異地踪難定，詩有同聲德不孤。
世態何妨看冷淡，人生最好學糊塗。
六年辛苦蒲團上，誰識冰心在玉壺？

丁雲鵬藏揭缽圖題記

佛觀眾生苦，三界猶牢獄，
愛河沒底深，導源於三毒。
無明癡所盲，淫怒遂相逐。
吹以業風力，生恐斷復續。
哀哉鬼子母，其愚堪捧腹！
食人不眨眼，徒自嚷口福，
祇知憐己子，不思人骨肉。
長此任橫行，何以止大慾？
如來有方便，化緣云已熟，
隱彼最小子，前愆望待贖！
揭缽寓反省，意存不自辱。
具見至仁慈，亦動鬼心目。
嗟嗟斯世人，貪婪孰知足？
徒有知人明，而無自智燭，
殘忍鬼不如，浮生空棖觸！
畫筆有真趣，幽思及遠矚。
雲旗入青冥，展卷聞鬼哭，
千載覽斯圖，信可感頑俗。

按：明代丁南羽氏精繪佛像，生平遍遊名山巨剎，多繪贈法相，為山門至寶。此圖現歸嶺南龍氏雙清白齋珍藏。圖為宋絹本，長幅大卷用幼筆水墨繪成，工力直逼龍眠，時而色相莊嚴，時而風雲變色，洵屬丁畫第一。卷首有前代高僧“武林石叟慧輅”題楣，深得大令高簡，末署“萬曆甲寅夏五（即1614年）奉佛聖華居士中吳丁雲鵬繪於海樓”。憶民甲三十年秋，時予寄跡鏡湖之功德林，龍公曾携此圖過訪屬題，適予外出未遇，留詩以去。今重過香江，不覺十二年矣，又以此見教。喜關山歷劫，而人物無恙，書此以識勝緣。壬辰年又五月竺摩題並志。

邱母蔡太夫人善逝頌

善慧瞿夷豈偶然，鹿車共挽亦前緣。
人生八秩登仁壽，閭里千家稱淑賢。
斷織堪追鄒氏後，義方不讓竇公先。
尤難茹素能修福，上界應歸兜率天。

漫道男兒志四方，三春寸草費平章。
針廚井臼身兼老，寒暑酸辛意且降。
興學何慳輸積帛，勞軍不惜獻藏糧。
相夫教子尋常事，愛國猶留晚節香。

續明法師偕予校印《太虛大師全書》於南囿別業寫此以贈

萍跡居然聚，清談每率真。
林泉同嘯傲，性相互研尋。
朱校書千卷，道貧衲一身。
多君筆力健，奇氣欲凌人。

一九五三年自澳蒞訪，慧濤居士出示虛大師遺書數十封，及其大弟子法尊、芝峰、法舫、大醒、會覺五師手札，裝璜成冊屬題，因書兩絕志感。

昔年杖履曾追隨，如坐春風樂有餘；
一別天涯成永訣，忍揮雙淚讀遺書。

大法傳燈五比丘，文章一代起淄流；
如今道樹凋零盡，黃葉秋風不勝秋！

繪松鶴圖壽梁公仲衡七十並繫小詩

交如支許復忘年，抵膝談玄歲幾遷。
方外煙霞憐我傲，人間齒德羨公全。
圖成二友神偏逸，學覲三乘信益堅。
海屋籌添欣此日，遐齡遙視倚雲邊。

梅翁席次談及滄海近況凄然有作

十年海角獨棲遲，一笑相逢似故知。
鄉訊喜從今夜得，騷情怕引昔年思。
牧之落拓胸懷澹，賈島隨縉世路危。
天妒斯人磨折再，何須辛苦復吟詩？

次韻和天然大師梅影詩

秀出僧家筆一枝，虛空曾與寫幽思。
差同處士浮香句，得似靈山淺笑時。
江國夜寒惟自兀，（用白石詞意。）
粉牆月落更誰知？
十今跡杳清聲遠，獨炷心香結願遲。

將別港澳遠適檀星，得弘法居士函，兔有三窟之營，古有明訓語，書此答之。

山寮躑躅意遲遲，去住無端孰可知？
四海隨緣憑駐錫，千山似畫供吟詩。
肯同狡兔營三窟，輸與鷓鴣覓一枝。
寄語檳榔諸大士，個中消息渺難思。

為翁芝居士題菊花

靈山薝蔔如來意，彭澤黃花處士魂；
不向維摩求轉語，一枝相向自無言。

題蓮花為梁宇居士

淤泥不染自天真，玉立亭亭擬洛神；
未許六郎誇麗質，超然風韻絕凡塵。

又用周敦頤〈愛蓮說〉為題

牡丹富貴菊高隱，君子風情合喻蓮。
自古名花標一格，濂溪說得我心先。

自題蕉陰行者寄曇昕法師

蓮種遠公寺，蕉陰懷素廬。
檳榔今佛地，淨業又何如。

文殊大士圖成繫以小詩

文殊師利稱大哲，智慧弘深悲亦切。
說法曾居七佛先，一聲獅吼腦皆裂。

自題秋林暝坐圖

春來處處百花香，彈指秋光葉又黃。
暝想千林皆搖落，合從這裡悟真常。

月公屬繪文殊像補殿壁，圖成走訪不遇，見其所著詩詞一卷，即集其句題之。

故山猿鶴應相憶（懷終南山句），
夜雨書燈何處居（飛來寺江邊）？
負手巡簷無一語（香山雲水堂），
文殊殿下立斯須（崇效看牡丹）。

月公詞卷，文筆清麗，情意綿遠，讀之如入佳境。頭陀有此心境，詩耶？禪耶？集中有“多情山月照僧還”句，汪憬吾、桂南屏、張漢三太史謂其宗曰香山。余閱〈鶯聲繞紅樓〉、〈鷓鴣天〉、〈臨江仙〉、〈菩薩蠻〉、〈一剪梅〉諸闋，以為得李之後主。是否有當，書以待正。

禪意分明蘊作詞，頭陀心境妙難思。
香山那及多情句，後主風懷庶近之。

瓶缽生涯老緣蘿，幽閑瀟灑孰能過？
莫云山月多情甚，我道山僧情更多！

聽演培法師講心經大意（書簽）

法駕欣從臺越來，菩提堂上響空雷；
分明般若了無得，我法高山信可摧。

北滔先生正之

落日黃塵故國城，中原回首幾含情。
已無過雁傳鄉訊，喜有松梅雙鵲鳴。

贈超塵法師（書簽）

十年法海亦游龍，妙舌燦蓮說有空。
猶憶香江舊日事，燈刊無盡意重重。

次梁公均默元韻祝慧濤居士古稀大壽

自從契闊說南來，每見瑤函心意開。
老壯寧還知首白，良辰恰好與春回。
平生磊落添仁壽，世局支離認劫埃。
力欲回天忠耿在，樽前何惜二毛催。

回澳門感賦

三巴門外路，巍然矗一坊。
哪吒世伏馬，馬祖欲胸藏。
閱歷春秋夏，往來工學商。
舊遊彈似夢，對此感蒼茫。

答菊齋居士見贈並以為壽

欲祝何辭可壽翁？高齡轉見歲寒松。
學經孔老神愈健，詩溯蘇黃句自工。
早薄名場疎世業，閑翻貝葉入蓮宗。
晚來市隱爐峰畔，愛菊尚留處士風。

夢華摹高奇峰羅漢像成索題

道貌岸然古，丹青點染能。
誰謂阿羅漢？我疑六朝僧。

題黃獨峰畫花鳥為清泉居士

不憚分飛苦，同心堅似石；
物各有性靈，隨性之所適。

題張公純初百花手卷

浮生底事愛繁華，閑讀詩書且種花，
三徑未荒容我老，客來重與話桑蘇。

為純公畫師題百花卷

避世何緣入藕絲，漫天殺氣意遲遲。
憂時老去丹心在，寫出百花濺淚枝。

題庭廩畫師所貽山水

秋山深擁一招提，遠嶂連天望欲迷；
猿鶴不來僧亦杳，澄江紅映碧萋萋。

黃蘊玉先生屬題花鳥立軸

勞生贏得一枝棲，青翠黃鸝各自宜；
百囀何須求世解？薔薇相對兩心知。

題馮潤芝畫布袋和尚為臥雪居士

眾生無盡願無窮，大任斯肩一袋中；
為問笑顏緣底事，拈花自古此家風。

蔡公衡畫家屬題山水

湖外青山山外樓，煙波浩淼繫扁舟。
漁樵耕讀陶然樂，添個山僧意更幽。

信手寫來意態真，君家妙筆堪傳神，
人間已無清淨土，此是桃源可避秦。

題高劍老蕭寺秋深圖倚李撫虹教授韻

權作無為客，還同入世人，
形骸餘槁木，肝膽照寒闉。
蒿目哀鴻遍，傷心禍亂頻。
書禪參未得，落落一僧民。

題劍父師寒林話舊圖

相逢相識亦前緣，世變滄桑又十年。
我愧擔簦君戴箬，那堪重與話林泉！

荊棘銅駝事已非，故園滿目認依稀。
秋風江上孤懷渺，枯木逐寒鴉晚暈。

題戒聞居士五百羅漢圖

濠江卅載別，往事杳如煙。
藝術淵源遠，書香世代傳。
敲詩懷賈島，描佛溯龍眠。
最是重逢日，白頭從論禪。

題黎明畫師青洲突影夕陽中

一灣綠水映青洲，幾樹濃蔭翠欲流。
別有竹籬茅舍意，夕陽突影臥高邱。

【附錄】下附〈覺音詩筒〉影件輯自 1938 年 9 月創刊至 1941 年 10 月停刊之《覺音》雜誌（最初十期原名"華南覺音"），從第十七期起迄終卷由竺摩法師主編，編輯部亦隨之設在澳門功德林。

覺音詩筒

題與靜安本孚兩兄合影

林子青

漸經憂患入中年，契合眞如金石堅，
且喜苦苓能共守，誓從車笠莫輕遷！
縱橫出世平生懶，俯仰隨人百事牽。
收拾閑情重奮起，他時揮手各揚鞭。

題秋楓女士碧柳白屋圖

林子青

江山如畫柳如烟，絕代詩人此永眠。
三峽風流才所聚，千秋事業史能傳。
十年心血拋桑梓，末世衣冠見聖賢。
自古書生窮困死，未歌薤露已悽然！

雪中修法界觀偈乞竺摩法師指迷

張聖慧

瑞雲紛飛瀰鏡湖，高樓百尺獨跏趺；
虛空繪出如來相，一幅分明法界圖。
洞然淸寂風停候，廓爾圓明雪霽時，
一片禪心如是住，敢煩消息報師知。

臘月八日受菩薩戒誌感

張聖慧

自少期心企昔賢，蹉跎不覺到今年。
難忘積劫數沙習，深愧多生緩戒德！
棒喝曾投緘芥意，咳唎久誦木叉篇。
四宏宿願重提起，棖觸無端淚湧泉。

除夕感懷

張聖慧

怕近高堂意，暫爲帶髮僧，六時蓮漏滴，一念玉壺氷，投子曾三上，洞山已九登，獵群聊小隱，知我嶺南能。

敬和　聖慧居士近作原韻

竺摩

兵戈驅我去，飄作嶺南僧，禪意三冬雪，詩腸二月氷。沙蟲傷李白，鸂鶒愧孫登；一宿曹溪夢，至今悟未能！

其二

杖頭何處訪時賢？煙水南詢又一年。
學淺自難期後效，病多只配懺前愆。
閉門聊閱群賢集，開卷欣添織錦篇。
別有一般言外趣，黎耶識海湧思泉！

其三

十畝農林一角湖，聊伽居士赤雙趺；
不須覩見如來相，已是天然際逸圖。
域中歲老雪消去，正是春來海外時，
且喜寒梅遲未放，天涯待我有新知。

己卯重九日適天軍來書，因成一律以寄。

獨岩

十年行脚慣輕離，重九風高動客思。
身世多磨悲落髮，邦家未靖忍低眉。
哀蟬落葉情何恨，異國窮途覺已遲。
立命安身何處是？萬千心事獨支頤。

偶經荒市，有集郵册雜亂書堆中，因購歸寄贈潘君，並吟兩絕，以示近懷云，（錄一）

獨若

明珠寶劍莫輕投，曾博潘安一笑不？
遜跡自傷彈鋏客，相交論道未能侔。

滿慈妙音白慧松慧四同志入蜀求法，長途跋涉，恐損雄心，因賦一律，以壯行色。

非非

前途壯濶莫徘徊，況值陽春煙景開！
頭角肯教文筆露，脚跟又逐水雲推。
香江行跡宜如夢，巫峽啼猿未足哀。
此去仍須多苦幹，他年重見棟樑材。

應切實糾正之。

㈢修持佛法——其辦法有二：

一、設立修道院——即以在山林深處之寺院爲修道院，凡僧尼之對佛學確有研究，欲專心眞修者，得入此院，與世隔絕，一切受人供養，俾能專心向上以求大道。

二、限制剃度，嚴禁濫收——由各地有德高僧與佛教團體共同組織僧尼考試委員會，於每年戒期前，舉行考試普通常識與佛教經義，凡欲受戒者，必須考試及格，方准剃度。㈣經費來源——佛法不離世法，今欲使人間咸得利樂，獲聞佛法，籌劃經濟，是爲先着，其辦法：

一、整理寺產——寺廟財產私有之制度成立，而財產往往爲狡猾者所把持。應由當地佛教團體聯合組織寺產整理委員會，加以清理後，仍付寺僧保管，惟對其財產之用途則加以支配與審核，務使點滴歸公。

二、集資經營農場工廠——可照徵求股東辦法，集合居士資本經營之。惟對一般工作之僧尼，應改善其待遇，每年並提若干贏餘，充作基金耳。

三、募捐補助——邇來海內名僧與有識居士，欲燃佛教革命火炬從事一種新佛教制度之建設大有人焉。佛教者，教人學佛也。其儀式與制度，則吾國隋唐時代之佛教，已非印度之佛教，而今後之新佛教，又何必如昔日之佛教，改革之可也。佛教小乘乃厭惡世間，成自了漢；大乘則悲憫濁世，普度衆生。晚雖不敏，自信仰佛法以來，即以吾人應具大乘之願力，痛心佛門之衰敗，以宏揚佛法爲懷，終以德薄力微，一籌莫展。謹將一知半解，不揣愚昧，陳諸 長者。未知以爲尚有一二可資採納否？關於根本改革，固有賴乎中樞領導有人，全國定有一致辦法。至於設立宣揚道場，及小規模之農場工廠等，則不難以集資或募緣方式，逐漸施行。長者枌鄉碩望，如能糾集梓里居士，擇其在可能之範圍內者，商榷辦理之，使佛法普遍人間，衆生咸受其益，功德無量矣。方今國難日亟，民弗知死所，捨用佛法積極之精神與生活發生有力量之影響，深入社會，將何以出斯民於水火耶！（上下名銜署）

× × × × × × × ×

覺音詩筒

讀太虛大師「精誠團結與佛教之調整」後

熱血奔騰不能自已依陳銘樞將軍贈大師韻漫成一律　竺摩

抗建無分僧俗殊，相將徵命效馳驅。
欲全巢卵宜團結；豈狃華夷自濶迂？
百世僞眞明道釋，千年背向誤韓朱！
今看讜論解民膜，一吼當令萬象蘇。

（註：末句引用大師南普陀寺題石句）

寄懷竺摩法師　吳瘦梅

飄飄身世羨閑雲，年少才華有所聞；
重讀黃花傲骨句，幽然風格獨超羣。

（註：師詠菊花有「傲骨秋心誰識得祇宜寥落伴詩魂」句爲人所賞）

生涯老我是風塵，書劍飄零歎此身！
近向覺音參妙諦，拈花一笑付前因。　竺摩

瘦梅先生航函附詩見懷依韻酬之

襄江濶別似驚雲，烽火連年蜀粵分。
寸楮忽從天上落，新詩貽我語情殷。
讒言後果興前因，人我難忘爲有身。
蠻觸紛爭徒擾擾，行看東海又揚塵。

初夏　平風

何來一陣黃梅雨？處處青蛙報野田。
銅雀迎風鳴嶰竹，金魚戲水動池蓮。
衣縐試葛清和日，扇已裁蒲朗潤天。
禪衲忝餘無所事，階前石上枕經眠。

牡丹　平風

浮雲富貴着袈裟，衲子身離五欲家；
偶引青蓮爲伴侶，從來不愛洛陽花。

西灣晚步　竺摩

日日江頭破曉行，天風吹我一身輕，
渾忘世務烟波外，碧水禪心一樣清。

覺音詩筒

秋懷詩

李仙根

長憶雙桐蕉館陰，花時雛落話同心。
誰飛浪海三千翼？我抱秋波一葉琴。
此日有懷眞渺渺，當年種樹已森森。
可憐回首山川隔，昔夢何堪重去尋！

草堂有句憶秋瓜，冷似傷春濺淚花。
同在此心還此郭，可堪聞笛復聞笳。
力微自謂心仍熱，腰折何曾手亦叉。
且喜歸來閒幾日，因君吟到夕陽斜。

簡竺摩上人

梁彥明

我生五濁世，未出空劫先，殺機自天發，震旦徧烽烟。傷仰恥隨人，艱危歷播遷，低頭復折節，故坷殊可憐，高談與濶論，歸宿終茫然！

我願燃燈前，拈花微笑闡法筵；我願兜率天，揚眉吐气彌勒邊。大哉竺摩大智慧，悟澈玄機多妙諦，長示人間一指禪，苦海超越登龍天。海寇南侵千萬劫，國恥重重待誰雪？佛門也將一軍來，動員僧侶生面開，出世入世同一理，救國救群心不死，異途同歸應急起——龍象力大法護持，鞭笞強梁只折箠。佛法西來吾道南，眞正和平衆生喜。

奉荅梁彥明校長

竺摩

偶作香江十日遊，歸來得簡韻偏悠，
欲和秋興杜陵意，難寫驅情賈傅憂！

自題篆香室

竺摩

十年楚尾又吳頭，萬里打包汗漫遊。誰識禪懷同槁木，自憐身世若浮漚！濫僧今寄篆香室，愛月曾居近水樓。吟罷低佪渾欲定，秋風瑟瑟夜悠悠。

謝高劍父先生爲題覺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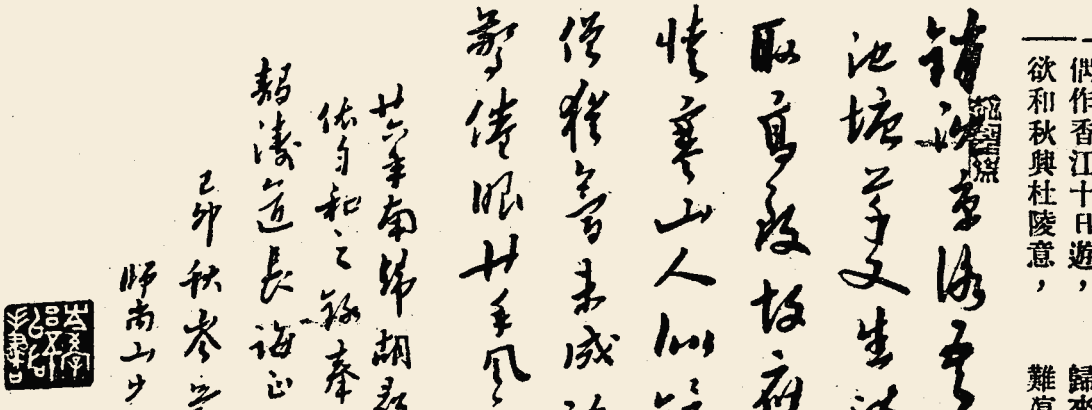
竺摩

一代高名老畫師，遊神藝苑寄幽思，遙山近水雲林軸，殘月曉風柳永詞。海北諸家多冷落，嶺南三傑獨欽(山頭)崎。拈毫爲我揮手，紙落雲烟龍躍姿。

感時詩(舊作)

陳靜濤

合將流水比韶華，五十年來歲月賒。避世自應尋樂土，憂時多半屬詩家。強憐眼見思移鼎，老去那堪談國事，能無痛哭似長沙！



(岑學呂先生題贈陳靜濤先生手冊墨跡)

遼海唇亡鬱輔車。

俠骨原超人異輩，
摩挲寸楮添新感，

詩懷合與佛同流。
八表悽迷亂未收。

題靜濤居士書畫冊 金會清

軟沙溪畔泊船頭，夜半停舟晚色秋；
隔岸漁燈三兩點，河源江上月如鈎。

白蓮洞觀瀑 梁彥明

萬斛泉聲吼似雷，飛流濺出雪千堆，人間
何世渾忘却，疑是靈山會上來。

越磴穿巖到水潭，林泉老去尚多貪，解衣
槃礴同彌勒，聽法龍天共石龕。

蓮峯寺涼亭消夏偕雪社諸子 梁彥明

地勝疑天別，詩人幾度來。近僧亭更好，
迎客樹宜培。檐古風篩竹，階幽雨長苔。
四圍堪寄傲，紺宇仰崔巍。

偕太侔子展雙雲諸兄，及珊姊維中等，登縉雲山瞻仰太虛法師携歸寶物，適遇警報云敵機百五十架又來肆其殘暴。今日爲光明與黑暗之戰，我僧伽同志在太虛法師領導下，必能成爲文化抗戰之生力軍也。廿九年，六月十六日 田漢

太虛浮海自南洋，帶得如來着武裝。
今世更無清淨地，九天飛錫護眞光。

廿九年七月廿一日偕法國總領事揚先維夫婦，及鶴齡夫婦來遊，見壽昌題詩記遇警報，正擬用其原韻和之，鑼聲忽傳，俄而有飛機聲，又有轟炸聲甚近，蓋炸北碚也、日光忽爲暗淡！ 郭沫若

無邊法海本汪洋，貝葉羣經燦爛裝。
警報忽傳成底事？頓教白日暗無光！

敬禪法師造訪，留舍一宿，翌日同遊青山，賦此，寄呈了幻妙性達岸三法師。 寶乘

契濶經時別，頭陀異昔年，（按法師昔年現頭陀，今則剃除鬚髮）不知當面是，殷勤問敬禪！歡然一宿覺，晚步話涼天。訪舊青山麓，行舟綠水邊；爲憐賓主意，留客雨連綿。

哭悟心戒兄（俗家誼姊別字慧航）

十載深情如幻夢，一坏黃土淚難乾！弟（衣旁）袍惆悵孤燈暗，針線猶存顧影寒。

★ ★ ★ ★

（此信接上文卷拾壹頁）

爲之書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此宋末常州萬安僧禦胡元兵舉義旗所賦句。次日師來見題詞，笑曰：『此周先生所書也。』余曰：『斯非吾師之志願乎？』嗟乎！熟知質弱不堪苦練，未幾竟患氣腫罔治，離此五濁惡世，而長與桃源古洞之仙佛爲伴矣！敏師亦係吾師之好友，亦新僧之健者，何斯人而有斯疾，吾 師諒亦不勝其悲！詳悟曾函報虛公與葦師，刊諸潮音，不復贅述，聊以報命，恕未盡懷！仁在此山中署期無所事，或看閒雲出岫，或聽大師說法，或孤燈棋一局，或上下古今談，老樹撐天，鐵鳥不虞，淡飯辣菜，聊曰苟全暫得而已。衆生多難，八表同昏，如此飄零身世，幾時重逢聆教？雲天翹企，曷勝悵然；郵程有便，還祈 時惠德音！敬頌

編祺！

弟子貫仁頂禮廿九年八月廿二日

竺摩按：周居士曾主編正信週刊，近執教漢藏院。書中所言及之慧敏法師，爲居士之好友，亦爲編者之好友，昔年同學鷺島，其文字思想，教師許爲另出一格。不幸今日大心初發，遽遭殞折；厥篋燄盛無已，喪我不少英材，於此尤有深慨！然慧師雖死，精神固存，深望我有志青年，繼續奮起！

覺音詩筒

八一三後紀事詩 張一麟

舊約招提小止觀，戚儀三代
魏儒冠！芒鞋柳栗吾將老，黃檗
詩篇子細看。

讀書刻石買臣臺，度嶺茅庵石罅開；大士
尋聲方救苦，清齋留共懶殘煨。

擔柴挑水自勾當，六祖纏腰不二方。夜靜
惟聞風撼樹，中宵爲熱佛前香。

修羅降世率羣魔，怒目金剛沒奈何！事到
急時依佛脚，了無恐怖証維摩。

爲太虛大師題潮音草舍詩存 李仙根

尋常只道是詩僧，絕世肝腸得未曾　杖策
遠征行踽踽，墨痕和淚夢騰騰。深知謾誕
無眞諦，轉信空虛亦小乘。今我與師俱有
託，可應一水辨淄澠？

一次題潮音草舍詩存韻答李仙根參政 太虛

偶把閒名挂向僧，披袈持砵亦聊曾。廿年
漫喜潮音續；四海深驚殺氣騰！諸法本空
皆佛法，大乘無在寄人乘。能嚴地獄成天
國，衆水何妨會一澠。

靜濤居士書告李參政仙根兒許余詩「無蔬筍氣，有悲憫懷，明末十今，堪以比擬」，作此寄之。 竺摩

既耽禪悅又耽吟，豈是多生結習深？律禁
歌紘誠益訓，經多韻頌亦良箴。抒情媿我
輸三絕（魏受禪碑：王郎文，梁鵠書，鍾
繇鐫字，世稱三絕。我雖三能，惜無一就
），論雅勞公比十今（今璧今無今嚴今辯
今攝今釋即淚歸等十詩僧），一水淄澠信
不辨，九天咳唾落清音。

贈竺摩法師奉和寄靜濤居士詩原韻 寶乘

騷情欲抒寄清吟（師詩「難寫騷情賈傅憂」
），雅韻懸知學養深。爲抱悲懷權示疾，也
馳妙筆寫遺箴。才華少露驚南北，法眼常
開照古今。恨我蹉跎顏漸老，聞根猶未徹
圓音！

聞鐘 梁彥明

吾生夙有林壑癖，閒愛支筇尋勝跡，洞天
福地都踏遍，名山又訪沙門釋，遙望招提
路幾重，禪關欲歇白雲封，斜日落花人去
盡，遙天忽送數聲鐘。曾宏（二字口旁）堂
荅（二字草旁）聞根徹，髣髴說法廣長舌；
不須深夜百八敲，多少冤親俗念滅。人生
百載駒過隙，萬事剎那感今昔！悟空一切
皆虛幻，名利恩仇徒役役！安得蒲牢吼徹
大千界，衆生與我同沆瀣，六塵噉滌六根
清，當向鯨鯢合十拜。

八月初八夜與清遊會諸子（張純初黎澤閩高劍父錢二南王惺岸張白英賴鎮東黎廷肇蘊玉） 同登西望洋山 梁彥明

清遊向晚興當乘，聯袂支筇有十朋。盤道
誰教尤也吠，幽居端愛月才昇。劫餘隔岸
無星火，亂後江鄉剩斷罾；翹首西瞻還北
顧，寇氛殊惡待懲膺。

次彥明先生登西望洋山韻 竺摩

興來安步當車乘，雅集西山鸛鶴朋。策杖
尋幽花共老，聯吟得句月初昇。秋多霜露
思啼雁，目滿瘡痍感斷罾！如此遊成詩未
已，尚餘悲憤填中膺。

講葯草喻品管見 張聖慧女士

露地堂堂大白牛，豎窮橫徧足優遊。色空
頓斷千絲縛，權實雙融萬象收。普潤三根
枝葉茂，同生一雨菓花稠。拈來物物無非
藥，歷劫常新不計秋。

無邊雲與法界身，一時等遍偃坡塿。頓漸
秘密拈來好，圓別藏通妙入神。卉木叢林
俱改色，山川谿谷皆回春。覺花摧發菩提
樹，霖雨蒼生濟兆民。

斗燦先生招遊聽松山館賦此奉贈兼簡同遊高劍父張純初羅季昭諸老

竺摩

一館翛然出翠岑，當前大海若披襟。秋松聽罷懷高士，明月看餘發浩吟。少坐亭欄恣逸趣，清談壺角見冰心。相思同有烟霞癖，帷蕩他年好共尋。

竺摩上人登山相訪以詩見贈次韻奉答

何斗燦

小闢幽齋面遠岑，閑來松下共披襟。滿階落葉添秋色，幾點歸帆動客吟。山水有緣聊寄傲，烟霞同嗜盡盟心。夕陽古道僧歸去，野寺明朝欲往尋。

題靜濤居士藏秋山古廟圖

岑學呂

走了和尚剩了廟，有情已去無情住；情與無情佛說同，去住分明我見異。君談唯識我談禪，宗教圓融無二致。即今去住有無中，請君爲我下一語！

宿志蓮淨苑

林葉天

殘陽漸西沒，蒼靄入莫色。涼風動北林，寂寂群動息，桐月掛東枝，竹露滴南壁。策杖步松皋，薄袂滿滑滴。滌腸咽冷泉，厲齒漱奇石。臨流時一嘯，怡然心自適！

淡妝濃抹總相宜

梁漢超女士

我愛粗衣服，新妝漫從俗，莫教脂粉汚，留取眞面目。（淡妝）

我愛華衣服，新妝競從俗，任教脂粉汚，隱我眞面目。（濃抹）

重九偕友登高

菊齋山人

劫餘佳節幸相親，落帽高風契古人。紅樹青山宜集雅，黃花白酒暢途辰。家園回首遺兄弟，萍水忘形孰主賓？記取明年重九會，茱萸笑看靖胡塵。

送達居白慧兩法師之錫蘭兼簡法舫上人

竺摩

烽火彌天日，忍憐去國情！一機穿鳥道（三師皆由蜀乘機飛滇轉道仰光），萬類悟蠅營。正義雙肩重，塵緣一念輕。蜀仁剛仔息，又喜作長征。

久耳楞伽島，南傳宗小乘。素縞成一片，政教迄相仍。但操菩薩業，何妨羅漢僧；融通無異味，寧復辨淄澠？

戲筆四首 有序

寶乘法師與余由文字結交以來，牘頻傳，積叠盈寸。近以余函偶涉漫語，乃有遊戲之作唱酬，雖註脚密加，然個中深意，不足爲外人道也。

編者附識

弘法精舍卽事戲問竺兄法師

寶乘

轆轤饑腸苦索餐，寡油菜葉（須待打油）歎「孤寒」（粵語意謂慳吝），談經猶自甘禪悅，講「嘢」（粵語指東西的代名詞）何如食「嘢」難？（來書以病却華院教職，並謂重九偕澳海友好登高歸玉佛有緣食嘢云云）

答寶法師見問

竺摩

因緣如是信然難，秋夜孤吟到瘦寒（郊之詩寒，島之詩瘦，其亦爲食苦所致乎）；背渡濠江留一宿（「一宿兩餐」亦「孤寒」本色），洗塵必請佛緣餐。

祝兄努力快加餐，亂並砵盂到處難（昔順治皇讚僧詩有云「天下叢林飯似山，砵盂到處任君餐」；今人亦有將下句改爲：「馬屁不拍到處難」；見其寄慨之深），留得青山堪寄傲，未應辛苦歎孤寒。

預謝竺法師招餐

寶乘

夷齊若得佛緣餐，饕餐誠然歎遇難！豪邁讓兄當「濶佬」，窮酸勿謂我孤寒！

覺音詩筒

庚辰重九　太虛大師作

縉雲山登高雅集以王塵詰憶山東兄弟七絕分均得馬字諸賦長句即呈　大師並簡　諸大吟壇乩政

陶治公未是草

夜來風雨嗔三峽，深恐茱萸竟難插？何期天午忽舒晴，多上高峯清興洽？山川黯澹半胡塵，力挽狂瀾志不怯。極目蕭條生旅愁，傷心黔庶困兵劫，可憐萬國咸不寧，弱小盡受強橫壓，修羅魔怨義齊誅，萬丈光芒劍郎匣。乾坤整頓亟需才，歎息英賢何缺乏！賦詩聊當河清頌，救世還須仗正法。

庚辰重九縉雲山登高分均　太虛大師

得逢字即示一絕依均奉和　前人

山居清淨依長松，海角天涯喜又逢（大師南北說法余皆獲聞）！佳節聚吟宏化地（大師設漢藏教理院於此），追踪鹿苑有獅峰。

庚辰年重九縉雲山登高奉和　太虛大師一絕未盡所懷再呈俚句　前人

吳越多才世所聞，高僧入聖更超群。溪聲山色擬清淨，心韻潮音煥妙文（大師作有滇海心韻）。卓錫九峯宏教化（縉雲山九峯並峙），周游四海賴宣勤。當來兜率同生日，五佛親承薄法雲（彌勒菩薩爲當來第五佛）。

庚辰重九縉雲山登高有漢陽張仲如先生（純一）應城李子寬先生（基鴻）沔陽楊斛父兄（時傑）皆鄂籍唯楚有材因賦長句贈之　前人

巴山異地度重陽，更上獅峯猛憶鄉。嚴樹飄零驚漸老，野花落寞尚含芳，龍吟虎嘯憑豪興，水止潭澄湛寂光。經濟文章漢三傑，萬方多難曷身藏。

送法舫上人之錫蘭宏揚大乘　前人

楞伽心印肇前賢（楞伽初由達摩傳入中土付予二祖）法本無生總屬緣（揭經旨）此日南行宏所學（上人往講楞伽），一乘精義徧三千。

送達居白慧二苾芻之錫蘭參學　前人

破浪乘風壯此行，南詢深羨志堅貞；佇看載道歸來日，闇室心燈分外明。

送樂觀上人重之印度　前人

遠涉流沙去復旋，興悲興樂利人天，宣傳聖教正當務，護國仁王靖塞煙。

太虛上人囑治公來書約於重九日登山以事冗未能應也是日晨又大雨因爲二律以寄　黃懺華

九州幾處不烽煙？未敢逍遙切外天。孤憤常如潮乍起，重陽慣與雨爲緣。山中老宿應相憶，客裏風光祇自憐！籬菊欣看開一朵，娟娟差足慰顛連。

庚辰重九縉雲山登高詩會以王摩結憶山東兄弟七絕分韻治公了空兩兄爲代拈知字　前人

結社東林又此時，遠公高行世咸知。登峯分韻酬佳節，觀苦興悲運大慈。心雜久爲求道累，塵勞深悵遂初遲！烟霞倘獲從吾好，定課先治讚佛詩（近頗擬將佛所行讚譯本修改爲五言古）

庚辰重九縉雲山登高詩會以王摩結憶山東弟兄七絕分韻得爲字　崔邨

憶昔上匡廬，五老何欹崎！山麓東林寺，湫隘見雉基。法性復誰論？千載流清徽，武功宋不競，飲江痛佛狸！三梁九疊屏，一抹歸荒陬，嘉陵古西漢，縉嶺俯江湄，九峯擬霄漢，萬木交幹枝，朝嵐鬱夕靄，雲海偶呈奇，香爐蓮花峯，名目更交暉，直是西廬山，或曰小峨眉，結茅傍東麓，爽氣動襟帷，我非匡君裕，後世安得知？巍巍崇教寺，賜額改相思，迦葉舊道場，應化石跡遺，太虛今遠公，海內尊大師！開社闡教理，漢藏挾其徽，緇流百二十，儒道亦歸依，劉周雷次宗，建誓被加持，（謂張李陶諸居士）傳燈照幽隱，示慧啓文辭。庚辰秋望月，高會約佳期，禪伯兼詩

伯，風采震一時。列坐中峰頂，一吼威於獅，齊叅最上乘，貌焉萬象低。聲餘猶隱隱韻，方外補逸詩，不至爲逋負，吟債猶苦追！赴關參大慶，北南轍兩歧，咫尺成千里，事願適相違。前載崇因寺，折簡會分貽，靈山談勝會，今昨覺俱非。潮音湧慧海，蓮舌燦天池，法岸應非遠，虛舟曠難維，豈眞謝康樂？心雜故止之。加行日精進，緣熟容俟機，成佛有先後，六度須勇爲！濁世沉苦海，衆生盡癡瘂，抽身固自娛，艱鉅寄託誰？安得大願船，一舉天下移！寧不戀雲壑？寧不慕幽棲？蹙蹙瞻四方，滌目獨愴悽；寄聲游眺客，登高莫忘危！

竺摩法師以寄李仙根參政詩索和步原韻　　五贊

名僧自昔牛工吟，只爲山川蓄積深。嚴羽解詩多法味，陳權規過豈良箴（宋陳權勸洪覺範毋作詩）？篆香稿已傳南國，禪月集疑再見今。愧我乏才楊無本（明李東陽麓堂詩話稱唐僧詩惟無本最有神得），勞君屢屢許知音。

中秋晉感時在桂林　　五贊

毀譽等常事，難舒飢溺容，從來羣舞鶴，寧悔舉屠龍？篠宅傷芝艾，荒園暗露蛩。佇看明月上，不覺過前峯。

徙月牙山寺　　前人

已入蓬瀛路（寺有小蓬瀛閣）渾忘歲月遷，襟江澄碧瀨（住襟江閣）不用買山錢。

黃雁汀前輩挽詩　　虞愚

世間可語寥寥耳，憶昔相招喜數過。避地心猶憂社稷，閉門人已邈山河。商量舊學情無隱，緬想冲襟淚更多，夢斷驚江豺虎窟，草堂遺稿近如何？

斗燦先生招遊聽松山館次韻　　竺摩法師

巍巍山館聳高岑，多難登臨淚滿襟！碧海無端翻雪浪，蒼松有恨作龍吟。清談莫話當年事，倚檻誰知此日心。雁蕩他年如可到，詩僧酒伴記相尋。

過聽松山館賦贈館主何斗燦先生　　羅季昭

用竺摩上人贈先生韻　　岑權波

避俗幽人住碧岑，風來山館幾披襟。日將江水供閒眺，時有松濤答短吟。三徑許留羊仲跡，五湖暫息范蠡心。眼前景物經如此，何必扁舟遠處尋。

偕何君斗燦共謁竺摩上人賦呈　　岑權波

再用前韻

已訪高人上遠岑，更尋開士挹清襟。最難萬法皆空倒，能作千言不絕吟。草字飛騰還聚手，篆香微妙是禪心，陶潛方外多幽興，蓮社他時許再尋。

重過聽松山館三用前韻　　前人

振衣重上翠微吟，又訪山齋話素襟。門外居然龍不吠，枝頭依舊鳥能吟。半甌新茗賞花乳，七字清詞寫蕙心。聽罷松聲天欲晚，夕陽歸路費追尋。

聽松館主以茹素見邀同席者有梁校長彥明徐主席偉卿羅公季昭岑君權波及凌牧師等暢飲高談極盡賓主之歡歸作俚歌紀之　　竺摩

颯颯西風搖落時，故交星散有新知，登臨各有林泉趣，韵事流風匪所思。主人有酒歡今夕，云是素筵爲我設。我來斜陽掛松秋（木旁），反映丹崖翠欲流，山花簇簇迎山客，歸禽繞屋聲啁啾，會有牧師德國籍，娓娓清談布胸臆，自言旅粵已六年，文字中西當繙譯，詢我中華佛教制，敎敎廢弛我語塞：舊制不良新制難，付與秋風長嘆息！忽聞門外車笳聲，傳來校長偕主席，主人殷勤出款接，觥籌交錯情彌適！主席詼諧易解頤，語到災黎亦悽悲。校長豪吟詩百篇，庾清鮑逸邁青蓮。諸公社會大忙人，忙裏偷閒似羨僧；殊知僧亦閒不得，聖地荒蕪待耕耘。況當震旦羅浩劫，山魈海寇何時滅？發大宏願滌腥羶，降伏群魔一指禪。人生白歲駒過隙，何如吟嘯在山巔？飯罷歸來大地黑，禪房高處且安眠。

覺音詩筒

壽弘一大師六十周甲詩 江謙

雞鳴山下讀書堂，廿載金陵夢未忘；寧社慈菅蔬筍味，當年已接佛陀光。

乙卯年謙承辦南京高等師範，時聘師任教座，師於假日倡寧社，借佛寺陳列古書字畫金石，蔬食講演，實導儒歸佛方便門也。

虎跑示現袈裟相，一度尋公適出山。聞說頭陀眠食況，一般緇素所難堪。

師出家虎跑，嘗訪師不遇。聞知客僧述師苦行之況，歎服不已！

大師宏律獨精專，遠紹南山荷一肩。安得復行唐律法，十齋全國斷腥膻。

師學宗滬益，持律尤精，唐律多本佛律，每年正五九三齋月每月十齋日，全國公私禁絕屠宰，釣捕官斷有罰，三學圓通從戒入，戒爲諸佛紫金身，無禪無教難通律，持犯開遮妙用神。

滬師謂無禪無教，非律也；無律無禪，非教也；無律無教，非禪也。細讀靈峯宗論數，別來旦夕未能忘，千年儒佛相攻案，至是鏘鏘會一堂。

癸亥遇師滬上，數讀靈峯宗論，受益無窮。

佛儒一本萬千枝，不有靈峯孰辨之？「名字位中眞佛眼」，若非先佛豈圓知。

滬師晚年詩云：名字位中眞佛眼，未知畢竟付何人！蓋非究竟位中再來人，不能有此眞佛眼也。

文字階梯見佛儒，莫偏觀照入空虛，大師故是文儒虎，來與空門勸讀書。

出家人正好讀書，而乃隔絕儒佛門牆，謬執各教宗派，儒佛同衰，家國俱病，非全國緇素歸命滬祖，不能起此沉疴。

菊花生日師生日，晚節偏爲馥郁時，江北閩南通一念，對花禮佛祝期頤！

六字學人江謙拜呈 庚辰仲秋四日

壽弘一恩師六十 弟子黃寄慈

聖僧道味徹中邊，三絕高名法界緣，穢土現身忽六十，獅王說法已三千，百年逝水空壽相，一匣華嚴且自箋，大地任他風火鬧，搬柴運水白雲前。

師是金剛不壞身，世間花籃看重新，滄桑到眼無非劫，哀樂隨緣太率眞，校律千言融法界，空桑一樹看橫陳，壽公我愧人天隔，祇候南中消息頻！

祝弘一律師六十壽辰 江守權

滾滾頹波起萬漚，伏茲孤柱振中流，狂烟熾雨行新化，剩水殘山感舊遊，壽字宏開剛六秩，名山著述自千秋，星光燦爛懸南極，盡在彌陀願海收。

弘一大師周甲獻詞 陳存廣頂禮

濟泊修持一代賢，寶幢高建海南天，藝林家數開生面，律法宗風荷仔肩，重見毘尼澄照緒，（道宣律祖諡）再周花甲趙州年，桃源應有龍華會（永春古稱桃源），瓣瓣心香繞院前。

弘公大師所貽雪竇詩卷滬戰佚去已重承寫寄尋復獵得合裝紀喜 費慧茂

滬友書來足慰予，懸心詩軸出兵餘，欲求世弘黃巾劫，却喜天旌白業書，故物眞應題幸草，聯珠長使照窮閭，何時雪竇尋禪味？長記因緣展卷初。

壽弘一上座 余了翁

載寶沈湘一笑空，毘尼揭厲致殊功，巍照甲子山中臘，宏始微音洛下風，表戒欲新梵網澈，集聯能使雜華融，終南澄照如留惑，乘願重來合是公。

寄禪逝後叢林寂，魏晉風微孰善來？堪紹遠公譚禮樂，且披毛傳頌臺萊，雨花南國

賽龍天長護講經台！游履經坊已十秋，(予於庚午年來此)丹鉛草創法音流。幾看桑海人驚老，壹識荊州願未酬(予與師未壹面)。懷素墨波時照眼，雲棲行果久低頭；何當抖擻參師去，漠漠滄溟束葦浮！

壽上座詩既畢共詞矣而不無令屏(立旁)淪落之感遂並寫於後愧予懷之未淨也時庚辰九月於愚園路小樓

我本中間錯念人，雲居失脚尚沈淪！朱徽已乏西山侶、持缽誰延舍衛賓？剩有幻身供螻蟻，愧無寸草報君親。悠悠此土離離黍，憂患餘生瞬七旬。

弘一法師六旬壽詩

曾璧奎

從來清淨僧，個個參禪理，弘一大法師，滿桃李。當時割據興，擾攘日無已，飄然出世間，莫名其所以，辟穀造近因，(師曾在杭州虎跑寺絕食)立地皈依始。促駕，晨昏常依，倚讀書舊草堂，(師讀書處候寺門，嚴辭拒妻子；(師皈依後拒絕妻子不見)人非鐵石心，何以堅至此？始是日城南草堂)切磋同令姊。(師姊夢仙同更精工，鐵畫銀鈎似。負笈渡扶桑，藝術黎明起。時或入深山，忽然隱滑此(水旁)時讚美，(師留學東瀛藝術學校)返身歸，來去渺無踪，閒雲隨流水。嚴冬一單衣故國，敎鞭執牛耳。(師歸國後任南京杭，過午飲食止(師嚴冬不服棉過午不食)托州高等師範敎師七年)妙運陶冶功，師門缽入城中，無人能識彼。兩度過溫陵，(泉州古名溫陵)演講般若旨，敷座據中央，衆生皆隨喜！我忝挹清輝，談經從道履。話別古桃源，歡送百餘里。(師行余與劉劭青居士等送至永春桃源寺)聚會在西方，贈言銘案几。

壽弘一律師六十

閩南海嶠記相親，警策曷須仗法輪。十二辰中春杪諦，三千界裡悟微塵。行燈到處意怨舌，飛錫隨時自在身。香國常金衆影更，施甘霖濟生民。

辛巳元旦鄭汝器迎陳靜濤未是帥

(香港電器商會主席陳靜濤居士獻壽詩)

謄詩

前記

近以積詩漸多，偶欲輯一專集，臨時復向清遊會，雪社，諸吟壇鉅公，化些小緣，合遠近僧俗所惠，共得二百餘首，欲以吟叢名之。嗣得梁公臥雪書謂：吟叢與粵語××，音易淆亂，不如易爲詩謄；以烽火燼餘，風雅能存蓋寡，謄字意義，或亦可通云云。今從之，以此二字，非唯音不易希，抑亦寓意深遠，正吻鄙懷；況諸公之作，雖不無吟風弄月，寄興遣懷，要亦深契風人之旨，足敦末俗而激情緒者乎！至編排次序，或以性質較近，隨意插入，亦高公劍父（自序壯遊集語）所謂『王後盧前，原無軒輊，班香宋艷，盡屬珠璣』耶。

辛巳莫春編者附記

黎澤閩三首

題焚香禪坐圖

一僧兀獨坐，習靜歸虛無，定後圓光出，香中衆妙俱。形骸餘槁木，天地此團蒲。誰識畫師意？毫端有佛軀。

答陳樹人巴山夜雨見寄

平生未作巴山夢，忽睹君來夜雨吟。墨草數行和戰血，黃花千里共秋心。淋鈴似爲羈愁慰，剪燭遙知清話深。祇我蠻陬尚飄泊，土風欲操不成音。

鳳凰山講學

一堂濟濟盡雄姿，整肅眞如敵戰時；講肆不妨陳馬隊，腐儒終自愧人師！攤書露立依松桂，說劍風生動棘茨。我亦戎裝談治法，擬從危難拯瘡痍。

梁彥明五首

與季昭善朗過訪竺摩大師歸途口號

暫此塵勞息，歸來意惘然！滯形憐客寄，閒道媿眞詮！處世渾如夢，參禪却有緣，行行愼岐路，彼岸杳無邊。

苦雨

近水識潮信，盈虛自長消，世情看冷暖，市隱孰逍遙？欲濟難爲楫，待時好蓄鑣。美人隔江海，淪落謝相招。

功德林茹素賦謝

難得高僧對茗談，梵林聯袂喜重探。（是夕偕斗燦純初劍父過訪）棗梨清供航來遠，蔬筍齋廚味轉甘。珍重貝經資起信，莊嚴木佛許同參。夜堂莫訝紅魚寂，月滿長空輟誦喃。

讀戰塵集賦呈陳樹人丈

杜老當時憂國吟，干戈遍地古猶今，錦江水碧春仍在，玉壘烟埋寇已深。鐵鳥難摧豪傑氣，羽書望提蜀人心。紆籌幸有賢明在，掃盡胡塵地反侵。

戰塵集似劍南好，語重心長化作詩。敵勢觸藩終是苦，人心愛國險爲夷。

三湘子弟盡龍虎，西蜀雄師如豹熊。閒情亦有豪吟者，壕裡雍容空襲時。

蘊光陳滄海四首

書懷寄霏霏

參罷松關一指禪，短兵禿筆續前緣。水無駭浪難成海；山有危峯始薄天。人世不妨多變幻，林泉原許暫流連。合將一砵悲秋淚，換取沙場碧血鮮。

將軍交辦羽書忙，燈火常明夜半窗。事業未追姚廣孝，文辭可近賈長江？漫歌秋水人千里，久廢春山展一雙。聽徹柳營刁斗動，少年殺氣不須降。

與蘊君同遊炎（刀旁）曲作

板橋橋畔柳如雲，谷口黃鸝處處同。幾日厭聽簷際雨，一朝喜踏隴頭鴻。風塵裡有眞知己，山水間多絕妙文。難得今年來炎（刀旁）曲，十分春色與君分。

示蕭君

身世顛連國步艱，十年事業付狂瀾。髮從頭上千莖白，心在腔中一顆丹。飲水共誰知冷暖？挑燈與汝話悲歡。祇今未染仇讎血，慚愧吳鈎解與看！

張純初三首

自題白花手卷

濺淚看花不自持，愁中添得鬢如絲，何堪遲暮江關感，都在含毫點綴時。

京華歷劫賸荒涼，世變茫茫凜履霜，去日苦多吾亦老，只將心力爲花忙。

贈竺摩上人

滌塵來聽上方鐘，一室氤氳香篆濃。說法莊嚴成淨土；安禪微妙闡南宗。衆緣不擾明心鏡；萬類歸依咒鉢龍。別有渡人新意識，覺音齊發寓機鋒。

錢二南二首

題張純初百花卷

桃津豈獨問桃林？但對花開感不任！欲爲百花駐顏色，寫花心比種花深。望遠江南繫海南，鄭虔絲賓我先諳。河山景物春多少？天雨曼陀自一龕。

陳　寂十首

戲作小偈二首

袈衣穿了尚沉吟，黃葉新參會未深。莫遣趙州輕一喝，要令隨處得安心。

魚兒冷暖自能知，閉眼眞憐入道遲，若使性靈終不昧，路長還有到家時。

偶　書二首

堂堂旗鼓不封侯，酒醒滄溟世已秋。我是十年磨劍者，滄茫何處辨恩仇？

得失難言旦夕期，嗟嗟燕雀爾何知？胡駒越鳥非同調，可信人生各有宜。

謝白英餽墨

懶極還躭文字禪，南窗弄筆意超然，荊溪九黛新研處，寫出倪迂與米顛。

純初屬題百花卷子

東風三月足清華，瑤圃遊仙夢最嘉，玄髮漸銷今尚憶，小糟春酒百叢花。

畫手純翁舊有名，南洲池舖百年情，白頭點染春如海，只覺繁香繞卷生。

論詩寄語村　・陳寂・

秦日高高隱水閒，雲龍一世共追攀，草堂飽臥今寧是？不若相逢飯顆山。

何緣溫李接歐梅？此事應難領會來；却憶海綃前日語，東坡從入碧山回。

不及江河意已悠，晚唐詩律費雕搜；樊川縱有傷春意，禪榻茶煙可自由。

張聖慧四首

爲諸學者開演起信論

不著身心悟色空，颺然任運歷西東，拈來法法無非法，妙有全眞說不窮。

良朋淨侶共優游，攜手同登般若舟，信起大乘眞實義，繽紛花雨飄神洲。

嘉谷君偈詰佛理即步元韻作答

徐陵當年事，多生佛法緣。許支傳異蹟，寒拾留奇篇。臨濟三玄語，維摩不二禪。夾山誠諦意，來叩華亭船。

蟬蛻塵網久，妙圓識法身。萬緣任起滅，一靈抱精眞。般若枝枝豔，菩提葉葉新。汪洋大覺海，同濟休迷津。

陳仲齊四首

三　陞　橋

河橋徙倚日初西，剪剪輕風麥穗齊。山遂白雲隨意宿；柳深黃鳥盡情啼。村墟市散人爭道；水面舟過浪拍隄。更有烟津堪入畫，渡頭悄立一閭黎。

枕上作是夜宿紫皋故里六弟家中

黑甜鄉裡夢難通，幾度聽敲壁上鐘。溪響天難別晴雨；韻生詩怕誤東冬。分明身世如萍跡；顛倒家鄉是客蹤。尚有天涯兄弟在，幾時相聚各歸宗？

咏　史

凋零冊籍自焚餘，蒐集還須廣廈儲。若使當年靳一火，人間何地可藏書？——焚書

勝國遺民憶漢初，張蒼陸賈薈吾徒。可知當日秦皇帝，只掘深坑塞腐儒。——坑儒

巨贊四首

感賦

道高一尺魔千丈，吠怪憎賢古已然。尼父周遊曾削跡；達摩面壁怯談禪。精金豈躍爐錘鍊？大任須從躬餓肩！獨倚江樓觀萬彙，春來無處不芳妍。

送關山月畫師入蜀

聞道巫山天下奇，峨嵋西峙更嶔嵬；料應點染丹青筆，寫盡臨淄曼麗詞。（左太冲蜀都賦造語豐腴曼麗）

元月三日與西大萬仲文盛成中閻宗臨三教授縱談影波樓作

憑欄悼喪亂，倚檻論行藏，波影澄天碧，空門況味長。

寄子青

蔬笋單寒布衲穿，孤囊無處儲詩箋；青山不入莊生夢，酒綠燈紅覓浪仙。

馮順遇三首

夜起

江關牢落後，化鶴一還鄉；夢醒心逾怯，愁多夜倍長。角聲催遠戍，風葉响空廊。莫問故園菊，遙知傍戰場。

感事

百感填胸臆，翻令淚不收。地容周轍易，天遣杞人憂。制梃嗤功狗，彈冠慶沐猴！簫聲吳市遍，莫爲個儂羞。

寒夜偶成

斗室孤燈夜氣清，地爐烟燼薄寒生。聲傳遠角知風勁；窗對疎林得月明。裁句不嫌經百改；催眠倏又報三更。爲憐獨雁歸飛急，撥盡閑愁夢未成。

葉恭綽一首

右任先生書來念及近況且以清高相許率答

平生志本非溫飽，守約方慚畏友知。墮夢已憐天共老；同塵寧惜世能遺。搴荑軼挽頹流急？息駕翻驚大道歧！誰識秋來霜菊好？歲寒雖落自忘機。

鄭哲園六首

和梁君臥雪西望洋山步月疊次原韻

群仙疑借六龍乘，海若毋憂北喪朋！玉宇幾人曾記曲？瑤池何夢不飛昇。久懷欲渡愁無楫，差慰臨淵賴有曾（四頭）。此夜踏歌還問影，誦君詩句總填膺！

浪遊萬里有風乘，明月堪稱耐久朋，雙屐不辭塵世履，一輪潛向大江昇。儻憐凍雀宜開網，漫被長鯨竟脫曾（四頭），千載榛苓聞逸響，廣寒新詰可曾膺？

欲從博望借槎乘，直詣蟾宮挈酒朋。杖擲擬邀天女語，輪攀還挾世同昇。距無海氣霾君袖？應有星辰入我曾（四頭）。試上華峯更翹首，不知戎狄幾回膺？

歸去無風未可乘，鏡湖醉月有詩朋，塵窺綺陌知玉導，石誦寒山識子昇。愛惜蟾光徒借斧，恐驚鷗夢豈投曾（四頭）？頗聞履及喧西域，不減清輝照我膺。

贈竺摩上人

繽紛香雨曼羅，大法傳燈見竺摩；更有餘功精翰墨，不因禪定廢吟哦。拈花立現諸天佛，証果全消十地魔。昔日靈山曾聚首，至今還許結煙蘿。

藝人余逵生君以擅刻象牙馳譽南中國獲逢欣賞贈之以詩

早晚蜚聲重藝林，即論餘技亦南金，一年楮葉靈思託，九曲夷珠妙手尋。縱以齒焚寧用惜？未爲形役不須箴！多能豈遂貽明德？花外逢君一醉吟。

王惺岸七首

題張純初十分春色圖爲周貫明

茫茫大地付毘荼，忍淚何心攬物華？展卷不期春尚在，渾欺病眼幻空花。是幻是眞見自差，丹青原不異春華。衆

生一念如回轉，頃到人天現萬花。

重遊青洲憩知用學校賦呈校長

張瑞權及同遊諸子

春遊向暝雨絲絲，又整吟邊向海湄。如此江山那堪畫？（遇鄭娶裳畫師問曰：君殆尋畫乎？鄭指隔岸山一中山境一曰：何堪畫也！相與一嘆。）不殊風景可無詩。群賢豈讓西園集？（是日張純初張谷雛馮湘碧各作畫，鄭哲園梁彥明釋竺摩各作字）勝會還先浴水嬉。桃李移栽已成蔭，因知風俗未忘沂。

生朝醉中作

一念無端誤墮塵，悠悠難遣百年身。鏡中自顧都非我，海內應忘有是人。阮裕沈冥奚過此？啓期帶索本同倫。餘生槁木殊非昔，可得如花更雨新；（法華經天風吹萎花更雨新好者）

弱齡弄翰意崢嶸，釋褐俄驚運已傾。誰料陸沈到今日？豈甘溝斷送吾生。屠龍縱擅將安用？芻狗重陳只自輕。垂老始知眞有命，未應扼腕嘆無成。

海濱寢迹亦悠哉，漫擬逸東事不回。似爲猪肝慚未去，匪求鴞炙計將來。泉明自樂窮通外，次律何庸身累推。久已忘年寓無竟，莫疑南郭此心灰。

天乎生我果何因？有史曾無此不辰！大瓠莫容非拙用，深根而待且存身。近名尚悔捫鱗篆，任花奚須學鳥甲？老開也知詩亦妄，（杜甫眞諦閣詩問法看詩妄）醉來翻禁筆如神。

大　醒一首

寄懷芝峯法師

十年交誼勝金蘭，詎料而今一面難！隔地如同天上遠，來書每當夢中看。思量舊雨情何恨？欲賦新詩興已殘（？）萬語千言不能說，（編者按：寄書須經淪陷區檢查，唯將二字報平安。

關公博三首

庚辰除夕二首次惺岸先生均

婪尾樽傾薄醉中，賦詩聊欲送時窮。光芒劍氣冲南斗，迢遞星河曜太空。運轉龍蛇期甲洗，聲呼盧雉隔簾通。夜闌緩步寒猶厲，一片鄉心處處同。

賈花盈掬帶春回，酌酒花前盡白杯。添炭愛親爐畔火，聽琴誰識爨餘材？湖樓簫鼓連宵奏，水榭華燈澈夜開。遙想微之耽覓句，郵筒應有好詩來？

除夕一首次葉競先生生均

歲月堂堂感逝遷，桑韔有事尚周旋。捷書欲草陳林檄，詩律翻研老杜箋。柏酒預藏情摯厚，梅花索笑意纏綿。明朝又見昇平世，海外栖遲別有天。

太　虛四首

朱子英委員以詩來纔五日已逝世和韻輓之

東侵西掠憫寰球，爲閱靈文上碧丘；兩偈超然成絕筆，定知般若久重修。

赤修禪淨亦研經，佛子咸驚失典型！乘願再來重救世，應如春至草還青。

題季協和所藏王茂京富春畫卷

逸氣翛然吐筆頭，珍奇自合伴行舟。富春山水縈懷久，展卷先容作臥遊。

次李協和韻題一禪廬山畫冊

世間本是一張畫，畫到家時畫即眞，畫上憑君還作畫，廬山同作畫中人。

朱子英（子橋）遺作二首

贈太虛大師

兵災刼火漫全球，東亞西歐豹一丘；煥發威光揚海外，波旬亦應護眞修。

幾次登山爲讀經，道場迦葉樹儀型；有緣刼與吾師遇，佛國勳名耀汗青。

崔　邨八首

渝州感懷依少陵秋興韻

翠華西上駐山林，水氣嵐蒸氣鬱森。遶郭涪汝雙震淪，漫天雲雨半晴陰。藕愁不斷成千日，戮力中原賸一猶心。征猶

繁師未得，寒江又拭檮衣磁。

金碧臺荒落照斜，西風吹佛鬢星華。泥
關可恃攔江鎖，釣漢惜無斷水槎！萬里
歸思邊塞月，兩行清淚暮天笳。杜陵衰
颯摧顏甚，卜宅眞將臥浣花。

沉沉雲漢澹凝暉，誰奏
客星犯紫微？夏主受降
名馬至，楚師疑遁夜烏
飛。涓埃莫報吾何執？
去住全非願已違！聞道
征東三百萬，將軍披策
尙堅肥。

邊患危於急切棊，從旁
縮手可勝悲！兩般功罪
懸千古，孤注興亡擲一
時。鱗甲橫飛隨地落，
檣烽交起萬山馳。座中
爛額今皆是，薪突何人
早夢思。

鐵桅峯頂冠南山，城闕
蒼茫一筆間。浩劫已臨
巴子國；潛師誰掌百年
關？江河有異難收泣，文罔雖疏不犯顏
。非是煙霞成痼癖，久虛傳點召清班。

黃葛南坪古渡頭，海棠煙雨又深秋。金
陵望斷銷王氣；宕水截留洗客愁。荊棘
幾回埋石馬？網羅何計玩沙鷗。可憐六
代繁華地，僑置於今到楚州。

濠江春感

民族復興開濟功，孫陵華表入雲中。鑒
山立廟垂千祀，置酒還鄉歌大風。收取
薊遼刑馬白，劫連吳蜀慘羊紅。陸沈無
地非江海，未著笠簑亦釣翁。

芳菲不似亂離春，照眼還多柳色新
，失路未妨長是客，拊膺何計劫餘身？
危巢歸燕猶尋壘，寒渚哀鴻欲吊貧。一
枕醒來天亦倦，夔陽除勢薄關津。

寶乘二首

生花像

遙看馥郁似凝香，綽約諸
仙競艷粧；
險使頭陀迷慧眼，轉將微
笑視蜂狂。

遣懷

按鋏低回倚杜思，一彈三
歎有餘哀（借韵讀衣）；
悲歌豈爲傷貧乏？未着先
鞭恨此時！

高劍父七首

喜馬拉雅山諸作

雪中曉發

策馬衝飛雪，身隨龍雪飛，冰山三萬尺
，立處接天微。

歸錫金馬上口占

雪淺露微徑，寒光搖落暉，亂山帶烟立
，默默送人歸。

渝州地勢向東迤，大澤中分各半陂。深
入孤軍同挂落，按行高壘盡駢枝。擁兵
固守仍無濟，飛寇環攻累自移。但使盤
空鷹隼在，管教百鶩翅低垂。

余達生一首

老虎嶺道中

烟樹迷離星影間，飛來嵐翠濕征驂，又馱殘夢濛濛去，夜半衝寒上虎山。

夜闌帳幕爲風襲破起而坐月

木落霜淒猿鳥悲，半輪秋影照巖扉，山頭一夜西風急，吹起烏雲挾月飛。

過尼泊爾喇嘛寺

勒馬臨幽谷，猿聲清以悲。亂雲沉古刹，橫雨捲靈旗。古塔千年雪，殘鞭萬壑颸。疏鐘催欲暝，歸路問沙彌。

早發康金瓊迦峯

積雪連天白，朝暉染欲紅。千峯上河漢，一騎盡溟濛。路入金銀氣，人穿虎豹叢。寒雲眠未起，渾莫辨西東。

採植物標本歸途作

白馬馱經且載花，鞍邊幅側影橫斜。風簷樹上作爬蝸，澗果奔泉若旋砂。空谷無人憐杜若，氷天有客感靈華！匆匆山色殘陽外，煙斷寒林咽暮鴉。

黎暢九一首

湘田女士以劍父所繪梧桐立軸見貽余請劍父重題其上賦爲酬謝

丹青羣仰第一流，寫付詞人一葉秋。廿六年來逢舊燕，三千劫後念全牛。（劍父畫師云：此幀爲民國三年卜居海上，與湘田比隣時所贈者。湘田所藏珍玩，五羊劫火，散失已盡，惟存此一頁，彼近念釋迦甚勤。）從知有相成無住，但得隨緣樂小休。抒悃雖慚皮與陸，壁間卓犖見天游。

芝峯一首

浮生幻夢今猶昔，老大葫蘆已十年，免角徒撈海底月，龜毛漫縈激流船。獅蟲偏野僧倫睪（文旁），獸慾橫天魔法專！顧此昏沉風雨夕，寒關遐思不成眠。

賴鎮東五首

元旦登萬松山

一縱煩心入萬松，軒眉因此借春風，情知光景終無賴，浩蕩滄波白日東。

南灣步月

西風吹葉上燈船，俯仰都成慘淡天，獨有少年肝胆在，便隨明月照天邊。

南灣客夜次韻物格

水色山光眼底收，此身何日息塵流？天來大月空窺變，顧影還驚負黑頭。

題高劍父毀滅圖

乞腦刳身不可思，筮神大地入明夷。畫師儘有悲天願，指點玄黃血外奇。

追遠樓被炸次谷雛韻簡小弼

一劫殘篇只半傳，舉頭直欲訴諸天。尚餘肝膽辭逃世，似與詩書未了緣。坐覺陸沉誰會者？轉從象外得超然。此身兀兀將安託？屈指山河歲幾遷。

梁漢超二首

題李茂珠西湖素園書卷

大好園林入畫圖，黃花都已變荏苒。巢傾未必無完卵，覓死分明痛徹膚！鐘響南山能覺世；湖青西子足亡吳。珠還合浦知何日？爲取冰心破玉壺。

慷　骨

傲骨生成性大愚，鴛鴦曾不及慈烏。潔身常笑沾泥絮，逃世眞同漏網魚；縱使金龍迎彩鳳，那堪孤掌失明珠！天涯何必尋知己，鳥語花香樂有餘。

葉夏聲三首

題張谷雛岳陽仙蹟

洞庭西盡水東流，憔悴君山帶雨浮。瞥殘陽斜掛郭，幾番沈醉獨登樓。蒼梧望斷雙妃淚，黃鶴平添萬古愁！知否湖梁淪浩劫？青蛇何道快恩讐。

次韻答廷榮兄

讀史驚詩七步才，却緣箕豆機生埃。心同丹詔絨衣帶，話到青梅落酒杯。幽夢好尋蝴蝶去，離懷愁聽管絃哀。傷春觸眼逢春色，爲語空梁且莫回！

贈余達生影刻專家兼謝造像

蟲臂鼠肝稱造化，何如蚊睫息焦冥？共知大輅椎輪始，敢信無遮法眼青。繡畫針神三國絕，押衙義重五夷銘。他時解珮江皋去，絲結平原紀墨馨。

黎廷棨四首

題張谷雛畫岳陽仙蹟圖

延想仙風玉鏡行，疏疏春柳未聊生。獨哀華表歸長唳，切念君山綠再榮。提耳敷言關寤寐，舉頭當世歎狂猩！痴兒浪計三千弩，幾見狂潮射得平？

爲張太息題張谷雛畫青州幽居圖

風波胡自苦？日夕與人前。撫世難爲地！披圖小有天。雲低調水墨，岸斷級春烟。惝恍江湖在，君家泛宅船。

偕覺公過竺摩上人

二客窮幽至，玄門路幾層。梵天人正願，心地佛前鐙。小閣都如夜，遠山橫可凭。維摩花雨罷，洒落一詩僧。

送覺公北發

悽絕玉谿詩，河梁賦別離！春深人亦遠，愁重燕飛遲。欲氣參時變，澄懷抑古悲。無言應有淚？江海未還時。

何斗燦三首

松山春日即事

桃花斜放一枝低，買得壺春鳥勸提。松老萬山齊伏甲，柳長三月已垂隄。遙看帆影連雲影，不辨烟迷是雨迷？盼到夕陽新霽後，鷗鷺仍喚畫樓西。

白頭墳外草萋萋，十里松杉翠欲迷。野渡有人歸岸北，夕陽無語落橋西。半湖烟水翔鷗影，一徑山花逐馬蹄。隱隱疏鐘雲外盡，竹深何處覓招提？

偕竺摩上人同遊青洲東瑞權寂園先生峰廻水曲下青洲，疑是桃源洞裡遊；山雨未來雲欲散，詩僧却被主人留。

慧　松二首

錫蘭行脚詩

萬里滄溟海，問君何所之？白雲飛天際，山僧行脚時。黃衲行茶國，青山入暮雲，謹隨八正道，心超愛與憎。

關宗漢二首

宿太空岩贈友

動地烽烟急，雲萍總不常。三羅今作客，千里夢還鄉。殘壘疎星近，枕戈入夜凉。馬嘶人不寐，忍與耐秋霜。

冬至登宋王臺

半里萍蕪尚未開，空留遺恨宋王臺；於今殘蹟非王土，願與遊人覽弔哀。

何仲恭三首

奉和彥明君西灣步月次原韻

時危且覓苦中娛，海靜波平話鏡湖。月朗奚須重秉燭，更深應挾夜雲俱。短榻當窗怡自如，拋書倏發臥聲去（口旁），華胥歷徧猶酣適，應比游觀意更舒。

張白英一首

大雨兩晝夜不止

雨師怒決天上河，傾瀉大地與滄波，元雲壓簷蘸黃水，水深恐伏鼉與鼉。東屋呼浸西屋應，同託渡船各由命。（家居渡船街）浮家泛宅憶吾宗，風雨颺蓬本無定。祇恐神洲邊陸沉，銀濤難洗兵甲深，重溟復報風浪惡，滿天愁聽魚龍吟！不死刀兵死洪水，人類不盡禍不已，九閽叩天天路昏，風號雨吼聒天耳！

馮桂秋一首

開春彌月皆雨入夜雨尤大不寐感賦

千金一刻是春宵，容易虛過暮復朝，未見風花開笑，但看煙柳濕柔條，寒侵衾枕聲凄苦，光黯帷燈影動搖，何處曉鐘催覺夢，落紅滿地總魂銷。

梁毅三二首

辛巳年二月六日聞報台城公益

單水口各地相繼失陷有感

何處桃源可避秦？憑將消息問江津。愁深午夜聞鼉鼓，恨煞鄉關伏莽榛！游子無家歸不得，思親有夢總難眞。天涯搖落誰知己？獨對寒燈暗愴神！

寄黃蘊玉先生

平生著作即秋春，可有神奸解懼不？發憤文章仗毛穎，關懷家國勉時流。豈惟詞麗同孫綽？說到才華過薛收。知汝抱遺傷氣類，天崩眞厚杞人憂。

冰谷陳誼四首

中秋雜句

南遊長愧艸堂靈，劫後共餘水一瓶！惜我孤亭酬此夕，木樨香裏坐翻經。

清輝供養苦吟身，茶竈床境最眞；別有會心非月愛，蕭然物外四無隣。

老圃宵深靜不譁，豆棚瓜架任欹斜。阿誰識得高寒境？且可勤來喫苦茶。

題桃花畫軸

曲曲斜斜三兩枝，家風如此嗣阿誰？靈雲去後無消息，辜負嫣紅正好時。

陳靜濤三首

次韵和冰谷中秋雜句三首

滄泊無爲養性靈，愼言常守口如瓶，輭紅塵海中秋夜，自剪燈花誦佛經。

乾坤萬象一孤身，法界何分幻與眞？陰乍轉霜分色，歲緩偏饒菊更遲。便欲問天光可掇，相忘與我影如遺。莫嫌酒罷清宵寂，幾見人生滿望時？

松山步月同暢九廷棨

眼倦繁燈門月明，轉收林影抱霎清。不隨人事求圓處，誰省天心獨往情？雲意層層思就暗，松鳴戛戛奈爲聲。相從但惜餘陰在，難得冬溫永夜行。

余達生君善雕刻細遙

毫髮巧肖物形而造像尤精索拙詩爲贈

壯夫何事鄙雕形？論世無聞去匠宗。迦葉着欺緣粒様，康僧佈道見儀容。與君刀筆傳諸妙，納海須彌許更逢，弘法之功功自偉，尋知用廣濟屠龍。

黃鳳翎二首

遊南華

古寺巒嵐裡，登臨足壯遊。派傳唐代遠，名自宋朝留。塔影撐霄漢，山光擁佛樓。滄桑經幾度？溪水自悠悠。

對佛難爲語，心香一瓣中。空堂迷古樹，細雨亂梵鐘。坐久身先定，心閑氣自四大皆空忘色相，清風爲友月爲隣。比戶更深笑語譁，不知斗柄已西斜。飯生實月無他物，一灶清香一盞茶。

張谷雛三首

藥山禪院看月當眼

剛到禪林香撲眉，山圍冷翠及冬宜。竹

充・浮生渾似夢，何必互爭雄！

經沅一首

庚辰渝州九日

雪山高處吾曾登，盪胸雲氣猶騰騰・歸來何啼入幽谷，況乃局促同韝鷹・兩京自昔盛秋禊，雍容文酒疑承平・至竟山川易鴆毒，須臾蛇豕恣憑陵，天回地轉建都邑，巴渝父老思中興・山林藍縷費締造，廟堂薪膽逾凌兢・三年拜賜時已可，一成與夏史所矜・我願明年此日作重九，勿論東海西海皆洗兵！

馮印雪四首

詠巴黎失戀公墓

倩來愛業太纏綿！怨女於今有墓田・艷骨却歸無着地，多情都入柰何天！長留閟陷心良苦，怕說因緣意黯然・我亦蒼生同一哭，顛顛倒倒最堪憐！

莫問年時指月盟，墓門宿草幾縱橫・赤繩已斷生猶死，青塚長存死亦生・薄倖翻憐歸我我，癡情畢竟誤卿卿・此中三昧難參透，愛海風波豈易平！？

無端綺思上眉顰，入世從知百苦辛・長恨漫歌空有淚，大招誰賦更傷神！好憑異域埋香事，喚醒情場失意人・流轉死生多未了，可能回首記前因？

月未團圓花已殘，世間兒女合長歎！怨當深處酸無際，情到專時死亦難！金鈿傳將寧可信？錦書留得若爲歡？茫茫大界偏多憾，失職才人一例看・

馮秋雪三首

詠巴黎失戀公墓

春夢情場最易醒，愛河轉燭化蕉城！空留千古傷心事，忍記當年嚙臂盟！孤雁獨沈明月影，離鸞淒斷落花聲・如何不補情天恨？怨女癡兒共一塋！

沈沈浩月帶風烟，照見墳頭有斷絃・殺劫由來緣愛起，死生不斷總情牽！茫茫大地皆乾淨，杳杳芳魂漫倒顛・我亦傷心如失戀，何當一哭雁碑前・

情海茫茫孰與儔，堂堂白日入清愁・負人豈獨皆男子？守義何曾盡女流？長恨歌殘還有墓，多生劫后可埋憂・花都一段平蕪地，勝似憐寒萬丈裘・

劉草衣三首

詠巴黎失戀公墓

情場孽硯不康莊，萬劫千磨亦可傷！金屋鎖臺都蜃幻，一坏黃土便柔鄉！贈芍投蘭事總非，茶花遺事有同悲；多情草木知遮墓，怕見垂垂連理枝・

是誰嗚咽奠幽宮？黃土斑斑淚點紅；喚起癡魂同一慟，傷心人盡可憐蟲！

黃沛功二首

詠巴黎失戀公墓

一杯聊爲補情天，夜夜墳頭泣杜鵑！到底赤繩難兩繫，只今黃土合孤眠・因緣莫問茶花事，風韻猶留蔓草篇・僕本恨人同此恨，呼來黛玉葬誰邊？

感歎

公論千秋自有眞，評量臧否幾焦唇・因循易損半生志，哀樂無傷令我身・搔首祇有應謝眺，沈沙還欲訪靈均・絲毫於世何曾補？俯仰風塵羞煞人！

周佩賢二首

題檀島婁威火山圖

婁威火燄駐人眸，指點前山意倍幽，贈我畫圖看不厭，一山微笑一山愁。

晚風吹送野花香，想像峯巒月色涼，靉靆雲裳紅似火，眼前景物幻無常。

趙連城二首

渡江

江邊看小艇，葉葉如浮漚，借問爲誰忙？斜陽不暫留。

荷塘

荷葉作深碧，荷花作淺紅，何分深與淺，一樣可憐蟲！

林葉天五首

暮春假日偕許地山至沙田訪菊齋居士旋聯袂自晦思園陟高岡至紫霞園薄暮抵碧苑小飲率成五絕句

遊春閑趁碧幢車，來訪山中隱士家；祇恐雲封尋不得，空隨野鶴到天涯。

路入懸谿石徑斜，飛身似駕五雲車。此行不爲尋仙籙，（許公擬修道書）肯陟崎嶇上紫霞。

十里山塘吹好風，碧榕深處綰遊驄，不知何處求村釀，低語還須問老農。

雨後松楸着意濃，嵐光含翠入簾櫳。擎杯笑向蓬窗望，籬外飛花映酒紅。

三月沙田草拍堤，綠楊如帶鷗鴉啼。遊人沈醉春風裡，亂踏桃花濕馬蹄。

曹潛修十首

竺摩法師南來携有菊花吟叢一冊吟者十四家詩百五十餘首琳琅滿目美不勝搜拜讀之餘和師十首原韻

歸來三徑景殊幽，黃白叢開翠欲流，好伴先生留晚節，一空帆艷占清秋。

天然秀色具幽香，閱盡群花媚世妝，甘謝繁華籬下寄，清芬自賞獨凝霜。

晚霞斜照近黃昏，金自浮光玉自溫，一幅秋容詩思好，幾人得句印氷魂？

黃花時節似花朝，鎮日東籬興未蕭；不教送酒催花發，點綴繁英次第開。

寒蛩秋老泣枯荷，喚起黃魂感逝波！高蹈豈容霜下傑，義熙何世亂離多？

肯藉東皇雨露濃，英姿傲骨耐寒風，梅君後起誰爲侶？且契幽人淡瘦容。

省識重陽似舊無，菊坡千里憶南湖！黃魂劫外逢知友，秋意詩禪總不孤。

張華岡遺作四首

伯兄觀本師偕妙持侄隨徵軍師朝林師往南岳龍華寺詩以送行

白雲天末導游笻，遠把層雲滋積胸，風葉放晴添夕籟；霜花換日點秋容。寒聲漸入龍華寺，旅夢應隨雁蕩峯。三載攀躋腰脚願，相携柳栗恨無從！

石阿婆五律

定與媧皇至，何年此地淹？濕雲圍寶髻，靜浪展殊匾。多難人民閱，無愁歲月添，妝成猶太古，記否見軒炎？

輓祁勁菴

何點空懷讓濱賢，相逢無分往人天！秋風尚在蒼葭外，朝露何期宿草先？季世

虛襟容舊識，暮年冥契審前緣。却慳一面成千古，慘當生芻止此篇。

贈林葉天

漏點聽殘夜色沈，笛聲空際月初臨。高賢相得留青眼；佳士同居感素心，紅覆女牆花細碎；綠環僧舍樹愔森。此中大有談詩樂，老少交情日漸深。

張健甫一首

春日訪巨贊法師于月牙山襟江閣承贈獅子吼一份賦此誌謝

曩聞巨贊名，亦識巨贊面，已知巨贊卓錫月山牙，春風蓬瀛走相見。相見渾疑是故知，襟江閣上細談詩。壯心活躍塵心死，菩薩別具熱慈悲。我知君本江陰士，前身原是讀書子，耻向人間覓錦衣，牟尼座下參禪理，色相諸天幻即空，袈裟扶杖任西東，破鉢芒鞋菴外月，木魚清磬耳邊鐘。南遊我愧衡陽雁，故鄉回首汨羅畔。聞君來自祝融峯，長沙痛哭經憂恐！吁嗟乎！國危家破良非偶，濟時全賴生公口！憑誰說法警愚頑？多君贈我獅子吼。獅子吼，君知否？編者誰？巨贊手。度世金針賽慈航，名滿天下不脛走。

韓文舉一首

時在東普陀壽喬索我爲靜濤居士題書畫冊其內有畫虎者予此時偶閱佛經佛說菩薩投身飼虎起塔故成此作

捨身飼虎曾營塔，鷹捕何嘗或築樓？空際風雲隨幻盡，有涯知慧枉虛抽。光明經說天開泰；窣堵波成骨沒收。爲我衆生甘受苦，立時解脫出拘囚。

周貫明二首

寄懷司徒堯美洲

當時志氣白雲孤，描盡人間鬼趣圖；廿載風塵各奔走，一枝禿筆逼江湖。

春江望月

閑鷗輸我此身輕，獨坐江頭愛晚晴。入記隔簾烟月上，光連遠渚夜潮生。春心空逐歸帆杳，客路偏勞照夢清！舊是酒痕新是淚，看來襟上不分明。

芥子龕僧一首

漢章兄索句

十載江湖瞥瞬中，可堪身世等秋蓬！家亡國破愁如海，月缺花殘夢已空。南溟關情憐弱侶，「中原何處托孤踪」？人間泰半婆凉境，君住無愁第幾重？

呂碧城居士南來以書招晤作此寄之

故人已入梨泥趣，默對陀耶有淚痕；同是天涯雲水客，那堪相與話寒暄！

梁鼎馨二首

觀書像題句呈竺摩大師

我相本無人亦幻，爲隨應化現嚴莊，手持楊滴蘇三界，身是菩提覺十方。萬善尚存胸可袒，纖埃不染面生光，皈依多少焚香拜？爲問伊誰有佛腸？

以佛書分贈友好偶賦

狂心未歇怖頭走！歇即菩提覺路長。聊借醍醐爲縞紵，誰云餖飣勝縑緗？欲修兩足憑黃卷；直入三摩現白光。普盼寃親同悟道！度人自度佛衷腸。

東衡三首

與友人遊寂照寺

十年舊跡認依稀，一徑丹楓欲染衣。寂照禪林何處是？夕陽西嶺亂鴉飛。

棲隱(住珠嶺寺作)

林泉幽絕好棲遲，隱臥虛懷只自知。一徑蒼松堪入畫，半牕明月坐吟詩。雲山有意千秋永，鬢髮無情兩鬢絲！淺草階苔愁屐跡，杜門終日足簾垂。

遊玉翠峰日暮歸來

數年欲上玉峯巔，償願登臨意快然！十里桃花流水外，一林煙雨夕陽邊。孤舟釣叟江頭繫，短笛牧童籠下牽。我也看雲隨鳥返，滿城燈火映星天。

楊雲史四首

游三疊泉（荃灣）

泉石相鳴松色寒，人來水底上峯巒；詩中倘有王摩詰，留與山僧當畫看。

山居獨步

長林幽草鳥關關，自展柴扉谿谷間；落盡花時閒細雨，獨無人處看千山。

壽弘一法師六十

詞人風度美人骨，澈底聰明便大哀。綺障盡眞菩薩道，水流雲亂一僧來。

和尚應知空病空，形神如鶴壽如松。本來無相何僧俗，多事袈裟着一重！

岑權波一首

遊松山

歲寒何處覓同心？湖畔松山幾日尋。樹樹歷霜青更好，峯峯插漢碧還岑。中年哀樂添難遣。亂世登臨總不禁！自把新詩歌一遍，松濤爲我奏清琴。

平　風六首

獨道蠶叢向不平，古今人自歎難行！歸途莫漫攀楊柳，阿里兒童竹馬迎。

雲山半載掩禪關，般若窮探不自閒，尋得參寥作吟侶，不將咳唾落人間。

晨鐘初報近黎明，曉月疏星送客行，貪睡懶殘酣夢足，醒來人告去長生。

懷詩翁

白雲深處古禪龕，佛火琉璃獨對參，惟有多情峰上月，夜來相照錦江南。

丈室維摩幾顧臨？相親更有唱經禽。忽聞隔室魚磬起，疑是詩翁擊節音。

雲散晴空乘月夜，啟機軋軋似雷鳴，山僧仍舊敲疎磬，警報頻傳君幾驚。

李子寬六首

依韻答平風法師

曾聽秋蟲鳴不平，春風忽送下山行；嘉陵江去巴渝道，村舍兒童相笑迎。

卅年足跡遍塵環，世亂能偷幾日閒？更向山中尋法侶，詩禪都在白雲間。

巴江水秀巴山明，一葉輕舸夾岸行。黃桷縱橫三十里，石橋高處是長生。

記向雲山共結廬，大乘玄妙許同參，楞伽闡透無剩義，一脈禪宗是指南。

九峯携手幾登臨，萬竹能藏翠羽禽；誰識高山流水意？且從市外覓知音。

作別名山剛十日，市囂不聽清猿鳴，何來暴鳥漫天撲？平地令人感受驚！

篆香室主八首

講維摩經圓滿倘成二偈

病榻悠然一鑑開，十方淨土湧靈臺：燈王高座寧容借？香積妙餐本自來。手擲大千成快事，室包乾象亦佳哉！更番尚有驚人處，震碎虛空一默雷。

稽首毘耶最上人，原來金粟是前身。求眞已自空三毒，導俗何妨示六親。深入階層觀社會，廣施慈力見精神。蓮火在火誠希有，千古其誰步後塵？

次均戲答彥明先生

絕學無爲少小聞，行藏隨遇笑難云。禪心長印千潭月；芒履曾全（足旁）萬壑雲。觀我鼠肝常坦坦，當他螳臂亦勤勤。眼前魔燄熾如許，禿筆庶能掃濁氛！

次純初老書師見贈韻還以爲贈

閑來物外聽疎鐘，詩興浪於畫興浪？韵律群星推北斗，丹青一脈接南宗。截流我欲尊王象，健步人猶歎老龍！曾寫百花濺淚卷，看來筆筆含兵鋒。

讀劍父書師登喜馬拉雅山諸作寫奉二絕

漫天冰雪作孤征，一騎曾過舍衛城，探得靈山眞佛跡，堪誇濁世不虛生。

前塵縹渺已如烟，山水猶留翰墨緣，三絕豈惟跨二鄭，曾爲劍俠且談禪。

哲園居士以詩見贈次韵奉酬

解經今喜見維摩，妙義無邊胸可羅。（居士曾閱大藏）倚馬有文皆錦繡，挑燈無病不吟哦。劇憐狂寇難逃網；轉恐蒼生易入魔！大地沉沉寧獨醒？未曾醉酒醉雲羅。

贈神眼雕刻家余達生畫師

雕雲鏤月樣翻新，肉眼疑同天眼眞。筆到毫端能現刹，技窮芥子可通神。鐫舟肯讓專前美？縮地眞堪步後塵。（指所雕江山無限圖）臘水殘山俱入化，裁爲玅品自成春。

覺音詩筒

山中雜詩

永嘉趙百辛

單提木患（木旁）判虛空，盡道盧能在下風；欲拭瘡疣拈故紙，蠹魚大笑可憐蟲！

（閉藏）

棒頭有口喝心聾，下界蹉蹉似夢中，我道冰河能出火，他方爐轉潑天紅。

羣龍無首蟹橫持，一飽難消萬刼飢，不是閻浮人踏殺，至今誰念馬駒兒？

一條匹練與天齊，此地千年煙雨迷，電語雷流催出定，聲聞不管小兒啼。（石梁觀瀑。天台石梁方廣爲五百應眞示現處。）

迎門一塔正亭亭，天外孤峰眼獨青。猛憶文君初中酒，當年誰不惜娉婷。

開汝原從腐草生，低徊開閤不勝情，光明種子無多大，不比他家鬼眼睛。（螢火）

本來無路可同歸，煆聖烹凡接鈍機，祇對波旬瞞不得，回頭四十九年非。（禮佛）

普賢境界等搏沙，行盡千家未可家；却被旁人瞞隻眼，冷攀荆棘作梅花。（山行觀雪）

籃輿十里出松關，危磴千屑絕倚攀，性命交渠雙鐵手，主人翁不在中間。（華頂途中作）

書囊多少可憐蟲，甲乙推排到蓍空，今日莫搏無縫塔，世間蝼蟻要相容。（石塔別東坡，坡云：經過草草，恨不一見石塔。塔起立云：遮箇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塔。塔云：若無縫，何以容世間蝼蟻？）

毗耶一默似雷霆，此際無聲勝有聲；留得金錢無用處，渠儂開眼作心盲。

元日懷人用鐸民自題維摩室圖韵兼簡鄭樓居士

樂清張雲雷

塵寰狼虎鬥喧譁，我慕蓮邦九品花。避地未能捐熱惱，居山差喜愛清茶。民生疾苦常思痛，處世艱危美出家。摩詰安忘家國難，痴情徒累鬢毛華！

讀覺音社壽弘一大師六秩專刊寄懷竺摩法師敬求粲正

樂清張雲雷

竺師文字具天才，讀未終篇老眼開，爲祝弘公花甲壽，覺音喜自海濱來！

鄉邦文獻久陵夷，快睹閻黎絕妙詞！繼起普賢境界等搏沙，行盡千家未可家；却被旁人瞞隻眼，冷攀荆棘作梅花。

永嘉僧學派，龍天共仰度人師。

河深橋畔獨徘徊，傾耳驚天動地才；雁蕩龍山同毓秀，此生端爲渡生來。

竺師係敝林東岸河深橋人。少年出家，參學四方。上年歸省，余與胡奉老居士延師開示善信，讀其演稿，傾心已久！年來屢熏覺音刊品，致未簡謝，殊深抱歉！今讀其紀弘一大師六秩專刊，欽佩尤深！弘老藝林名宿，海內高僧，與余向有因緣。承賜法寶，已藏林中供養；然莫爲之後，雖盛不傳，我於竺師能不悚然！辛巳春樂清居士林張師宏謀識。

別張公雲雷，倏又六載，嘗讀蘇曼殊集，見有送公句云：『范滂有母終須養，張儉飄零豈是歸？萬里征途愁入夢，天南分手淚沾衣』！輒興遐思。頃忽得公以詩見懷，依韻奉和，兼簡胡公大僕郢政。

竺摩

曾爲鼎革育群才，晚歲歸田蓮社開，世界微塵憎愛絕，一花自在一如來。

大乘絕學痛陵夷，猶待維摩無礙詞，十載鄉邦宣佛化，度人差擬掬多師。

居夷怕對月徘徊，鄉思無端泉湧來，欲寄數行相問訊，頻傳烽火入溫台。

高佬靜濤居士率領南華體育會足球隊遠征南洋喜成俚句送之

篆香室主

陳公七尺氣昂藏，袖領群英向大荒，振翮圖南九萬里，扶搖佇見發威光。

藝譽南華早耳名，輕裝短甲又南征，男兒欲作屠鯨手，破浪乘風壯此行。

覺音詩筒

不寐

趙百華

曾從燕市散千金，歸去茆堂落葉深，長鋏那知乖老別，短檠還識少年心。非關止酒思逃社，（印西上座邀襄浙省佛教會會務，力辭不赴。）會得無絃欲碎琴。何事中宵常不寐？微聞萬馬忽奔騰。

夢中作

趙百華

自拂莓苔掃白雲，滄浪鬲髮最宜羣，有時獨對梅花笑，曠劫前頭便識君（山中詩）

懷柳叟

蘇鄰

由來諸葛眞名士，始信扣橘有異書，頭白一官容不得，何妨長共野人居。柳七填詞舊有聲，吳鉤紅袖可忘情；一從相祈書成後，看到流亡更不平！

稽山一老眞成土（叟有新時代文人雜詠云：稽山一老眞堪念，牛酪何人爲汝謀？蓋懷魯迅翁也）。南渡流人尚有君，未關鴻濛休扼腕，且看落日漲紅雲。

燕子歸來僧不歸，（叟舊句）江山如此昔人非；遙知白馬西行日，亂髮疎髯短後衣。

四月初八日

張純初

晝長欲枕睡初醒，習靜開翻貝葉經，不涅靈明奚有垢？既超塵障已忘形。半湖風過寒柔綠，遠岫雲開露黝青。時節清和腰脚健，杖藜徐步憩江亭。

和已寅食谷雕畫竹石小景見貽

陳寂園

玄黃黯黯兵戈際，把臂南方亦偶然，誰似淨名老居士？攜篋畫出上乘禪。

烹茶洗盞常爲伴，東嶺西峯屢共游，已過兩年寒食節，那知今年對江樓。

讀畫

陳寂園

痴獃元魄不如人，雋賞惟知要本眞，誰向畫禪參妙理？三分筆墨七分神。

朝來看畫如無畫，只覺靈心滿太虛，若與古人非二物，不妨知我亦知魚。

贈竺摩上人

陳寂園

阿師削髮浙東天，南解傳鐙早悟禪。我欲担經從入道，冷蒲團上坐年年。

詩人陳青洲以枕秋閣雜稿見寄并有詩相贈依韻奉答

竺摩

湖白洲青翠撲天，幽人咏句入詩禪，滄浪見地東坡篤，一卷枕秋不讓先。

遊菩提苑謝羅維宗陳叔平君

鄭哲園

此身竟到菩提苑，佛刹莊嚴信有緣。修證縱遲圓十地，聲聞終許出諸天。衆生未入如來座，獅子難參獃門禪。一葉一花通妙境，方知道力久莫禪。

兆錫招遊菩提園與純初合作茲圖並繫以詩

張谷雛

忽拋清想屬園林，一抗塵容犯海尋。附水依山環結宇，盤崖森樹蔽層陰。澹忘長晝驅煩暑，共託柔毫寫素襟。誰耐醉言驚水座？天風吹斷換徵吟。

黎兆錫先生邀清遊會侶攬勝巫仔菩提園二張即席作圖哲園廷棨陳寂鎭東諸公皆有題詩余亦得俚句

竺摩

菩提有約喜同遊，一徑深通禪意幽，叢竹霑衣飛翠沫，羅花生樹豁吟眸。野殽近市來兼味，高閣臨流滌旅愁。好景兇君描入畫，江樓日色薄歸舟。

胡澡斌爲了如和尙畫象敬題

楊雲史

黃梅衣法溯傳燈，東粵開山鑿慧能，莫道嶺南無佛性，風幡兩靜有詩僧。洗鉢空岑汲澗泉，海天深處証詩禪，丹青分付王摩詰，留與他年拜閣仙。

遊東普陀寺贈了如和尚

黃慈博

筍輿迤邐入含牙（二字谷旁），石轉溪廻路幾叉，佛地何年開邱壑，道人終日住烟霞。清香午供伊蒲饌，自在秋生薝蔔花，未與山僧話塵刼，心安半晌即爲家。

過東普陀寺請了如法師印可

黃詠雩

生平意氣如龍象，悲憫肝腸動鬼神。普渡未償菩薩願，施齋誰舍目蓮身。人天尚隔三摩地，物我終成一聚塵。相視不言微笑去，再來遑問幾由旬。

裸感二首

陳仲齊

人生如朝露，立身須及早。蹉跎復蹉跎，日月挨昏曉。一藝倘無成，百年偏齊老，生本是果（虫旁）虫，死直同秋草！若然彭祖壽，何如顏回夭？

人生無百歲，勞勞愛千載！田必求膏腴；宅必務雕繪。借問胡爲然？心着貪和愛。舉世是或非，舉世原皆醉！不觀古英豪，出身多貧賤？

禪理示竺摩上人索吝

梁彥明

人在未生前，一物本來無，了知隨幻化，胡爲有生拘？超脫濁世緣，衆念悉已枯，從此離紛擾，翱翔常樂都。（生）

人生難百歲，百歲等浮區（水旁），居諸倏變易，修短胡喜憂，老大太龍鍾，事事不自由，自壽與壽人，解此便休休。（老）

病從有我生，衆苦皆叢積，永脫苦方便，慧劍急揮斥，斬斷妄想絲，煩惱痴愛息，顚倒視鏡花，忘情在空色。（病）

划舟載月行，隨水兢奔流，帆影有轉變，月光無去留，生死不流轉，流轉非生死，不見流轉心，斯眞出生死。（死）

苦因憎愛生，樂從清淨得，苦樂亦須臾，俯仰成陳迹，達人貴悟徹，愚者勞欣戚，太上能忘情，解脫從茲覺。（苦）

春莫日送竟公北發　竺摩

江海惯爲客，避兵却遇公。篋書何衰衰？（簡齋詩：官裡篋書無日了。又：是非衰衰書生老。公精法治故云）賦驪太忽忽！百學文風盛，無題詩句工。清遊何日再？春雨正濛濛。

題了如和尚法象

孫仲瑛

惟慈能大勇，爲勇却塵障，本此清淨身，來現慈悲相。

大圓居士張一麐爲了如禪師題象

了如

何處惹纖塵。

題胡藻斌畫火燒屋圖

三界無安佛說頻，證生悲念語尤親，如今忽經無明火，問汝何心逞苦因。

刼火洞然，大千俱壞，世界末日大火，此佛說也，易經六十四卦，以未濟終，火歸之象，此儒家說也，地球與太陽現離心力，淪墜氷裂，此近世科學家說也，時非末刼，須善護生，今橫覽中原，無非火宅，是誰作者，因果循環，茲可慟也。胡君藻斌繪此畫，具絕大慈悲。

雲月篇二十韻

華岡遺作

海月來天上。天雲出海隅。雲常隨月見。月總與雲俱。盛日雲如錦，清秋月似珠。水偏憐月淡，月更妒雲孤。雲癡妨月失。月懶任雲驅。非月雲何朗？因雲月待扶。黯雲穿月罅，佳月制雲腴。對曲雲常遏，當杯月可呼。雄才探月窟。得意上雲衢。壁月生光彩，祥雲入畫圖。去雲飛寶蓋，涼月滋氷壺。月主雲爲客，雲軍月暫俘。停雲看月落，奔月向雲徂。月距能生角？雲恒漸出腐。雲津需月守，月殿要雲鋪。炎月雲同幻，疎雲月共娛。葉分雲未薄，花借月相於。行止雲難定，陰晴月豈殊？悠悠雲月影，相見在平湖。

詩　筒

寄洪深教授並示壽昌兄

歐陽予倩

破浪衝狂海，圖存一注爭。嗟君曾欲死，憂世竟忘生！離亂御心苦，艱危衆志成。陰霾驅盡日，花鳥報新晴。

訪竺摩不遇

龍思鶴

兩訪功德林，僧閑院落深。未諳龍象力，曾讀海潮音。懷素書非障，維摩病不禁。宦遊十年事，浪跡鏡湖濱。

從斗燦兄處得見竺摩書，聞是太虛弟子。余十年前携丁南羽墨繪揭鉢圖，赴功德林請觀本上人題記，以手顫不能作書辭，乃歸書憨山大師題鬼子母卷語跋之。雙清白齋主附識。

篆香室主與雙清白齋主見過席次紀以一律

何斗燦

坐對松高百尺餘，偶來野鶴伴幽居。香花案上先供佛，明月窗前好讀書。綠竹朱欄風淡蕩，青蓑皂帽態紆徐。放懷多在烟波裏，擾擾黃塵我自如。

晤龍思鶴先生於聽松山館主人斗燦醫師席間有詩紀事即步原韻爲贈

竺摩

呼鶴聽松興有餘，性情恬澹合幽居。耽詩好句遲耽酒，愛種名花亦愛書。採藥應曾思劉阮？交朋泰半屬庾徐。深談不覺青林晚，雲影在天月自如。

寄友

張聖慧

萬山冰雪一松蟠。百戰霜風徹骨寒。擂盪胸中嫉悲慢。勸人莫作女兒看？

冰清玉潔望君深。逆耳忠言值萬金。獻曝野人誠一片。室中捧喝酬知音。

白下張仙搓月牙山遠眺一律梅根山樵趙叔冶和之凡十八疊搜奇集勝爲吾門生色不少爰亦勉和一章

巨贊

倔犖趙州露爪牙，洞庭波送桂江涯。倚虹風月隨人領，滿室詩書屬自家。靜裏阿誰論黨籍？閒來無事灌山花。春深籠幄侵濃綠，客至惟斟一味茶。

答巨贊大師二律步原韻

歐陽予倩

每欲聽經訪月牙，豈期衣帶隔天涯？待償微願難忘俗，爲效愚忠早置家。難得新詩聯舊雨，斷無綺想逐落花。年來襟袖紅塵滿，何日山齋共品茶？

中原豺虎正磨牙，浩劫虫沙未有涯。俚唱砭時寧避俗？微生隨處可爲家。喜培濃綠新成實，莫怨殘春已謝花。抵掌何妨珍儆書，聽泉閒話不須茶。

汨羅張健甫先生以古風見貽雅健雄深未能和也勉成七律一章報之

巨贊

袈裟不掩傷時淚，偶向中流擊楫歌。衡岳雲封驚夏雨，湘江風起綴春波。幸從八桂瞻文範，且喜三車蘊大和。酬答未能還奉約，山花爭發可相過？

講彌陀疏鈔及觀經妙宗鈔

張聖慧

梵唄聲中上法堂，此身宛在妙西方，琉璃寶地經行處，五色花開足下香。

妙觀十六說初圓，三聖炳然現目前，水鳥風聲同演法，枝枝摧發紫金蓮。

覺音

詩筒

老婢歌　幷序

歐陽予倩

婢年二十許，未可云老，然憔悴已如老嫗；主人泥之不令嫁，以老婢終矣！

鄰家有婢名楚娟，生來楚楚動人憐。自從被賣添憔悴，病骨支離已十年！不許剪髮不許髻，永留長辮塵垢積。主人怒時握辮根，推額觸牆血流出，白嫩皮膚紫或青，若柴若帚迎頭劈。東風一樣摧花紅，隔院飛來蝶與蜂；門前皷樂迎嬌女，我生慘淡將何從？主人有時命入房，欲爲刮垢而磨光，爲喜爲懼不知語，主母猛聲已及堂。樗蒲常設客常集，警至主人逃不及。斯時推婢代承當，初入監中惟飲泣！誰知入監身轉肥，此間頗樂不思歸；忽聞限滿蒙開釋，步出衙門雙淚垂！

初夏遊菩提園近作四首

張純初

竹石森森擁一廬，荒碕彌望長蓑蒿，側聞幾度蓬萊淺，何異人間淤日高？

騶影依稀沒遠汀，衆山如繡列圍屏，隔江何限蠶沙劫，風過橫流尚帶腥！

畫靜幽香沁碧莎，竹間清淪雨前茶。殘春已過花仍好，新綠連林護絳霞。

雲影波光映倦眸，清和時節氣如秋。當牕一幀天然畫，隱儿微嘿作臥遊。

兆錫維宗叔平招遊菩提園至者爲純初谷雛竺摩哲園寂爰廷棨及余七人日暮始歸余與哲園已酩酊矣

賴鎮東

越磴穿陣尋佛地，蒲團相對一塵無。行携日月窺詩史，坐擁江山當畫圖。花發荒郊人未覺，水平野岸艇能呼。疎鐘出樹歸禽急，莽莽乾坤一酒徒。

層陰莽莽水涓涓，孕綠員當（二字竹頭）擁數賢。餘事愛將詩是業，餘生羞用酒爲年。衝風弱羽含晴出，捧日孤雲向晚妍。醉枕江流應太息，怕開醒眼看桑田。

讀雙樹居詞後寄鐵夫先生

繆君侶

我聞雙樹居，主人爲吾友。我讀雙樹詞，詞壇一泰斗。三十舉孝廉，四十官太守；遺愛深在民，至今不歇口。春申初相識，維時逢辛酉；距今二十年，閱盡幾蒼狗。世亂已如麻，數窮厄陽九。荊棘滿路生，魍魅宵途走。誰復恤黃童？孰能憐白叟？知機其爲神，買屋青山後：可以臥白雲，可以耕畎畝；或種杜陵花；或栽陶潛柳；清風滌襟懷，明月窺戶牖。願傍高人宅，朝夕相聚首。我腹載熱情：君樽載旨酒，相與期一醉，天地任泰否。

示友

繆君侶

靜極心思動，天艱可奈何！白雲多變態，綠水慣生波。擾擾功名賤，勞勞歲月過。百年猶轉眼，得便莫蹉跎！

和馮祝萬君游棚卽景律詩一首（步原韵）

羅曉楓

暴雨排山入，倏然放晚晴。夕陽無限好，浴客有餘情。水冷心偏熱，風和浪自平。隔簾春尚在，吹送管絃聲。

三疊李君游棚遣興律詩（步原韵）

羅曉楓

無情江水有情天，堤畔行吟思悄然。宦海浮沉堪借鏡，客途憂患半因錢。細看波影眞成幻，絕少機心不弄玄。唱和學人三度曲，如斯儉腹愧便便。

曉楓居士薄宦情精醫理書此奉貽

竺摩

不爲冠蓋累，抱樸自年年。松筠期皓首，醉臥有青氈。觀世如觀奕，論醫似論禪。江濛同寄旅，把晤亦前緣。

竺摩上人題詩贈扇詩以和之

羅晓楓　繆君侶

未了風塵劫，嗔痴年復年；幸蒙開覺路，始免坐針氈。一扇清凉界，三摩定慧禪。虛名久我誤，願證佛因緣。

游菩提園

陳寂

共向衡門去，消搖得暫閒。攬裾纔涉水，躡屐屢登山。龕佛今朝拜，園梅舊歲删。同來有嘉客，佳醞不須慳。

贈羅寶山居士集唐人句

陳寂

會向江湖識謝公，言詞純樸古人風。幽居正想餐霞客，賢達垂竿小隱中。甫里先生未白頭，楚蘭不佩佩吳鈎。江東子弟多才俊，收取關山五十州。

觀裏初晴竹樹凉，月明山水共蒼蒼。時人未會嚴陵志，移對山前坐竹牀。

贈黎兆錫先生集唐人句

陳寂

山光物態弄春暉，應待琴尊與解圍。爲報習池多置酒，家家扶得醉人歸。

闌陵美酒鬱金香，何處春陽不斷腸，從此香山風月夜，冰絃彈月弄新凉。

贈竺摩和尚

繆君侶

名僧祇可住名山，底事雲遊到俗間？吾燦蓮花開覺路，身乘杖錫渡迷關。禪堂寂靜天風細，塵海忽忙野客還。多謝主人頻合什，上方倘許再登攀。

讀竺摩法師維摩經講錄後

張振球

毘耶勝會應前興，濁世興悲再現身。佛國還從塵種建，高原豈是淨蓮因？龍吟東海波濤壯，獅吼南天寶座新。大法問誰重導演？天花不着落斯人。

寶乘法師附按：經謂「塵勞之儔爲如來種」；又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此詩第一聯即發抒此義，下句本作「高原豈望淨蓮生」，礙於韵脚，故易今句云。

夢華摹高奇峯羅漢像成索題

竺摩

道貌岸然古，丹青點染能，誰謂阿羅漢？我疑六朝僧。

三和星階舅祖仍次元韻

繆君侶

瑤章三步顯豪英，不愧文壇健者名，吟到梅花香入句，傳來春色讓先聲。羣陰已被微陽伏，百鳥何如一鳳鳴？急景人閒心緒劣，借詩還可慰吾情。

寒月籠沙水罩煙，滄江景色自天然，登山放眼皆吾有，臥榻容身亦主賢。中外興情雖俯順，華夷界限總須研。幾多失土應收復？待我從頭記簡篇。

池蓮

曹潛修

皎潔名花自可親，微波蕩漾絕污塵，亭亭翠蓋臨風舞，楚楚瓊葩映日鮮。水殿留香清世界，華池出浴玉精神。六郎何似無雙品，長願蓮邦結淨因！

登鎮海樓盼捷　（舊作）

萬方多難慨登樓，塞上風雲眼底收。華胄終令銷暴日，故侯曾在鎮中流。快聞漢水頻摧敵，渴望東山好運籌！百粵健兒齊看劍，神州無復缺金甌。

登樓根觸古佗城，道路流離涕欲傾！東虜妄思移漢鼎；南强義奮請長纓。何當珠海摧文物？會向銀河洗甲兵。盡掃搖搖槍還我土，凭欄快睹凱旋旌。

詩

悉贈詩以收到先後爲次序

送竺摩法師歸雁蕩卽希

吟正　張谷讎

海風動秋色，衲衣故山回。一燈明性相，千花照蓮臺。說法契妙音，聽者根頓開。阿師今歸去，與衆致徘徊！此行向雁蕩，雁蕩隣天台。天台古佛地，清淨長莓苔。多小莊嚴界？祇劫淪爲灰。衆生痛流離，爲我問如來！安得人間世，不垢忘塵埃。誰興發大悲？願言師可裁！

送別竺上人歸雁蕩

陳寂園

於時白露初，師言歸雁蕩，想見山中秋，草木尙莽蒼。向來禪榻眠，海色接窓幌，松嶺踏朝霞，南灣看月上，倏作病維摩，藥烟裊方丈。援鶴忽相招，芒鞋成獨往。與師邂逅期，清思脫塵坱。嗟予聞道遲！安得隨筇杖。西風客路寒，浙江潮已長。明日寺鐘鳴，無僧聽幽響！

竺摩法師將歸雁蕩賦此送別

張純初

我聞雁蕩之高高接天，天梯石棧相鈎連，萬重雲壑隱慈蒨，此境可以參枯禪。然卓錫來海隅，頓使繁囂成淨域。生公說法日登臺，憫此羣生歷劫灰。愚頑奸黠皆默化，燦花舌運青蓮開。光明照徹三千界，出世入世了無礙。閒雲舒卷去來身，一葦飄然渡滄海，大小瀧秋擁翠迴，梅檀繞線護雲扁。他年過訪安禪地，揮麈同參最上乘。

竺摩上人歸雁蕩送別

梁彥明

當頭一片河梁月，節近團圞有寶輝。交到形忘眞落落，別難情却轉依依！緇林經說天花散，鏡海詩賡佛旨徽。此去相違程萬里，重來可再悟禪機。

盟心在水縈飛瀑，大小龍湫吼若雷。溪湖欲依前寺住，山門敢負故林回。霞蒼露白傷離賦，荆棘銅駝話劫灰。猿鶴重逢猶識我，詩僧行脚健歸來！

送別竺摩上人

鄭哲園

秋風執手兩相看，如此人間去住難！豈惜孤雲沈下土，却愁危露滿前灘。吞針久已驚羅什，煨芋何從覓懶殘？廻念衆生應有夢，憐他長夜竟漫漫！

送竺摩上人歸雁蕩

李供林

名僧端合住名山，竟舍名山住此間；澳岸兩年甘露遍，覺音曾否覺南蠻！

竺摩上人南來濠鏡說法於功德林幷印行覺音月刊思有以度世今忽歸雁蕩賦此送之

王惺岸

茫茫塔驏劫難量，歸去千山忍遁藏；好爲衆生還指月，漫教失月指同亡！雁正南來錫北飛，相逢蕩上本同歸。蓮邦他日雖殊路，重見詩狂一笑微。

竺摩上人北歸雁蕩賦此贈行

梁毅二

辛巳秋七月余與　竺摩上人同客濠江論交方外已逾三載溯彼自千里南來就講席於功德林爲僧耆作文字友說佛法墜天華結善緣行方便其所以爲吾澳市民解脫一切苦劫而備受地方之推崇者夫豈曰萬家生佛已哉今　上人已決作北歸駕言有日無計扳留義之所戴情何能已爰賦七律一章爲之贈別知非淸高之唱亦聊以紀行蹟耳台山梁毅三幷序

落日湖濡（土旁）海氣寒，高僧行矣感無端！星霜驛站途千里，風雨鷄鳴夜半闌

○未老名山虛一席，更誰喫酒釋羣官○
倘雲殘月錢塘路，此去何梁歷歷看○

送別竺摩上人　周貫明

秋風瑟瑟路遙遙，相送滄溟意欲消，好趁月明還雁蕩，一杯趕上浙江潮○

一別雲房劫幾經，歸來只有故山青，龍湫法水源無盡，覺世鍾音下界聽○（上人居澳曾主刊覺音）

送竺摩上人歸雁蕩　黎廷榮

經年脫死苦空間，一衲憂生病阿難，別敷覺香扶障海，剩持歸計抱名山，榛深石怪堆狼虎，秋老雲荒善閉關○此去浙江潮正大，月明猿應有淚痕潸○

送竺摩法師往雁蕩山　何斗燦

萬里僧歸去，山房我獨居○兼霞秋水濶，松月夜窗虛○掃石曾題字，挑燈共讀書○江千今薄餞，別意又何如？

送別竺摩大師　賴鎮東

秋風惆悵促離觴，海舶山梁（木旁）去路長○仰月詩心隨浪遠，背江雁影壓雲涼○欲頻杯酒鳴孤憤，且會玄言檢舊狂○明日馱經便千里，心遊目送轉蒼茫○

贈竺摩上人　梁毅三

慧業誰先覺？居然大辯才○早隨諸佛住，爲救衆生來○道悟談經苑，功參說法臺○豈惟詩力健，妙諦講堂開○

竺摩法師以維摩經講話見贈奉酬二律　關公博

雲水南天外，松窓晤遠公，翻經靈運事，一偈惠能通○斛（木旁）葉蕭蕭雨，蓮花面面風，須彌納芥子，可有梵王宮○

禪豈空文字，言詮實筏如，霜鐘迷夢覺，明鏡俗塵除○江海憑飛錫，溪山好著書○晝長時展卷，道味足三餘○

讀覺音簡竹摩上人　梁臥雪

神州罹浩劫，禍甚盜人室；搜括及空門，遑問佛不佛○譬諸持修人，功過自得失○聞道有僞眞，證果呈虛實○有人寫血經，有人持戒律，持律與寫經，是二還是一○清淨心性明菩提匪植物○解此悟禪機　釋儒豈異術！諦聽愛覺音，傳燈黑漆漆○一卷靜窺微，龍天起良弼○

送竺摩上人歸浙　繆君侶

人生明遇合，一面亦稱緣○況復居殘世，何堪更老年！登程秋水濶，飛錫海雲邊○話到重陽日，黃花滿佛前○

竺摩法師北歸雁蕩於其行也賦詩爲別　關公博

越水吳山道路難，颼颼風雨怯秋寒！師言北歸雁蕩去，共話傷時涕未乾○雁宕娟秀歲云秋，何時笠屐同清游？從師涉巇覽古蹟，遍歷古刹林巒幽○龍湫飛湍瀉千尺，奇觀歎止豁雙眸○鍾聲梵咒發爽籟，說經頑石亦點頭○毒龍馴制空潭靜，佛法廣大禮比邱○

送竺摩法師往雁蕩　羅曉楓

相見時難別亦難，蕭蕭木落笛風寒○濠江日暮濛氷靜，雁蕩秋深雁影單○方幸禪林霑法雨，何堪野客冷吟壇！慈航去後無人渡，早買歸舟月再圓○

同人集媽閣僧舍與竺摩法師叙別　張谷雛

四大衆生病，豈緣獨阿難？不因行脚苦，此日且盤桓○夜氣迷瘴海，月白漾汎瀾，過隔生心跡，無住得境寬，來會有佳句，結響落雲端○避蹤在蘭若，語默契所安○但愁鐘聲歇，潮音繼響難○劫塵悲大地，荒榛動長歎○沱石明幻相，淨意現華漫○故山傳拂子，珍重託衣禪○師貌清於鶴，八表凌汗漫○何時更相見，廻翔宇宙看○

竺摩上人將歸雁蕩賦此誌別　馮桂秋

閒仙吟興近如何？風笛聲催別緒多○一

舸新詩歸鴈蕩，滿湖舊雨賦驪歌。拈花道悟同迦葉，面壁功深擬達摩。留得篆香佳句在，騷壇從此邈山河。

送竺摩上人歸雁蕩

鄭春霆

故山風雨響龍湫，柳栗芒鞋復此遊。蘇晉繙經香不滅，維摩說法病先瘳。鳴鴞未遂天花散，怖鴿多隨講樹留。今日青精慚一飯，歸途應見鴈行秋。

辛巳中秋前二夕澳中諸友集媽閣齋讌餞別

竺摩法師復呈此什

鄭哲園

明月非今古，孤雲自去來。師歸江上掉，一路菊花開。象負三車法，龍驅八部雷。久知無住理，相對且啣杯。

晝贈竺摩和尚并題

張白英

昔從雁宕來，今隨帷歸去，一舸載詩僧，秋江渺烟樹。

竺摩上人年少英俊才華清逸聞歸雁蕩詩以送之

羅季昭

聞道禪林把別觴，無端斷盡九迴腸。人生聚散原何恨，清濁憑誰爲灶香？

竺摩上人南來說法卓錫濠江兆錫緣清遊會諸君子之介得領佛偈雖未能一朝色空看破或有日回頭是岸亦竺師法雨所沐也今師北歸雁蕩謹附大雅率就俚句奉贈尚希清政

黎兆錫

自笑塵勞蝟務紛，每思閒處契修焚。浦團夜坐三更月，錫杖秋歸萬里雲。大願船從滄海去，寸心香逐浪花分。何年竇筏重南渡？雁蕩山前野鶴羣。

迢迢法駕一帆風，何處安禪制毒龍？殘日定隨西入崦，慈航穩渡北搖空。中宵芋憶頭銜賜，萬里蓮開眼界同。愧我金繩忘覺路，教人夢醒五更鐘。

贈慧森上人

楊慰農

南天延法乳，把臂道禪心，明日尋師處，西風雁蕩陰。

竺摩法師惠賜維經摩講義感詠志謝

張雲宙

遠賜維摩經一編，論宗論教意綿綿。十方國土驚玄妙，金口宏揚語萬千。此身入世火栽蓮，萬惡軀人更可憐！誰垢能修清淨紆，聲聲佛號護心田。居士維摩是我宗，愧其德行步高蹤；大千世界悲同劫，長夜漫漫一杵鐘。

贈竺摩法師（舊作）

寒石

吾友竺塵僧中傑，博覽三藏精唯識。後生可畏豈虛言，今年之年餘二十。一手好字慕北魏，尤得詩中之三昧；七步成篇不算奇，才儲八斗良無愧。我本人間一浪僧，相逢肝膽各相見。詩成同唱白湖濱，鐵鉢爲君幾擊碎。我聞知己不常有，既已相逢應長久。頗願嘯傲雲水間，與君世世作詩友。果得西方七寶池，蓮花開成並蒂枝。君生其左我生右，日日更堪共賦詩。詩成相與盛衣袷，請教彌陀與菩薩。便將佳句當陀羅。供養十方三世佛。

贈慧森法師

曹菊齋

遠今纔識感興亡，蓮社追隨許與昌。師尚英年施化雨；我慚暮景惜斜陽！論師幾見知音賞？出世何無愛國觴。烟水百城將歷盡，白湖珠海兩茫茫。

竺摩大師歸浙再賦七律送別

繆君侶

問君此去意如何？總覺離情別緒多！未許心期留佛印，終慚氣習學東坡！故山猿鶴迎歸主，入道魚龍漫着魔。雁蕩峯前秋色好，清風明月送維摩。

酬澳海清遊會及潔社諸友（有序）

竺摩

衲本粥飯庸材麻麥不辨自違難濠

江謬蒙　大雅君子寵錫　鴻文奘勉有加感胡能已酒者以疾返鄉復承張純初張谷雛陳寂園梁彥明高劍父梁毅三黎廷棨鄭哲園黎兆錫王惺岸李供林周貫明鄭春霆劉耀墀何仲恭何斗燦張瑞權張白英黃蘊玉余達生賴鎮東湯卓元利樹宗李君達羅曉楓楊鐵夫羅季昭關公博馮桂秋繆君侶曹菊齋林葉天等諸公或設宴媽閣餞別或以詩文書畫見貺藉留紀念寄情尤可銘感因綴俚句聊致謝忱時正中秋前二夕湘北捷報頻傳也

兩年聚首情如昨，今夕禪林把別觴。坐向秋風驚客夢，欲從明月問行藏。過江名士音塵接，遁跡精藍俗慮忘。貽我佳篇三十幅，滿船書畫似襄陽。

清遊幾度樂浪擊，風雅論文喜往還。孟浩幸同聯汐社，芒鞋時或踏秋山。烽烟淪劫蒼生苦，霜露橫江行路艱！湘捷欣逢添盛餞，臨歧何惜唱陽關。

黃蘊玉先生屬題花鳥立軸

竺摩

勞生贏得一枝棲，翠羽黃鸝各有宜；百囀何須求世解，薔薇相對兩心知。

題馮潤芝畫布袋和尚爲臥雪居士

竺摩

衆生無盡願無窮，大任斯肩一袋中；爲問笑顏緣底事，拈花自古此家風。

爲純公畫師題百花卷

竺摩

滓世何緣入藕絲，漫天殺氣意遲遲。憂時老去丹心在，寫出百花濺淚枝。

題庭廩畫師所貽山水

竺摩

秋山深擁一招提，遠嶂連天望欲迷；猿鶴不來僧亦杳，澄紅澄映碧萋萋。

壽劉耀墀先生五十　前人

德業仁風信可傳，十年樹木已森然。懸弧況在中秋後，菊樣清高月樣圓。

壽李君達醫師五十　前人

滬江小隱一壺僊，海屋籌添知命年。同祝期頤增上壽，歲寒松柏節彌堅。

題純初爲寂園作枕秋閣圖

鄭哲園

水閣蕭疎浪拍天，枕秋還欲抱秋眠。不須洗耳蛩吟後，直爲傳神雁陣先。醉與黃花同入夢，寤將金粟獨參禪。洛妃冷妬湘妃泣，捐在蘆簾紙帳邊。

惺岸弼臣於金城茗坐以詩論詩舉以質余因次韻以博一粲

鄭哲園

同塗殊轍性情分，譬如朝曦與夕曛。休問是寒還是燠；詎能爲雨不爲雲？詩先有法方無法，書貴多聞勝寡聞。羅漢始臻離學果，兩君持論總超群。

壽社會日報主筆靈犀居士四十生辰

芝峯

靈犀居士筆猶椽，彩翰如珠墮地圓。身外聲名驚海內，毫端消息遍春先；寄情曠達人難似，處世無乖士所賢。四十行年翻活計，喜談不二是耶禪。

却南普陀覺斌和尚見邀重振閩院并簡鷺江舊友

芝峯

相逢相識十年前，共事鷺江信有緣。一別世頻驚劫夢，重談事已渺秋煙。願深語苦君情厚，道仄心危我意捐。多謝親朋相慰問，高峯明月永嬋娟。

次芝峯法師韻

覺斌

志同道合幾多年，信是多生宿有緣。容易韶華隨逝水！莫教厚誼等浮煙。僧伽制度君須記，正法荷擔意勿捐。薄福悲深生末世，剎竿扶起勝嬋娟。

讀杜工部集有感

關公博

浩蕩乾坤氣，詩鳴寄少陵。才高悲戰伐，垂老見中興。湘水來詞客，草堂有酒朋。雄文如屈宋，餘子儗何曾。

遠適江湖去，中原遍甲兵，萬人傳秀句，三賦重文衡。行役蜀山險，帆揚鄂渚清，窮愁漂泊感，詞筆亦縱橫。

題北派畫法雪郊見塞呈林聘老

葉夏聲

吞氈嚙雪不知寒，回首長城得路難，白馬經時人絕跡，黑龍險處豕蛇蟠。河山大好寧如壁，關塞無緣且跼接。畢世夏虫誰可語，孤臣萬古獨汎瀾。

題畫虎有感呈林聘孫先生

葉夏聲

畫虎無如類犬多，百家圖寫轉成魔。負蝸已博時賢笑，當道惟徵虐政苛。石上着痕憐李廣，淮南歸命望隨何。從知亂世尊貪暴，誰與謀皮說止戈。

秋日重過聽松山館感賦

梁毅三

今來雨後作花肥，籐木交陰煥昔非。密葉之間樓角迴，琅琊以外水光微。去留豈獨耽秋色，睠繫應難此夕暉。勝地未堪勞悵惘，故山猿鶴已多違。

況有新詩紀勝遊，流光難返去年秋。泰高距可勞山讓，雨後眞同劇病瘳。錯落風華花滿徑，坡陀夢境展三休。宵深更覺濤聲路，共歎清聽澈海樓。

與洪霞園道長談佛

梁毅三

佛說非住即爲住　佛說非身即爲身；願以萬身爲一身，願化一身作萬身。

寄聽松山館何斗燦醫師

前人

術學吾慚白弗如，似君洵可玉山居；人誰不識孫思邈，著有千金卅卷書。

東望洋納凉晚歸

梁毅三

松聲清響若奔濤，翠黛橫前那覺高，誰分山頭望廷尉，未應垓外笑盧敖。風塵易老孤行客，潮水增寒兩鬢毛。物色暫佳知可戀，終愁蕭瑟怯江皐。

過資福寺

梁毅三

瑟瑟秋風動蘭若，巡廊徙倚羅衫薄。寺名資福福何來？古佛冥冥如睡着，牆頭老樹號寒蟬，欲瞑未瞑斜陽天。清磬忽聞一聲响，鏗然搖破林間煙。嗟予廑此經句久，客途空切清規守。不識老僧坐蒲團，亦有禪機參悟否？

七月六日正值風雨之夜余因夢醒不能再寐爰賦此幷寄周貫明醫師

前人

風雨颼殘湖海夢，論文集古久無歡，滔滔天下今何已，落落人才世豈難，赤手匡時曾未許，狂流盡日祇同看。平明又是逢雙七，幾輩歸來鋏弗彈？

西灣步月賦寄勁予

前人

落日隨波盡，灣頭月政懸。砌蛩耽露味，巢雀欽秋千。夜籟聲俱寂，江花影獨妍。還來呼勝友，佳句入詩篇。

純初先生爲寫十二分春色圖既成幷索余贈詩因賦此酬之

前人

老至名益高，繪作播人口，具此濟勝才，豈惟將白首？眞如畫裏禪，功轉丹成九，因之享大年，獨得天與厚。學以壽身名，儕輩幾人有？婆娑歷歲月，世換身不偶。憑茲慰索詩，於我有勤懋？

喜法華妙德玄記行世賦呈根老和尚

張聖慧

拜讀經疏喜欲狂，法華古佛放毫光。五時八教分來細，十妙三身指出詳。迹本雙融該萬象，實權互攝綜千相。天台嫡脈師親續，翰墨流傳百代香。

門庭卓立一家風，勝地南湖浙水東。玄記講章明祖意，法華懺法鹿（手旁）人龍。壇開千指圍獅座，經說圓光放佛宮。稽首慈雲勤覆護，多生願力與師同。

病眼

張聖慧

吾常眼觀諸經論，日日劉覽樂騰騰，一旦眼病坐思量，經論是所眼是能。眼病經在復何用？經破眼明亦徒然。能所對待勞識神，生死輪迴苦牽纏。若離對待絕能所，靈光迥脫道始圓。入生出死無罣礙，耳見眼聞任游戲，萬刼不違此本誓，合水帶泥眉拖地！

隨意吟八首

張聖慧

手執禿筆，禿筆累手，放下參究，畢竟何有！（放筆）

金經一卷，沉香一爐，兀爾忘緣，二物俱無！（忘緣）

橫担杖杖，入千峯去，萬人鼓噪，絕不回顧！（杖杖）

曠刼多生，無明伎倆，澄思諦觀，一一現相！（默坐）

一念放下，自由自在，一念提起，千妖百怪！（放下）

無聲之聲，其聲如雷，熾然常說，百千萬劫！（無聲）

心似死灰，形同木石，坐破虛空，誰來點額！（禪定）

從少至壯，從朝至夕，忙煞兩眼，不如休歇！（釋卷）

爲演宗月清諸小師開演楞嚴　前人

諸佛如來法界身，大千經卷剖微塵。古人遮眼已多事，何況高談播口脣。

君出紅塵我入塵，相交覺際亦前因。楞嚴十軸重開演，法法拈來色色新。

咏楞嚴經全題

無見頂相彰妙體，密因了義顯眞宗。繁興大用楞嚴定，萬行圓成菩薩功。

如來藏性非因果，因果無非藏性黏。果徹因源證了義，因該果海定楞嚴。

大佛頂

尊嚴佛頂表心性。大覺圓明騰鏡輝。不變隨緣妙萬有。隨緣不變融千機。一瀉漚渤任生滅。羣相虛空恣發揮。事理徧含因果攝，普門示現等恩威。

和元韵贈演宗師

聰慧羨君解悟深。楞嚴十軸契知音。從今師表人天去，荷担如來濟世心。

聽張聖慧先生講楞嚴後

比丘尼演宗

迴入紅塵願力深，楞嚴十軸演圓音。頭頭指我歸源路，怎報慈悲一片心。

上太希錢老先生　張聖慧

儒釋圓融一代師，識荆轉恨謁荆遲。健毫點破三生夢，妙語驚醒四座癡。摩詰神通非寂默，龐公藝術忝游嬉，衆生顚倒恒隨順，謙謹莊嚴化法奇。

劍樹刀山事有無？百城煙水一身孤。門庭差別參耆舊，堂奧深玄叩宿儒。卽俗全眞容我學，從空出假賴師扶。春風沂水舞雩日，會點尼山道豈殊。

賀曼佳表妹祝髮　前人

幼承庭訓，悟黃老旨。守靜致虛，不嫁不仕。恬淡怡神，知足知止。竿頭轉身，如是如是！

乘夙願力，到如來家。入僧寶敷，敷大悲華。律精十誦，法駕三車，心珠戒月，朗然堪嘉。

天台一宗，龍樹開祖。代有哲人，雲龍風虎。教觀雙運，法化徧普。續前光後，子其繩武！

澄澄淇淇，巍巍堂堂，荷担如來，叢林紀綱！正宗臨濟，門風永昌。一花五葉，源遠流長！

講維摩經感頌　幻尼

獻盖興崇妙大乘，盖中個事熟能勝？莊嚴佛國言思絕，淨洗心田福慧興。卒變娑婆驚衆夢，暢談般若攝群經。上求下化應無住，生佛忘懷乃可承。（佛國品第一）

久証菩提帶果來，和光共濟萬行該。呵身示疾哀愚孥，逐類隨形育聖胎。酒肉淫房皆走徧，童寮講肆盡徘徊。大根小莖皆蒙潤，法雨弘施亦快哉！（方便品第二）

智慧神通都沒用，不如法說豈爲功！焦芽敗種非成器，滯寂沉空未出籠。生死涅槃如幻化，菩提煩惱等虛空。不除知見休問道，心法相亡義靡窮。（弟子品第三）

三世推求誰受記？衆生心佛體何殊？直心是道堪成佛，乖意非人特獻殊。魔女傳燈焉有盡？圓人施法了無迂。萬行四攝休存念，境智鎔融可自娛。（菩薩品第四）

問疾如何療病人？空諸所有現全身。去來不住當無相，起滅何緣定有因。痴愛無明爲病本，慈悲智慧渡迷津。文殊摩詰難思議，妙葯還醫脫病人。（文殊問疾品第五）

念哘原來思佛塵，深窮實相度權機。淨名知意行方便，寶塔從心到處宜。手擲三千何暢快！掌擎萬衆絕新奇。須彌納芥毛吞海，事理圓融不可思。（不可思議品第六）

如幻衆生如幻度，無緣普攝了無餘。散花天女花無着，取相聲聞相未除。一紀不聞權小法，八奇常見聖賢居。法王法說非男女，離相菩提生佛如。（觀衆生品第七）

欲窮佛道行非道，煩惱菩提孚法王。地獄猶能栽佛種，虛空豈是植蓮鄉？智悲法喜爲親友，禪律深心作稻粱。制外降魔摧惑業，隨緣赴感應無方。（觀佛道品第八）

談玄說妙不能到，智理融溶何處尋？諸

法本無生住滅，一時唱斷去來今。諸仁共演難思法，一念圓彰絕待心。至道無言無可說，默然奏徹無絃琴。（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思食何殊思念座？生酥美味等醍醐。此餐香飯隨緣有，這鉢殘羹曠世無。高座添新來不竭，平房如故盡堪敷。心猿意馬經調伏，種智圓成豈外圖。（香積佛國品第十）

室內妙詮希印証，手擎賢聖共歸來。敷懷暢演盡無盡，密意宣揚開未開。笑看衆香欣法樂，愁聞群小嘆痴獃。付財深意君知否？曷戀草菴空自哀！（菩薩行品第十一）

觀身實相同諸佛，生沒無從本寂然。三際二邊皆坐斷，千如百界絕言詮。佛容佛國齊拈出，淨果淨因悉現前。期與衆生嚴淨土，無邊悲願運無緣。（阿閦佛品第十二）

既遇斯人逢此法，那堪空手悄然歸？天王護法慈悲切，月盖弘經功德巍。稟受四依恆不越，虔修六度總無違。諸般供養法爲最，信解受持入佛圍。（法供養品第十三）

噴劫修來無上法，付交彌勒運三慈。提撕新學無僭毀，善導老參脫慢疵。憂喜總持圓不缺，維摩所說妙難思。虛空可碎願無盡，護法護人誓不移。（囑累品第十四）

過覺蔭園晤慈慧慈明談禪感賦並簡鹿門居士　鷗館

別三十年才一面，可憐塵世幾滄桑！飽聽說法頭頻點，況值散華衣更香。

禪恭禪外禪，佛說佛外佛。即心即真如，物不物于物。

大學終身慕，儒佛原相同。父母生我恩，似海深無窮。雙烏離故巢，反哺情猶濃。雁行昔趁庭，詩禮得所宗。椿壽八千春，春長顏彌重。哀哀慈母寃，楚粵夢難通。卅載未歸骨，思之益悲恫！愁聞鵑伇噪，聲聲摧心胸！身世悟浮漚，髮削伽藍中。披緇隱覺園，勤修無倦容。淨心禮空王，說法濟生公。誓度母慈航，引登大天宮。誓拯衆生苦，願力格蒼穹。願力格蒼穹，我佛鑒苦衷。（靈照龐居士之女能苦修）四大成虛空。禪定大梵天，萬念歸鴻濛。惟認前身，世女法王，能現大神通。呼噓噦！我欲披髮入山築室安禪制毒龍。獨惜兩眼烟籠，兩耳垢充，寸心塵封。老態龍鍾。又無慧劍斬除三界九十八使煩惱叢，無惑乎吾妻法喜，笑我慚聽閣參飯後鐘。

敬步鷗館詞伯過覺蔭園感賦之韻　幻尼

多生不見娘生面，處世渾如陌上桑。蠶食到頭知有盡，細餐香飯嚼餘香。

參禪不是禪，說佛也非佛，性相自如如，無我亦無物。

衆生心與佛，一體本相同，祇緣報四恩，妙法深心窮。群迷淪生死，度脫意偏濃。老父修於庭，般若是所宗；殷勤已十春，相老性還童。哀悼慈母魂，念佛寸心通，生西勝歸骨，藉此慰悲恫。頓憶無始來，怨親橫心胸，一揮斬亂絲，披緇入山中，捨迷就覺園，欲造紫金容，空心見空王，無私亦無公，中邊且不住，何意止天宮？攝迷登覺岸，此願徧蒼穹，此願徧蒼穹，諸佛同此衷。歸元認法身，粉粹太虛空。思第一義天，願法雨熏蒙，如是乞法王，機感冀相通！幸矣哉！伯如卽俗離塵，必從法海舞蛟龍，跳出三界牢籠，福慧兩充，本無塵封，巧示龍鐘，心融法界，思量廻絕，何來生死煩惱叢，樂矣乎棲心法喜，善哉盍爲末法大晨鐘。

講梵網經自懺　張聖慧

乘急戒緩夙習深，沉淪六道到而今，覺回痛哭傷前事，怎補惺惶一片心！

病累愁魔障化道，刀兵劫火迷天真。律藏梵網從頭講，復本心源成佛因。

梵網經窺管　張聖慧

如理證明稱性修，金剛寶戒妙無儔。沉空不是菩提種，著有難登般若舟。不滅不生成久大，何來何去鎮長留。本然清淨徧沙界，戒德莊嚴法性流。

靈明覺體本平等，迷悟羣生目下同。四十位修垂教跡，一心性入契宗風。輕重戒律範新學，聲色威儀示大雄。理事圓證因果合，光光交澈佛燈紅。

禪坐卽事　張聖慧

佛燈初上近黃昏，靜坐蒲團月一痕。無念能超三有宅，何心再戀六花村？萬緣息滅歸中道，千派朝宗入水源。俯仰古今成獨步，始知性量裏乾坤。

聞淨心老和尚將遷化不勝悲痛賦二律誌感 張聖慧

傳來病耗不勝驚。四世師承誼豈輕？萬事久經幻化夢，多生尚負出塵盟，觀心難遣興亡感，學戒未圓作止行。煙水百城歸去也，文殊緩緩作長征。

憐才愛我尚童年，丫角雙髻拜座前。踴躍摘花競供佛，跏趺閉目學參禪。雲堂共飯欣擎鉢，雪夜圍爐嬉放煙。卅載空期成法器，心燈未續愧先賢。

恭悼淨心老和尚生西有感 張聖慧

善財洞裏尋幽踪，太白峯頭一笑逢。黃蘗禪心傳北闕，密雲法脈起南宗。放羊蓬頂松千畝，鎮蟒嶺中塔九重。香火蒲團脫粟飯，趙州八十猶匆匆。

祝髮披緇願不堅，蹉跎歲月恨難填，昔年徒吃雲門棒，今日未安山谷禪，貝葉傳經憐我實，松枝豎義識師權。何期撒手西歸去，翹首天涯淚湧泉！

聽楞嚴七趣昇沉有感 比丘尼演宗

飛昇沉下由靈源，慘霧愁雲徒自煩。洗滌身心無始習，移山倒海休迷昏。

聽梵網經識感 前人

道有道無不再道。徘徊徒自傷天真。堅持梵網金剛戒，深種菩提成佛因。

摘葉尋枝迷太深，生生死死到而今。圓修理事因該果，梵網熏聞復本心。

寄故鄉親友述近況 前人

心是男兒形女身，勸君切莫錯看人！急流勇退丈夫志，雪裏松濤萬古春。

半工半讀參農禪，清淡生涯樂若仙；遙寄平安慰骨肉，年來無暇故鄉旋。

晴曉 前人

彩霞彌天佈，旭日東方吐。鴉噪晴煙裏，綠楊微風舞！

過雲華古刹 前人

日暖風和時，徑行過古寺。山花名杜鵑，說是濁王淚。

雲華古寺後，滿山杜鵑紅。潺潺溪流碧，矮屋綠楊中。

追念皈依師印老上人西歸 張雲雷

昔年海上拜師尊，夫婦皈依仰德門。未度衆生先度我，至今愧未報慈恩。

一別慈悲忽廿年，聞師西返更潸然！國家多難傷心日，大地河山血遍羶。

滬濱叩別倦遊身，歸臥家園好作人。浩劫由來非易挽，幸修淨業可安神。

蓮臺上品快先登，淨土宏揚勝慧能，爲救衆生世限劫，雲棲以後一高僧。

天五來詩次韵荅之 石帆山人

茫茫浩劫向天公，渺渺塵勞誤託踪，何日抽身滄海裏，千聲佛號一聲鐘。

次韻酬陳湘卿先生兼簡耐翁嘯園襄忱三居士 張雲雷

惠過東林三日遊，與君約畧話潛修。干戈處處悲浩劫，惟念彌陀百却愁。

春秋佳節好閑遊，尚望使君借此修。萬事隨緣完宿願，晚研淨業共銷愁。

杏壇泗水喜同遊，教育兒童也可修。莫問今朝新事業，千般痛苦萬般愁。

陳湘卿先生原唱

三宿勾留作小遊，料應到此是前修；談禪況有高賢士，一夕能消萬古愁。

耐翁(胡奉老別號)和章

南華讀罷逍遙遊，誰信無修却是修？一念回光空萬劫，也無煩惱也無愁。

也無煩惱也無愁，只此修行無別修；兀兀騰騰了一世，無邊法界快神遊。

無遊法界快神遊，可惜無人共此修！誓願一生成正覺，免牽舊恨與新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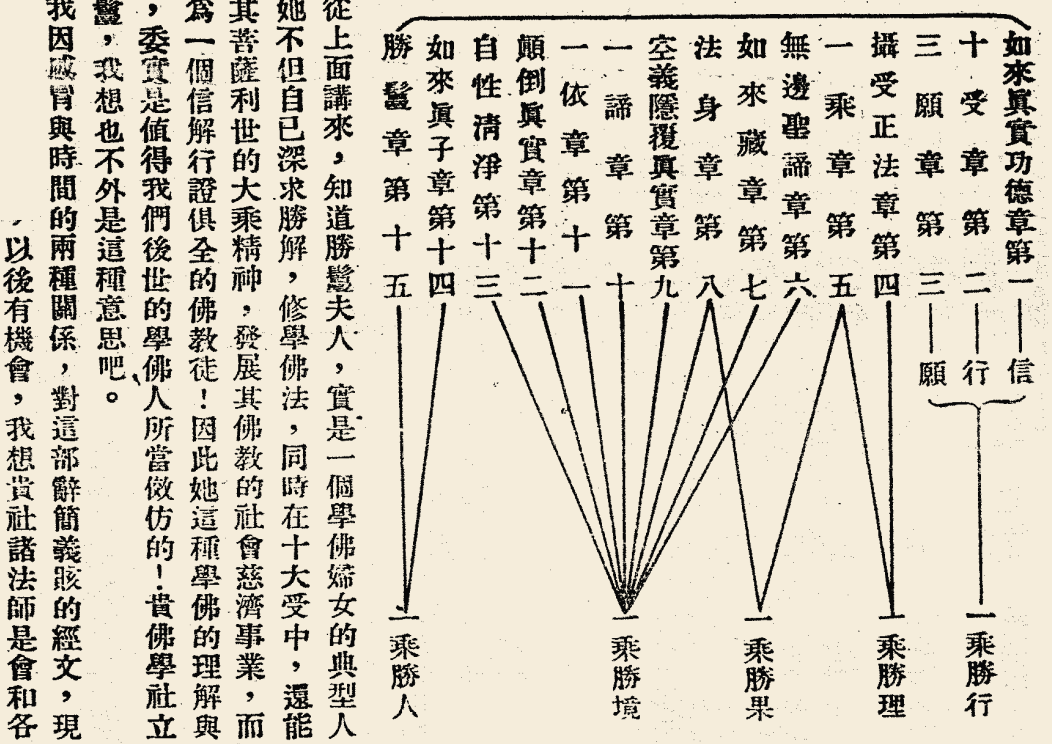
嘯園(盧霞九先生別號)和章

入林把臂暢春遊，累日談禪証夙修。皓月滿窗清佛地，鐘聲滌盡半生愁。

倪襄忱居士和章

觀音聖誕又來遊，一句彌陀好共修。三昧未成工未熟，今生那得了無愁。

勝鬘大意簡表



從上面講來，知道勝鬘夫人，實是一個學佛婦女的典型人物。她不但自己深求勝解，修學佛法，同時在十大受中，還能表現其菩薩利世的大乘精神，發展其佛教的社會慈濟事業，而成其爲一個信解行證俱全的佛教徒！因此她這種學佛的理解與精神，委實是值得我們後世的學佛人所當倣仿的！貴佛學社立名勝鬘，我想也不外是這種意思吧。

我因感胃與時間的兩種關係，對這部辭簡義賅的經文，現以後有機會，我想貴社諸法師是會和各位了。

廿八年古歷三月十五日講記。

敬悼常惺法師

竹摩

遙聞法范捐龍象，　獨坐西樓悲不禁！
春色繞愁多撩亂，　關山觸玘入陰沉。
救亡僧界餘新議，(註一)　懺悔文章添告箴。(註二)
太上忘情賢哲死，　落花無語淚涔涔。
曾記白湖共泛舟，　碧波萬頃綠油油。
浮生聚散塵中夢，　世事榮枯水上漚。
妒法公呵波旬夜，　清談我憶許文休。
如今何處重求教？　海上春來鳥自啾！

惺公圓寂，春閘曾悼成二律。秋過澳門海濱，偶見大木爲風吹拆，入夜竟夢見之，乃復紀以詩：

昨日秋風老樹摧，　搆思爲夢見師來：
雄姿勞瘁竟消瘦，　薄衲依稀認淡灰；
語默聲沉神欲往，　人天路絕力難回。
楓林落月清如許，　忽動殘鐘失所哀。

註一：法師著有「僧界救亡的一個新建議」。

註二：又著有「佛家的懺悔主義」

唯物，彼不過只謂唯以心來支配物，還不是現在所要討論

雖然，在大乘佛教的格式上，只說唯心，不說唯物，其原因，蓋佛教不是以理論爲本旨，而是以實行爲目的的。然而佛教的實行又是怎樣的呢？佛教的實行就是要斷盡吾人迷的源底，而翻入悟的境界的。然而能爲我們迷的根本的東西是什麼？這就是能昧眞理的無明的顚倒妄想妄見。假使照佛教專門的名詞來說，就是能昧自己的本性—卽佛知佛見——的無明煩惱。但是彼無明顚倒妄見是客觀的過咎？還是主觀的過咎？這並不是客觀的過咎，而全是主觀的過咎。既曉得迷的根本的無明顚倒妄見，是主觀的不是客觀的，那末我們必定要以鍛鍊的工夫，去修行辦道，而磨鍊截斷其迷的根本，悟得天眞獨朗的整個眞理，達到佛果圓成的眞樂境界，這是穿鑿磨鍊主觀的精神，較穿鑿磨鍊客觀的事物還要重要的，所以佛教是專門建立在主觀的教義，不是建立在客觀的教義的。就平常所謂至完，至全，至圓，至妙，眞不可思議，不可名狀，而勉强名爲眞如的東西，都決不是向他家求得的，這就是我們的妄念心的本體（絕對的唯心）所以宇宙的森羅萬象，都不是從他家所生的；乃至地獄的苦界，天上的樂境，淨土的快樂，佛果的妙境，溯其原因，皆是由我們的心想所發現的，我們的心是發現苦樂萬境的源泉。故在經中說：『心如工畫師，』我們的心不單是能創造餓鬼界的器械；同時也是創造佛界的器械的。那末好好的將我們的心體修習，鍊磨我們的妄想，轉去無明溷濁的妄心，成爲清淨光明的佛心；同時在談理論的緣起的根本時，爲着要指導佛教所說的本旨—轉迷開悟的實踐躬行的方法，所以不得不說唯心。因此我們曉得，在理論上是不得說唯心唯物二個東西是同樣的；而在實行上是不能不說唯心，因爲這樣的原故，建立了主觀的教理。但這里所說的唯物，是不可以和令人討厭的基督教所說的唯物，或一般唯物僻，或唯心僻，或唯理僻，西洋哲學同樣的看待。希望一般學者必須靜慮地去觀察。

印度紀遊詩

太虛

國際大學

佛消梵化一千載，　耶繼回侵七百年；
冶古陶今鑄新聖，　覺源遙溯育王前。

國大中學院

中華孔老釋三教，　次第曾開福慧花；
好譯大乘還梵土，　菩提樹再茁靈芽。

附信：靜濤居士鑒：頃來國際大學已安居四日，定今日赴菩提場，乃惟幻病了，再停一日；在印度恐尚有一月也。附紙可設法在港報載出。另詩二首，聊當紀事。太虛。一，廿一。

贈竺摩法師

菊齋居士

和其留別武漢師友原韻

遠公穢識感興亡，　蓮社追隨許與昌。
君尙英年施化雨，　我慚暮景惜斜陽！
論詩幾見知音賞？　出世何無愛國傷。
煙水百城將歷遍，　洞庭珠海雨茫茫。

答菊齋居士見贈並以爲壽

竺摩

欲祝何辭可壽翁？　高齡轉見歲寒松。
學經孔老神愈健，　詩溯蘇黃句自工。
早薄名場踈世業，　閑翻貝葉入蓮宗。
晚來市隱嬾蜂畔，　愛菊尙留處士風。

敬悼常惺法師

竹摩

遙聞法范捐龍象，　獨坐西樓悲不禁！
春色繞愁多撩亂，　關山觸刼入陰沉。
救亡僧界餘新議，（註一）　懺悔文章添告箴。（註二）
太上忘情賢哲死，　落花無語淚涔涔。
曾記白湖共泛舟，　碧波萬頃綠油油。
浮生聚散塵中夢，　世事榮枯水上漚。
妒法公呵波旬夜，　清談我憶許文休。
如今何處重求教？　海上春來鳥自啾！

惺公圓寂，春閘曾悼成二律。秋過澳門海濱，偶見大木爲風吹拆，入夜竟夢見之，乃復紀以詩：

昨日秋風老樹摧，　搆思爲夢見師來：
雄姿勞瘁竟消瘦，　薄衲依稀認淡灰；
語默聲沉神欲往，　人天路絕力難回。
楓林落月清如許，　忽動殘鐘失所哀。

註一：法師著有「僧界救亡的一個新建議」
註二：又著有「佛家的懺悔主義」

拾叁

印度紀遊詩

太虛

國際大學

佛消梵化一千載，　耶繼回侵七百年；
冶古陶今鑄新聖，　覺源遙溯育王前。

國大中學院

中華孔老釋三教，　次第曾開福慧花；
好譯大乘還梵土，　菩提樹再茁靈芽。

附信：靜濤居士鑒：頃來國際大學已安居四日，定今日赴菩提場，乃惟幻病了，再停一日；在印度恐尚有一月也。附紙可設法在港報載出。另詩二首，聊當紀事。太虛。一，廿一。

贈竺摩法師

菊齋居士

和其留別武漢師友原韻

遠公纔識感興亡，　運祉追隨許與昌。
君尚英年施化雨，　我慚暮景惜斜陽！
論詩幾見知音賞？　出世何無愛國傷。
煙水百城將歷遍，　洞庭珠海兩茫茫。

答菊齋居士見贈並以爲壽

竺摩

欲祝何辭可壽翁？　高齡轉見歲寒松。
學經孔老神愈健，　詩溯蘇黃句自工。
早薄名場疎世業，　閑翻貝葉入蓮宗。
晚來市隱爐峰畔，　愛菊尚留處士風。

△ 原載《覺音》第十期第十三頁。〈覺音詩筒〉是在第十三期才以一個欄目的散輯形式出現的。而在第十一期第二十頁有一勘誤小欄云：“前期敬悼常惺法師中‘法苑’，‘古箴’，‘春間’，‘吹折’，誤作‘法范’，‘告箴，‘春閘’，‘吹拆’，特此更正。”

▷ 原載《覺音》第十二期。該期〈編後話〉有云：“從本期起，得到竺摩法師允就主編之責，竺法師的詩文，已散見本刊和現在出至二十一卷的海潮音，過去了的現代佛教，人海燈等雜誌，在這裡我不想再來‘搖筆’介紹了。所要說的是：以他的才學來負本刊主編之責，是綽有餘裕的。以後我們很想在他的指導下，充實內容，在質的方面提高。（滿慈）”

送竺摩上人归雁荡图

(1941年中秋於濠江)

·小　引·

竺摩法師原名陳德安，癸丑年（1913）中秋前夕誕生於浙江樂清東雁蕩山麓河新橋村。十歲入私塾，每至朔望必隨父赴縣邑居士林（由上海《時事新報》主編張雲雷倡建）拜佛聽經。十二歲隨父赴黃塘壽昌寺聽欽漢法師講地藏經，法師贊其誠懇當有宿根，勸其父聽子出家，遂禮寺主白雲上人祝髮。翌年白雲上人送師至永嘉普覺寺為師叔芝峰法師侍者，刻苦學習；時弘一律師適於永嘉城下寮閉關，特書“息惡行慈”字條勉之。十四、五歲時隨白雲上人住四明梅墟靜宗寺習經懺唱唸凡一年，轉棲寧波觀宗寺參學，親侍根慧方丈受教誦梵網經；天臺名宿諦閑老法師七旬大壽於該寺開壇傳戒，師即依諦老受具，隨入弘法社從靜權老法師，聽主講寶靜法師教授十不二門指要鈔，充復講小座，有“小法師”稱譽，時年十七。翌年更遵芝峰法師囑轉學閩南佛學院，親近院長太虛大師；閩院與武昌佛學院同為佛教革新之策源地，有院刊《現代僧伽》（後之《現代佛教》），師與印順、心道等同學常有投稿，鼓吹革新。1932年春太虛大師回院開講，會試放榜師名列第一，其所記講稿入選；翌年冬畢業，為太虛大師所器重，命為侍錄隨赴潮汕講學；回院後虛大師命芝師遷武院主講及主編海刊，命師為助理從之，並轉入武院為研究員兼任世界佛學苑圖書館編譯員，曾譯松本文三郎之《六祖壇經書志學之研究》一書刊於《現代佛教》，又以曇倫別號譯〈無著的學說〉與〈蘇東坡的佛教思想〉刊於《海潮音》，另有武院之講稿《唯識學上的種子義》刊於海刊。1934年師隨芝師往寧波金仙寺辦白潮講舍；翌年白雲上

人請虛大師到靜宗寺講金剛經至半以事回滬，請式昌法師與師代座續講。是年師二十三歲，出家已十年，乃回鄉省親，始悉父已歸西，不勝感泣。

1936年11月，虛大師應粵港信眾之邀前往講學，自滬飛函囑師隨行侍錄。大師開講《彌勒上生經》，又應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之請於東苑講“優婆夷教育與佛化家庭”，皆由師記錄；除夕回滬，虛師命講演佛理於中國佛學會上海分會；復回慈谿白湖講舍，師自修及著作《論佛教的知難行易》及《詩情與禪理》二書。明年春移錫四明延慶寺研習英文，預備九月赴日本大正大學留學五年；適遇“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師愛國心奮起，即拋棄一切書物，與閩院同學暮茄、化莊等投身慈谿抗建後援會宣傳組工作，旋抵武漢受聘為僧侶救護隊幹事，前往隴海鐵路前線救傷。1938年正月，港九邊界難民群集，諸山集議成立“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師被選為委員兼駐會辦事；其時師二十六歲，赴港工作之餘撰寫戰地救傷和救助難民稿投《大公報》副刊及《宇宙風》雜誌，結識報人蕭乾、陶亢德及落花生（許地山）、葉靈鳳、蕭軍、蕭紅等作家，曾應邀參加抗戰救國文藝大會。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居士及主講靄亭法師，邀請師至澳門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主講三十唯識、因明大疏及解深密經，接手主編《覺音月刊》，並與桂林巨贊、道安二師所辦之《獅子吼》交換稿件，宣揚愛國救世的佛教文化。自此，師居澳兩三年間，廣泛結識澳岸文化界人士，參與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等嶺南名家在廣州發起而常於澳門雅集以文會友的清遊會。

功德林每年彌陀誕結七七四十九日設堂講經，靄老推師開講維摩經，由滿慈記錄並語譯；其時高劍父蒞林訪師，見師所書屏條頗有新意，便言：“既能作書，何不學畫？學佛我可奉汝為師，學畫則汝須師我！”師遂事高師習畫，日與過從，成忘年交，此亦師擅丹青之鏡海緣份也。1941年秋，前線抗戰激烈，師應滬上芝峰、大醒二公之約擬北歸雁蕩，師友促其假聽松山館舉行留別畫展，劍老親為撰序，葉恭綽先生致書雅推，集清遊會名士及濠江名流假媽閣廟預為餞別；時值辛巳中秋前夕，友人紛紛賦詩作畫題

贈(“貽我佳篇逾百幅，滿船書畫似襄陽。”)—— 此即成為師題輯之《送竺摩上人歸雁蕩圖》(馬來西亞檳城三慧講堂寶藏)。

最後一期的《覺音》(第三十至三十二期合刊)上所載最後一輯的“詩筒”專欄中刊有竺摩法師〈酬澳海清遊會及潔社諸友〉原序及律詩二首，謹試加標點，全錄於茲：

衲本粥飯膺材麻麥不辨，自違難濠江，謬蒙　大雅君子寵錫鴻文，獎勉有加，感胡能已？廼者以疾返鄉，復承張純初、張谷雛、陳寂園、梁彥明、高劍父、梁毅三、黎廷棨、鄭哲園、黎兆錫、王惺岸、李供林、周貫明、鄭春霆、劉耀墀、何仲恭、何斗燦、張瑞權、張白英、黃蘊玉、余達生、賴鎮東、湯卓元、利樹宗、李君達、羅曉楓、楊鐵夫、羅季昭、關公博、馮桂秋、繆君侶、曾菊齋、林葉天等諸公，或設宴媽閣餞別，或以詩文書畫見貺，藉留紀念，盛情尤可銘感。因綴俚句，聊致謝忱。時正中秋前二夕，湘北捷報頻傳也。

兩年聚首情如昨，今夕禪林把別觴。
坐向秋風驚客夢，欲從明月問行藏。
過江名士音塵接，遁跡精藍俗慮忘。
貽我佳篇三十幅，滿船書畫似襄陽。

清遊幾度樂追攀，風雅論文喜往還。
盃茗幸同聯汐社，芒鞋時或踏秋山。
烽煙淪劫蒼生苦，霜露橫江行路艱。
湘捷欣逢添盛餞，臨岐何惜唱陽關！

本圖集中師詩序後有“(民卅一年)”字樣，當為筆誤。“辛巳”(1941)為“民卅年”，同集中有龍思鶴詩署“民國三十年”、梁彥明詩署“建國三十年雙十節”、羅曉楓詩署“民國三十年十月初五日”、楊慰農詩署“三十年辛巳中秋日”可證。是時竺摩法師年方廿九，而獲師友長輩交口稱譽，乃因其“拈花道悟同迦葉，面壁功深擬達摩”(馮桂秋)、“說法契妙音，聽者根頓開”

（張谷雛）、“別有渡人新意識，覺音徐發寓機鋒”（張純初）。梁毅三先生贊曰：“彼自千里南來，就講席於功德林，為儕輩作文字友，說佛法墜天華，刊覺音明因果。其所以為眾生解脫一切苦劫而備受地方之推崇者，夫豈曰萬眾生佛已哉！”難怪高劍父大師亦云：“曾問三生事，逢源為師友！”其時葉恭綽先生將《送竺摩法師歸雁蕩圖》譽為珍品，嘗從香港覆竺摩法師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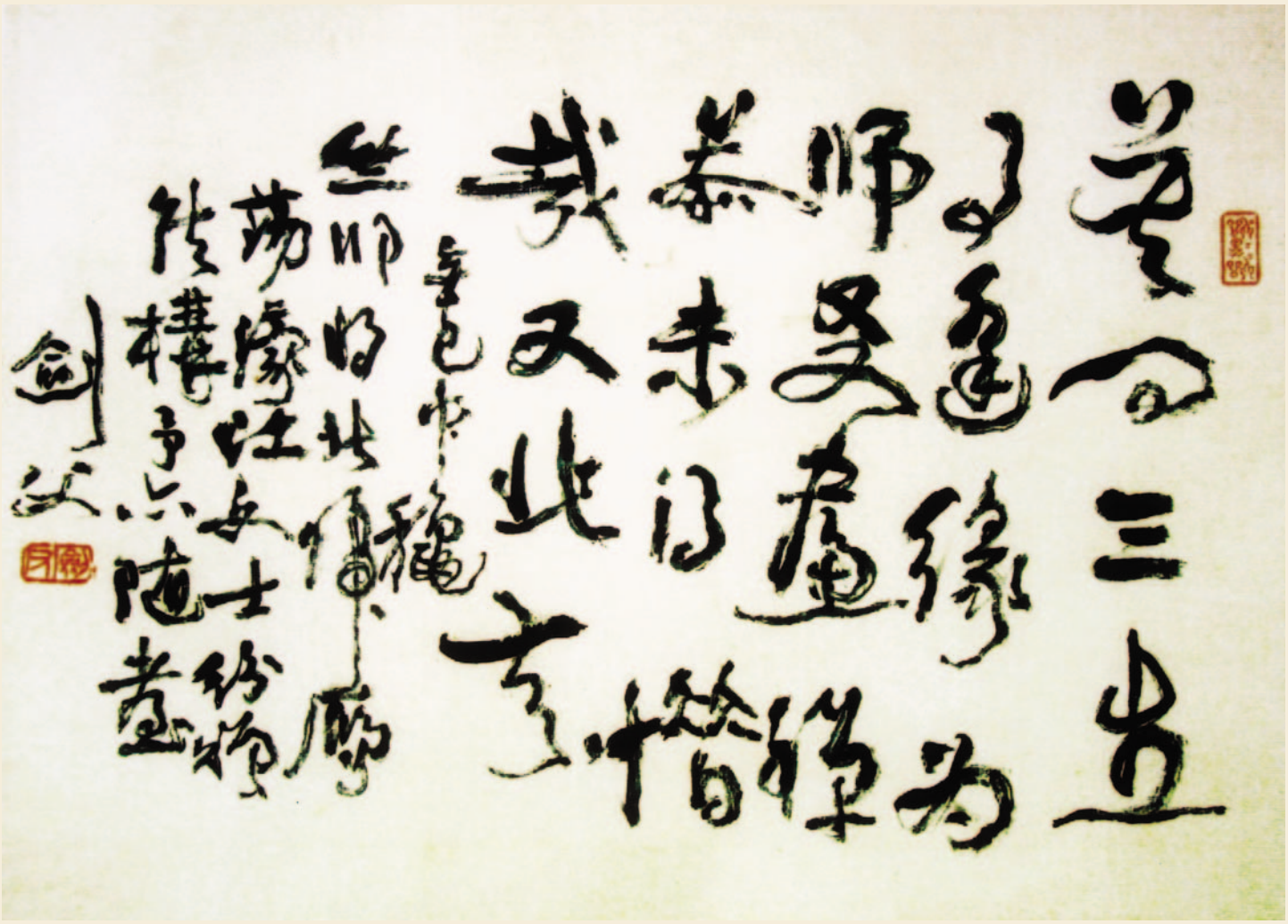
> 奉示及諸公詩章，一時盛會，佩羨之至。愚藏有明代趙文度所繪〈送生明法師還雪竇圖〉，附緇白送行詩甚多，最著者為智舷法師及王石谷，可先後輝映。第天啟世局尚安，雪竇請夷，足為幽棲之所，不若今之荊棘載途耳！

辛巳中秋過後，師整裝離澳赴港，輪船抵油麻地碼頭即遭日寇空襲，十八天後香港淪陷，北歸無望，冒險搭小艇回澳門。其居處與高師鄰近，過從甚密，尤常往普濟禪院妙香堂與春睡畫院師友結緣，切磋書畫藝事；平時潛心修練禪道，研讀《大涅槃經》、《大智度論》、《大寶積經》，習靜坐經年；1945 年克服了一場大熱症後，迎來了中國八年抗戰的最後勝利；從此更專心修持，日誦《地藏經》，竟夢見莊嚴神示云：“南方世界，汝有千萬可渡之機……”師如獲新生，信心愈加堅固。1948 年，尹法顯居士創辦“寶覺佛學研究社”，請師繪佛像並聘為導師開壇弘法，講《地藏經》、《金剛經》以及《從紀念佛誕談到佛的思想學說》，陸續出版了講稿，極受好評。1950 年師與陳心彬、陳心潔、梁心華諸居士發起開辦佛學社之義學，招收三百餘學童；隨後兩年師於佛學社辦佛學座談會，出版《佛學問題座談》一書。1951年師又創辦《無盡燈》雜誌，風行港澳及海外。1953 年，師四十一歲，香港明常長老辦棲霞佛學院，聘師為副院長兼教務主任。1954 年 4 月師應邀赴泰國主持太虛法師舍利入塔大典，行前澳門佛學社社友和義學師生設筵歡送，臨別依依。從此，竺摩法師雲遊南洋弘揚中華佛教文化，走向那“汝有千萬可渡之機”的未來世界……

·黃曉峰執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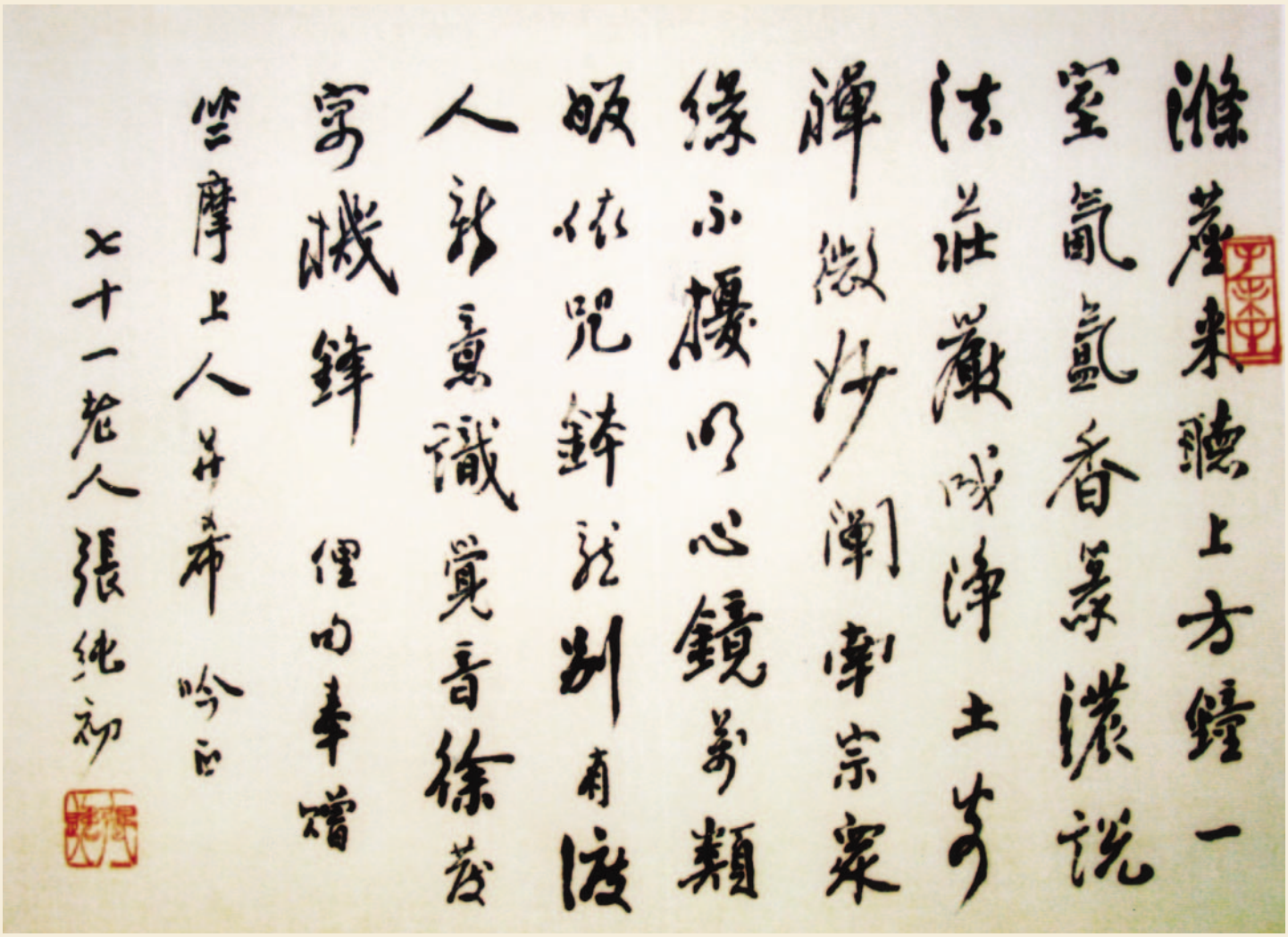
留別澳海清遊會諸詩翁畫友　　竺　摩

留別清遊會諸詩翁畫友　　竺　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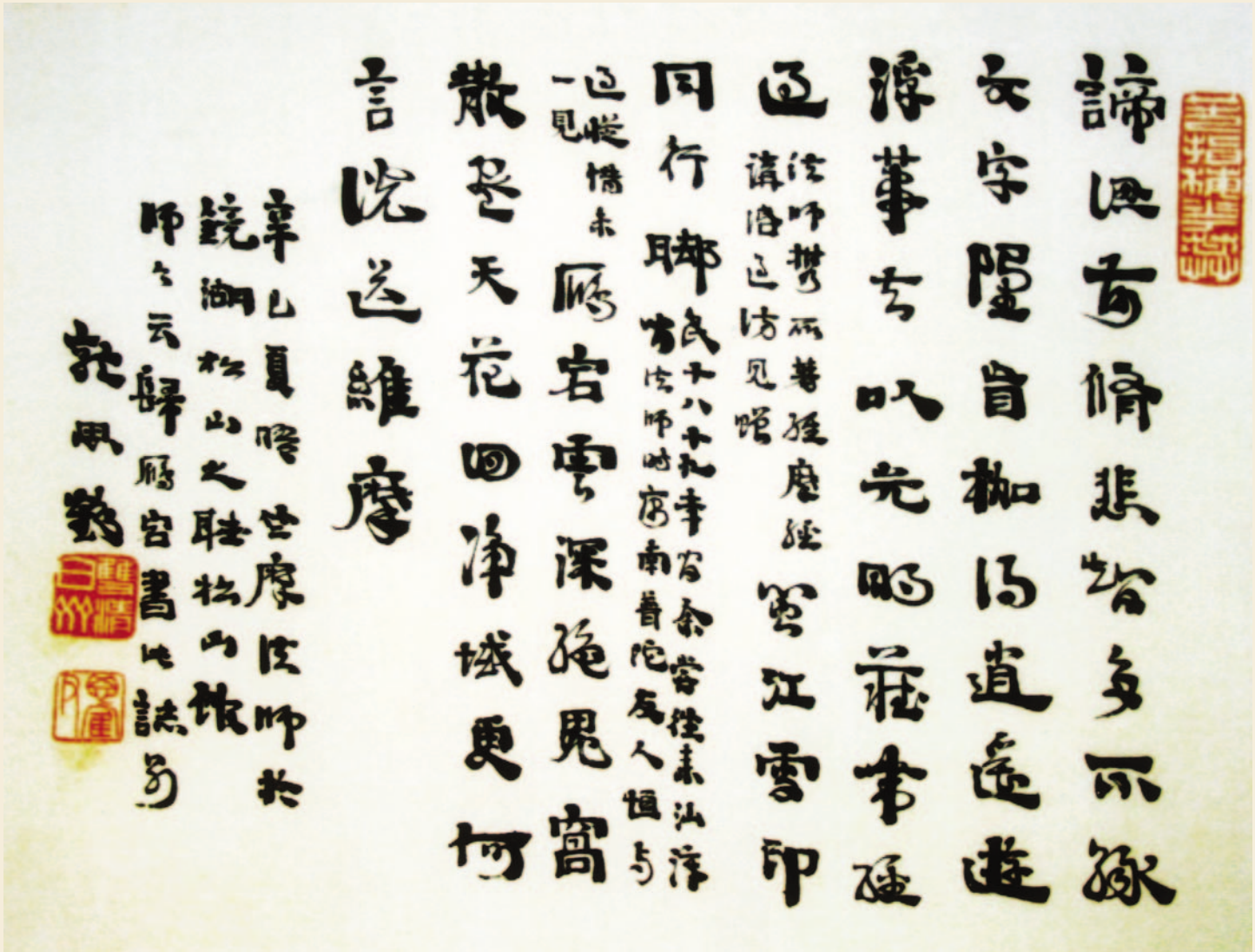


笠師將北歸雁蕩濠江文士紛贈所構予亦隨書　　高劍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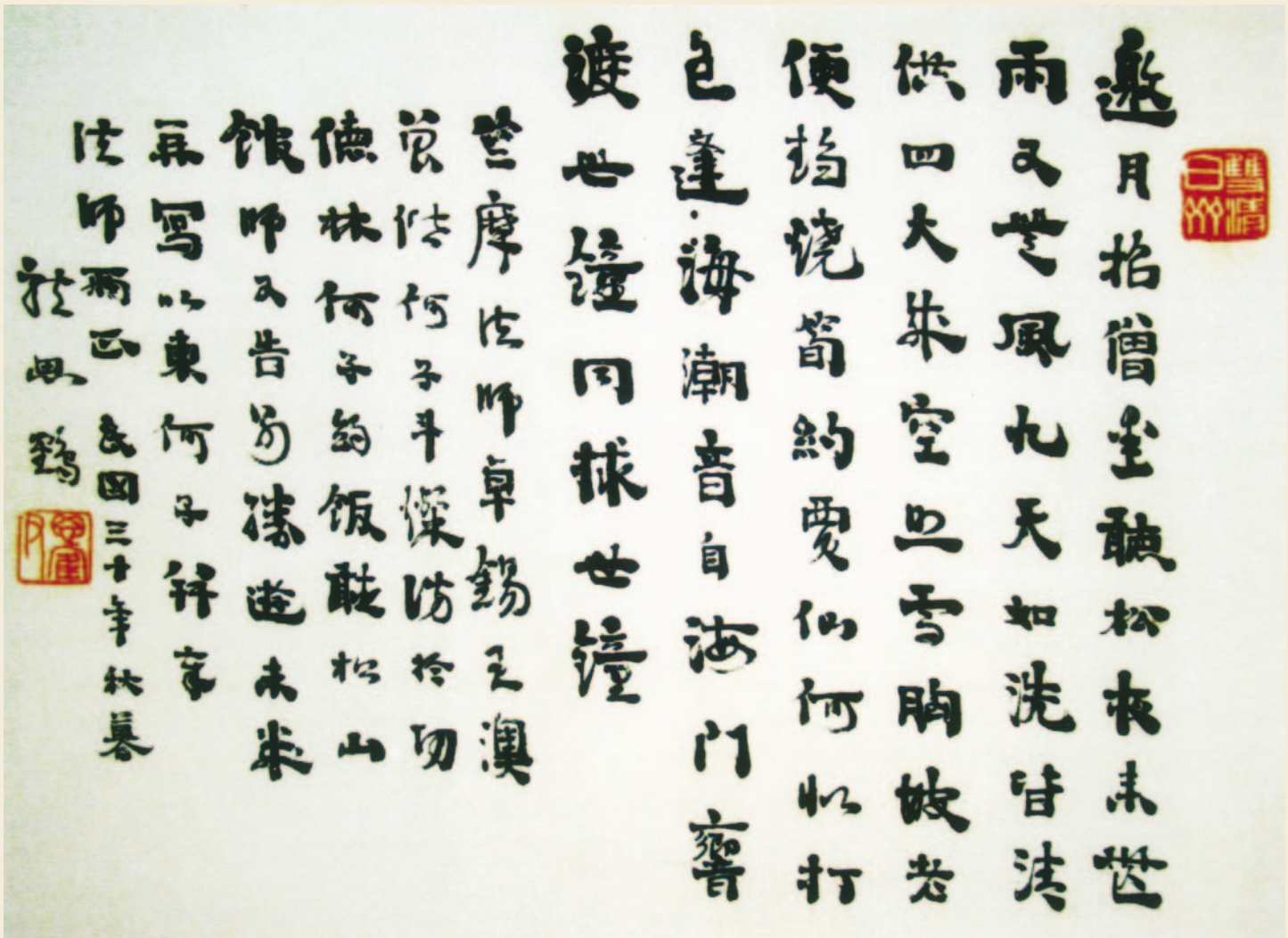
竺摩法師將歸雁蕩賦此送別　　張純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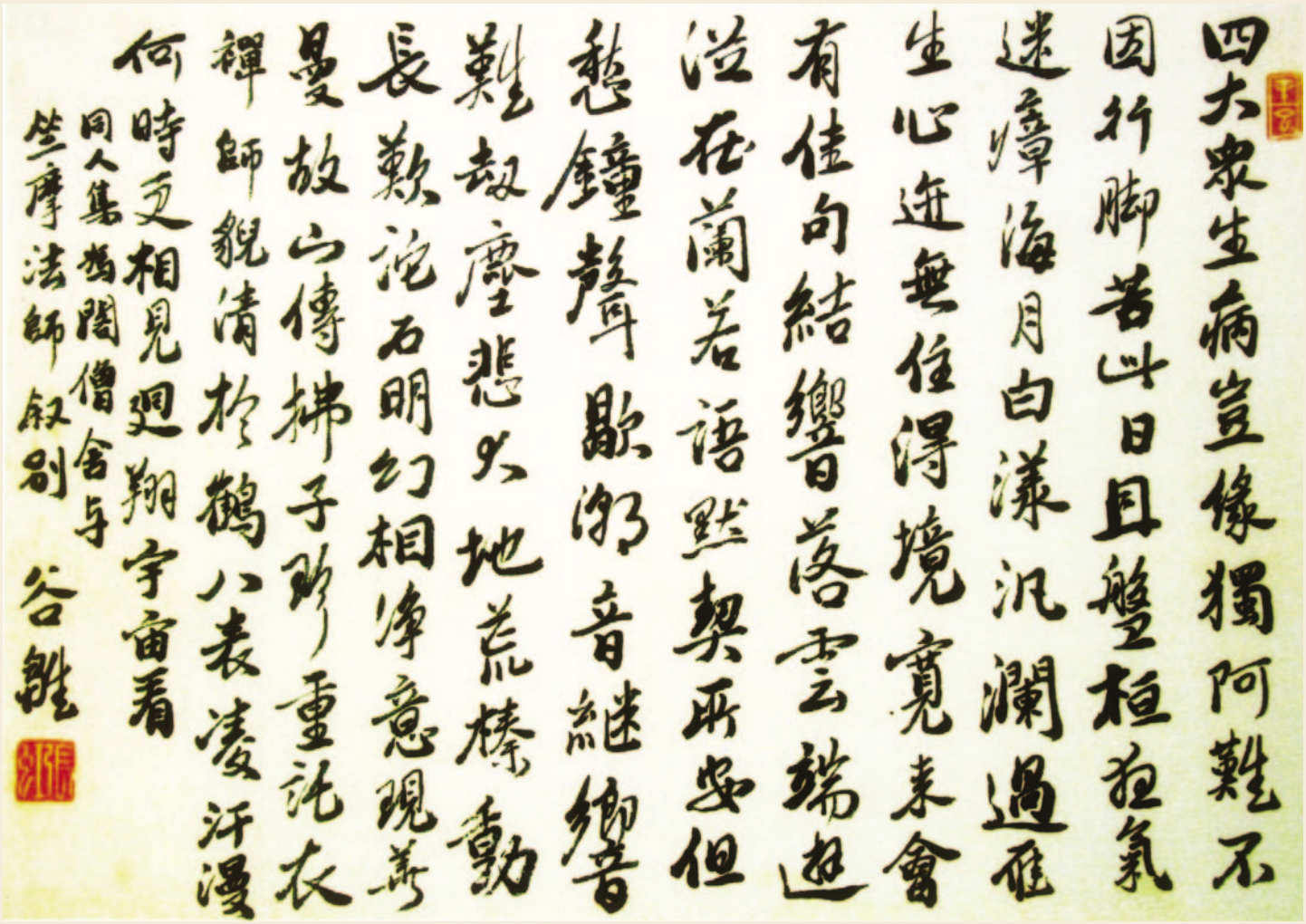
俚句奉贈竺摩上人　　張純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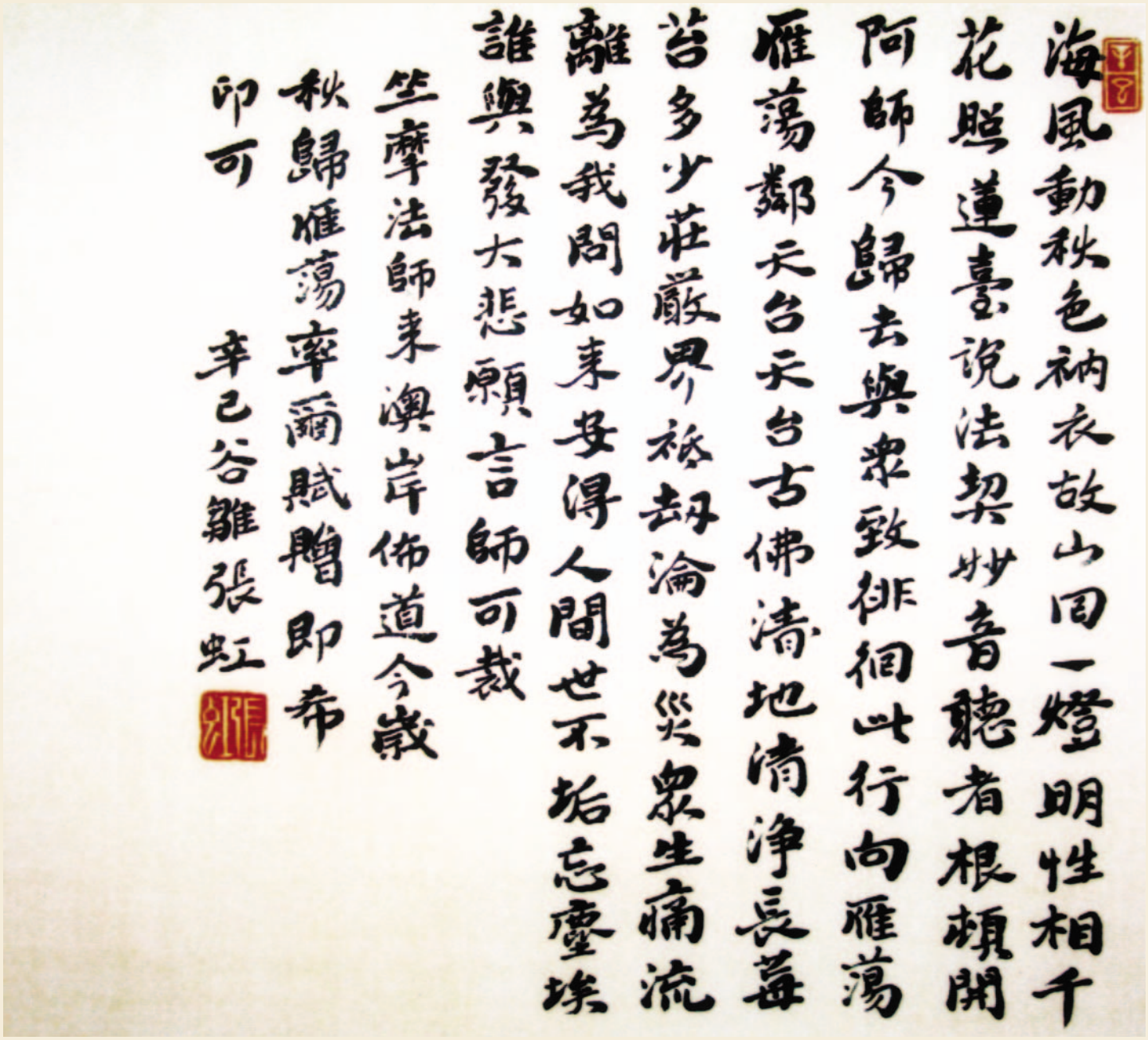
竺摩法師云歸雁宕書此誌別　　龍思鶴



竺摩法師告別再寫以柬何子（斗燦）並奉法師兩正　　龍思鶴



同人集媽閣僧舍與竺摩法師叙別題贈　　張谷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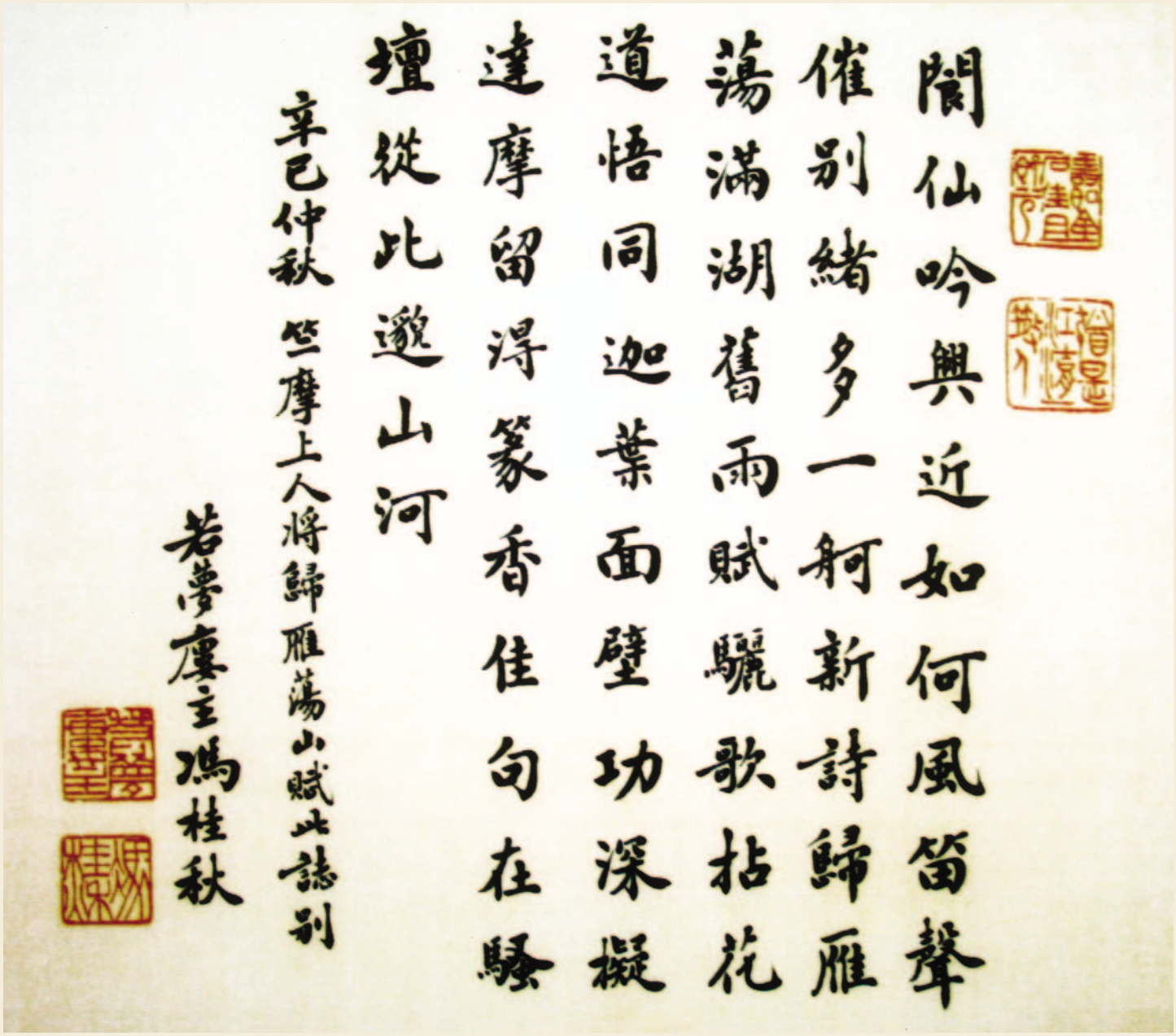
竺摩法師來澳岸佈道今歲秋歸雁蕩率爾賦贈　　張　虹（谷雛）

海風動秋色袖衣故山同一燈明性相
千芒照蓮臺說法契妙音聽者根頓
開阿師今歸去與衆致徘徊此行向
雁蕩雁蕩鄰天台天台古佛地清淨
衆菩薩多少莊嚴界祇劫喻為災衆
生痛流離為我問好來安得人間世不垢
老塵挽誰与發大悲願言師可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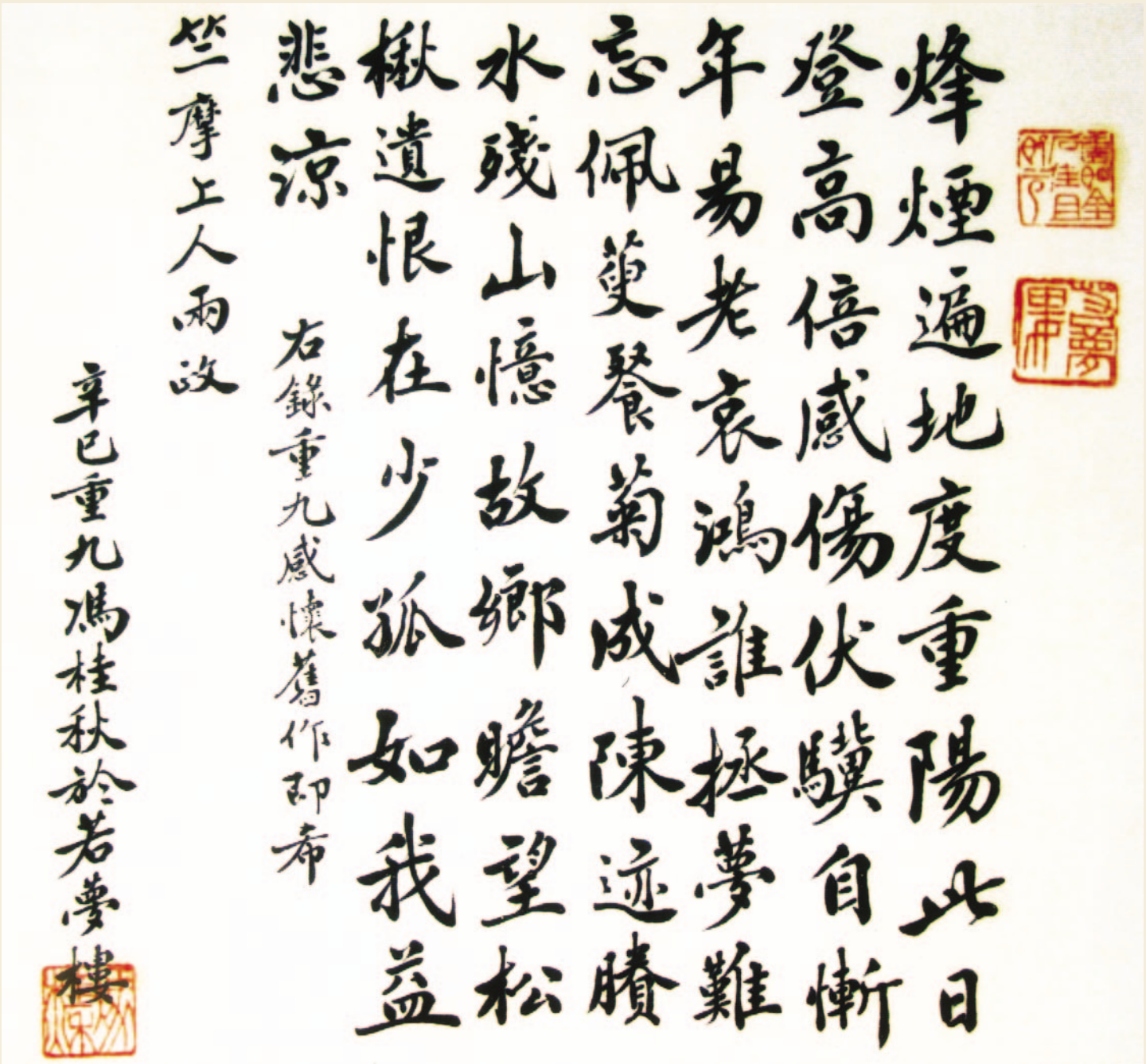
竺摩法師歸雁蕩再賦贈

張谷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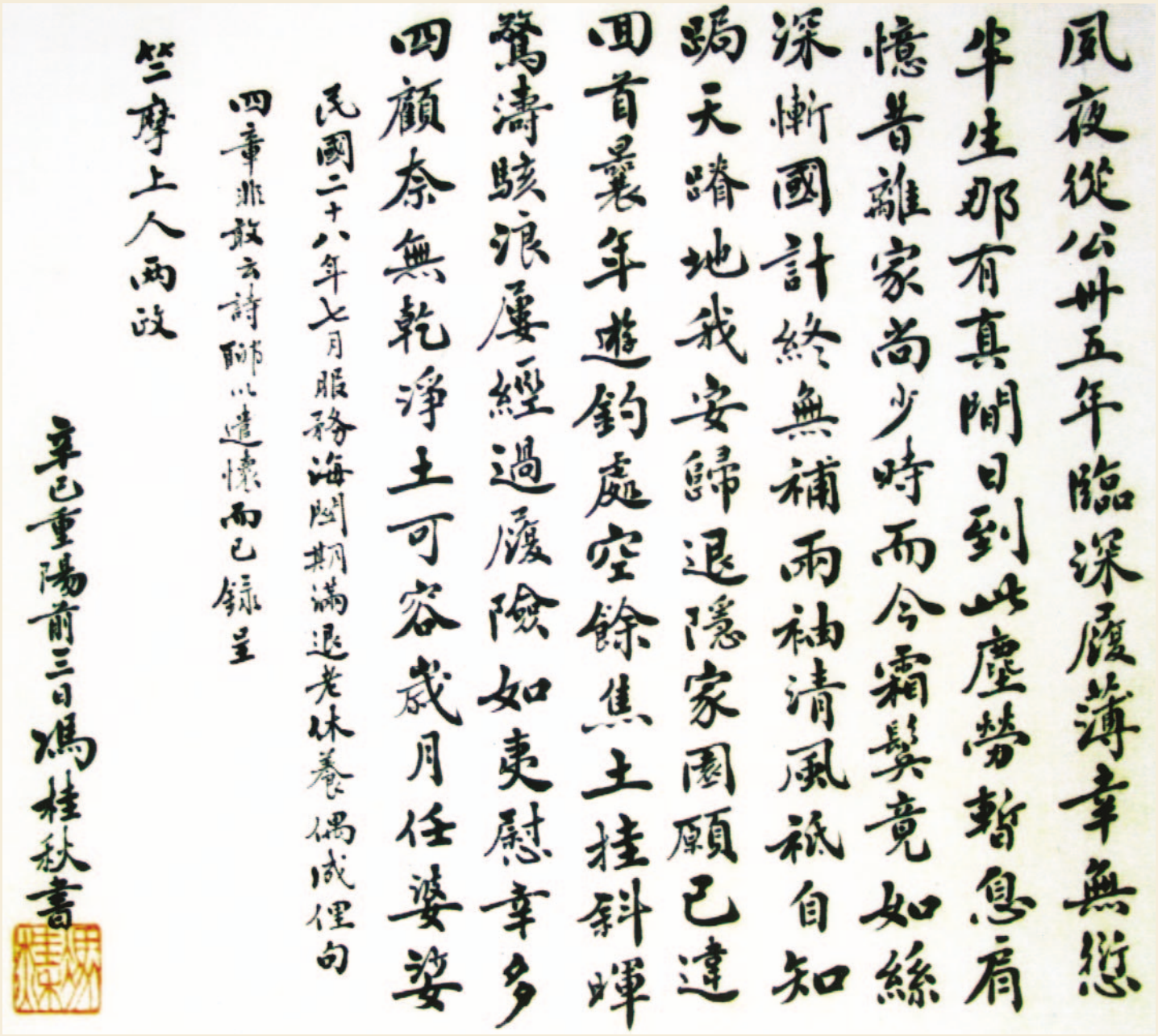
竹摩法師歸雁蕩即希吟正 辛巳谷雛



辛巳仲秋竺摩上人將歸雁蕩山賦此誌別　　馮桂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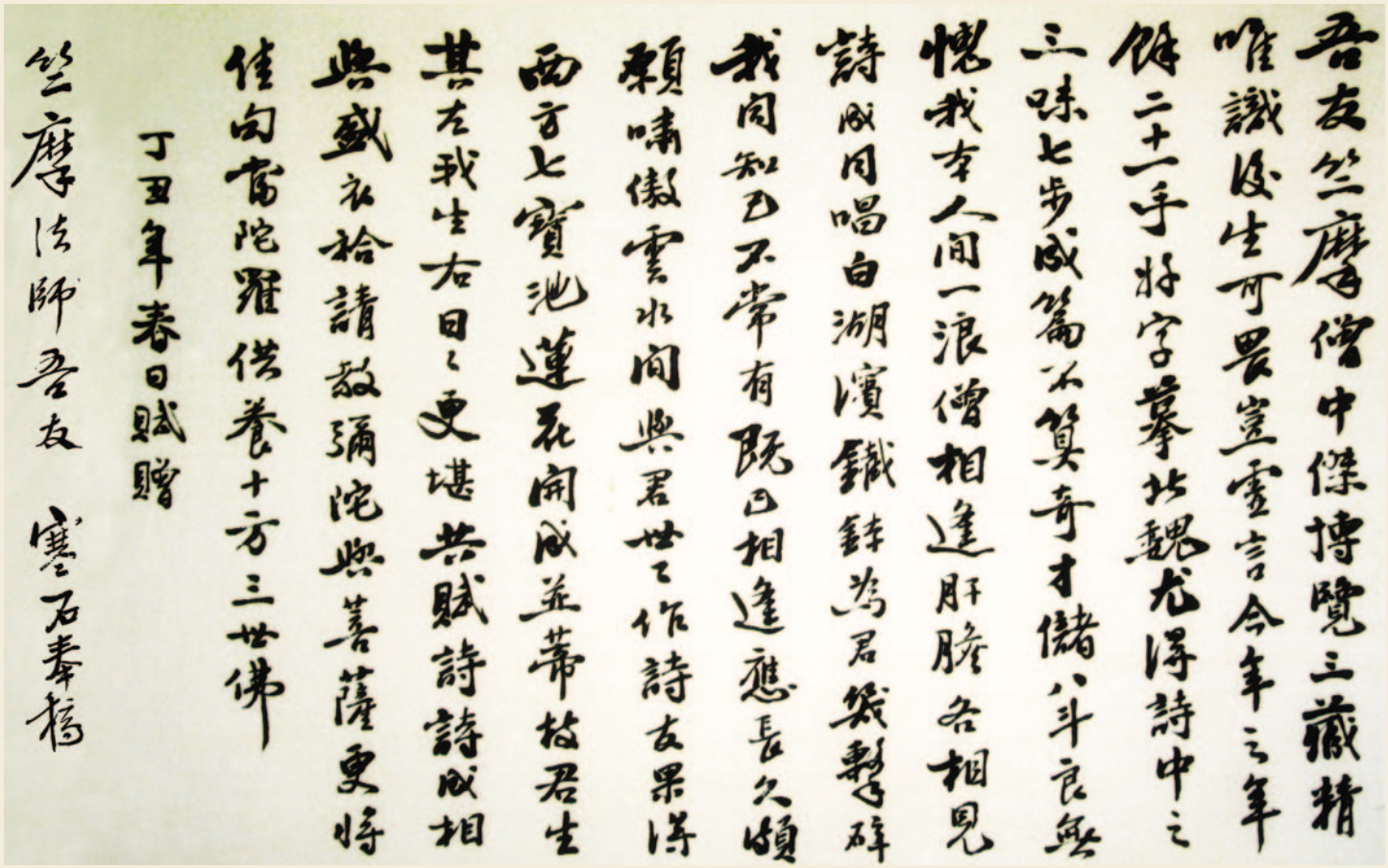


辛巳重九錄感懷舊作贈竺摩上人　　馮桂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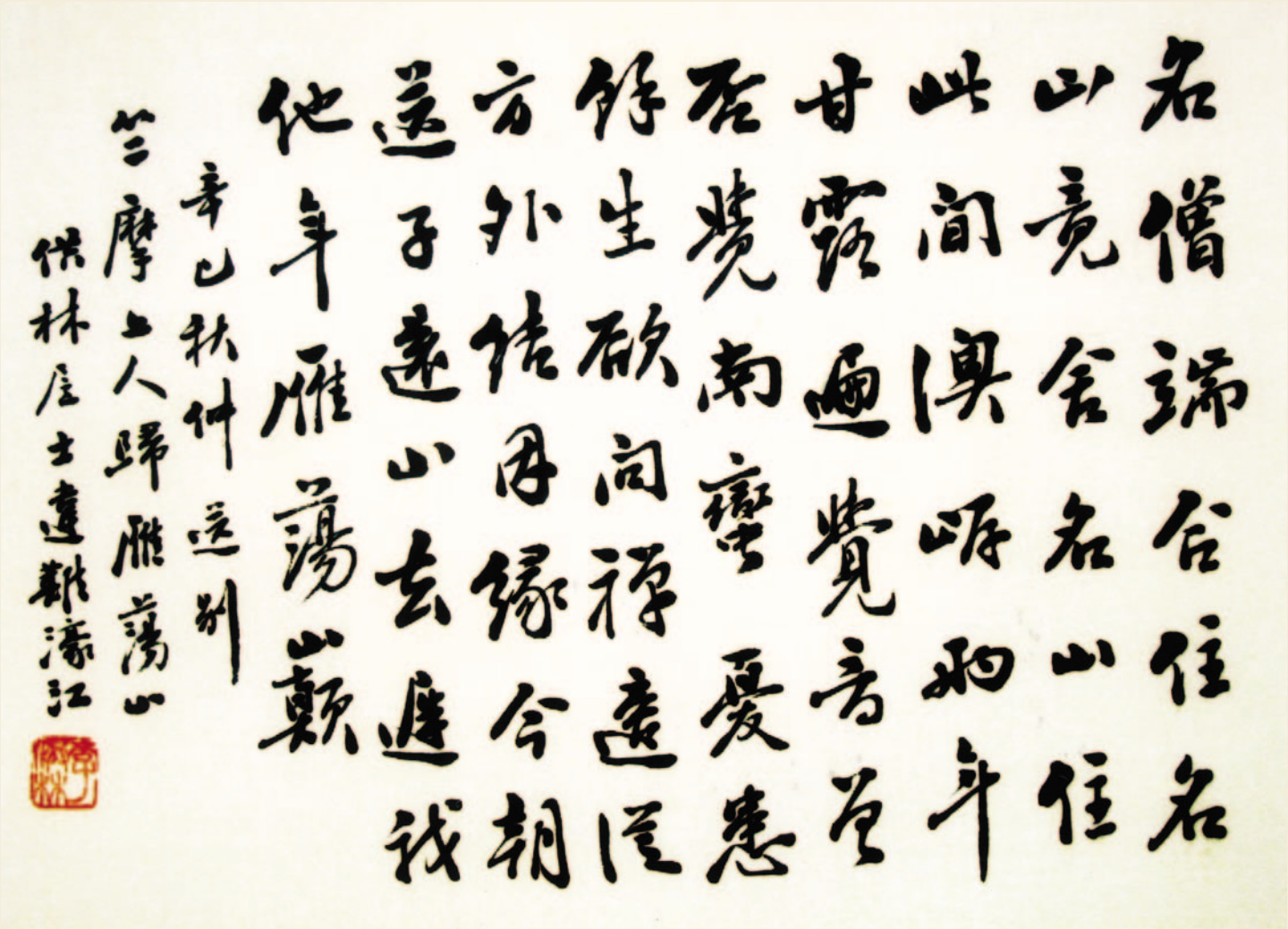


辛巳重陽前三日錄偶成俚句四章呈竺摩上人　　馮桂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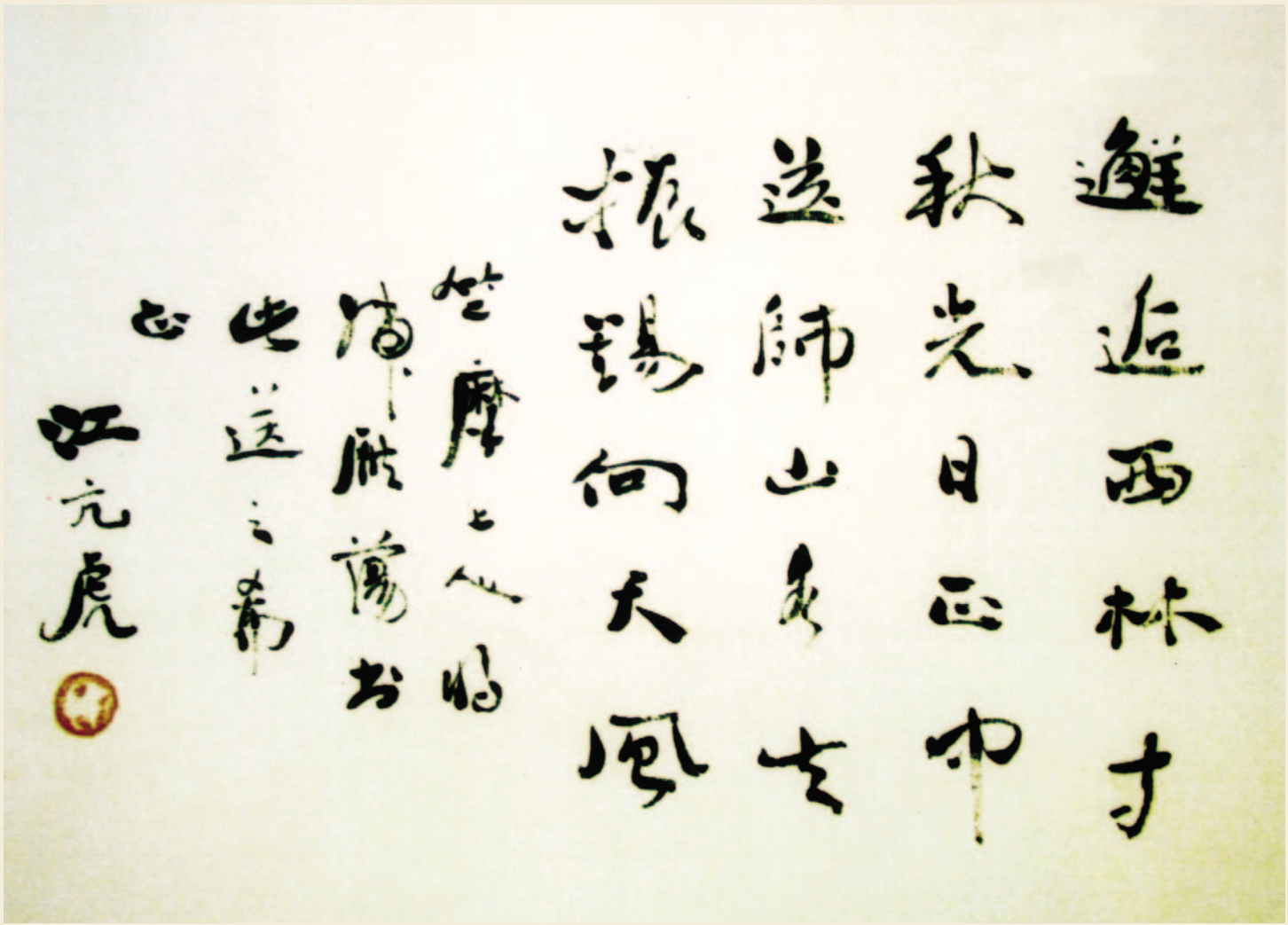
竺摩大師將歸雁宕賦此送別　　梁彥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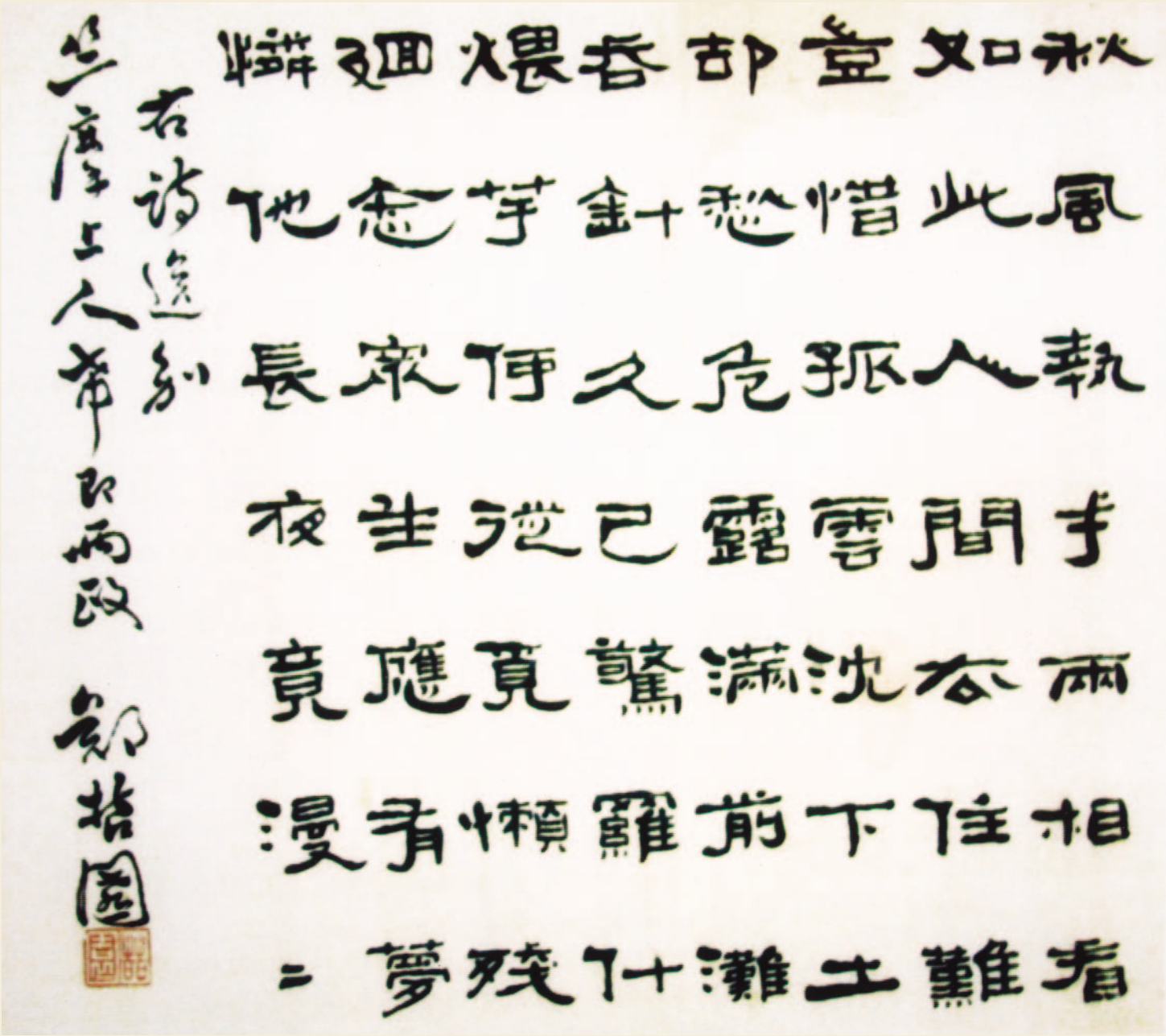
丁丑年春日賦贈竺摩法師吾友　　寒　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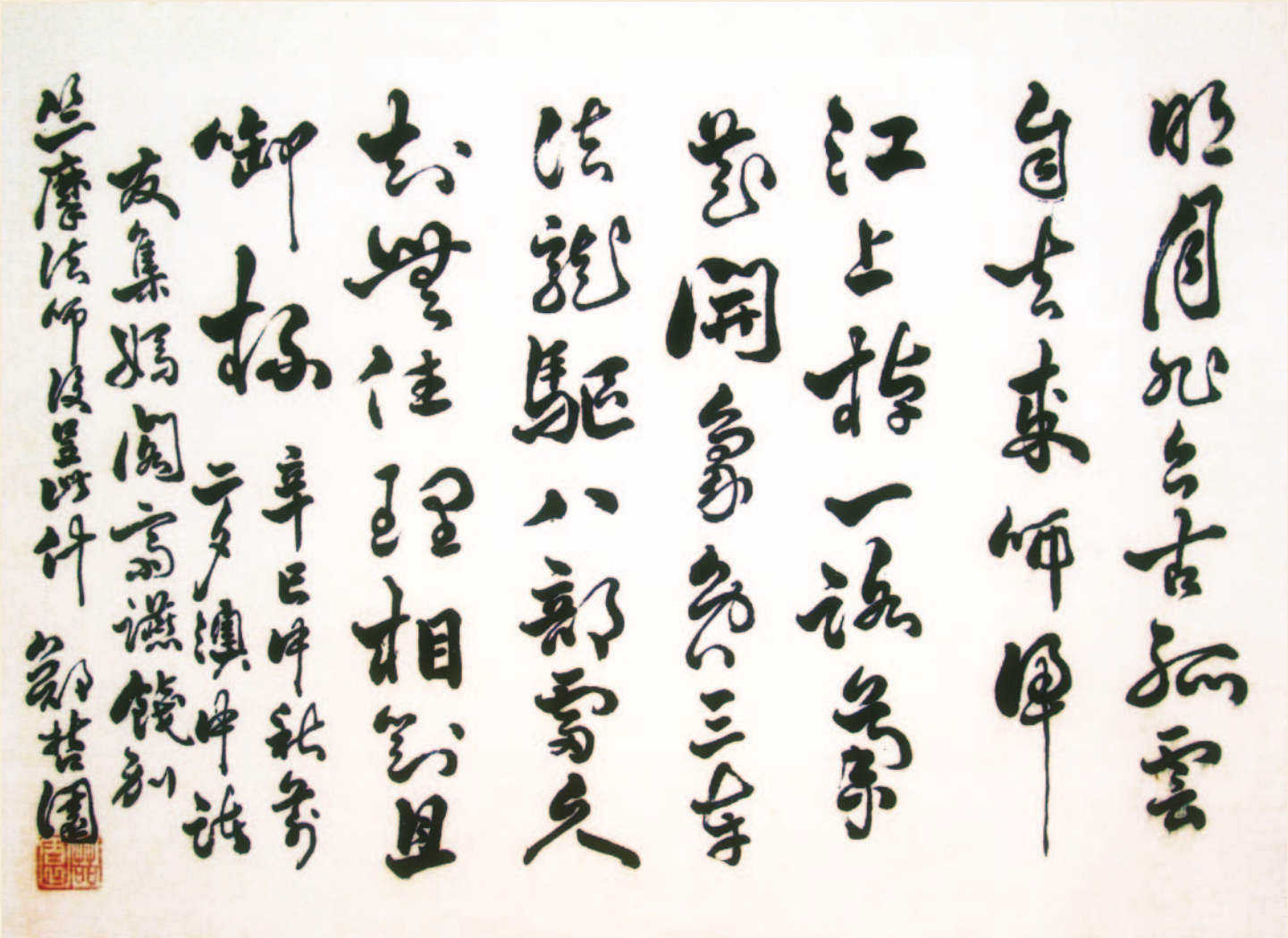
辛巳秋仲送别竺摩上人歸雁蕩山　　李供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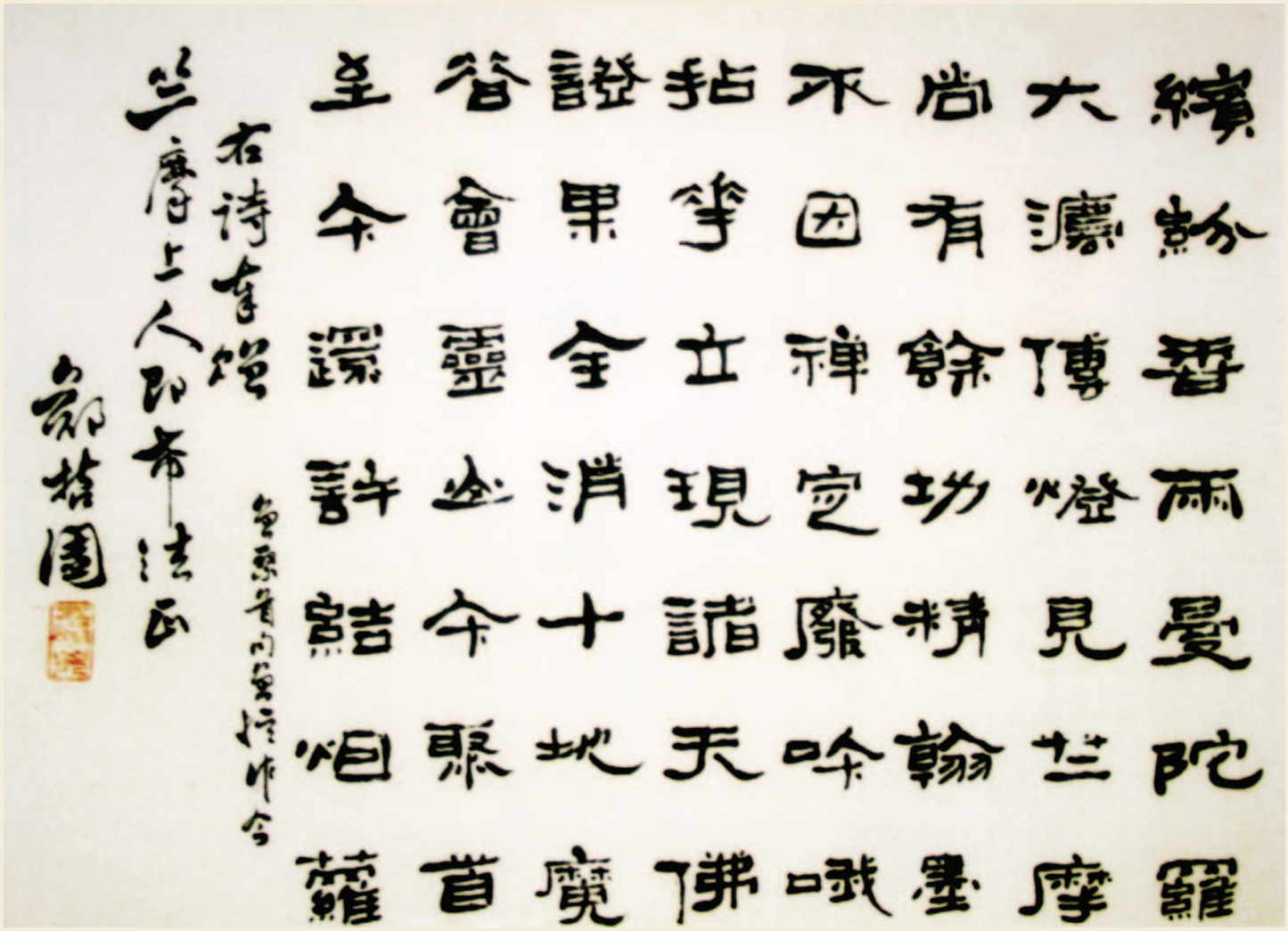
竺摩上人將歸雁蕩書此送之　　江亢虎


秋水如金卻吞懷細縐
他念芋針十金愁惜此風
長夜伴久危孤人執
手聞雪已露生池滿沈谷兩
竟應覓驚羅前下住相
漫看難上灘什殘夢
右詩送別
鄭哲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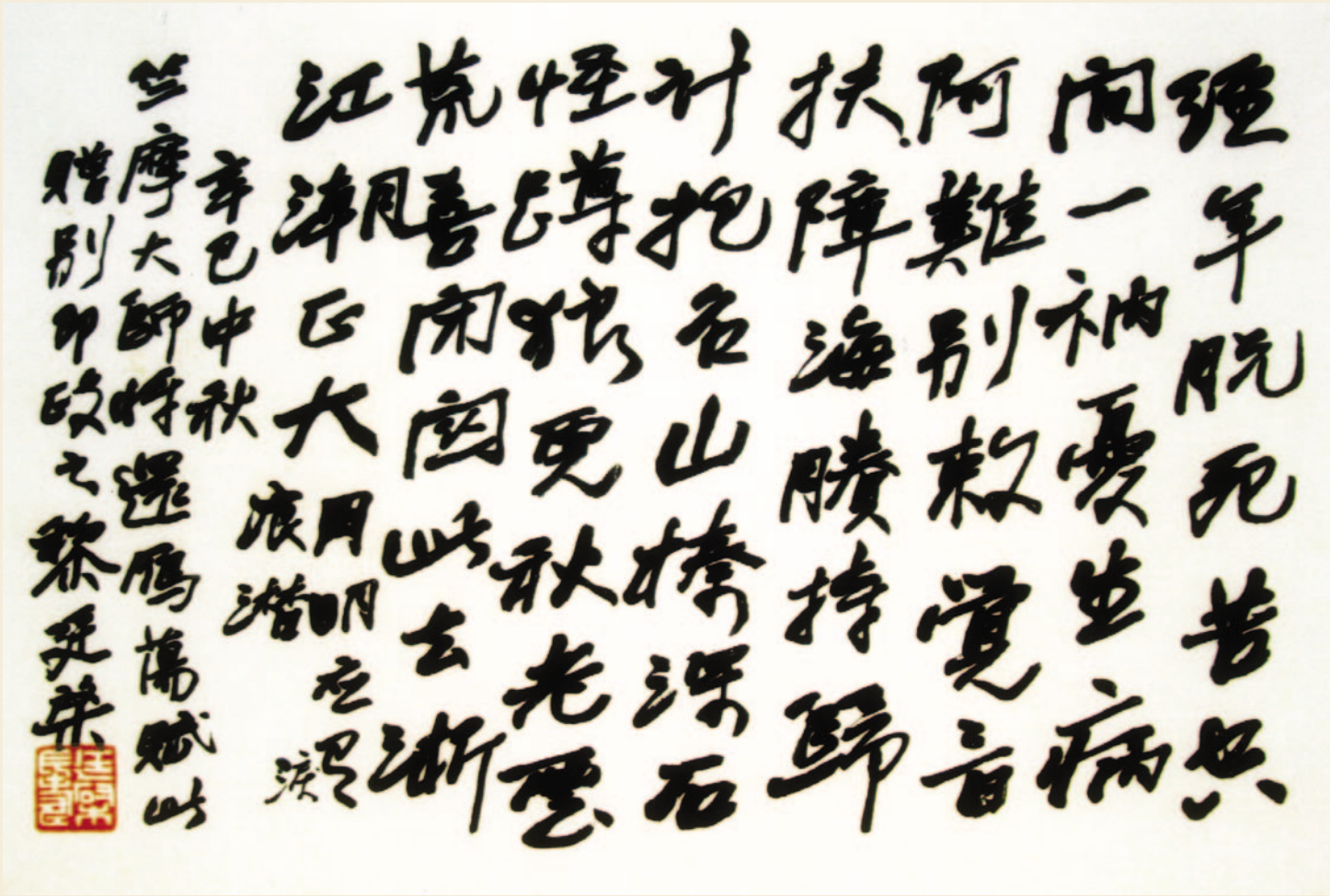
送別竺摩上人　　鄭哲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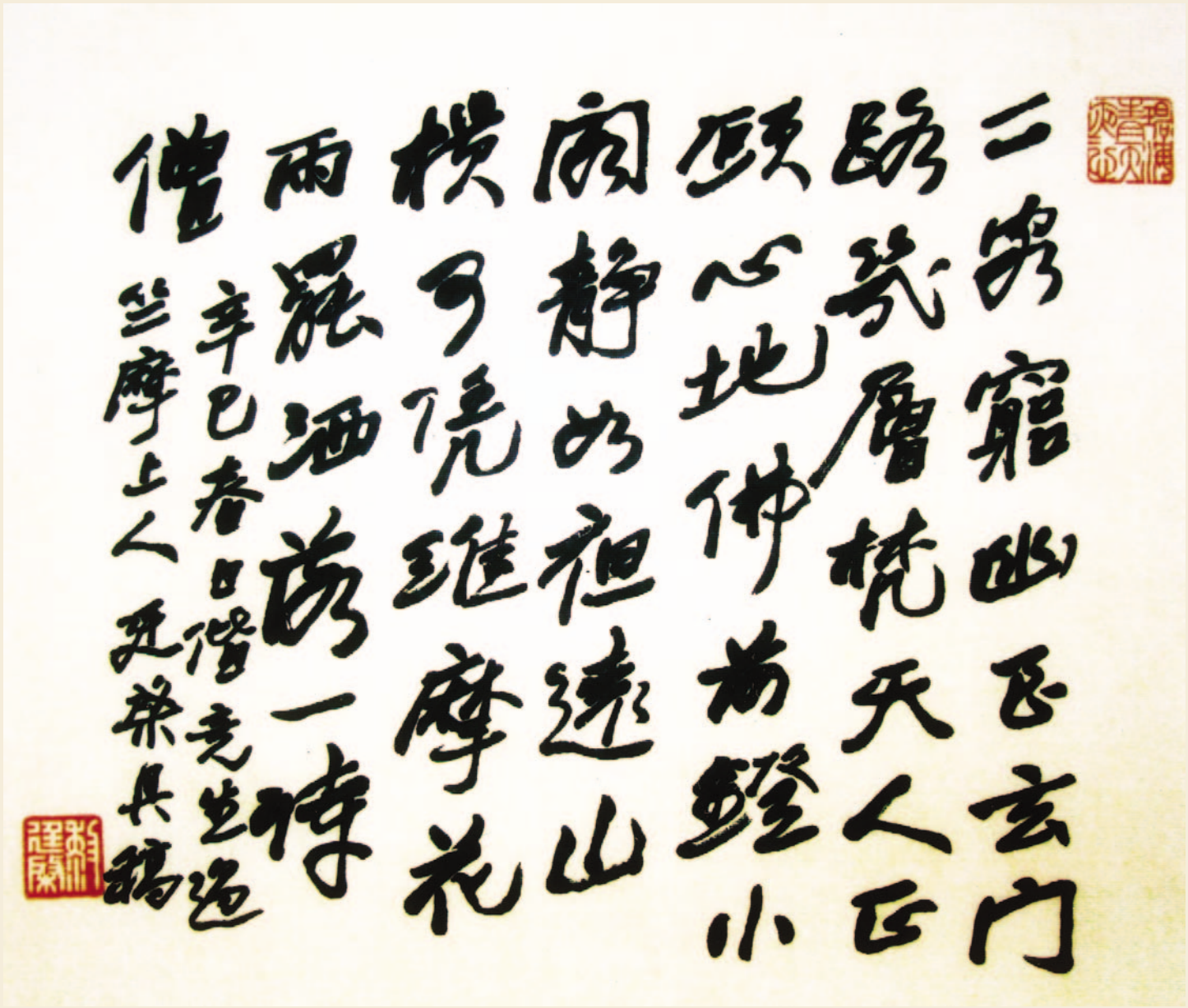
辛巳中秋前二夕澳中諸友集媽閣齋讌餞別竺摩法師復呈此什　　鄭哲園


繽紛普雨曼陀羅
大濛傳燈見竺摩
尚有餘功精輸墨
承因禪定廢吟哦
拈筆立現諸天佛
證果全消十地魔
爺會靈必今聚首
至今還許結烟蘿
右詩奉贈
竺摩上人即希法正
鄭哲園

奉贈竺摩上人　　鄭哲園



辛巳中秋竺摩大師將還雁蕩賦此贈別　　黎廷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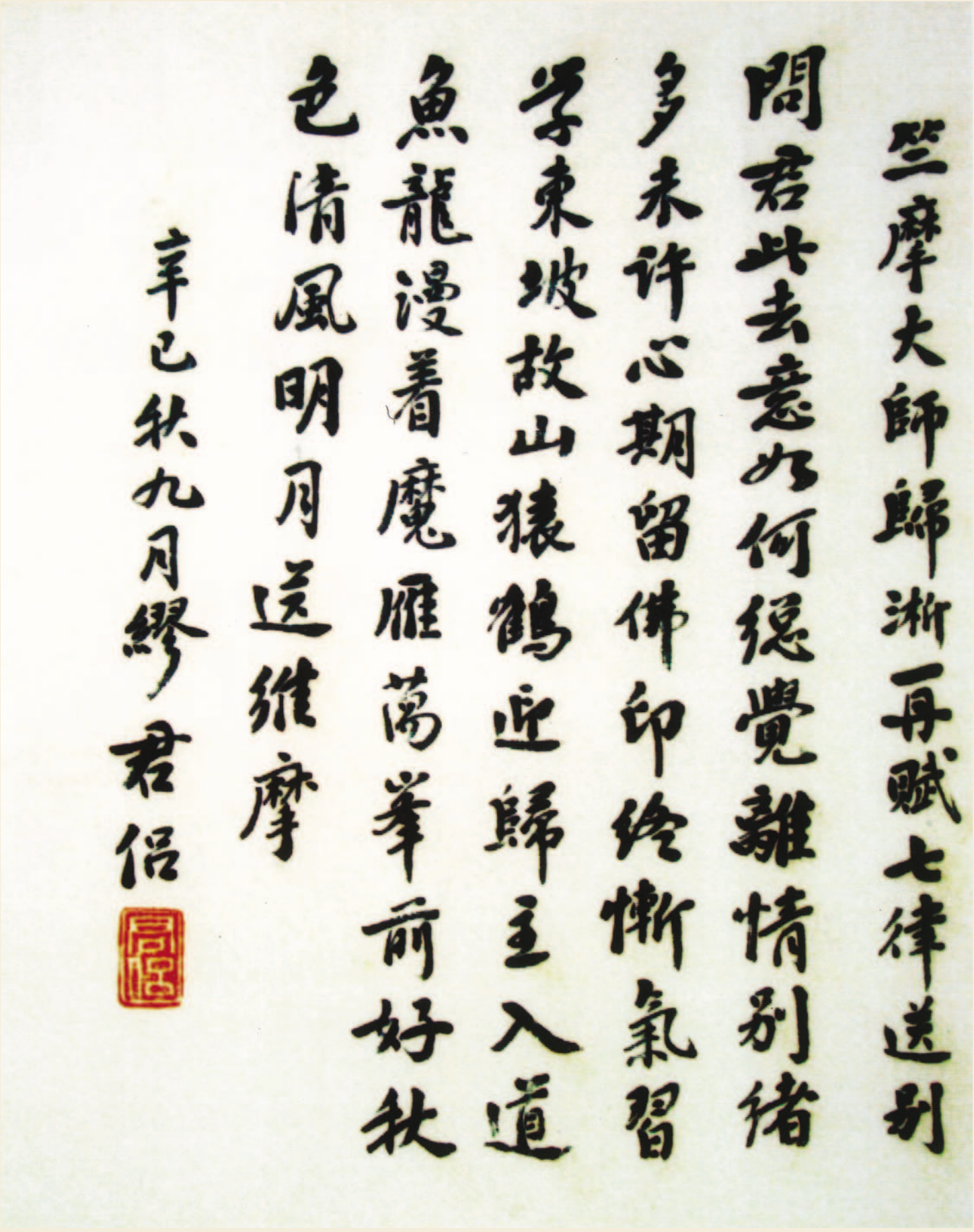


辛巳春日偕竟生遇竺摩上人　　黎廷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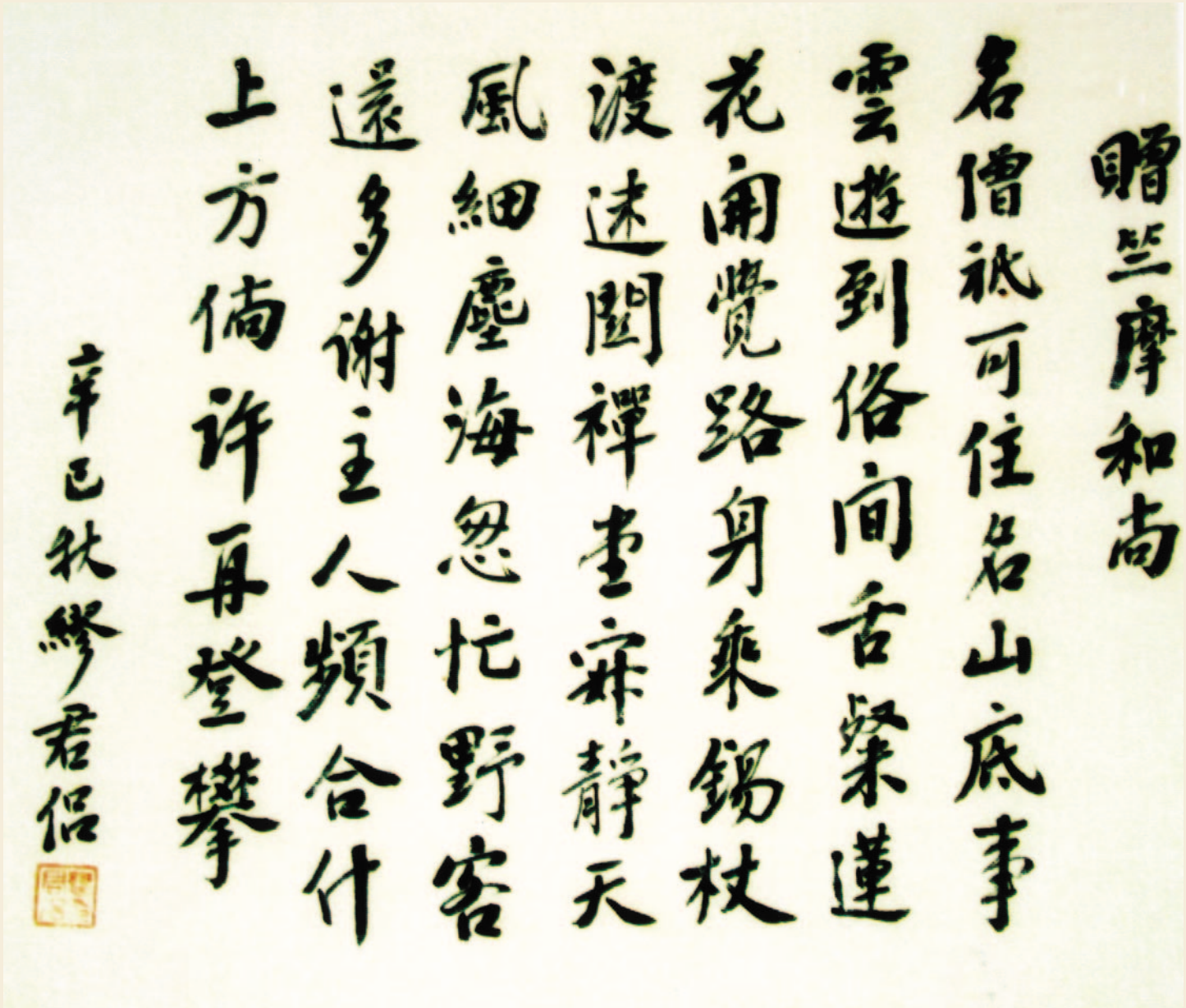
送竺摩上人歸浙

人生明遇合一面亦稱緣況復居
殘世何堪更老年登程秋水闊
飛錫海雲邊話到重陽日黃
花滿佛前

辛巳中秋繆君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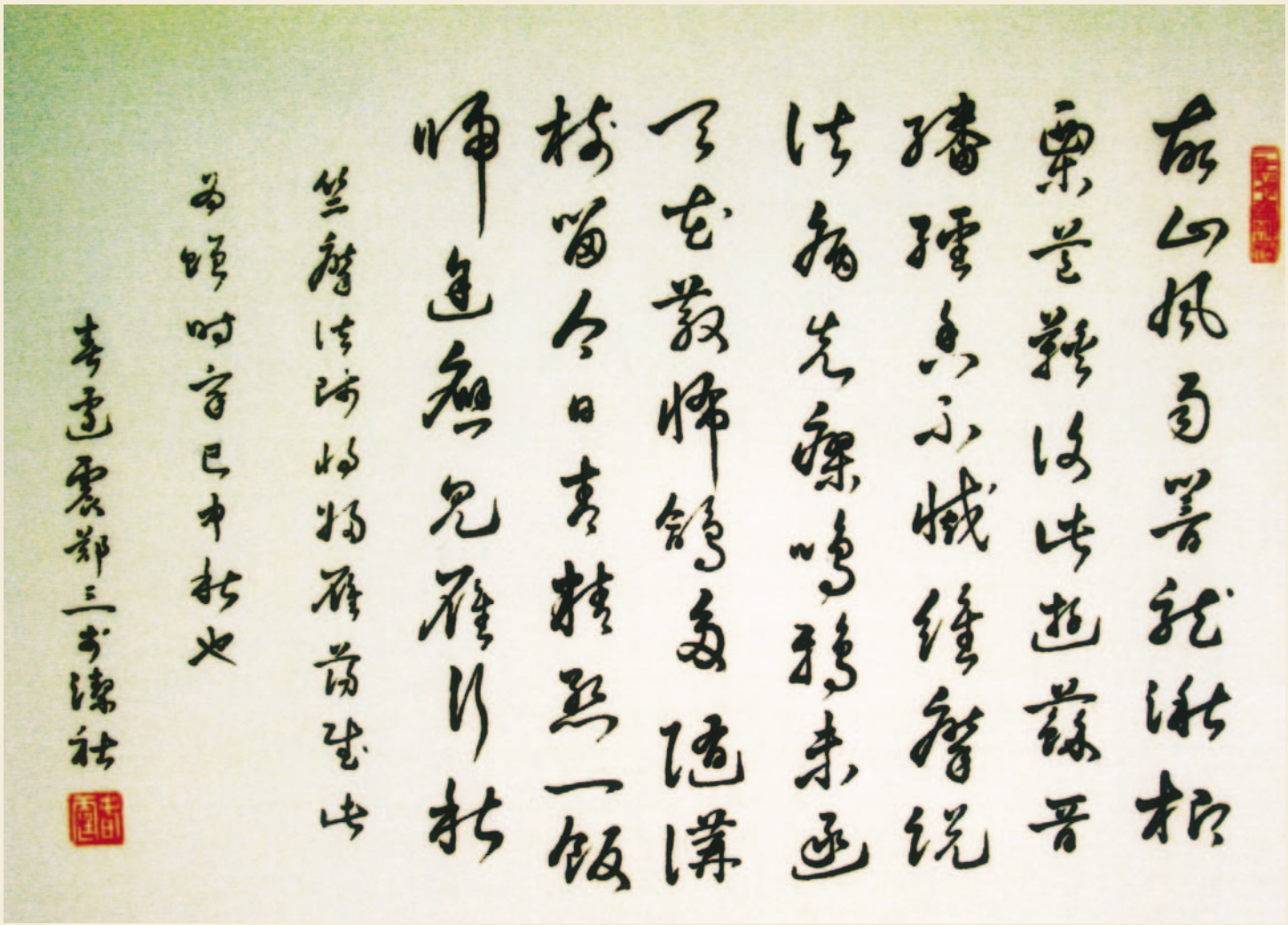


竺摩大師歸浙再賦七律送別　　繆君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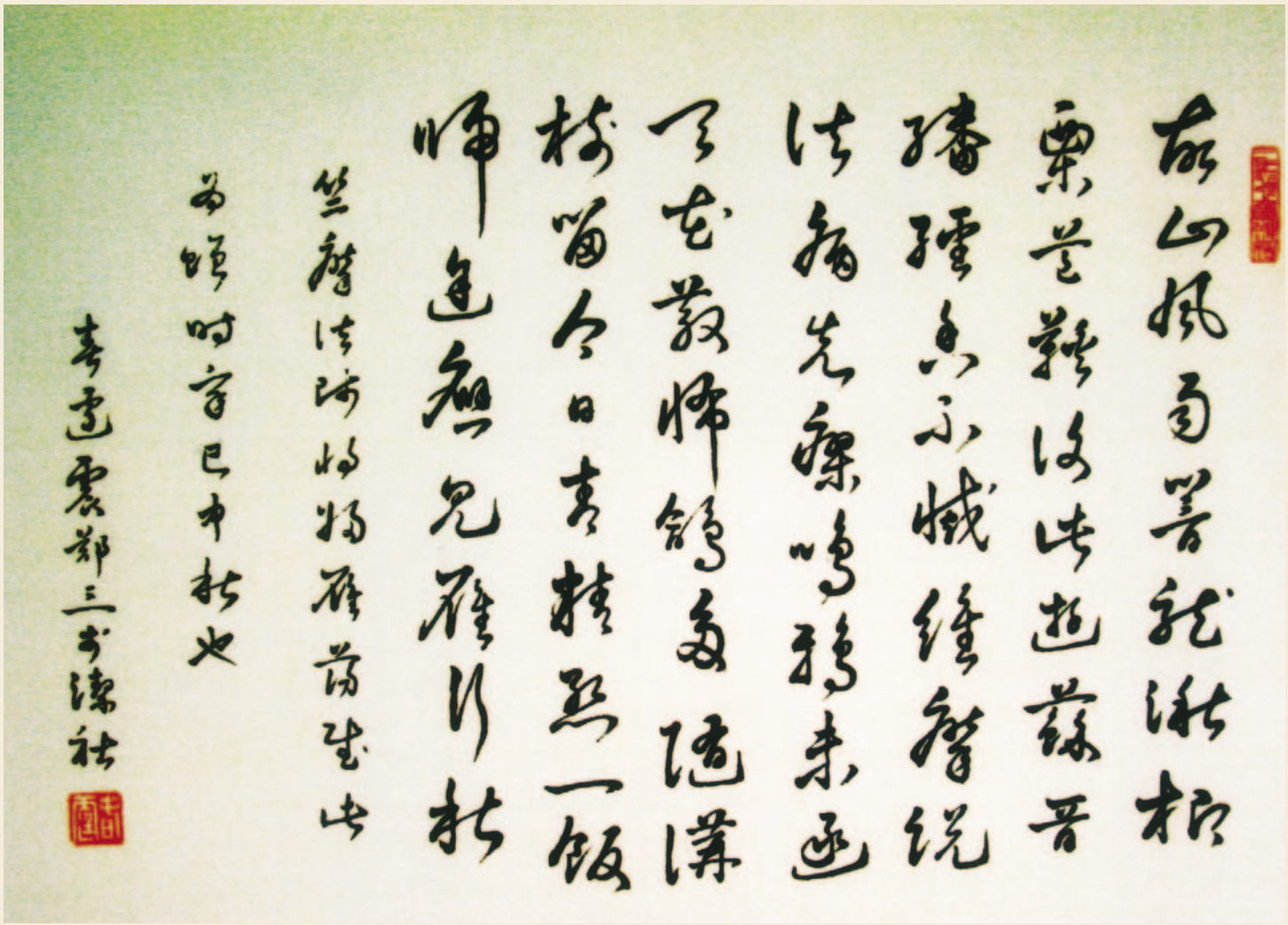


辛巳秋贈竺摩和尚　　繆君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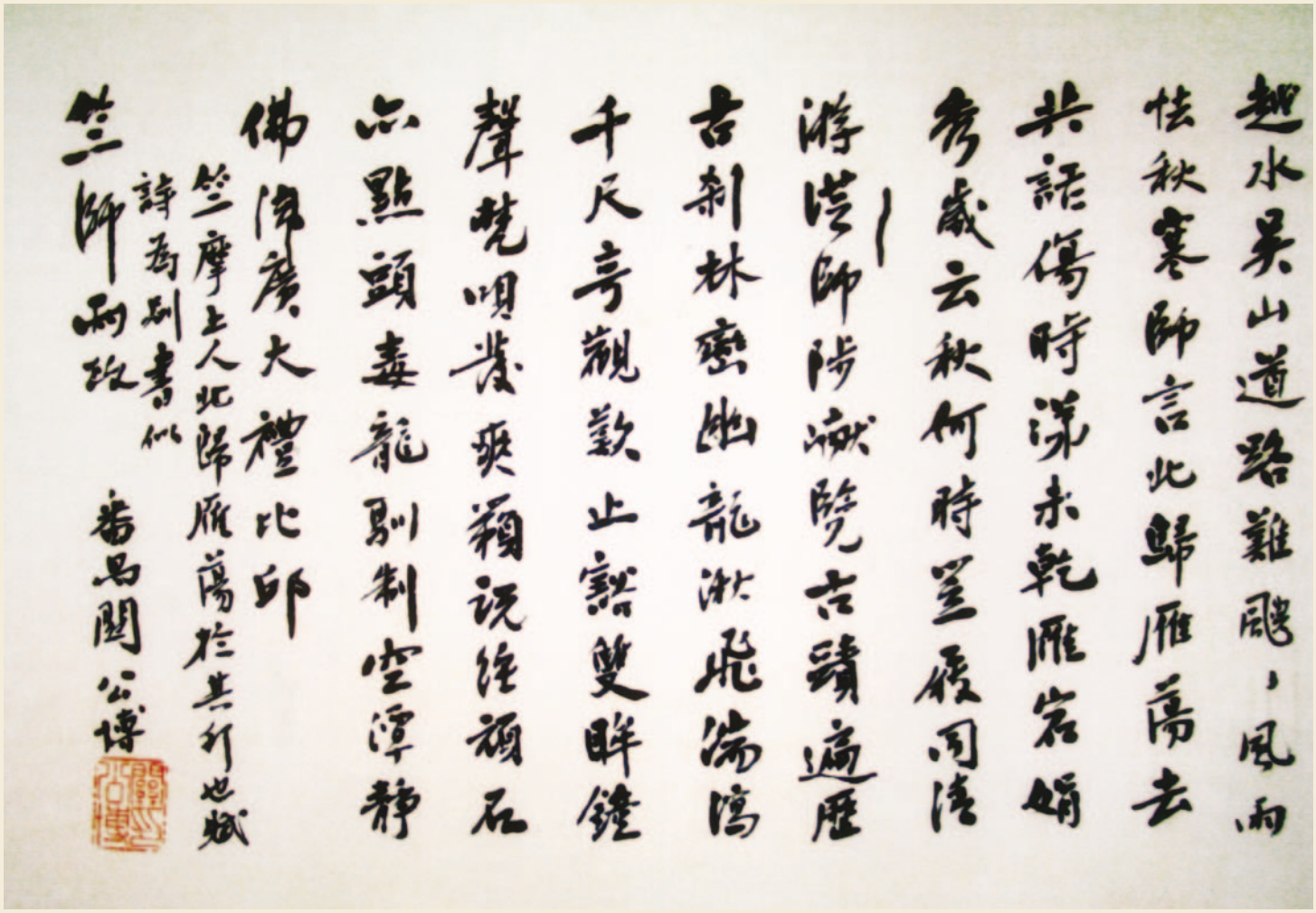
送別詩兩首竺摩上人兩正　　周貫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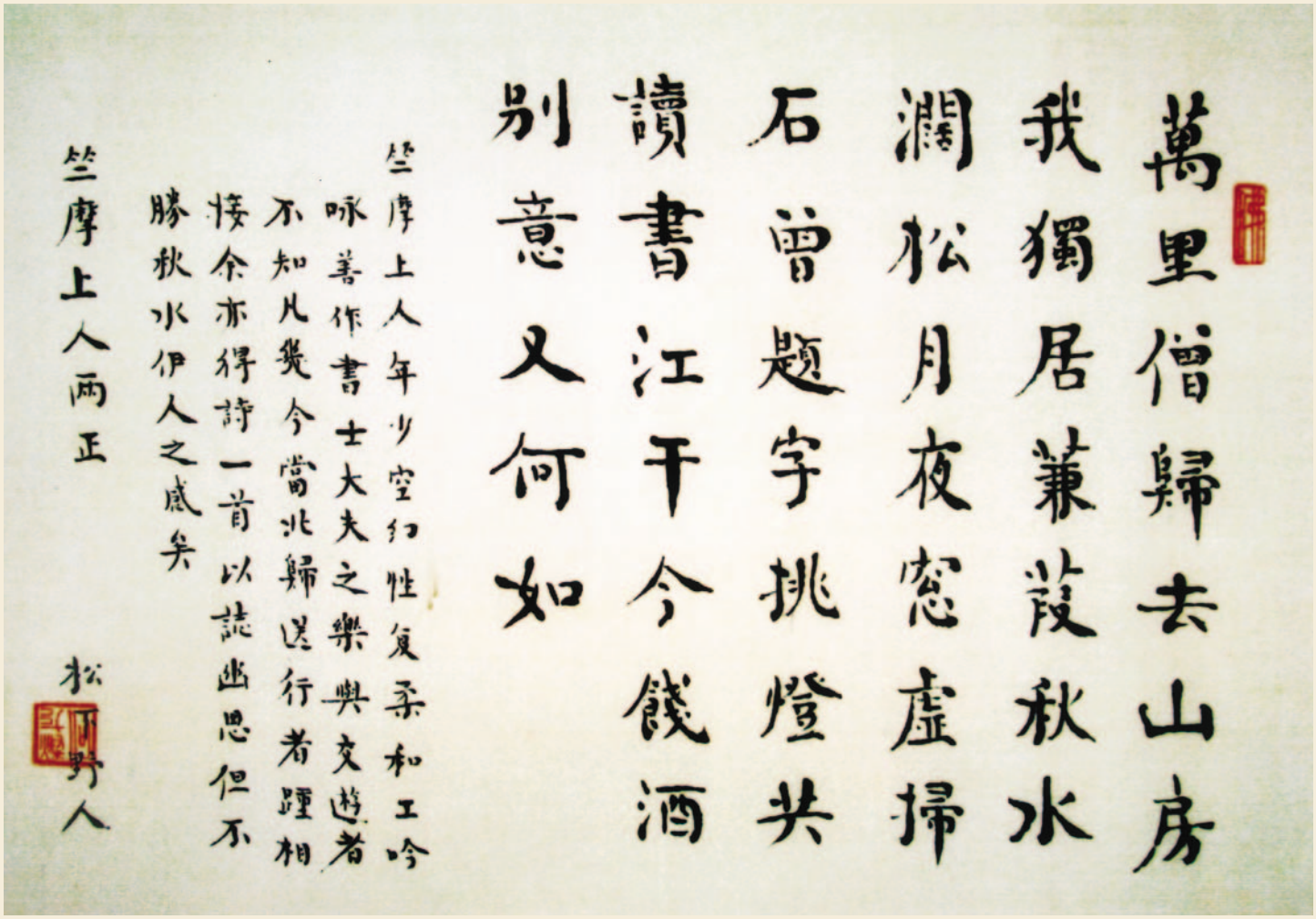
竺摩法師將歸雁蕩賦此為贈　　鄭春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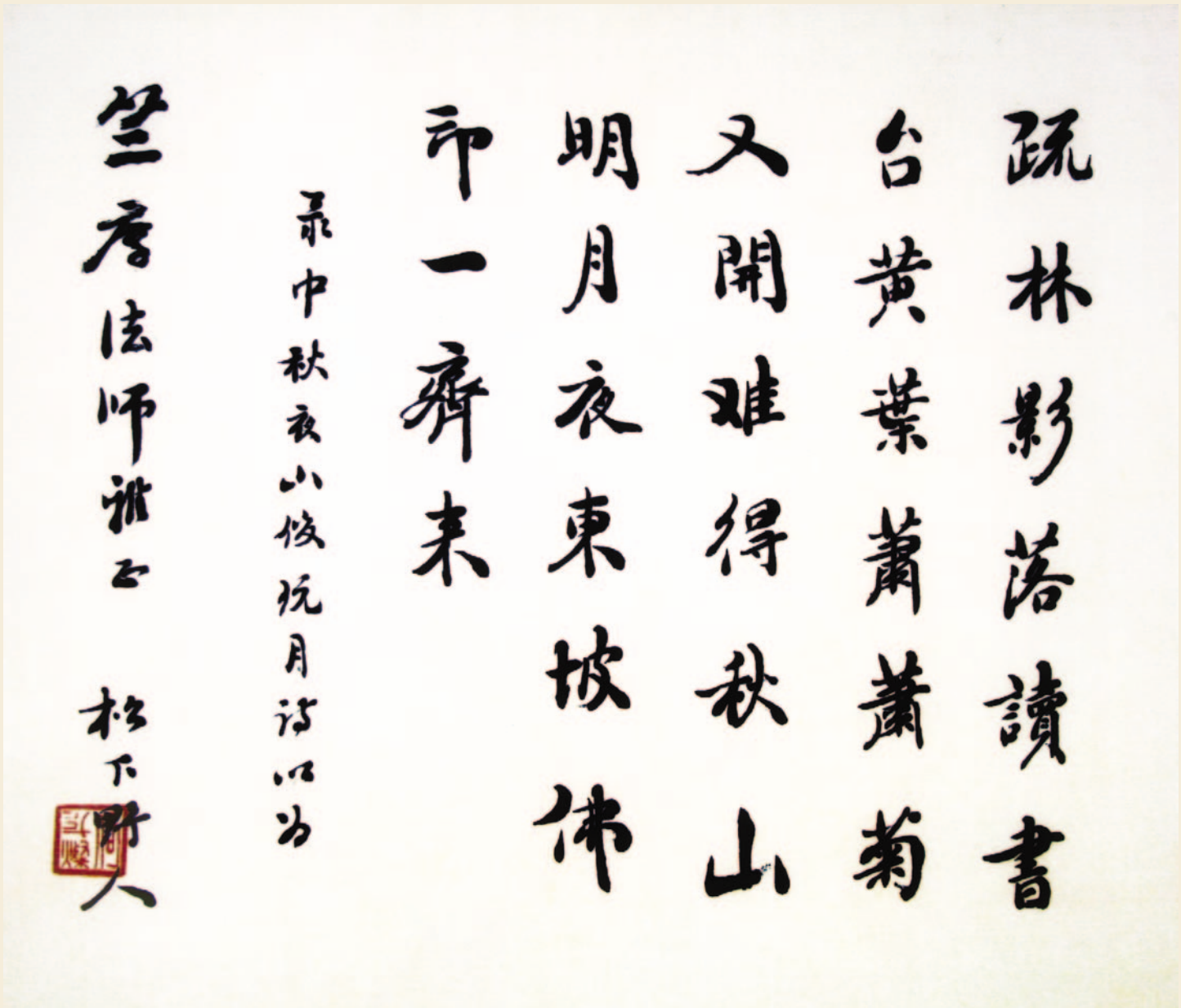
竺摩法師將歸雁蕩賦此為贈　　鄭春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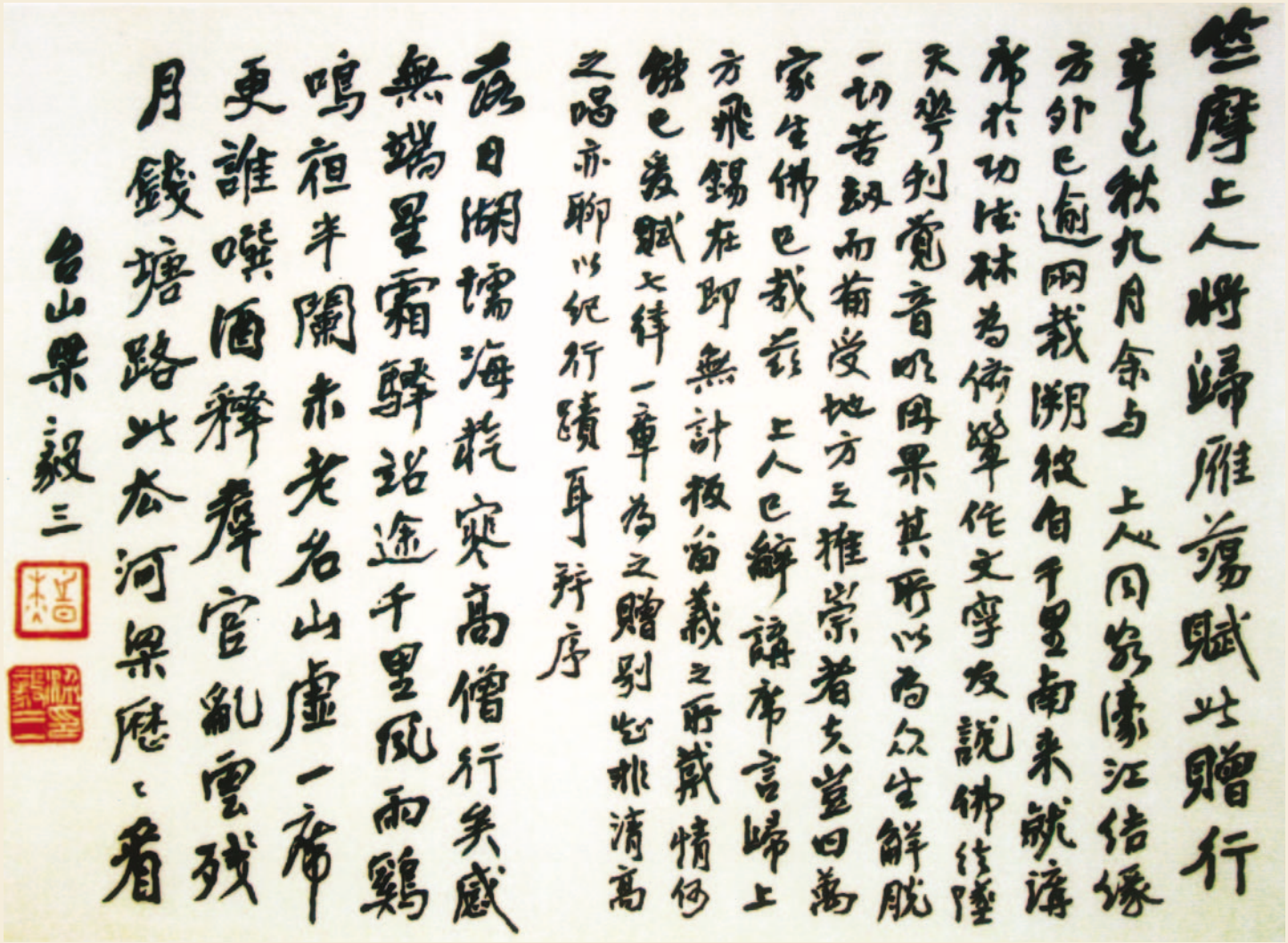
竺摩上人北歸雁蕩山賦詩為別　　關公博



竺摩法師北歸雁蕩送行得詩一首　　松下野人（何斗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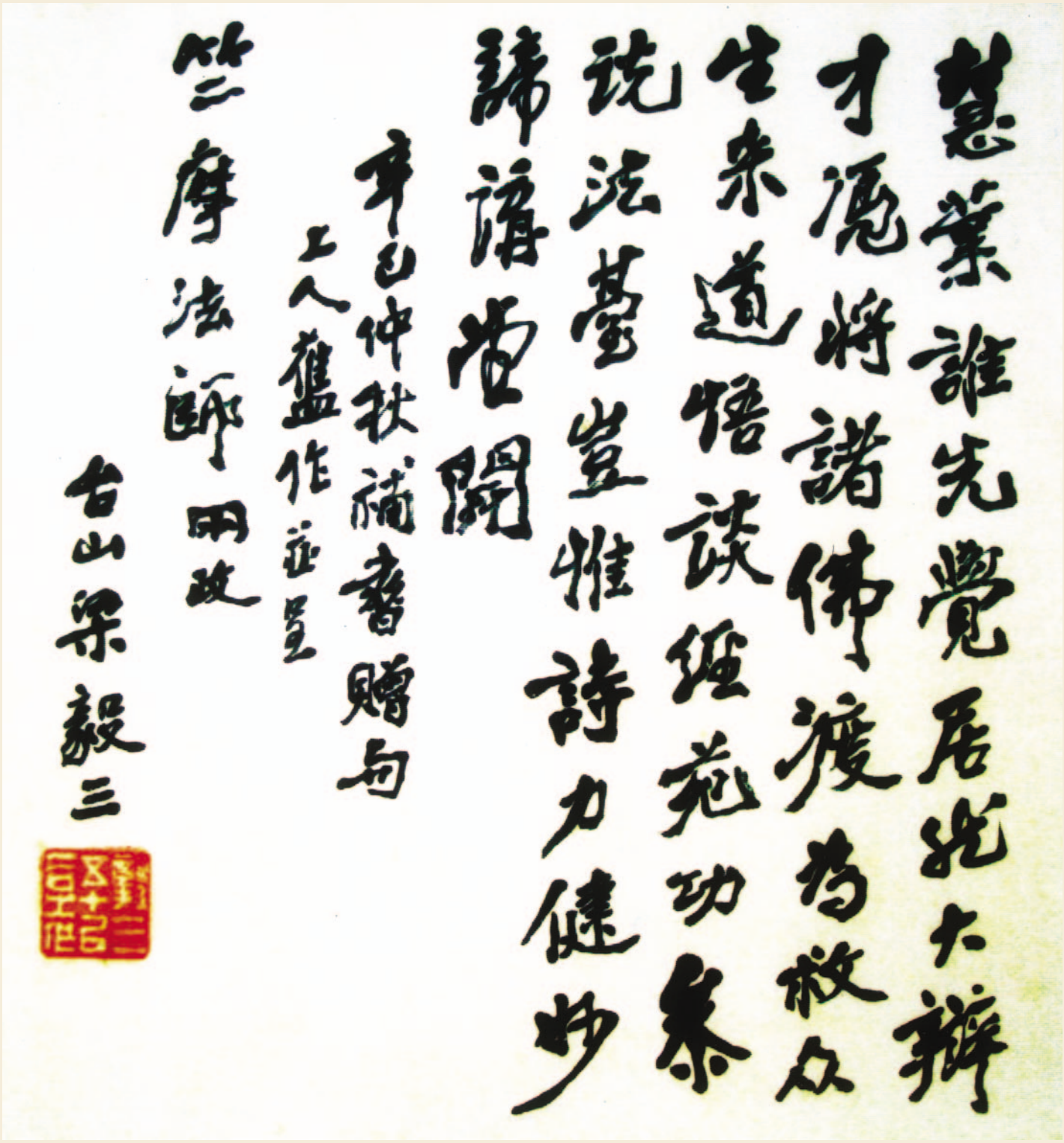


錄中秋山後玩月詩以為竺摩法師雅正　　松下野人（何斗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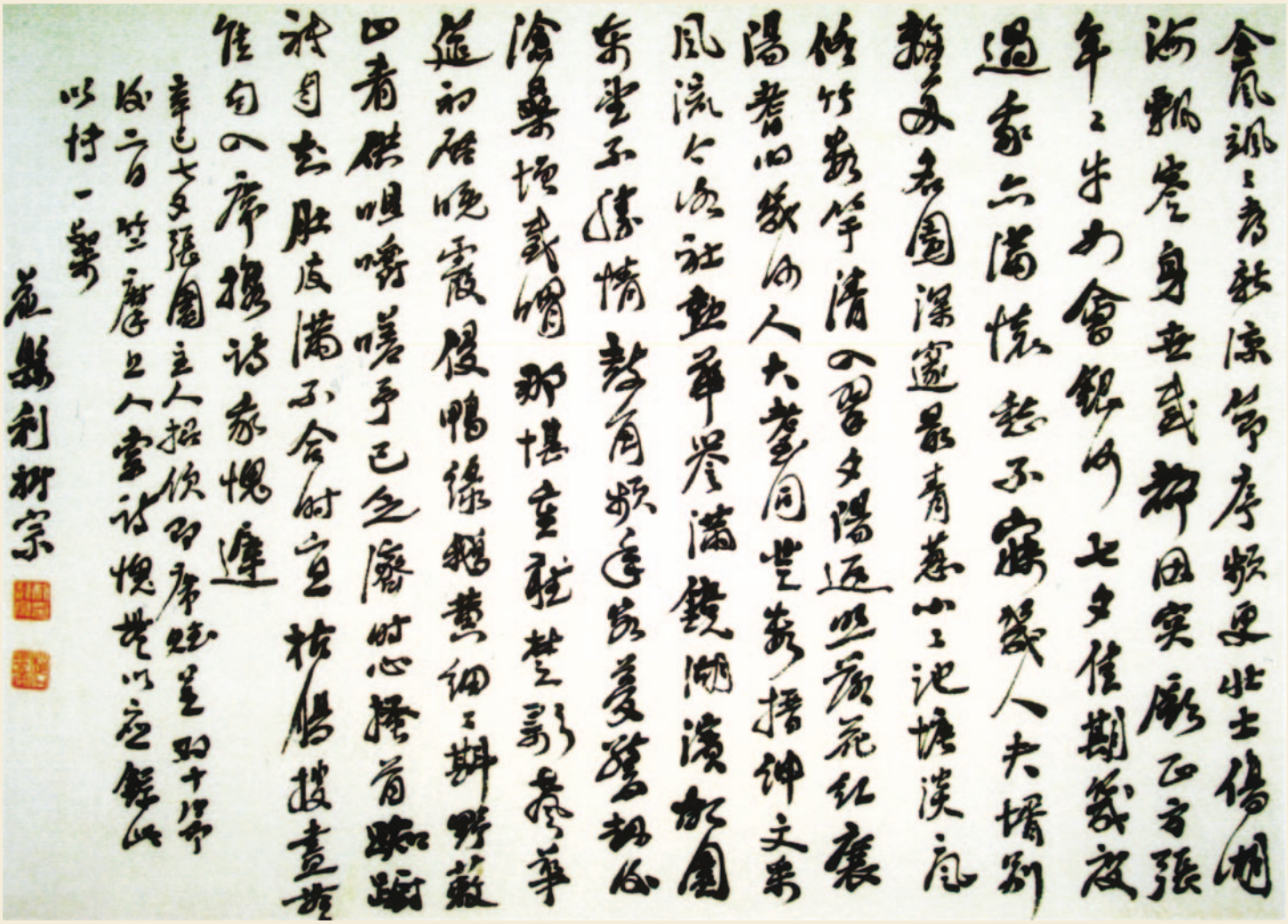


竺摩上人將歸雁蕩賦此贈行　　梁毅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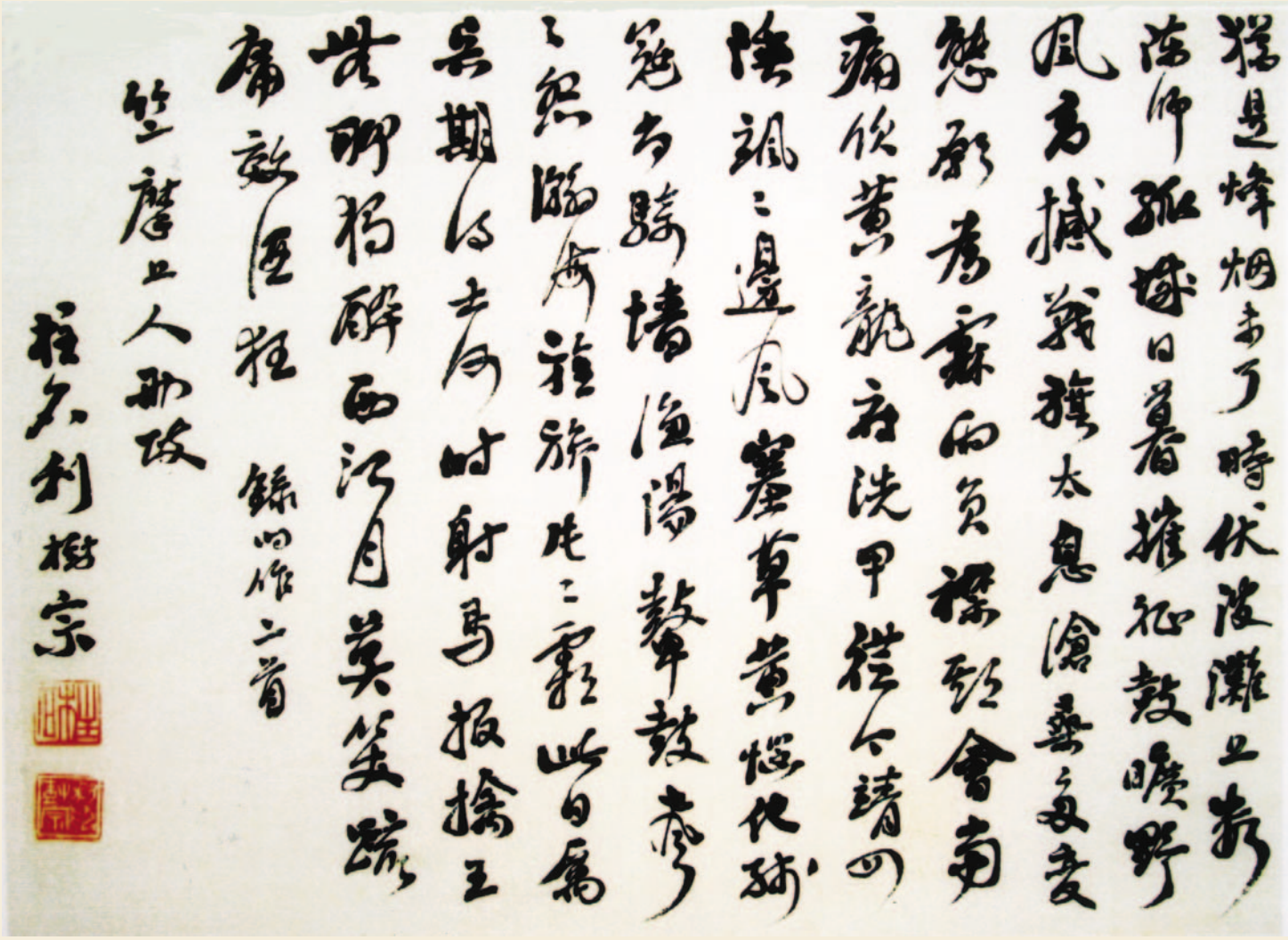
讀竺摩法師酬澳海清遊會及潔社諸友留別詩後再賦此贈行　　梁毅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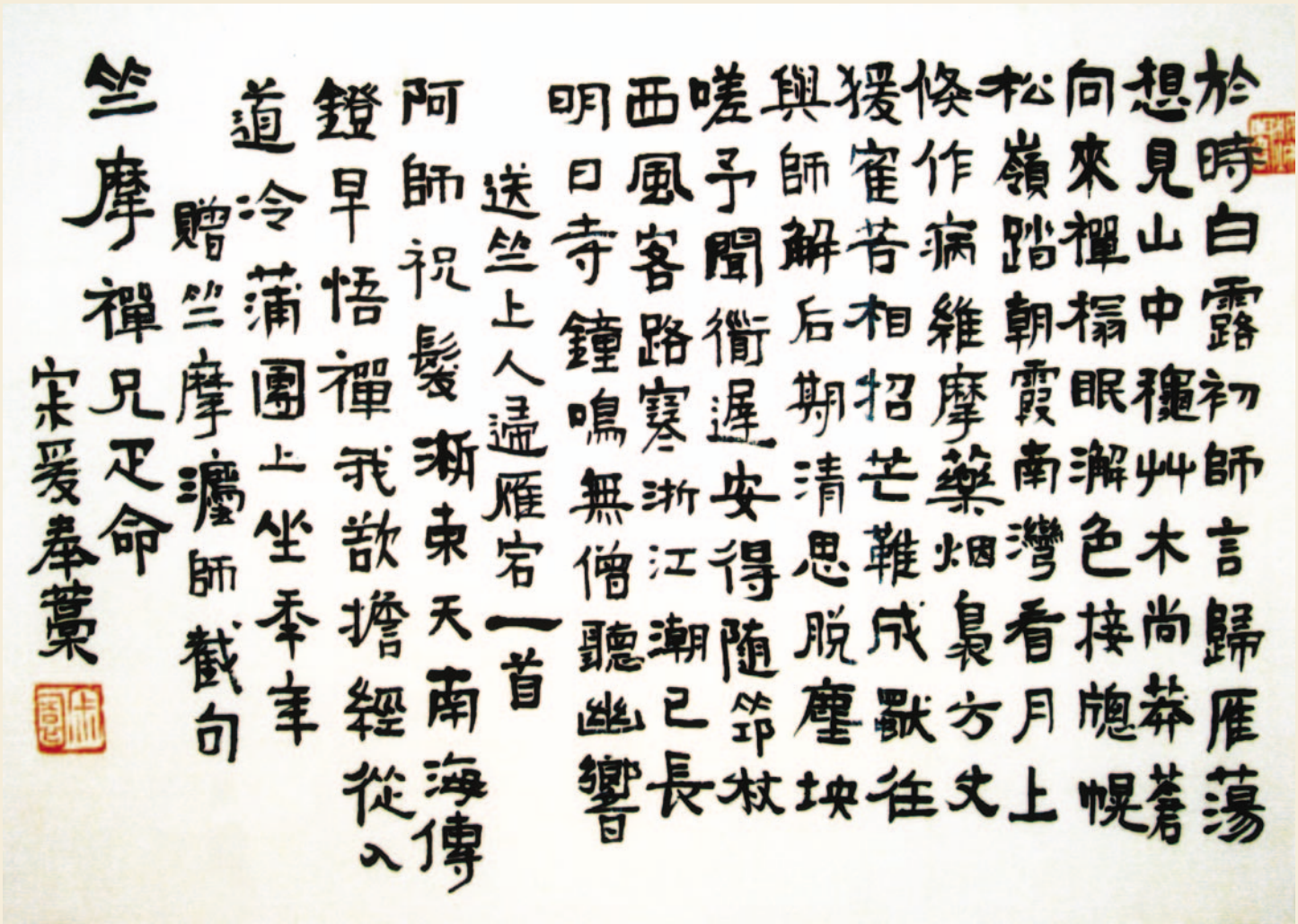
辛巳仲秋補書贈與竺摩上人舊作　　梁毅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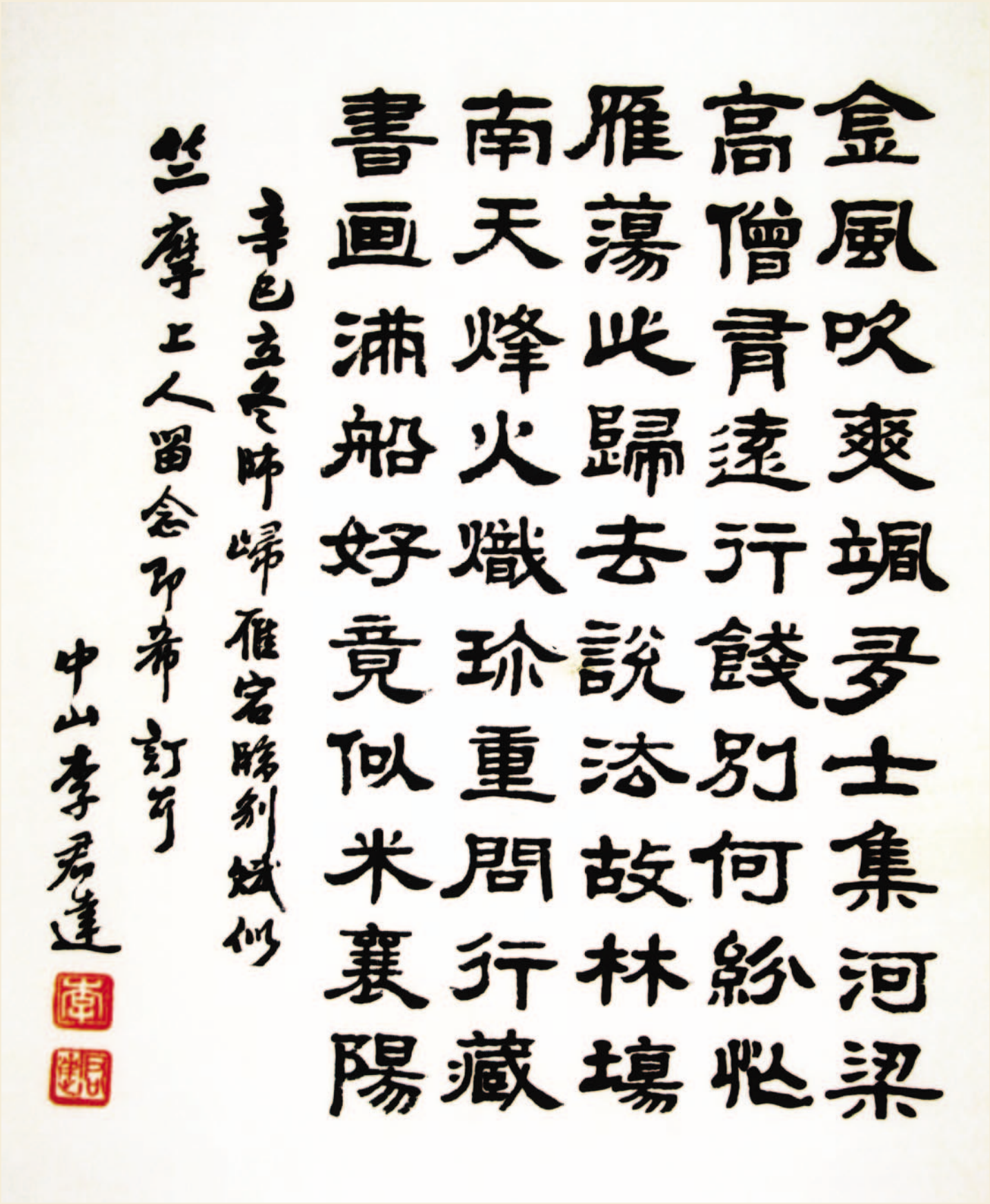
竺摩上人索詩愧無以應錄此以博一粲　　利樹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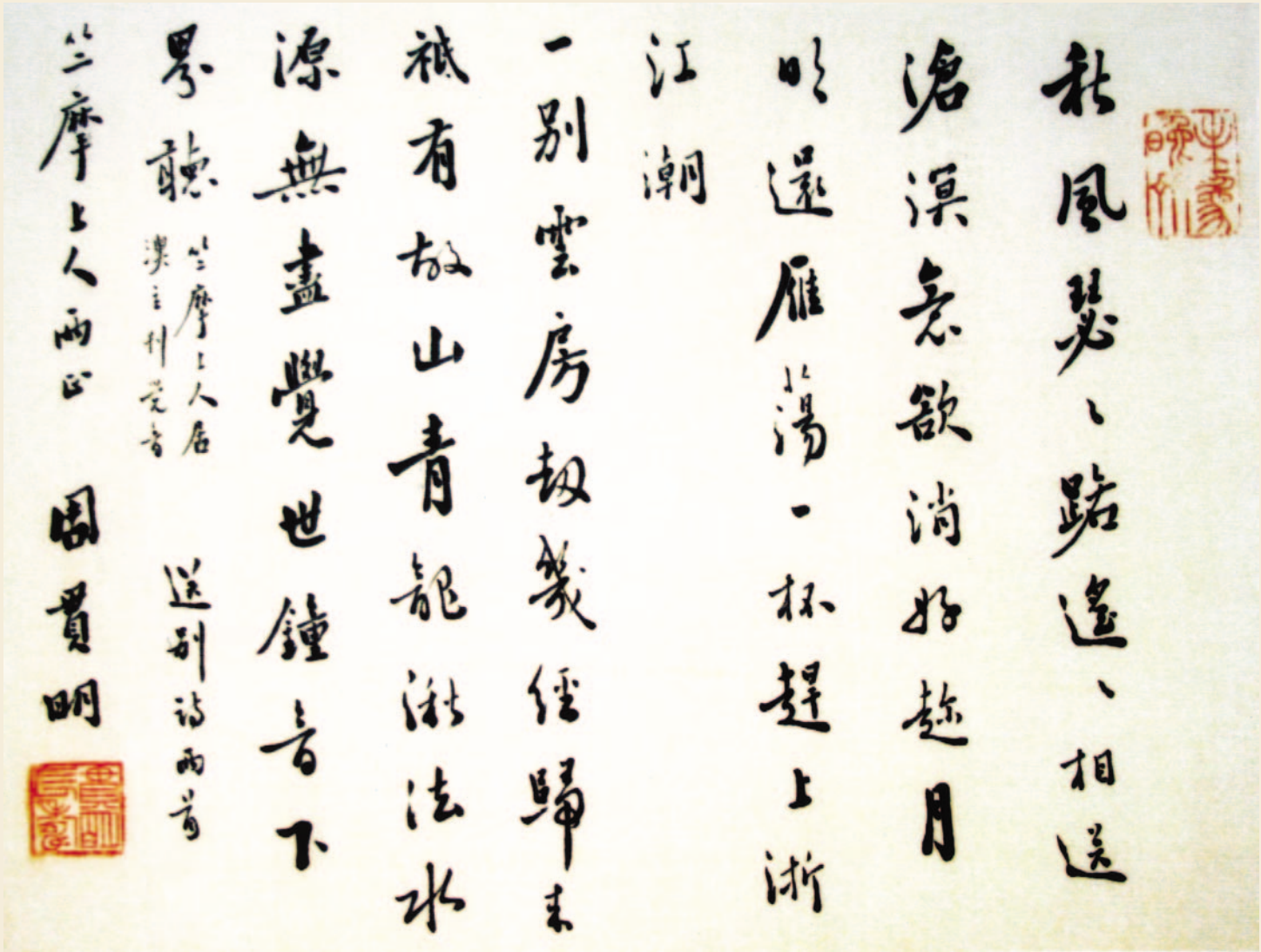
錄舊作二首呈竺摩上人　　利樹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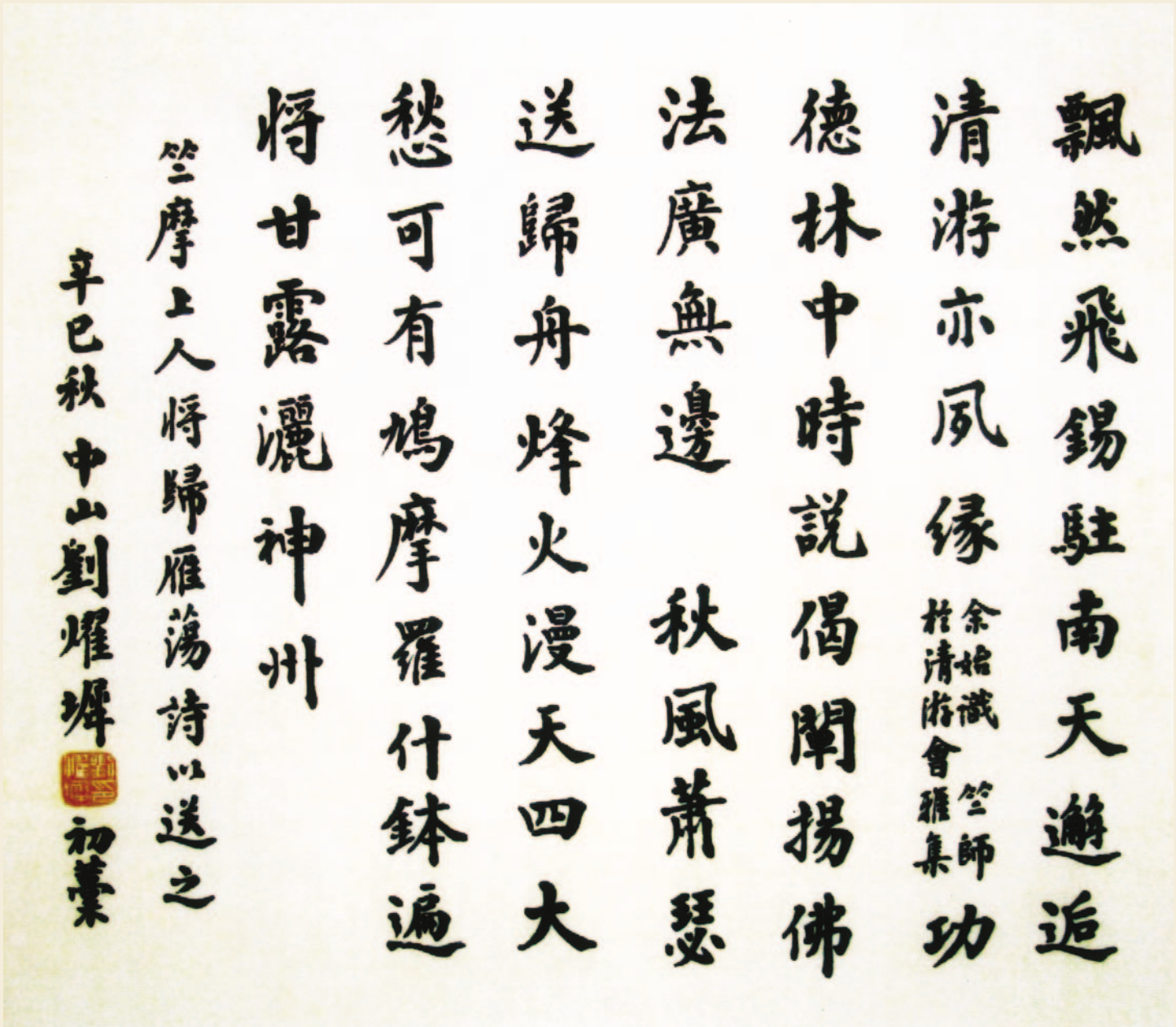
送竺上人歸雁蕩一首並截句　　陳寂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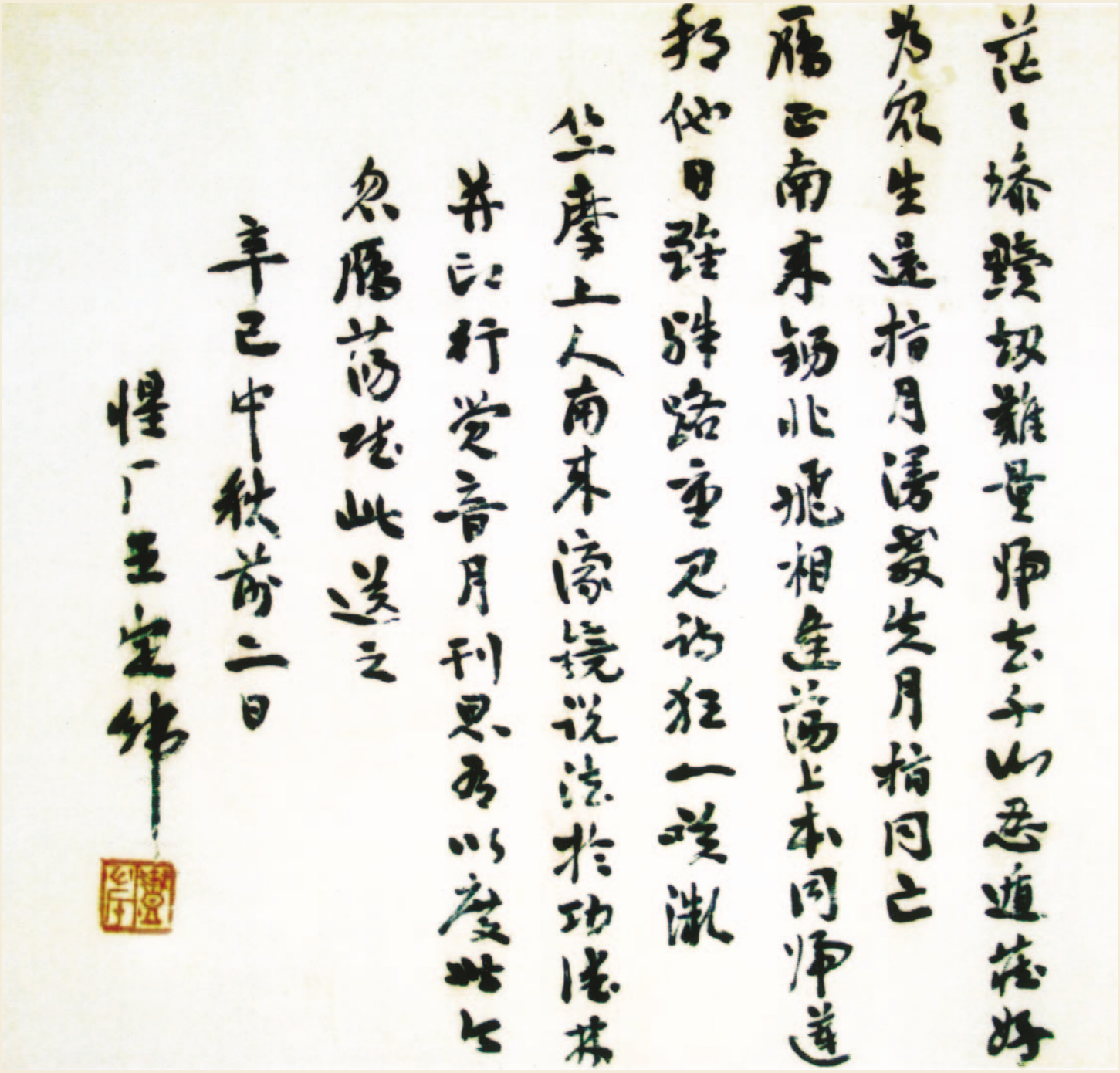
辛巳立冬竺師歸雁宕臨別賦此留念　　李君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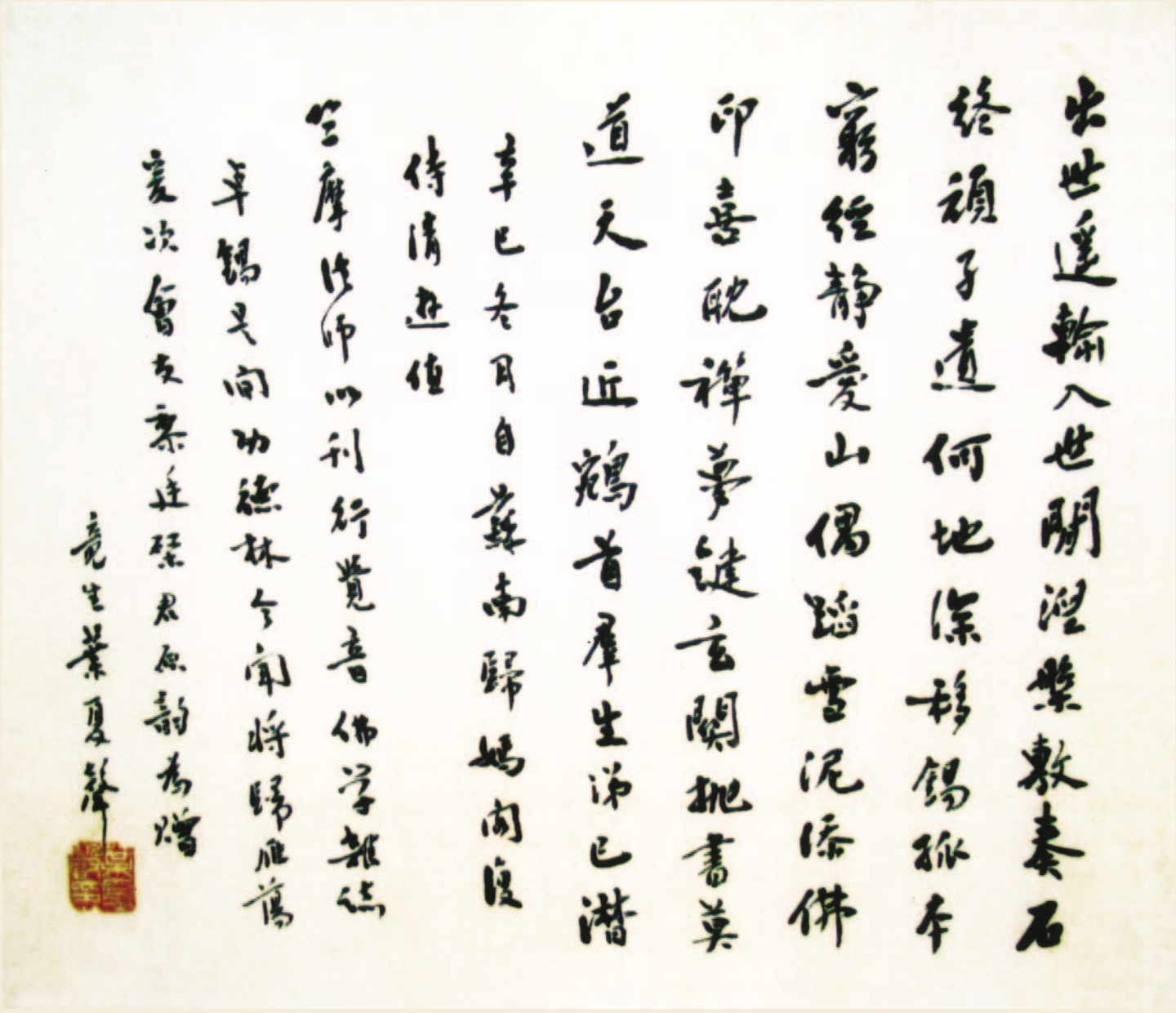
送別詩二首奉贈竺摩上人　　周貫明



竺摩上人將歸雁蕩詩以送之　　劉燿墀



笠摩上人歸雁蕩賦此送之　　王定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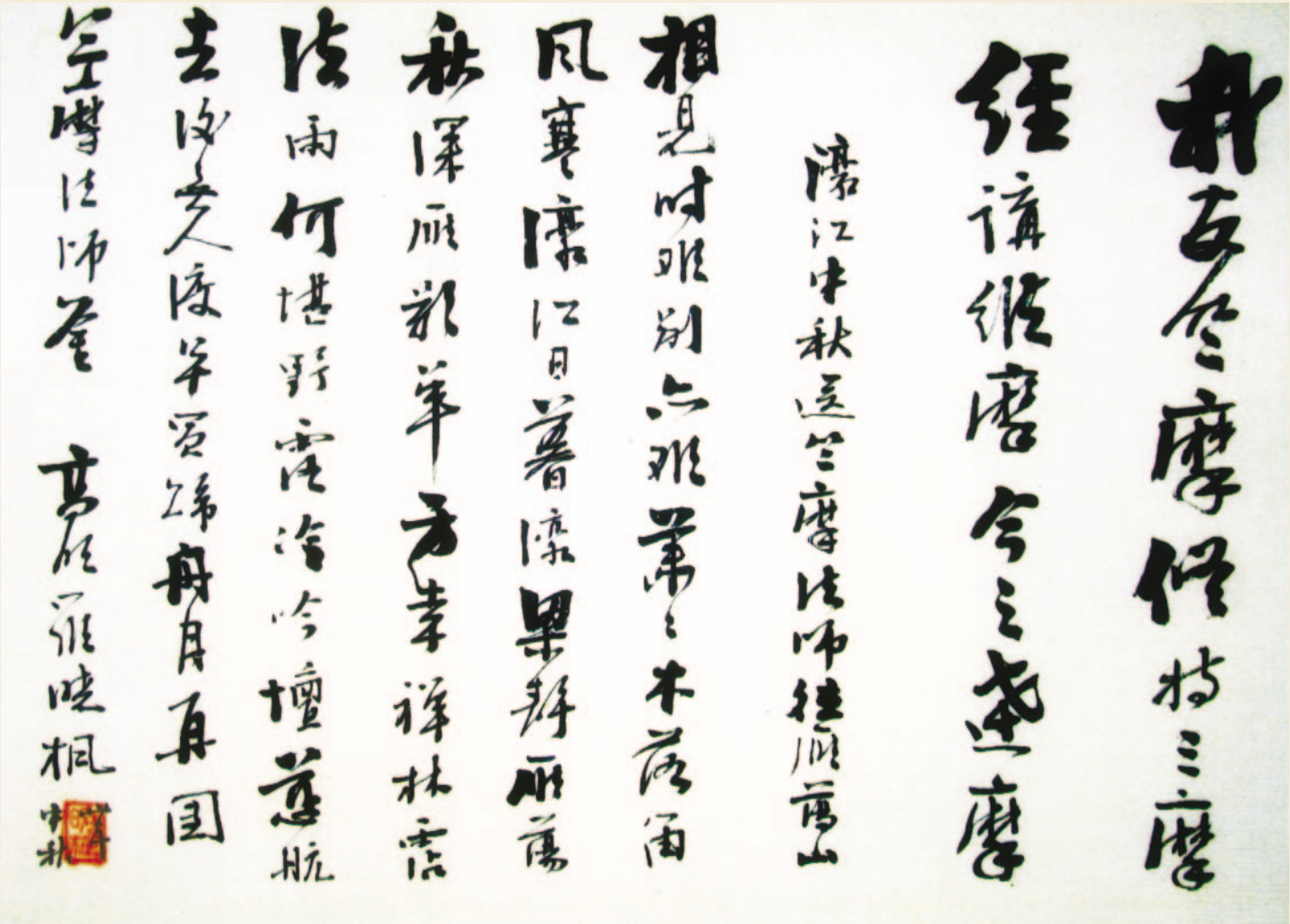
竺摩法師將歸雁蕩爰次會友步黎廷棨君原韻為贈　　葉夏聲

滄桑忍見幾番新誰念遺黎歎不辰
經雨殘花空濺淚尋巢歸燕似傷春
雲山烽火心曾怯珠海笙歌迹已陳
大長霸圖消歌盡鄉思時繞夢中身
嶺表紅棉萬樹新雛愁三度感芳辰
夢回陡憶鄉關月刻後空餘草木春
憂憤幾人追屈賈知交何處訪雷陳
越臺夜夜風和雨可有桃源寄此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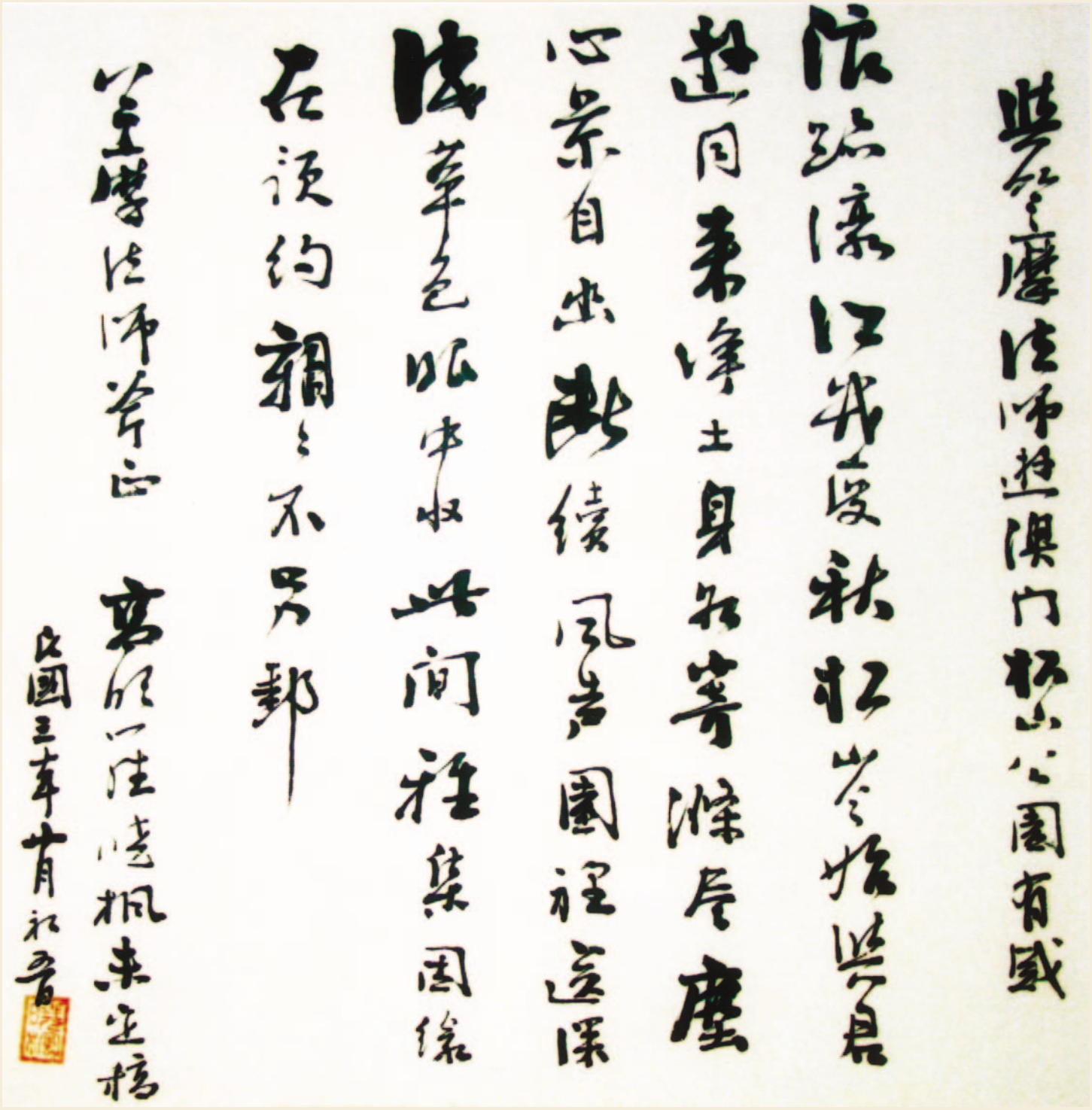
右錄春日思鄉二首用陳君上巳日修禊六榕寺原韻即希
竺摩上人兩政

若夢樓主拙叟未定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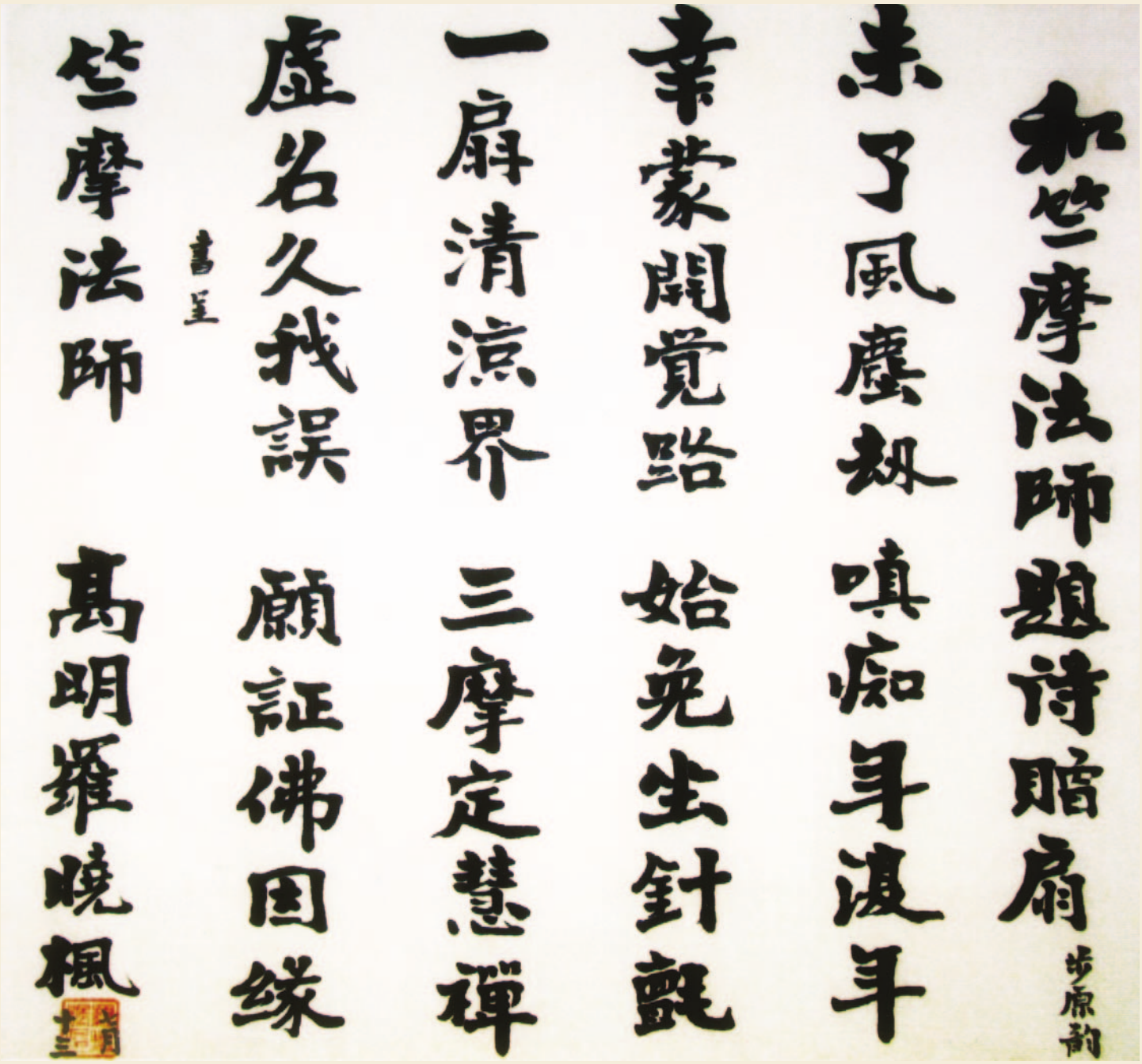
春日思鄉二首即希竺摩上人兩政　　若夢樓主拙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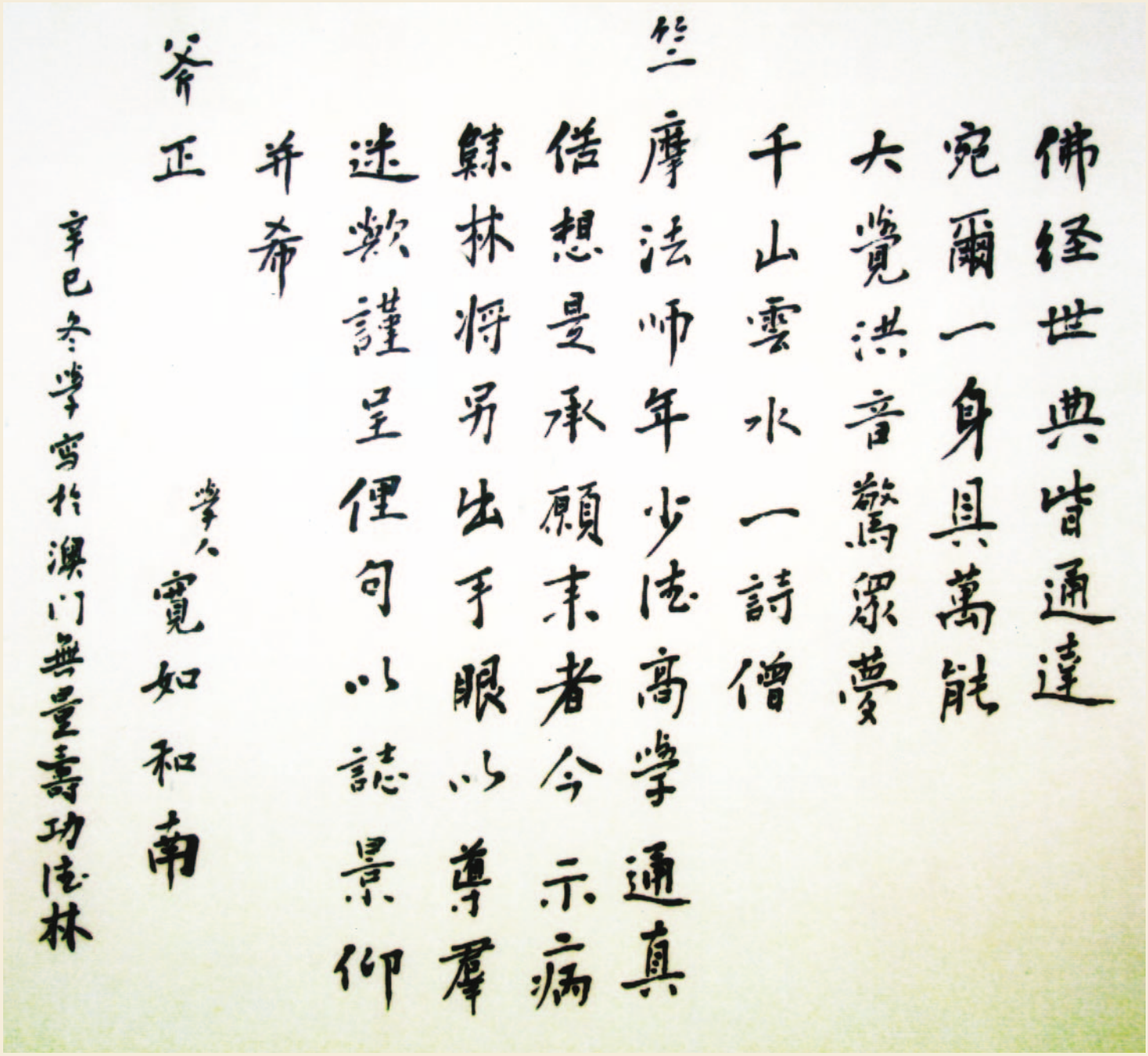
濠江中秋送竺摩法師往雁蕩山　　羅曉楓



與竺摩法師遊澳門松山公園有感　　羅曉楓



步竺摩法師題詩贈扇原韻　　羅曉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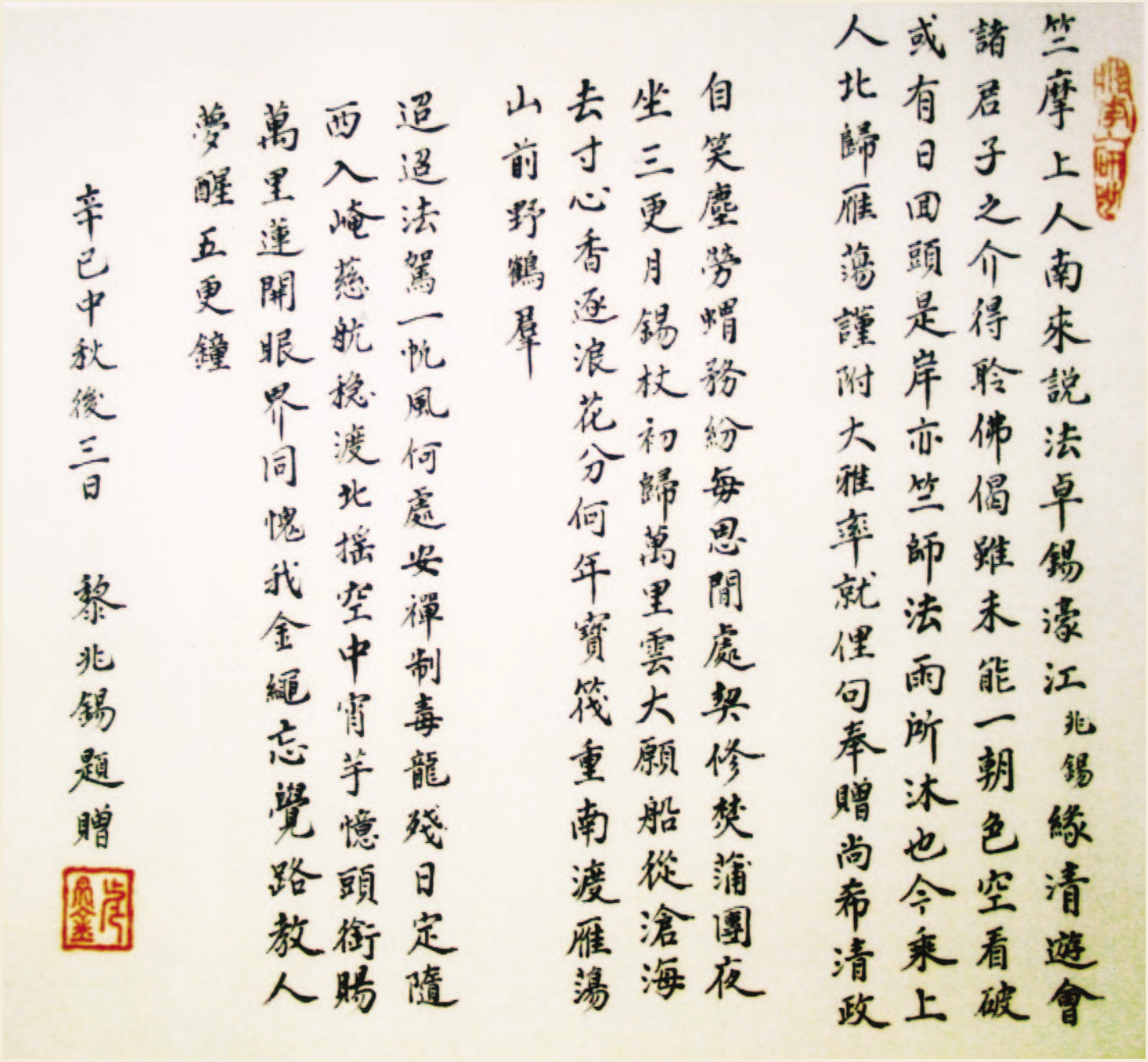

佛经世典皆通達
宛爾一身具萬能
大覺洪音驚衆夢
千山雲水一詩僧

竺摩法师年少法高學通真
偕想是承顧未者今示病
鷄林將另出手眼以尊羣
迷歎謹呈俚句以誌景仰
并希
斧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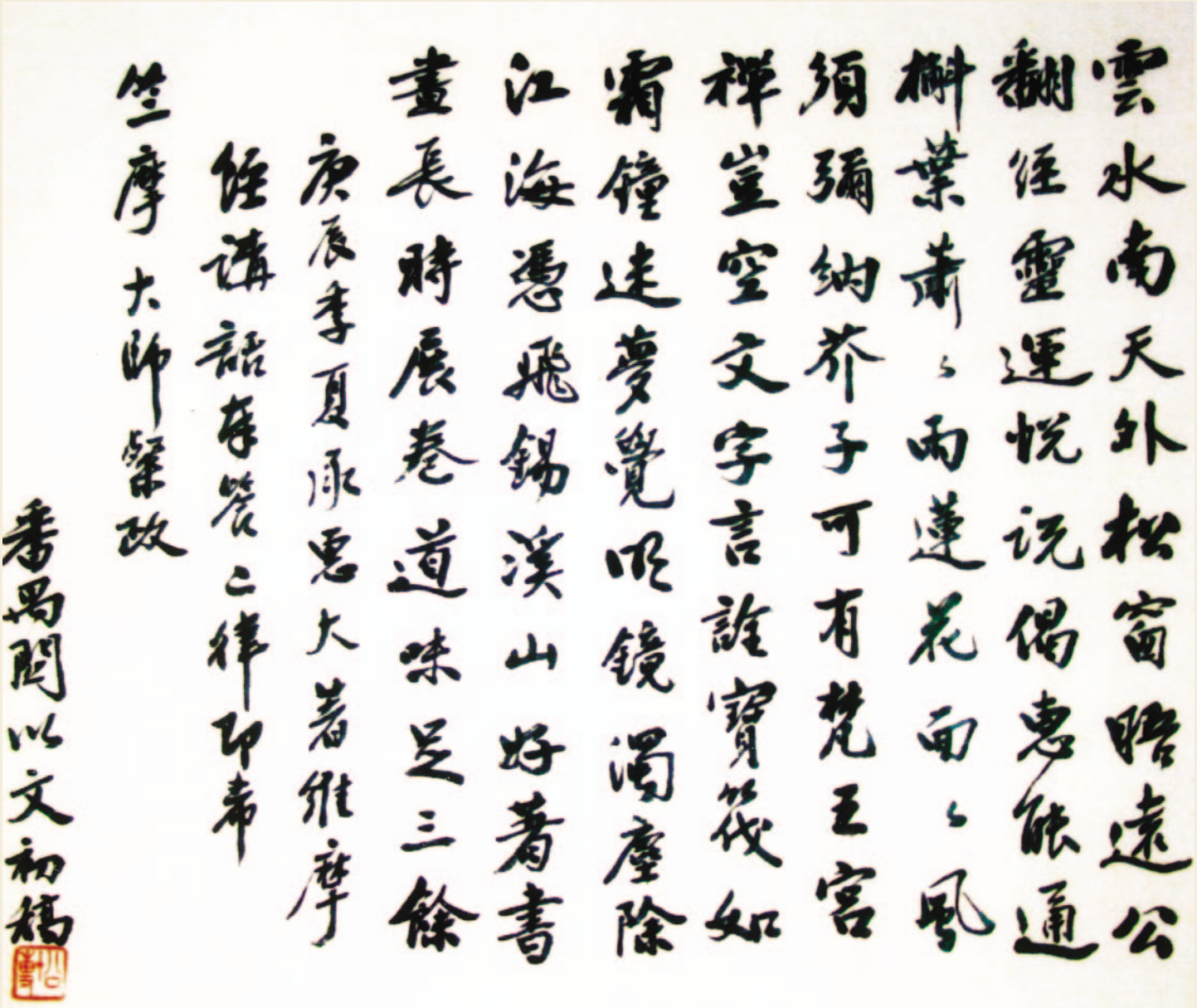
學人 寬如和南

辛巳冬學寫於澳門無量壽功德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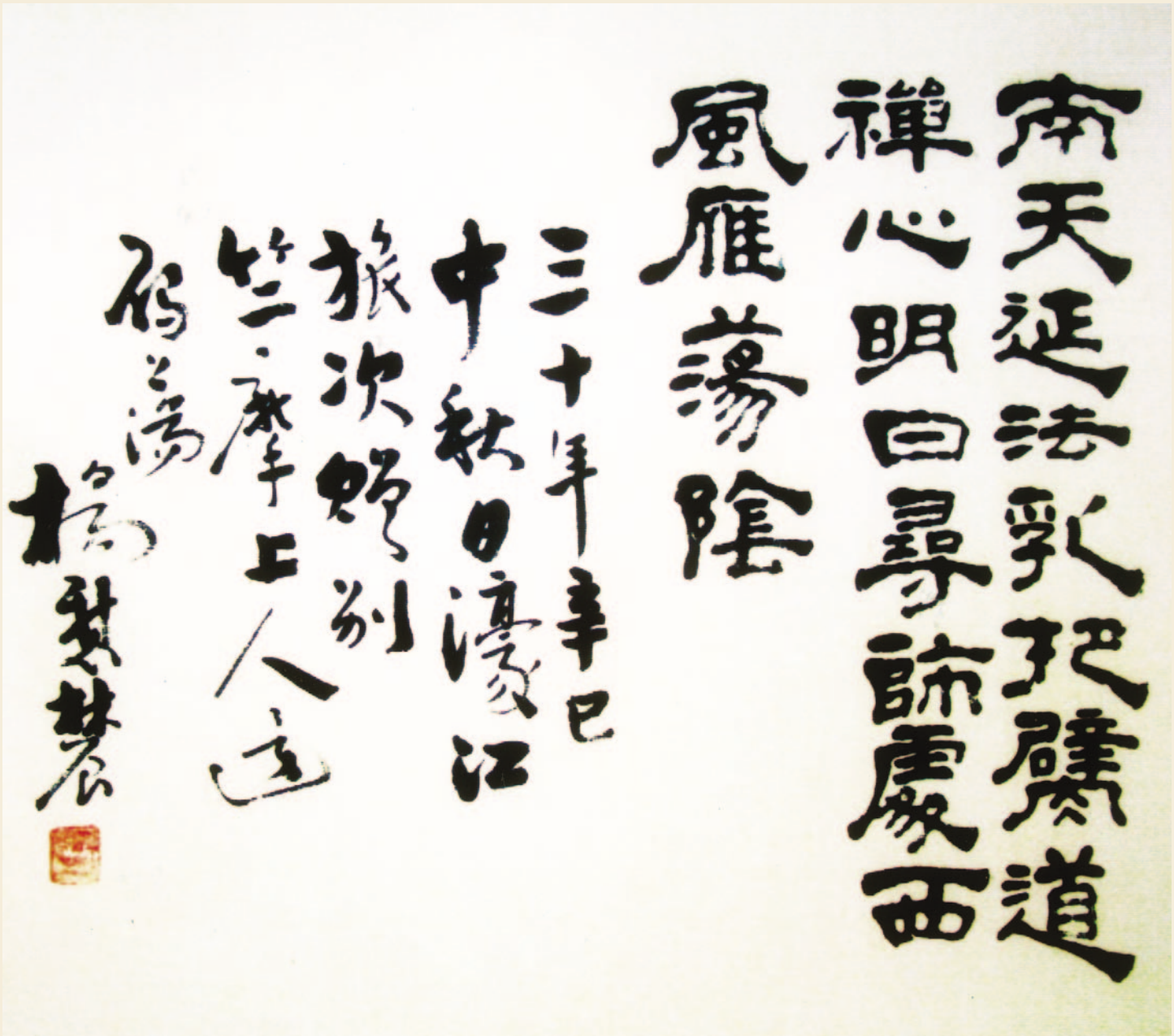
謹呈俚句以誌景仰竺摩法師　　寬如和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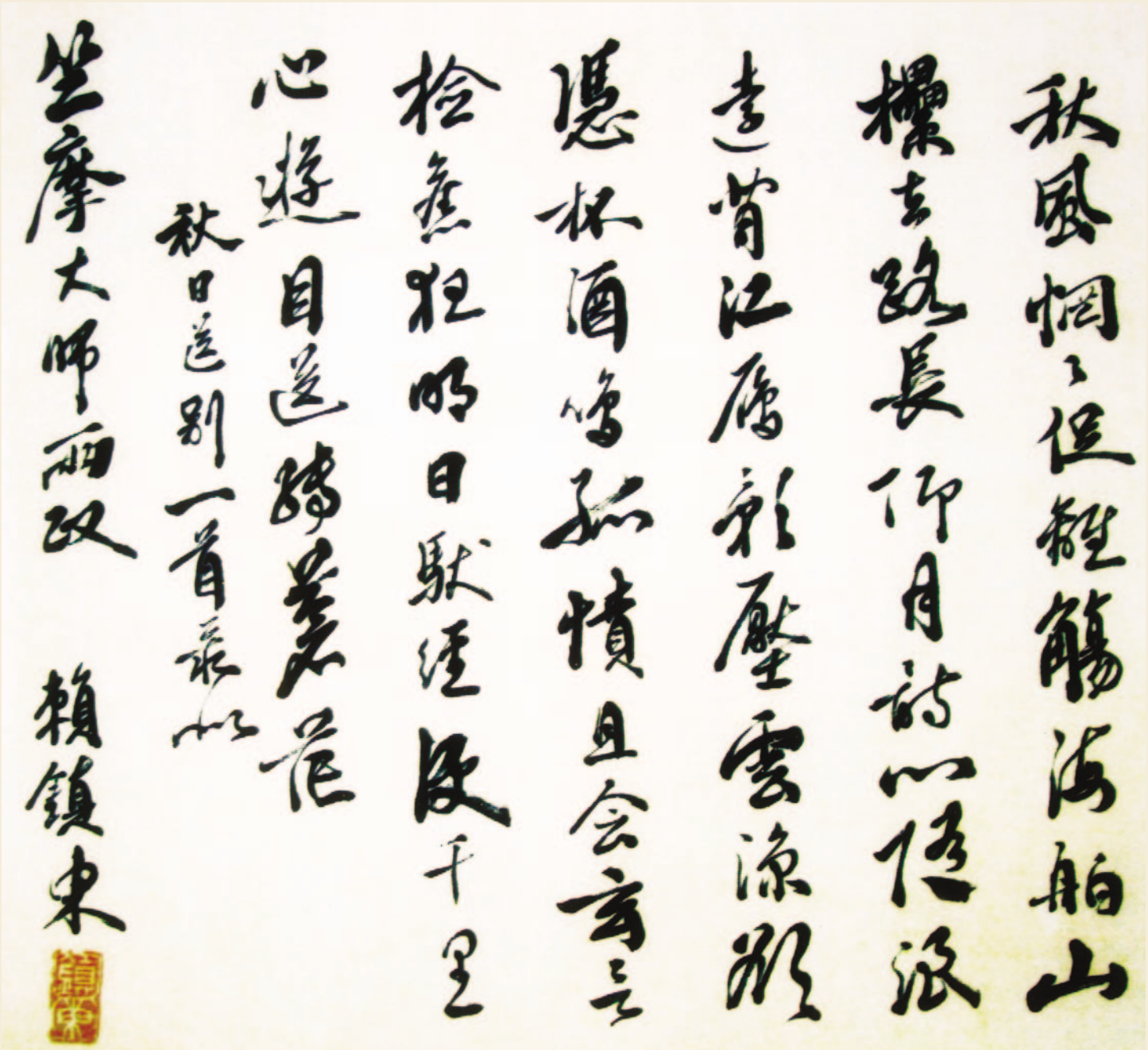
今乘竺師北歸雁蕩謹附俚句奉贈　　黎兆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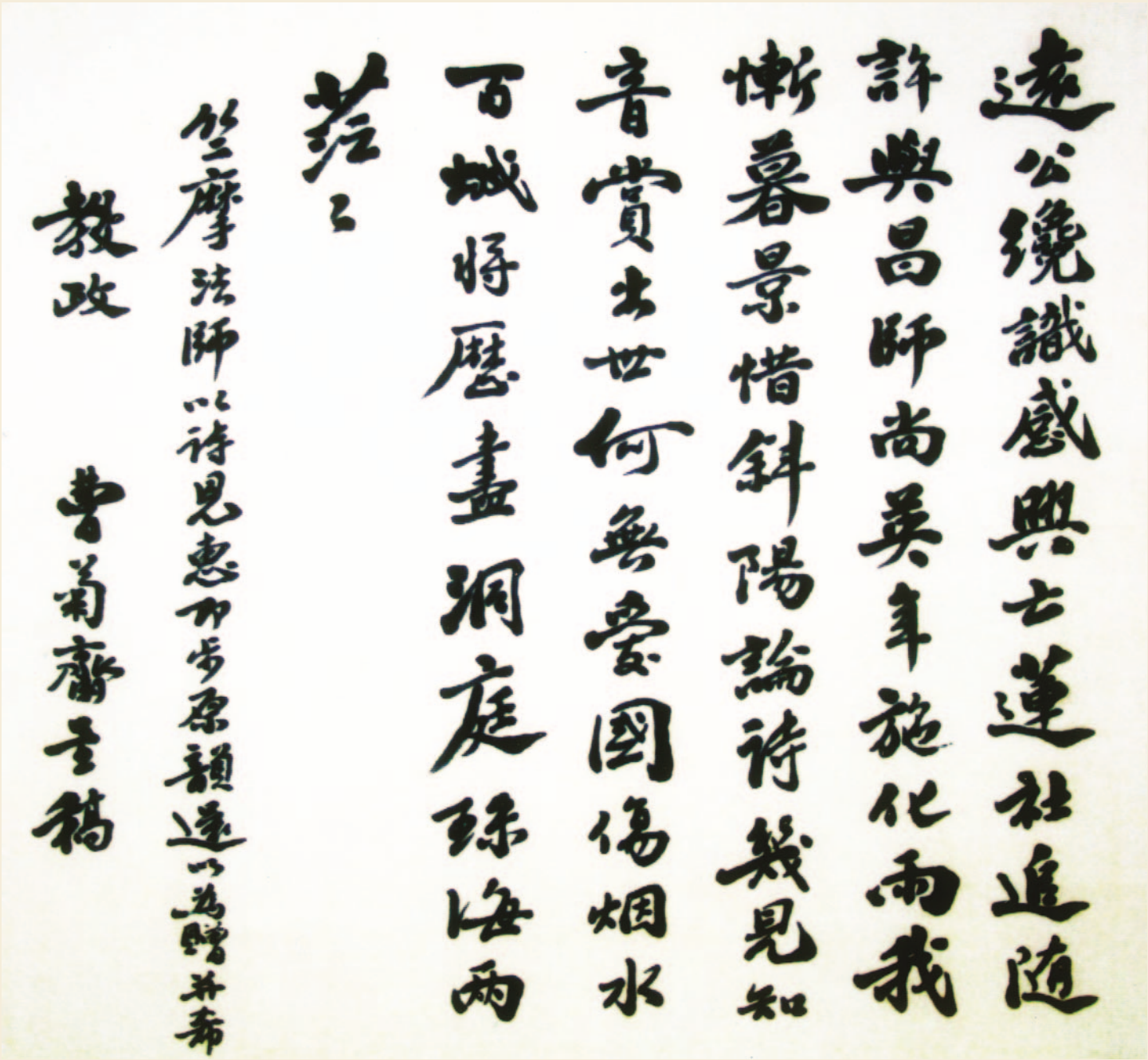
庚辰季夏竺摩大師承惠大著維摩經講話奉答二律　　關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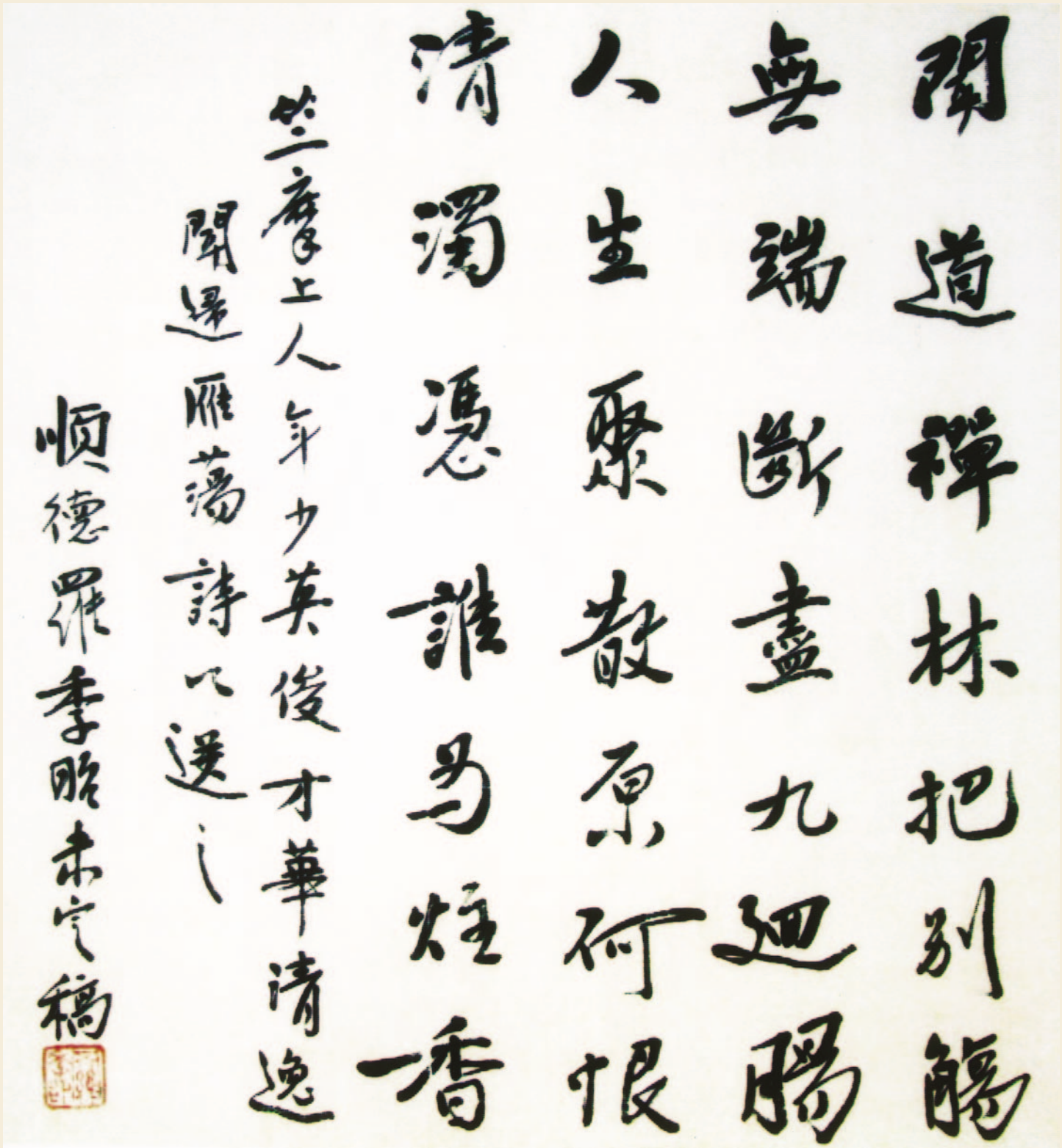
三十年辛巳中秋日濠江旅次贈別竺摩上人還雁蕩　　楊慰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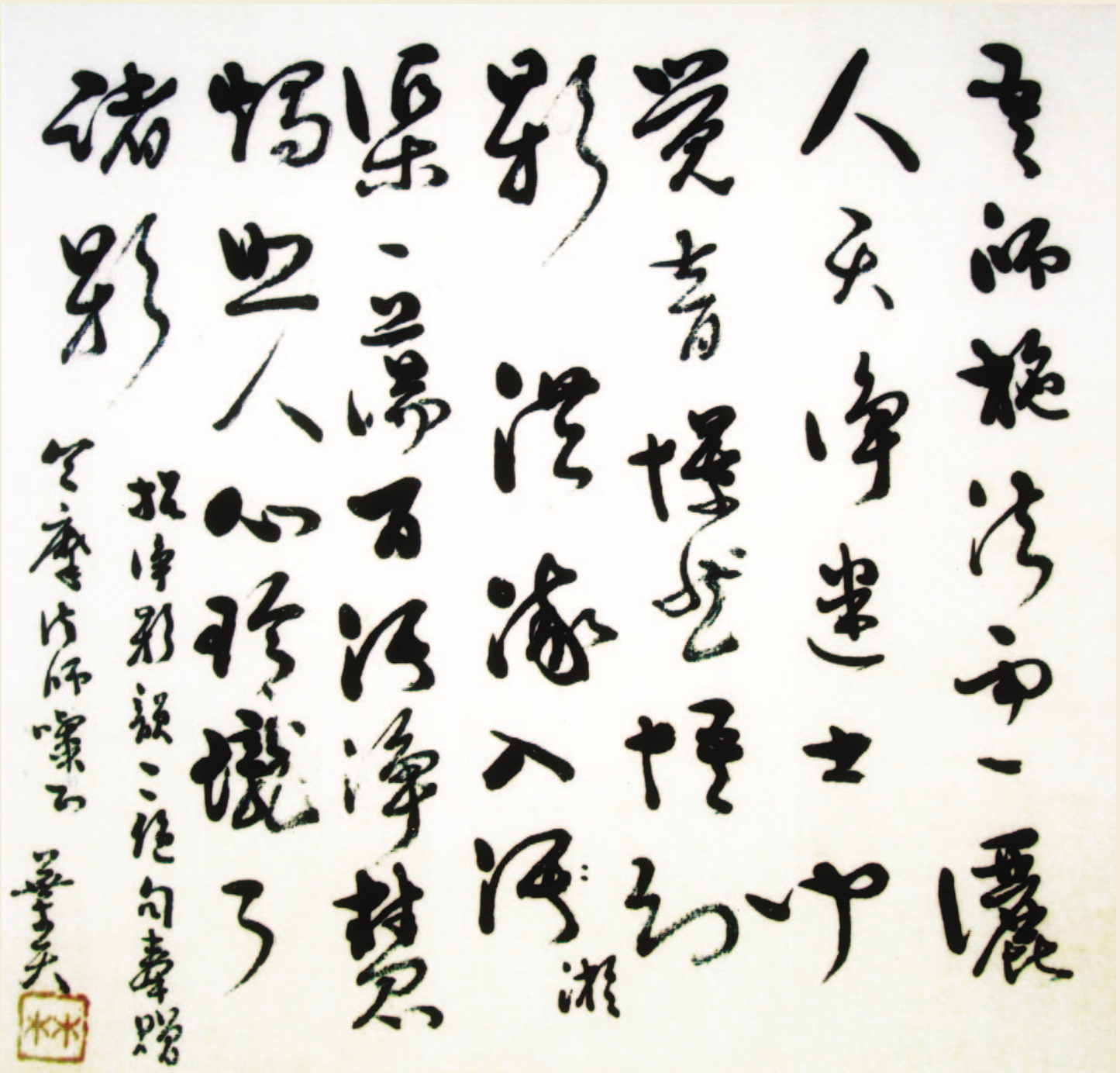
秋日送別一首錄呈竺摩大師　　賴鎮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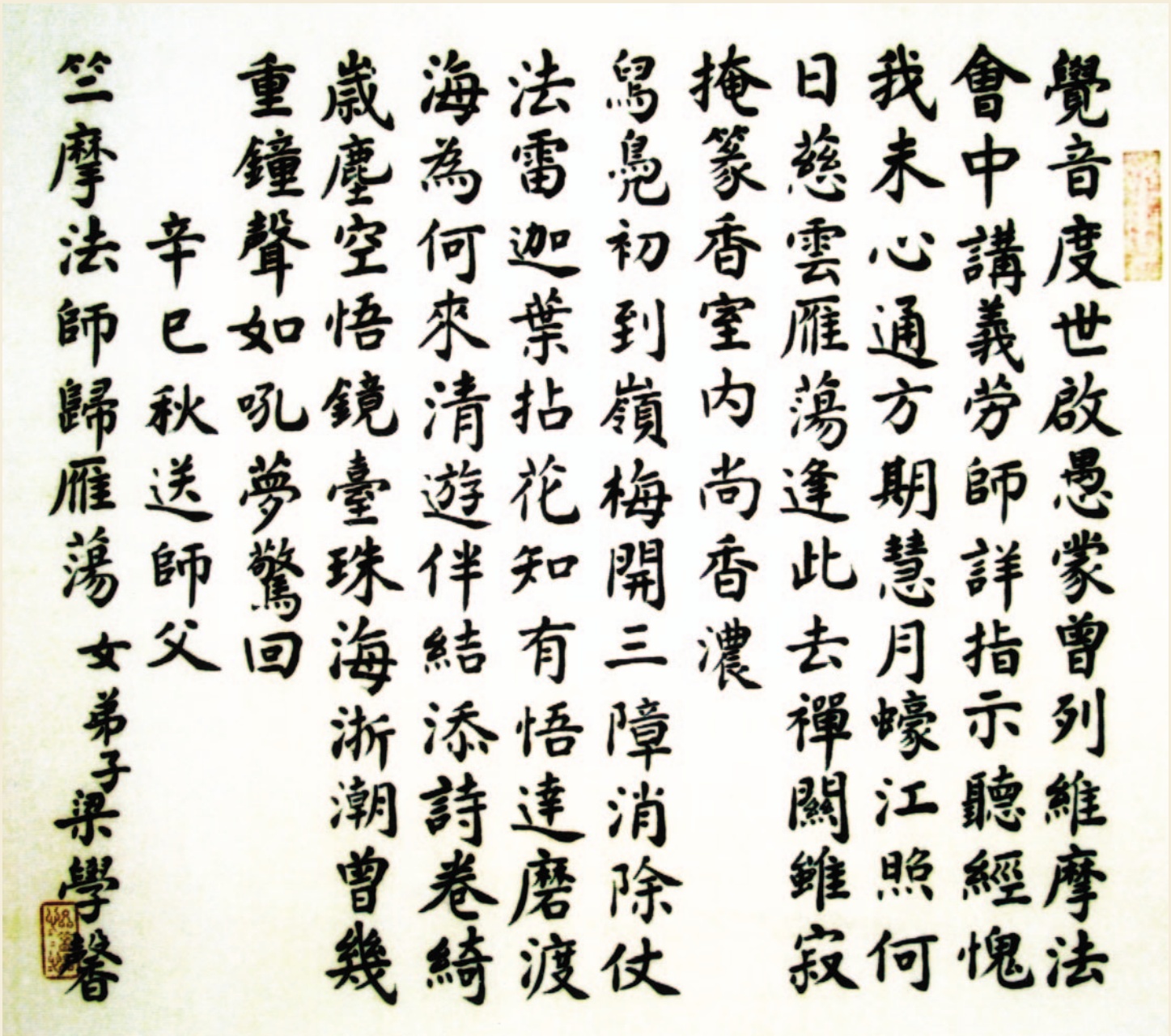
竺摩法師以詩見惠即步原韻還以為贈　　曹菊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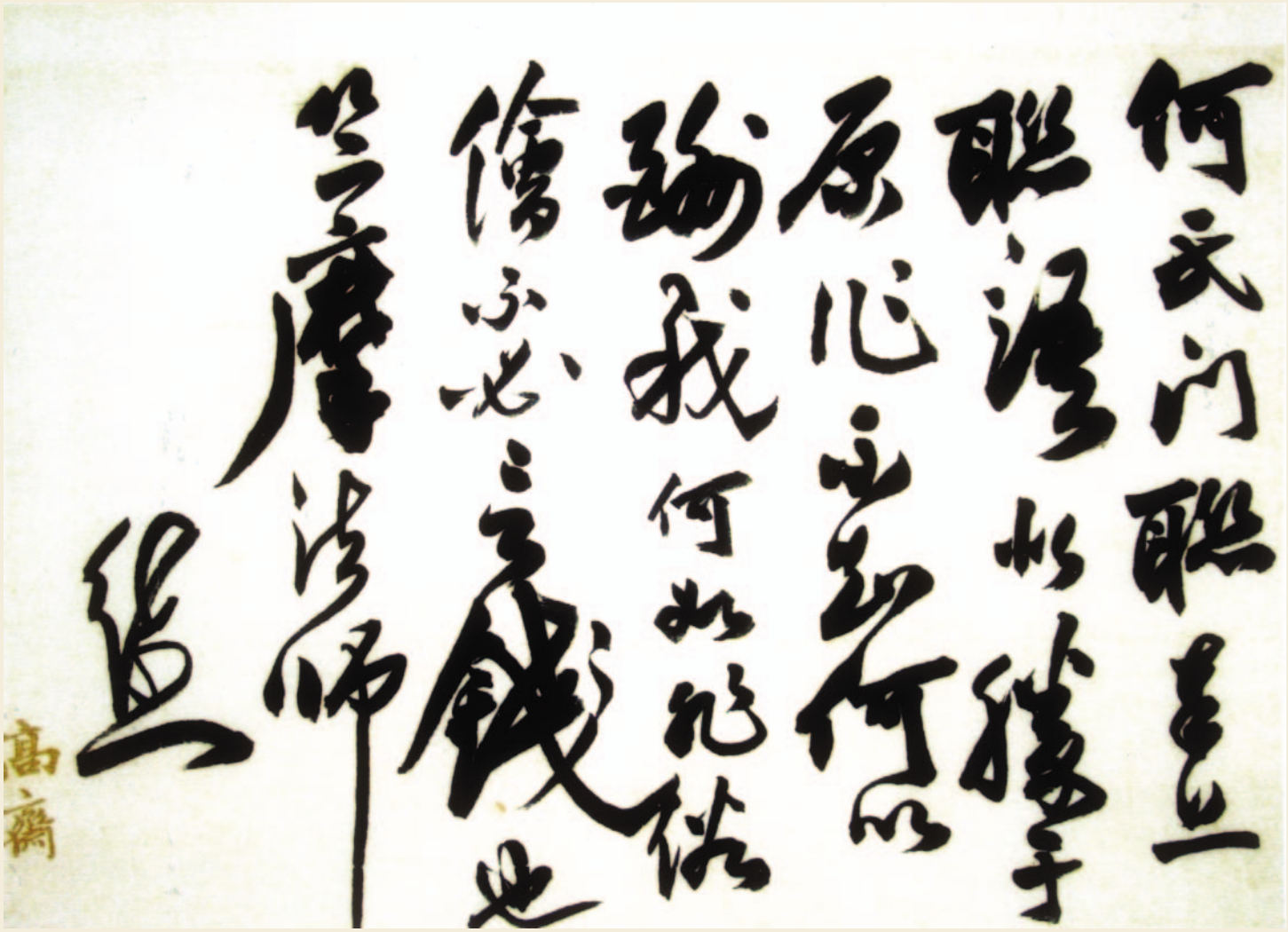
竺摩上人年少英俊才華清逸聞歸雁蕩詩以送之　　羅季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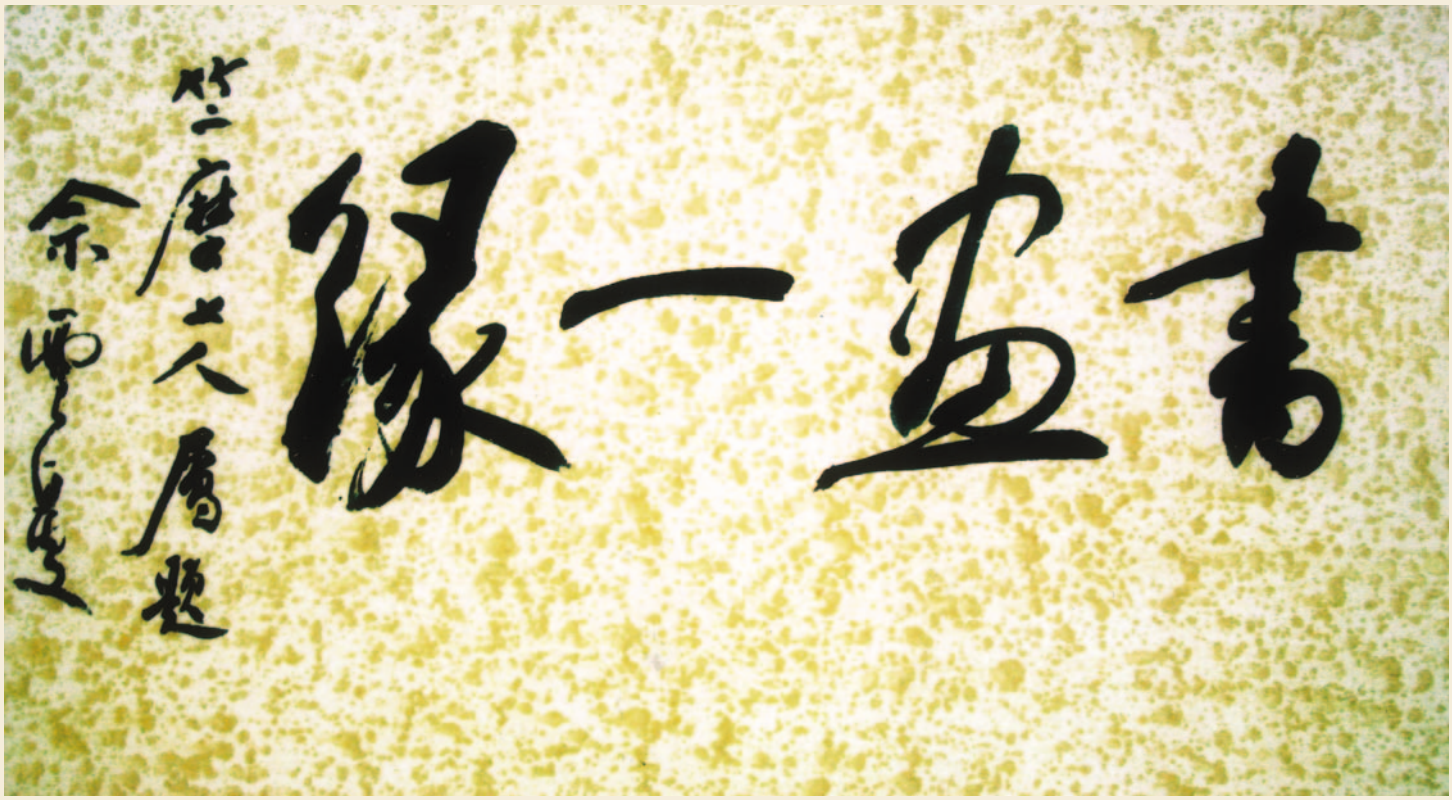
二絕奉贈竺摩法師　　林葉天



辛巳秋送師父竺摩法師歸雁蕩　　梁學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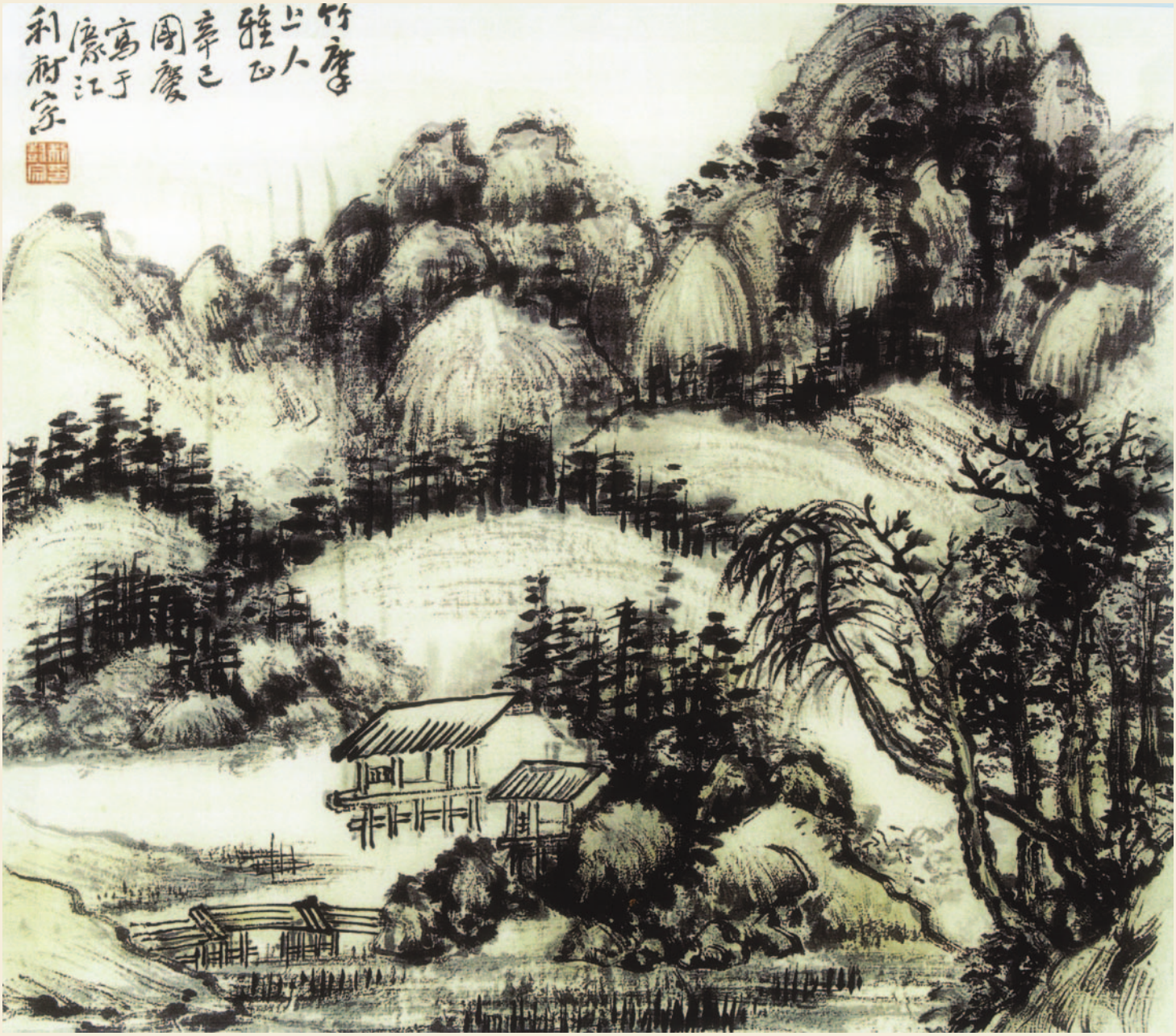


致竺摩法師　　高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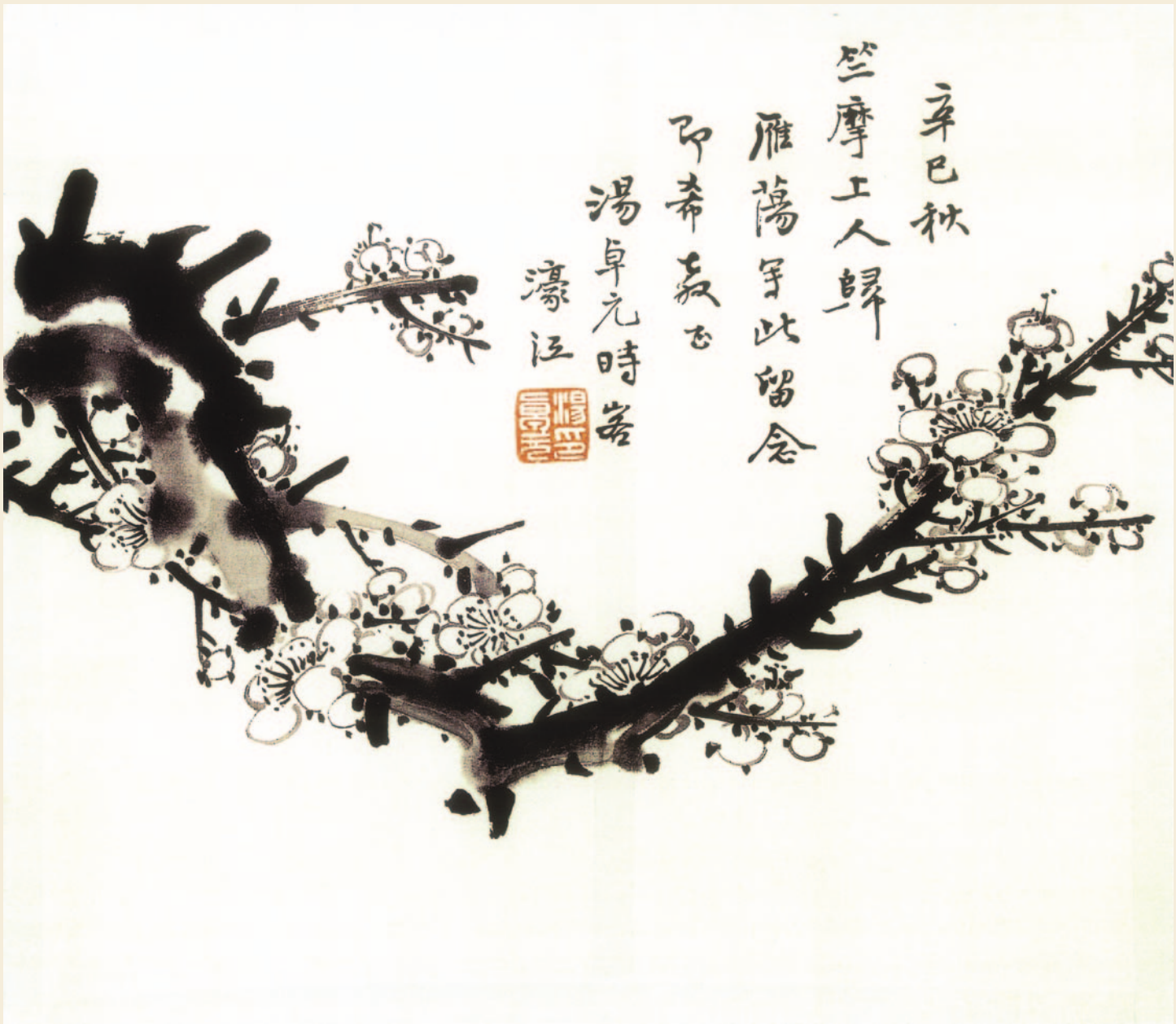


竺摩上人屬題　　佘雪曼

秋江雁蕩贈竺摩和尚　　作者未詳



辛巳國慶濠江所作持呈竺摩上人　　利樹宗



辛巳秋竺摩上人歸雁蕩寫此留念　　湯卓元

敬作百菜圖贈竺摩大法師

□□□

竺摩上人法正　　黃蘊玉

辛巳秋月時年十二繪豈從傲霜菊圖贈竺摩上人　　黎國安（黎明）